
武俠世界
第33年
36
$15.00

編者話

楊柳青先生所撰著「奇俠笑星兒傳奇故事」之「笑傲花林」在今期刊出。主角笑星兒的父母、爺爺爲風畢揚所殺，頓時變成了孤兒，而風畢揚更窮追不捨，以求斬草除根，笑星兒沒命奔跑，迷失方向而走入峽谷花林幽徑中，在不知不覺間習得八卦獨步，笑星兒要以此爲親人報仇，也爲天下孤兒抱不平……大理傳說有四大絕學：風、花、雪、月，其中的雪訣藏在白花仙子處，江湖豪傑爲此爭奪不休，最後却落在無甚武功根基的笑星兒手上，最後成爲武林中無敵高手……故事情節奇特新穎、生動活潑，請細讀本文！

*　　*　　*

繼「白髮神尼」之後，伴霞樓主所撰寫的「巫山雲雨」由今期起連載刊出。而霍驚覺先生所著「魔心冷劍」也在今期刊載。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石中蓮先生所著「孤鳳遊龍」，另有辛棄疾新作「鳳馭龍」，麥長庚先生所著「魔拳」等。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36期
(總號168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奇俠笑星兒傳奇故事／楊柳青・文
可飛・圖

笑傲花林

峽谷花徑

夜，月黑之夜。

風，勁吹冷風。

廟，荒郊野廟。

一老一少跪在神像前面。

老人道：「累不累？」

少年道：「累。」

老人道：「外面風很大？」

少年道：「大。」

風緊，風狂。

外面是風的世界，裏面被風聲主宰。

老少二人在廟內端坐不動。「察」的一聲，是外面傳進來的響聲。

老人、少年聞聲一躍而起。

老人抽出一柄長劍，抖出朵劍花，繞個弧形，橫在胸前。

少年閃到門後，雙掌交叠，擺出個只守不攻的架式。事實上，他的動作生疏，亦僅可能略守幾招而

八卦獨步

已，根本談不上攻擊。

那神像巍然端坐，紋風不動。

老人凝神斂氣諦聽，再無動靜，原來巷外面一棵樹被風吹折了。

少年鬆口氣，坐到門檻上。

老人收了劍，卻沒坐下。

老人對少年道：「你過來。」

少年默默的走過來。

老人道：「你聽話麼？」

少年乖巧的點點頭，老人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老人道：「從現在起，你就叫笑星兒，知道麼？」

少年又點點頭。

老人道：「笑星兒！」

少年答道：「是！」

老人終於滿意了，他點點頭，又輕聲道：「笑星兒，爺爺告訴你身世的秘密……」

察察……





就在此時，外面又一聲微响。

老人知道，這不是樹枝吹折的聲音了。

他立刻頓住不說，忽然伸指連點少年的麻穴、啞穴。少年立刻不能動，也不能說。

老人把少年抱到神像後面，急急的道：「笑星兒，你要記住你是笑星兒！」

少年不能動，也不能說話，只能眼巴巴的望着老人。

老人歎了口氣，猛地轉身，長劍出鞘，大步掠出門口。

外面已站着一條黑影，人的黑影。

老人沉聲道：「又是你！」

黑影道：「是我！」

少年悟性奇高，他雖然不能動，也不能說話，但能聽。

他聽到這聲音，便立刻知道，這是殺他爹娘的大仇家風畢揚，他的心不由急劇的一抖。

他知道爺爺絕非風畢揚的對手，因為風畢揚把聯手的爹娘也殺了，爺爺帶着他，東躲西藏，才逃出鬼門關。

風畢揚此時冷笑一聲，道：「不出所料，你果真逃到此地來了！」

老人也不答話，長劍一抖，直刺過去，劍氣逼人。

風畢揚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內，他冷笑道：「死到臨頭，還想賣弄！」

他身形微側，讓過劍鋒，隨手拍出一掌。

老人身子一抖，退出半步。

他盯着風畢揚，忽地拔地而起，凌空一個翻身，抖劍疾刺風畢揚的眉心。

這是拚命的一招，狠辣，但空門大露，對手輕易可以一掌拍出，但他的劍尖亦必定透穿對手的眉心。

風畢揚不閃不避，雙掌一合，平空夾住劍尖，冷聲喝道：「把那小子交出來，爽快了結，免受痛苦！」

老人緊握劍柄，凌空倒豎，也不說話，拚盡畢生功力，欲振劍直穿而出。

劍身劇抖，但休想前進分毫。

風畢揚突然一聲暴喝，雙掌一鬆，隨即拍出一掌，老人慘叫，連人帶劍，猶如枯葉，斜飄而出。

老人的慘叫，笑星兒自然聽到了，但他不能動，亦不能言，只有心在劇抖。

風畢揚向老人飛出的方向一掠，前面是一道懸崖，老人已被打下懸崖，必定粉身碎骨。

風畢揚冷然一笑，疾步向神廟內躍去。

一陣驟風，飛沙走石。

遠處忽然鑼鼓鏗鏘，絲弦震蕩，一聲唱白隨風而來。「小子休得無禮！」

那聲音如雷貫耳，力透耳膜，直逼五臟六腑。風畢揚頓感五內俱亂，神不守舍，一跤跌在神廟門口。

他連忙屏息運氣，穩住心神，抬頭卻見面前已站了一條大漢。

大漢身穿戲服，分明是個戲子，但又如妖魔鬼怪。

遠處鑼鼓弦响，頗為熱鬧，似乎正在唱大戲。

風畢揚莫名其妙，暈頭轉向。他分明是一位唱戲的戲子，但剛才一聲唱白，卻已令他吃了暗虧，顯然他的功力絕對在他之上。

風畢揚氣沉丹田，雙手抱拳，道：「請讓道，小弟有宗事兒，須進廟了結。」

戲子堵在廟門，笑道：「閣下有何事要在此地了結？」

風畢揚道：「私事而已。」

戲子笑道：「神廟乃公衆之地，何來私事了結？」

風畢揚道：「各人有各自的路，小弟請朋友借個道。」

戲子忽然唱道：「你左個借道，右個借道，小奴家今夜偏不借道。」

他一副女兒腔，卻穿着大將軍的袍甲，詭異之極。

風畢揚想笑，但笑不出，他沉聲道：「你不借，小弟就要得罪硬闖了！」

戲子忸怩作態，狀似青衣小旦，嬌聲道：「只怕你進不去呀！人各有命，你吉人有天相，不該在此喪命，你還是走吧！」

風畢揚豈肯離開，但也不敢接近戲子，他無奈又求道：「生死有命，借個道好麼？」

戲子忽然大喝一聲。「大膽！快滾！」

風畢揚一驚，怔住了，不過也不滾。

戲子冷笑一聲，軟語溫聲道：「小奴家要你走，你不走行麼？」

他言畢，忽地手捋長鬚，扮孔明唱起「空城計」。「我坐在城樓觀山景……」

唱聲淒厲刺耳，如風嘶，如雨泣，絲絲縷縷，向風畢揚直射。

風畢揚立感兩耳發痲，隨即六神無主，他拚命運氣抵禦，但口一甜，眼一花，一口鮮血已激噴出來。

戲子哈哈一笑，道：「快滾，快滾，滾到聽不見小奴家聲音的地方去！」

他說罷又唱，風畢揚知不可抗禦，立刻轉身逃了。

風畢揚不敢想像，當世怎會有如此厲害的以氣傷人的戲子！

風畢揚已逃得無影無踪。

笑星兒在廟內聽得一清二楚。

戲子仍在唱，他唱得如痴如醉。

他身旁忽然傳來一聲嬌笑。

「花叔叔好功夫！但在這等鼠輩面前顯露，未免浪費掉了！想必是戲癮難熬了吧！」

戲子停口不唱。

他面前閃出一位妙齡女子，美極了，猶如一朵山茶花，在夜風中搖曳。

戲子笑道：「乖侄女好身法，悄然降臨，連花叔叔也瞞住了！」

少女道：「花叔叔只顧唱，自然不知乖侄女已來到了，不過，乖侄女也是剛剛抵步。」

戲子笑道：「花叔叔平生就喜歡此道，忍不住唱了幾句，倒教乖侄女見笑了。」

少女忙道：「花叔叔唱戲發氣功，乃武林一絕，乖侄女豈敢見笑！」

戲子大笑道：「好！很好！呵呵，你很會討花叔叔喜歡，但你那老祖今夜還來不來？」

少女不答，忽然轉身一揖，嬌笑道：「師祖大駕光臨，徒孫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戲子一看，一老僧爛醉如泥，飄飄蕩蕩，脚不沾地走了過來。狂風勁吹，他身上的衣袍却紋風不動，如雪如冰，就像一個冰雪人，只是噴出來的酒氣，才證明他仍是一個活着的人。

戲子忙道：「雪老前輩駕到，晚輩有禮。」

老僧微微一笑，醉眼矇矓看着少女道：「這女娃兒越來越俏了！」

少女笑道：「師祖又喝醉了！」

老僧道：「我爲甚麼又醉了？」

少女道：「不醉爲甚麼見面又笑人家？」

老僧大笑道：「我笑人家，並非笑你女娃娃啊！」

戲子道：「雪老前輩，那姓玉的來了麼？」

老僧合什道：「阿彌陀佛，他要來，自有他來的時分，此刻只怕已來了！」

就在此時，風止雲散，一輪皓月當空照，萬分皎潔。

銀光中，有人凌空而降，一身長衫，鶴髮童顏，就如從月中降臨。

「有勞三位久候！」

三人道：「幸會，幸會！」

那人的長衫猶如月色，他往那神廟門口一站，拱手道：「三位請！」

四人走進神廟，面對神像，一字排開，同時屈膝跪下。

少年躺在神像後面，聽那四人壓低聲音，似在向神像禱告甚麼，但一句也聽不清。

少年累了，聽着聽着，竟然睡着了。

東方露出了晨光。

少年一覺醒來，他被點的痲穴、啞穴已自動解開了。

他習慣的睜眼叫了一聲。「爺爺！」

但他的爺爺已永遠不會回答他。

少年跑出神廟，四處找尋，找到捨身崖下，他一切都明白了。

老人已在崖下粉身碎骨。

天地茫茫，就只剩下少年一個人了。

爺爺沒有給他留下任何的東西，只有兩句話。他叫笑星兒，他一定要活下去。

笑星兒一定要活下去！

風畢揚爲何要殺他的爹娘？殺他的爺爺？還要殺他？

他不知道。

此後天地茫茫，剩下他孤身一

人，他怎麼能夠活下去？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要記住爺爺的話，他是笑星兒，笑星兒一定要活下去。

笑星兒走了，留下他身後的神廟，以及目睹這一幕人世悲劇的一個大橫匾額，匾額上書：蕭將軍廟。

＊　＊　＊

大理國太和城。

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

爲甚麼下關的風特別强勁？

爲甚麼上關的花特別艷美？

爲甚麼蒼山的雪特別皎潔？

爲甚麼洱海的月特別明亮？

這一切都深隱在大理國的都城太和城中。

城中有一家酒館，叫雙鶴樓。

酒館的老闆姓谷，名英揚，穿一件白長衫，瀟灑得很。

谷英揚手中有一把摺扇，手一抖，摺扇便嘩然散開，現出一輪明月。

笑星兒就在這間酒館當伙計。

人要活下去，就必須吃飯，笑星兒也是人，而且是一無所長的人，他自然需要吃飯，更需要幹活。

酒館伙計，是唯一適合他幹的活。

他需要隱蔽，絕不能被那神秘的殺手風畢揚發現他的行踪。

暮色已然降下，街上亮起了燈燭。

酒館也到收舖的時間了。

笑星兒正與其他伙計一道收拾桌椅。

笑星兒眼前一黑，他抬頭一看，他的面前已多了一位老太婆，貌醜得很，簡直有如鬼魅忽然降世。

笑星兒却不敢輕視，因爲他自己已夠苦的了，所以他還是很客氣的招呼道：「老婆婆有甚麼吩咐？」

老太婆道：「你一個小伙計，尚懂禮貌，你們的掌櫃卻不是好東西，明知我來了，還躲着不敢現身！」

老太婆吱吱的怪笑起來。

谷掌櫃輕搖摺扇，飄然走出，向老太婆深深一揖道：「老前輩請息怒，後院請！」

兩人正要抬步，店中忽然又多了一人，漫聲道：「谷掌櫃，莫非不請我麼？」

笑星兒一看，只見這人手持一面黃旗，上書「能知吉兇」四字。

谷掌櫃微微一笑，抱拳道：「古兄別來無恙？」

那人道：「托福，托福。」

說着，又向老太婆一拜道：「鬼老前輩，青城派弟子古谷梁拜見前輩！」

那老太婆原來眞的姓「鬼」，因此她聽了也半點不怒，反而笑道：「姓古的小子看來更精進了，你師父還在青城山吃草菇麼？」

古谷梁道：「師父還在青城山，晚輩代師父向前輩問候。」

老太婆笑道：「你旗上寫能知吉兇，替老身看看掌相如何？」

老太婆說着，身形微晃，輕舒長臂，右掌直向古谷梁腕上太淵穴抓來。

古谷梁的手腕被抓，他立刻右腿後退，左腿前屈，雙手抱拳，深深一揖道：「在老前輩面前，晚輩如何敢亂說亂動？」

老太婆原意要古谷梁撒旗，但她的功力已提到六成，古谷梁把黃旗緊攬懷中，竟然紋風不動，但旗子已被他的內力激得抖張開來，颯颯作响。

老太婆微微一笑，把掌收回，笑道：「青城派大有來頭，後人功力大進，可喜，可賀！」

古谷梁面不改容道：「晚輩不敢冒犯鬼老前輩。」

老太婆忽然收斂笑容，厲聲道：「你年紀輕輕不在山上練功，卻跑下山來，你不知吉兇了麼？」

古谷梁道：「是師父要我下山看看人世間的吉兇禍福、風花雪月。」

老太婆道：「風花雪月，自然風光無限，但你年紀輕輕，少見爲妙，見多了壽命不長。」

古谷梁道：「老前輩已閱盡人間春色，難道不讓小輩開開眼界？」

老太婆拍手道：「好，很好，好一張利嘴！老婆婆越來越喜歡你了！」

谷英揚一見，連忙道：「今日雙鶴樓福星高照，二位已令滿室生輝，若再加一位，便是衆志可成城了，那貴客還不肯現身麼？」

谷英揚話聲剛落，門外便走進一條大漢來，他手執一柄長劍。

谷英揚向來人微一擺手，道：「這位是長白山天池碧落劍門弟子余林森余大俠。」

余林森抱拳笑道：「在下山林野人，初到貴境，孤陋寡聞，尚望各位海涵。」

谷英揚道：「余兄不必過謙，我替你介紹，這位是陰山立陰門鬼老前輩，這位是青城派首座大弟子古谷梁古大俠。」

古谷梁抱拳還禮。

鬼老太婆冷笑一聲，轉對谷英揚道：「谷老闆，這當眞是人多好辦事麼？」

谷老闆忙陪笑道：「老前輩見諒，這是大生意，自然需要人多一點啦！」

鬼老太婆道：「大生意難做，並非人多便成，不是阿猫阿狗也可

派用場的！」

余林森一聽，向古谷梁微微冷笑。

古谷梁上前一步，右膝微屈，雙手外施內向，合於胸前，輕輕向前推，身形微動，霎時手帶氣，氣貫脈，一身眞氣激湧，力透指尖，直逼對面的余林森。

「余大俠，幸會，幸會！」

余林森隨手一抱，笑道：「客氣，客氣！」

他輕描淡寫，未見他蓄氣運功，古谷梁便感一股寒氣逼來，冰透刺骨。古谷梁連忙收手，那寒氣這才散去。

鬼老太婆吱吱一笑，走上前來，道：「余大俠遠道而來，辛苦了！辛苦了！」

她伸手往余林森肩上一搭，抓的卻是人肩上的缺盆穴，缺盆穴被封，人便立刻全身發軟，站立不穩。

老太婆運氣，食指發力，一股熱氣由指尖透出。但余林森的缺盆大穴卻如冰河缺口，寒氣四溢，把老太婆灼熱的指力化解殆盡。

鬼老太婆收了指力，盯着余林森道：「余大俠年輕有爲，老身佩服之至！」

余林森忙道：「蒙老前輩手下留情，慚愧，慚愧。」

谷老闆站在一邊，手搖摺扇，沒加阻攔，也沒發話，只是微笑。

鬼老太婆向谷老闆道：「老身今晚東伸一掌，西點一指，猶如頑童，各位莫見怪！做大生意須有大本領，各位明白老身主意才好。」

余林森和古谷梁均微笑道：「不敢，不敢，豈敢怪老前輩了！」

谷英揚收回摺扇，道：「很好，好極了！這大生意想必談得攏了！」

三人聞聲大笑，谷老闆也笑了。

酒館伙計早已收拾好桌椅，但不敢擅自離去。

谷英揚體諒的掃了衆伙計一眼，便對三人道：「後院有個好去處，雅緻、清靜，正好飲酒，這便請吧！」

谷英揚說着，手一抖，摺扇散開，露出一輪明月。他以摺扇向後院門輕輕一點，院門便蕩了開來。

四人相繼而進，院門又悄然關上了。

笑星兒無意中向那院門一瞥，他發覺門上無把無環，只有五顆發亮的銅釘，谷老闆每次開門，摺扇皆指向中間一顆銅釘。

笑星兒悟性極高，他立刻明白，那顆銅釘便是打開院門的機關。

雙鶴樓裏面詭異神秘，外面却生意興隆。

三天後的上午，雙鶴樓又酒客滿座了。

在猜拳行令聲中，忽然走進一位賣唱的少女，她手執琵琶，未唱先向各人盈盈一笑，樣子美極了。少女的歌喉也十分動聽。

笑星兒忙着端茶遞酒送菜，也無暇去理會那賣唱的少女。

忽然有個人戴頂草帽走了進來，低頭坐到一張桌子旁邊。

笑星兒走過去，將肩上搭的毛巾扯下，邊抹桌邊問道：「客官，要點甚麼菜式？」

那大漢伸手摘下草帽，盯着笑星兒道：「就點你這個菜吧！」

笑星兒大吃一驚，原來這人正是他千躲萬避的大仇人風畢揚！

笑星兒轉身就逃。

風畢揚摔了草帽，老鷹搏兔般猛撲向笑星兒。笑星兒繞着桌子狂奔，他熟悉位置，風畢揚碰跌了不少桌椅，卻一時抓不住笑星兒。

店中登時亂作一團，嘩聲四起。

後院門打開了。谷英揚手提摺扇，走了出來，鬼老太婆、余林森、古谷梁隨後而至。

谷英揚柔氣細聲道：「朋友，在此撒野，找錯地方了吧？」

幾條大漢應聲撲了出來。

風畢揚雙掌齊出，幾條大漢應聲倒地，他正堪堪抓着笑星兒的脖子了。

就在此時，一團小東西忽然飛進風畢揚的耳朵，恰恰擊在曲鬢穴上。

那團東西很小，閃電一般，誰也沒有發覺。

風畢揚卻立刻四肢發軟，呆若木鷄，木偶般動彈不得。

余林森冷笑道：「這人可惡，給我滾吧！」

他一掌拍出，風畢揚拔地而起，破窗而出，仰面朝天摔在地上。

但風畢揚立刻可以動彈了，原來他耳朵的穴位已被人解了。

他連忙伸手探耳，看看是甚麼東西把他擊中。原來那是一個小紙團，他鋪開一看，上面那些字眼立即令他心驚肉跳起來。

「速去蕭將軍廟！今日不除那小子，明日主人便會把你除掉！」

風畢揚四處一瞧，但甚麼也沒有發現。

他不知道主人的眞面目，主人在他面前出現時，每次都蒙了面孔。

風畢揚張嘴便把紙團吞了，這是主人傳令的規矩。

然後他立刻向神廟狂奔，他要立刻殺了笑星兒。

不殺笑星兒，他知道自己絕對活不到明天午時。

笑星兒果然就在蕭將軍廟不遠的捨身崖。

他被趕得走投無路，就想起爺爺來了。

笑星兒向崖下望，下面雲氣繚繞，哪還有爺爺的踪影？

他忽然聽到後面有脚步聲，他抬起頭轉身一看，爺爺沒有出現，奪命的大仇家卻就在他面前。

笑星兒知道終究要死了，他忽然不害怕了，他挺起胸膛，道：「你殺了我爹娘、爺爺！爲甚麼？」

風畢揚冷冷道：「我奉主人之命，我不殺你，我就被主人殺了！」

笑星兒憤怒道：「那這世上還有公理麼？」

風畢揚不由大笑，道：「看你這副書呆子脾氣，我幾乎不忍心殺你了。但你不死，我便沒命，自然是你死好過我沒命了！」

風畢揚說着，雙掌向笑星兒猛地一推。

立刻飛沙走石，一股狂風把笑星兒捲落萬丈深谷去了。

* * *

忽然，笑星兒睜開眼睛，因爲他居然沒有死去。

他發現自己躺在一片花林裏面，頭上花枝招展，花影搖曳，百花盛放。

笑星兒翻個身，身上酸痛，人也漸漸清醒，不久前發生的事，浮上他的腦際，就如他的前一半已死去了一樣。

他四處張望，不見懸崖絕壁，四周均是迷人花林，芳草如茵，猶如仙境。

他想起來了，風畢揚發掌時，恰恰刮起了一陣旋風，在旋風中，笑星兒被捲入深谷，旋轉飄舞，隨風飄蕩到這片花林裏來了。

旋風救了笑星兒一命。

旋風可以殺人，旋風亦可以救人，這是否一種來自浩瀚天地的自然神功？

明月也升起來，掛在東面，花林閃耀着銀光，美極了。

笑星兒又累又餓，他這時如果去欣賞花林的美景，他就必定是瘋了。

他掙扎着站起來，月色在花林中投下一片銀光，亦被遮出一道道的陰影，陰影中現出一條幽曲的花徑。

笑星兒也不知這條花徑有何奧秘，他只知這是一條路，大概可以走出花林去，他便或許可以尋着東西吃了。

他踩着月亮投射的光點，沿着小徑向外走去。

小徑曲曲折折，表面上平平無奇，走起來卻令人心神不定。

笑星兒忽然發覺，小徑的走向，恰恰與他學到的先人八卦方位，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靈機一觸，腦中想着八卦的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方位，脚踏月亮投下的亮點，東一脚、西一步，左拐右轉，沿着小徑向外走。

他走了十幾步，便覺得有點身不由己，眼看已走到花林盡頭，只差一步便能邁出。

笑星兒抬脚走了，踩着那銀點，卻竟然轉了個身，一步接一步，暈頭轉向，又走回花林中央來了。

笑星兒不由苦笑道：「我從崖上摔下來，雖沒摔死，但只怕已摔糊塗了！」

他望一眼花林外面，花林外面是一條小河，河岸上果樹搖曳，果子纍纍，他更感饑不可耐了。

笑星兒不服氣，再邁步出去，好不容易走到花林邊，就差一步。

他踏出這一步，但身不由己又走回花林中央來了。

笑星兒站住，他已筋疲力竭，看看花林外面的果樹，不由咬牙道：「走不出去，便餓也餓死了！莫非今晚撞上妖魔鬼邪了？」

他咬緊牙關，凝神屏氣，心中只想着那八卦方位，心無雜念再走花徑，他走到花林邊，他不再踏出這最後一步，反而沿着花徑彎彎曲曲的走去。

笑星兒走着，不知不覺，越走越快。

一股熱騰騰的氣浪，灌滿他的脚板，慢慢再向上湧。

熱浪如潮，蓬蓬勃勃，漸漸不可遏止地蒸騰起來。

笑星兒不停的走着，腹中再不感饑餓，熱浪滾滾，充滿肚腹，湧上胸中，他幾乎被脹死了，哪還有肚餓的感覺？

笑星兒走個不停，只感到自己從頭到脚身清氣爽，五臟六腑空明澄碧，人也似飄飄欲仙。

微風輕輕地吹，吹得柔和。

花枝輕輕地搖，搖得迷人極了。

花林百花俱全，花香撲鼻，花的香氣美似佳釀，勝於醇酒。

笑星兒醉了，忘了花林外小河邊的果樹、忘了饑餓，也忘了塵世的悲哀。

他走着，越走越輕靈，直走到月亮西斜。

月色漸漸也暗淡起來，花林中閃着銀光的幽徑也漸漸模糊。

一陣疾風吹來，「啪啪」兩聲，竟有兩個野果飛進林裏。

笑星兒停了脚步，撿起野果，抬頭向外看，對面的果樹在疾風中嘩嘩作响。

笑星兒樂了，笑道：「像這般一會飛進可以裹腹的果子，這倒好玩極了。」

他因此更不急着走出花林了。

走出花林是一個殘酷的世界，笑星兒寧願在花林中呆上一輩子了。

他心中不急，神志也更清醒，眼前那條花徑也更清晰了。

他忽然明白，花林中其實並無幽徑，只是花樹分佈極有章法，花林又經人精心修剪，月亮照着花林，透過花枝，便現出了這條閃着銀光的幽徑。

笑星兒悟性極高，他發現了這點，立刻又明白，這條花徑的走向，豈非一種極神奇的步法麼？

他不由拍手大笑道：「是極，是極！我把這步法走熟了，那風畢揚要殺我，可就千難萬難了！」

笑星兒凝神屏氣，專心一意的走起來了。

這次他是爲了活命而走的，自然更心無雜念，努力鑽研花徑的奧秘。

他發覺，花徑曲曲幽幽，果然隱藏着無窮玄機奧秘。

他也發覺，當他與花徑的步法越合拍，他脚底湧上的熱氣便越發熾烈，源源不斷，無休無歇。

每當他停下來時，疾風又會吹進兩個果子，似乎是上天賜給他充饑。

就這樣一連走了三日三夜，那花徑的走向方位，以及他走的步法，已被他走得如同自己的脚指一般熟悉了。

到第五天晚上，月亮不見了，忽然狂風大作，烏雲滿天，花林、花徑變得漆黑一片，再走也走不成了。

笑星兒只好試着按記憶中的步法走，走着走着，他聽到河水响，又聞到果子香，抬頭一看，原來竟走出花林，走到花林對面的那道小河邊了。

他摘了兩個果子吃，他也不知那是甚麼果子，他只知道吃兩個他就可以日夜不餓。

天漸漸亮了，笑星兒看清了周圍的一切，只見一邊是花林，一邊是小河，他自己則處身在一條長長峽谷的中央。

峽谷深長，無休無止，了無盡頭，根本無任何人煙。

笑星兒忽然害怕了，他畢竟還只是一個大娃兒，自小跟着爹娘、爺爺，從沒試過一人在江湖浪跡。

他只想趕快離開，到有人住的地方。他也不再害怕風畢揚殺他了，因爲他自信他可以逃得脫了。

笑星兒站在河邊，東張西望，不知該往哪個方向走。

他忽然想起爺爺說過一句話。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

笑星兒想也沒想，便決定向小河流動的低處走去。因爲他有點痴迷的自認：人雖然往高處走，但我似乎不是人，只是一滴無處着泊的水點，那自然就該隨流水走了。

天才有天才的際遇，痴人亦有痴人的緣份，天地間的玄機，原非世人所能參透。

小河兩岸芳草如茵，野花斑爛，蝴蝶紛飛，花紅草青的峽谷，恰似一條長錦，細長的河流又把長錦一分爲二。

笑星兒不停的向河流低處走，走了一會，便見前面樹叢中隱隱露出一角茅屋。

笑星兒又驚又喜，心道這峽谷竟會有人居住，不知這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笑星兒走到茅屋前，屋裏靜悄悄的，他叫了兩聲，裏面也沒有人答應。

茅屋的門是虛掩着的，笑星兒伸手欲推，忽然又縮了回去，口中喃喃道：「非禮莫視，非禮莫聽，屋中不知是男是女，我豈能貿然進去？」

他自幼讀了不少詩書，想必是讀得痴了。

他探頭從窗口向裏面一望，只見屋內一張草床，床頭掛面銅鏡，對着窗戶，銅鏡上蒙塊綉帕，百花斑爛，分明是一間女人的居所。

笑星兒臉紅了，他逃跑似的離開了茅屋。

秋高氣爽，天空萬里無雲，但笑星兒心內卻迷雲陣陣。

茅屋離花林不遠，茅屋人去屋空，花林神妙無窮。

茅屋的主人是否花林的主人？

他走着走着，雖然是沿小河流向走，但漸漸卻走上一處山丘，他回頭一望，竟驚奇得目瞪口呆。

山上居高臨下，只見花林五彩繽紛，赫然是四個色彩艷麗的花織大字——花容月貌！

* * *

大理太和城外客店。

時近黃昏，客店仍然高朋滿座。

酒客中多是商販，正高談闊論。

一陣疾風從店外掠過，有人看看屋外，對身旁的伙伴神秘的低聲道：「今晚江風寺又有戲唱了！」

這話極輕，但卻有人聽清了，他很快便結了賬，走出店外，向江風寺那面望一眼，便大步向城中走去。

他便是長白山天池碧落劍門下余林森。

這時，一隊商旅亦正通往太和城的道上匆匆趕路。

日已下山，正是山賊出沒的時份。

幸而江風渡已不遠，過了江風渡，離大理太和城也不遠了。

商旅很快的奔走，前面卻有一位少年站在路中。

他便是笑星兒，他向領頭的客商作了一揖，道：「叔叔，請問你們上哪兒去？」

領頭的客商不無顧忌的道：「你小小年紀，孤孤單單，怎會一人在此地？」

笑星兒道：「我爹爹也是商販，在此遭了山賊劫殺，剩下我一個，請叔叔帶我一程。」

領頭的客商一聽，心中大驚，說一聲。「那你跟在後面走吧！」便匆匆的率衆向前急急趕路。

走了約莫兩里路，有人高興的指着前面道：「江風渡到了！」

江風渡並非渡口，是一座天生橋。

這是通向太和城的必經之路，因爲中間橫了一道激流，河水百米高處，懸崖上凌空伸出一塊巨石，另一面的山崖也突出一塊巨石，兩塊巨石竟搭到一起，便成了一座天下無雙的天生石橋。

鬼斧神工，令人驚歎之極。

橋面也甚寬闊，足可容一輛馬車通過。

但橋上風勢終年强勁，在橋上若站不穩脚，被風吹跌，那就必然滚進激流，做水鬼去了。這是江風渡的得名原因。

江風渡也是在下關的地帶，下關的風天下聞名，要在大理發財，首先便得經歷下關風的考驗。

衆人走近江風渡，風勢却越來越猛，不少體力稍弱的人已被刮得東歪西倒，站立不穩，眼睜睜的望着前面的石橋，卻無人敢首先踏脚上去。

就在此時，石橋那面卻走來兩人，一人似夜中之鷹，另一人則似日中之豹。

在狂風呼嘯中，夜鷹和日豹穩穩的走了過來。

兩人同時向客商道：「各位打算過橋麼？」

衆人面面相覷，誰也不敢答話。

夜鷹與日豹微微一笑，道：「若各位不嫌，我夜鷹、日豹兄弟二人便助各位一臂之力吧！」

兩人說着，日豹已抖出一根繩索，夜鷹拉住，走過橋去，兩人用力一拉，繩索便繃直了，猶如一道堅固的扶手。

日豹道：「各位只須扶着繩索過橋，便萬無一失了。」

衆人面面相覷，均不知如何是好？因爲這時正是山賊出沒的時份，若兩人不懷好意，走上橋時，只消一人一掌，便連骨頭摔碎了。

但欲待不過，這一晚又如何熬得過去？

領先的客商想了一會，無奈的猛一咬牙道：「過吧，反正留在這兒也不是辦法，見一步走一步吧！」

領先的客商說罷，便走上橋去，扶着繩索，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說也奇怪，他的手搭上繩索，便如握住了一道鐵欄杆，任狂風呼嘯，身子卻穩如泰山。

領先的客商一會便走了過去。

衆人一看，放心了，一個接一個，扶着繩索，也走了過來，均覺安穩極了。

笑星兒走在最後，他自然是最後一個走過來了。

客商紛紛向夜鷹、日豹致謝。

夜鷹微笑不語，日豹卻笑道：「各位莫謝，我兄弟二人助各位過橋，其實另有所圖。」

領先的客商驚道：「壯士有何所圖？」

日豹道：「想向各位借一件東西用用。」

領先的客商心中一凛，顫抖道：「壯士欲借甚麼？」

日豹笑道：「耳朵。」

商隊頭目一聽，失聲道：「耳朵？」

日豹點點頭道：「不錯，耳朵！」

衆人一聽，立刻想起山賊擄參，有時會把人的耳朵割了，寄到府上，要求贖款。

其中有幾個稍懂拳脚的，發聲喊，拚死向日豹撲過來。

日豹微微一笑，連動也不動。

夜鷹忽然怒道：「大膽！」

他輕輕拍出一掌，三丈外的一株碗口粗的松樹便被攔腰打斷了。

衆人登時呆了，誰也不敢再動。

紛紛哭天喊地的哀求起來。

「大王饒命，沒了耳朵，便活不成了！」

「財物全給你，只要不借我的耳朵！」

「小的家中有九十高堂，大王開恩！」

「在下還沒娶媳婦哪，少了耳朵，誰願意嫁我？」

衆人哭喊成一片。

夜鷹喝道：「住口！」

衆人見他兇神惡煞，便嚇得誰也不敢再哭喊了。

日豹微笑道：「各位不必驚恐，只管跟了我兄弟前去，只要各位聽話，不亂跑亂動，我兄弟二人擔保各位安然無恙。」

客商領隊道：「但壯士要我等到何處？」

夜鷹喝道：「兄長與他們費舌甚麼！誰想找麻煩，便任憑尊便吧了！」

日豹卻溫言道：「只因我家主人欲見各位，並且借各位的耳朵一用，到時各位自會明白。不必驚恐，且跟我來吧！」

眾人明白，不走是不行的了，反抗亦是徒勞，只好舉步跟着向前走。

笑星兒忽然大叫一聲道：「我不走！」

夜鷹瞪着笑星兒，似欲把他吞了。

日豹卻微笑道：「你爲甚麼不走？」

笑星兒道：「君子不取不義之物，你等爲何要我的耳朵？」

日豹道：「你扶了我兄弟的繩過來，這便欠了我兄弟的情，正好用耳朵還這人情，這如何是不義之物？」

笑星兒道：「我賠給你們，便不欠你們！」

夜鷹奇道：「你如何賠？」

笑星兒道：「我走回那邊，沒有過橋，便不欠你們了！」

日豹笑道：「你小娃兒莫拿生命賭氣了！」

狂風仍在呼嘯。

笑星兒卻已舉步向石橋走去。

眾客商嚇得大叫道：「不要過，危險啊！」

笑星兒卻毅然踏上石橋，他乾脆閉上眼睛，只想着那走花徑的步法，一步踏出，便覺眞氣自脚底湧泉穴汩汩而上。

任憑狂風呼嘯，他左一步，右一脚，竟對狂風視若無睹，狂風也難耐他分毫，片刻便走了過去。

笑星兒笑道：「我不欠你們了麼？」

日豹、夜鷹目中一亮，齊聲道：「不欠了，不欠了！」

笑星兒這才又閉眼走了過來。

日豹道：「你年少氣盛，爲賭口氣，拿生命去搏，這値得麼？也罷，便不借你的耳朵了，你走吧！」

笑星兒道：「你也放他們走麼？」

日豹道：「他們尚欠了我們的人情，卻是不能放的。」

笑星兒把胸膛一挺，道：「既然如此，我也不走了，大丈夫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嘛！」

夜鷹忽然大笑道：「好！你這小子好玩極了！你就不走吧，到時不願借耳朵，便立刻放你走便了！」

夜鷹說罷，領先帶路，日豹押後，眾人被二人前後押着，向山腰的江風寺走去。

江風寺在斜陽峯的半山腰上，寺內供着風神，平日只有善男信女前來燒香。

江風寺後面是陡峭的懸崖，崖上有個神秘洞，進香人可以見到洞口，但誰也沒法爬到洞內去。

日豹、夜鷹押了眾人，進入寺門，是一個大院，走過大院，是一個院子。

院子中擺了桌椅，還有茶點、瓜果等食物。

大殿是供神的，此時廟門緊閉。

日豹道：「各位請稍候，隨便坐，我家主人很快就會出來相見了。」

日豹說罷，走出院子，又隨手關了院門。

眾人面面相覷，不敢作聲，只等着大難臨頭。

此時天已全黑，院內院外並無任何動靜。

客商頭目輕聲道：「坐以待斃，不如冒險逃走吧！」

他說着，便領先走到門邊，拉開院門，並無人守候，眾人便低頭向外急竄。

走到寺院大門，突然傳來一聲道：「各位，既然來了，怎可以不打招呼便走了？」

說話聲中，日豹已從天而降，笑道：「主人已到，請各位內院坐！」

眾人無奈返回內院，裏面卻已燈火通明，日豹招呼眾人坐下，又備茶點，招呼很是周到。但眾人均如赴死亡宴會，心中陣陣發涼。

就在此時，正殿的神廟內卻忽然傳出一陣鑼鼓聲，有人在殿內大唱京戲道：「我黑張飛挑燈夜戰，這個白衣侯馬超呵……」

一句未了，大殿正門洞開，那曾在蕭將軍廟露了一手的花老爺，也大袍大甲，從殿內走出，他威風凜凜，大有莽張飛的氣概。

花老爺隨即或唱或打，或打或唱，倒也甚是熱鬧。

眾人不明所以，心道所謂借耳朵，莫非是邀來聽他主人唱戲？

花老爺迎着狂風，只顧張大嘴巴，放開嗓子唱，在呼嘯風中，他的聲音竟字字清晰，傳入眾人耳內，當眞不可思議。

花老爺唱得如痴如醉，但殿內敲鑼打鼓的卻漸漸失了銳氣。花老爺回頭瞪了一眼，那鑼鼓聲才又緊密起來。

周圍幾條大漢分明不是聽戲的人，但每隔一會便胡亂的大喝一聲。「好極了！」

花老爺聽到喝彩聲，唱得越發賣力了。雖然他唱得不大好聽，但他的氣力竟無休無歇，這中氣之强，倒也令人敬佩。

眾客商聽着、看着，竟忘了驚恐，有的想笑，但又笑不出來。

日豹走過來，問眾人道：「懂不懂戲文？」

眾人不敢不點頭。

日豹道：「知道該在哪處喝彩麼？」

眾人又用力的點頭。

日豹道：「很好，大聲喝彩，賣力些！」

眾人不敢不從，於是到了一處似乎應該喝彩的地方，便嘶聲大叫道：「好！」

花老爺容光煥發，唱得越發起勁了。他自三國唱起，直唱得天昏地暗，一塌糊塗。

笑星兒聽着，卻不喝彩，因爲他知道花老爺唱得其實並不很好。

不過他聽着花老爺的唱腔，便感到體內眞氣充沛，行經走脈，渾身通暢，與在花林幽徑行走，有相同之處，不過簡單得多吧了。

笑星兒悟性奇高，他領悟了這妙處，便不作聲，只用心的聽。他漸而便感頭頂微熱，眞氣源源向下，脚底也熱了起來，眞氣又向上湧，兩股眞氣融滙貫通，源源不絕，淙淙注入丹田。

笑星兒越來越證實，這花老爺唱戲，與那峽谷中月下花林，似有某種相通之處。

花老爺唱得耐久極了，直唱到半夜，而且越唱越有勁。

殿內的鑼鼓卻已變得七零八落，大概人人都累得半死了。

眾客商也叫得口乾舌燥，但又不敢不叫，而且不敢不大聲叫，於是人人心內均叫苦連天，心道這「借耳朵」的活罪當眞難受極了。

花老爺唱意卻正濃，他走完過場，挺身亮相，又唱出一句。「恨不能提長槍取下那中秋月亮……」

花老爺忽然停唱，向大殿屋頂大喝一聲道：「何方樑上君子？本老爺並未借你的耳朵！」

院裏的大漢「刷刷」的躍上屋頂。

花老爺大叫道：「下來！你等並非他的對手，讓他滾吧！」

大漢下來了，臉上均有笑意，似乎感謝樑上這位君子，花老爺大概不會再唱戲了。

花老爺果然不唱了，他一把扯下戲服，卻開始破口大罵起來。

他先罵那樑上君子可惡，壞了他的雅興，再罵那班吹鼓手不賣力，常常敲錯板眼，最後指天點地的發誓，誰也阻不了他唱戲，過幾天他必是還要再唱。

眾客商有人忍不住笑出聲來，這花老爺實在有趣之極。

花老爺卻厲聲喝道：「笑甚麼？」

笑的人嚇得臉色發白，渾身亂抖。

花老爺笑了。「罷了！今晚借了你等耳朵多時，也夠還人情債了，你等走吧！」

客商千恩萬謝。

花老爺又令日豹道：「替他們清點東西，少一點唯你是問！本老爺只愛唱戲，卻視財物如糞土也！」

日豹笑着放眾客商走了。

笑星兒卻不動。

花老爺瞪了笑星兒一眼，道：「小娃兒你沒欠債，爲何不走？」

笑星兒道：「你若不嫌棄，我便留下來，天天聽你唱戲吧！」

花老爺一聽，大喜道：「此話當眞？」

笑星兒道：「當眞。」

花老爺道：「果然？」

笑星兒道：「果然！」

花老爺樂了，大笑道：「花某唱戲大半生，難遇伯樂，如今總算碰上一位知音人了！知音難得，難得極了！」

那些大漢抿嘴偷笑。

笑星兒卻不笑，因爲只有他知道，花老爺的唱戲與那月下花徑有異曲同工之妙，誰若領略了，誰就得益不淺。他其實並非唱戲，而是教人練內功的一種妙法子。

而且笑星兒已省悟這花老爺就是嚇走風畢揚的人，有花老爺在，風畢揚便殺了他也不敢出現了。

留在花老爺身邊，笑星兒感到安全多了。

笑星兒其實已沒有甚麼地方可以去了。

自此之後，笑星兒果然成了花老爺最忠實的戲迷。花老爺唱戲，他就一手敲鑼，一手打鼓，還兼做聽眾喝彩叫好。

花老爺高興極了，因爲他再也不必費神去請人聽戲。

如此一連過了月餘，花老爺忽然對笑星兒道：「今晚花某不唱了，你也歇歇，改晚再落力大叫，你不要到處亂跑啊！」

花老爺說罷，就匆匆出去了。

笑星兒心中奇道：「花老爺碰上甚麼事，竟比他的命根唱戲還重要？」

花林叢中　巧遇仙女

月黑風高。

風畢揚隨山亂跑。

那天，他雙掌把笑星兒打下懸崖，料他必死無疑，他大功告成，已可回去領取殺人的報酬了。

他回到太和城，着實高興了幾天，他知道主人很快就會把銀票帶來了。

這天，他依約定的地點，上雙鶴樓收銀票，他想着大筆銀兩即將到手，就忍不住大笑。

但忽然他笑不出了，因爲他的嘴巴又飛進一個小紙團。

小紙團上面寫道：「那小子依然活着，現正在江風寺聽人唱戲，再殺不了他，你就休想活着離開大理了！」

風畢揚心驚膽戰，他想不通爲

甚麼笑星兒摔下萬丈深淵，竟會不死？

江風寺內有花老爺唱戲，風畢揚已吃過他的大虧，他發誓今生也不要與花老爺見面了。

因此只要花老爺在江風寺，風畢揚便決不敢打笑星兒的主意。

風畢揚躺在林中，遠遠望着江風寺，他只能守株待兔，等笑星兒這隻小兔兒出來。

笑星兒果然出來了。

他不聽花老爺的話，心中好奇，想知道花老爺去幹甚麼重要事，便悄悄的離開江風寺。

他隨山亂跑，恰恰跑到風畢揚面前。

風畢揚一見笑星兒，喜得像見了救星似的，因爲他殺不了笑星兒，他自己也必定沒命。

他雙掌一拍，大喝一聲道：

「小子，你還逃得了麼？」

笑星兒一見是大仇家風畢揚，立刻轉身就逃，事實上，除了逃，笑星兒根本沒有其他活命的辦法。

風畢揚在後面狂追，他此刻殺笑星兒，已不單是爲了錢，還爲了保住生命。

笑星兒跑了一段，前面一道百丈絕壁堵住了去路。

風畢揚已在後面不到二十丈遠了。

笑星兒心中一急，便把眼一閉，腦海中想着那花林幽徑，抬腳便向絕壁走去。

絕壁陡峭，笑星兒心中卻如走花林幽徑，因此竟然可以歪歪斜斜的扶搖直上。

風畢揚站在峭壁下面，他簡直弄呆了，因爲這堵百丈絕壁，便把他殺了，他也決不能攀爬上去。

但笑星兒這小娃兒竟然可以，而且並非爬，而是腳點絕壁的「走」，他忽然之間，何來這驚世駭俗的絕頂神功？

笑星兒閉上眼，在絕壁上走，耳朵只感被風割得隱隱生疼。走了一會，忽覺腳下平坦了，他以爲到了壁頂，睜眼一看，原來是站在一個洞口。

風在呼嘯，洞內的風撞了出來，因此外面可以聽到洞內的聲音，但洞內卻根本不可能聽到洞外的聲音。

百丈絕壁中間的洞口，其實能夠上來的人已絕無僅有了，因此若有人藏在洞中，也不必擔心會被人發覺了行蹤。

偏偏笑星兒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他不但上來，而且還聽到洞內有人說話，而且還是一男一女的對話聲。

男人道：「我那寶貝藏得好好的，擔心甚麼？」

女人道：「就怕你藏不住了。」

男人道：「藏不住，如何是好？」

女人嗔道：「是我問你，哪有你反過來問我的！」

男人道：「能與他相較的，你比我更清楚，只有一個人。」

女人冷笑道：「男人怎的都這般沒骨氣？有事只想靠別人！」

男人沒作聲。

女人又道：「他終日爛醉如泥，要他出手相助，靠得住麼？」

男人道：「因爲他心裏很苦，苦得可以堆成一座山了，也怪不得他。」

女人道：「怪他！怪他！我就是怪他！」

男的求和的道：「別吵，別吵，再想想辦法好麼？」

女人道：「其實我二人聯手，要除去他也並非不可能，大不了便拚個同歸於盡罷了！」

男人沉吟不語，好一會才道：「不過他是你的……」

女人忽然火了，厲聲道：「我不准你說這個！」

男人忙道：「不說，不說！」

女人低聲的抽泣起來。

男人忙道：「莫哭，莫哭，花某說錯了，罰我唱段戲給你解悶好了！」

女人嗔道：「誰要你唱？不許說話，讓我靜一會。」

男人果然不敢作聲了。

笑星兒心中又驚又好笑，因爲他已聽清，那男的正是花老爺，他在女人面前，竟要低聲下氣的陪不是。

而且，聽兩人的對答，似乎還有更厲害的角色在後面。

江湖中藏龍臥虎，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憑自己這點微末功夫，欲在江湖行走，那是以卵擊石了。

笑星兒忽然悲從中來，他不想偷聽花老爺與那女人的談話了，他再等了一會，料想那風畢揚已經走了，便從壁上走下去。

那花林幽徑的步法果然奇妙，不但能上，而且能下，憑此逃命便可派用場了。

笑星兒忽然又高興起來，人發現自己有活下去的法子，總是值得高興的。

笑星兒歪歪倒倒的走下來，忽然，他的腳剛踏上地面，便感一陣勁風襲來，他心中一驚，自然便施出那逃命的步法，只見他左腳斜邁，右腳後拉，便把襲來的勁風避過了。

原來是風畢揚在絕壁下等着他，他已無路可走，除了殺死笑星兒。

笑星兒見風畢揚惡狠狠的撲來，情不自禁又左腳前跨，身子右旋

，輕易便在風畢揚的身邊鑽了出去。

風畢揚撲了空，雖感奇怪，但他非殺笑星兒不可，未及細思，又急忙轉身撲了上來。

笑星兒立刻又逃。

笑星兒在前面逃，風畢揚在後面追。

追着，追着，天色已大明了。

笑星兒但感體內眞氣越跑越充沛，腳底似有一股強大的彈力，他逃得輕鬆自如。

風畢揚在後面拚命追，他越來越不明白，憑自己的功力，爲何竟追不上笑星兒？

笑星兒逃了一陣，回頭一看，風畢揚已落在後面，腳步不由一慢，風畢揚很快接近，他心中一急，不由又加快了腳步跑。

逃着逃着，笑星兒忽然明白：他跑得比風畢揚快！

笑星兒明白了這點，心中樂透了。他放慢了腳步。

風畢揚追近笑星兒時，笑星兒腳下一緊，又把他拋離了。

風畢揚沒再追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粗氣。

笑星兒扭頭一看，見風畢揚臉色發紫，坐在地上呼呼喘氣，知他必定已累極了。

笑星兒樂了，拍手大叫道：

「大壞蛋，大笨蛋，你若追我，我把你這壞蛋打碎了！」

風畢揚回過一口氣，見笑星兒拍手大罵，便又惡狠狠的追了上來。

笑星兒又逃，很快又把風畢揚扔在後面，風畢揚追上來，笑星兒又跑遠了。

風畢揚只好又坐下來回氣，笑星兒又拍手頓足的大罵，他從風畢揚今生前世，上下五千年的壞處，一股腦兒的罵夠了。

風畢揚又追，他此時已沒其他念頭，只知追，追上笑星兒，把他殺了，他就可以活命。

兩人一路追，一路逃，直追到紅日西斜。

兩人追過一片花林，前面有一堵陡峭的山崖。

笑星兒一見山崖陡峭，心中大樂，他知道只要如上次般上了山崖，風畢揚就奈何不了他，他決定登上陡峭的山壁。

笑星兒把眼一閉，又依花林幽徑的步法上了陡壁。

風畢揚追到崖下，他知道這是最後殺笑星兒的機會了，他隨手撿了一塊尖石當作暗器，向笑星兒的後背就要擲出。

笑星兒若被尖石擊中，就算不死，也必重傷倒下地來。

不料風畢揚尖石未及擲出，一片花瓣便款款飛來，落在他右腕陽谷穴上，風畢揚立刻渾身酸軟，一下子便倒在地上。

花林中跑出一位少女，她一眼也沒瞧地上的風畢揚，卻睜圓俏眼看着崖上。

笑星兒卻不知自己已從鬼門關上走出來，仍然在崖壁上拚命的走着。

他好像醉漢，在崖壁上東一腳、西一步，搖搖擺擺，似瘋若狂。

少女看着，俏眼中卻滿是驚疑，她發覺笑星兒的步法其實神妙之極，她所學的一種步法，與他有點相似，但相較之下，笑星兒所走的竟比她的步法還神妙得多。

少女的眉心攢緊了，她忽然向笑星兒喊道：「你下來！」

笑星兒正走着，忽聽一聲嬌叱，他回頭一看，只見風畢揚已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一位少女站在他身旁，正揚手叫自己。

笑星兒仔細看了看，見風畢揚眞的不動，這才歪歪倒倒的走了下來。

少女道：「你過來！」

笑星兒不敢過去，他怕風畢揚詐死，少女與他是一路，被他一手抓住，他就沒命了。

少女不耐煩了，生氣道：「我叫你過來，你怎地不過來？」

笑星兒指了指風畢揚，道：「他是我的大仇人，我怕他殺我。」

少女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道：「你眞的怕他殺你？」

笑星兒點頭道：「他追殺我已整整半年有餘了！」

少女似信非信的搖搖頭。

這時又有一位少女走出來，走到少女面前，躬身道：「百花仙子有何吩咐？」

少女伸指向風畢揚一點，那侍女輕舒玉臂，手指一勾，便把風畢揚這大男人輕輕提起，輕搖款擺，走進花林中去了。

笑星兒不禁瞧得目瞪口呆，心道他假如有這侍女的一半力氣，他就不怕風畢揚的追殺，甚至可以替爹娘和爺爺報仇了。

笑星兒不怕了，他拍拍身上的灰塵，這才走上前去，向少女一揖道：「原來姐姐是百花仙子，我就稱姐姐做百花仙子好麼？」

少女道：「百花仙子是我的外號，我叫華芷，你叫甚麼也可以。」

笑星兒的書呆子脾氣又來了，他搖頭晃腦的道：「非也，非也！君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百花仙子是百花仙子，華芷是華芷，兩者豈可混作一起了？」

笑星兒見少女不答，又忙道：「在下姓笑名星兒，乃中原人士，有事相求百花姐姐。」

少女道：「你叫甚麼星你的事

，我並沒問你。你有何事相求，快說出來。」

笑星兒道：「我被那惡人追殺，從日出追到日落，已逃了整整一天，跋山涉水，甚是艱苦，滴水未沾，此時腹中饑不可當，子曰民以食爲天，未知百花姐姐可否……」

可否甚麼？笑星兒竟不好意思說出來。

百花仙子華芷笑了，她瞪了笑星兒一眼，道：「呆子，你是否想吃東西了？」

笑星兒道：「正是，正是。」

百花仙子道：「那你爲何不向我乞討？」

笑星兒猛搖頭道：「萬萬不可乞討也！子曰君子不吃嗟來之食，何況乞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百花仙子華芷一聽，微微一笑，道：「如今世上的君子已極少了，既然如此，碰上你這位君子，自然萬萬不可讓你餓死了，隨我來！」

百花仙子華芷說着，素手一伸，拉着笑星兒的手便走。

她抓下去的，其實是笑星兒手腕的神門穴。神門穴被封，人即時癱軟如泥。

笑星兒的神門穴被抓，他的眞氣卻自然反彈，百花仙子猛吃一驚，因爲她感到自己的手指幾乎被彈開。

百花仙子正欲再加眞力試探，笑星兒已驚惶失措，面紅耳熱，拚命掙扎，失聲大叫道：「百花姐姐快放手，萬萬不可如此，男女肌膚不可相觸，此乃君子之不爲也！」

百花仙子又好笑又好氣，她剛才以三分眞力相試，看笑星兒是否會武功，但他竟然如此迂腐，別的不會，竟怕起男女授受不親來了。

他掙扎之際，又根本毫無武功招式可言。

百花仙子華芷把笑星兒的手放開了。

笑星兒受到很好的招待。

他的晚飯也很豐富，菜式精美，香酒醇厚，還有幾位少女侍候。

幾位侍女斟酒上菜，服侍周到，顯然這是令笑星兒相信，這並非嗟來之食。

用膳完畢，又有人領他到客房。

笑星兒奔逃了一天，飽餐一頓，他倒頭便睡。

百花仙子華芷卻沒睡，因爲她心中的疑雲太多了。

明月西沉，萬籟俱靜。

華芷一躍而起，蓮步輕移，似行雲流水，飄然來到笑星兒的客房門前，只聽裏面傳出笑星兒熟睡的呼嚕聲。

華芷玉指朝那門把輕輕一點，門便無聲的洞開了。

華芷走到笑星兒面前，笑星兒的臉恰好迎着華芷。

月色從窗外透進，照在笑星兒的臉上，原來他還很俊秀，起碼是一張教少女心儀的面孔兒。

華芷微微一怔，還是玉指一伸，劃了一個弧形，自上而下，玉指輕彈，一指點在笑星兒肩膀的中府大穴上。

華芷已用了七成眞力。

這在華芷來說，已是極少有的了。因爲她學的武功，對付江湖的一流高手，亦僅只用三成功力而已。

只要是本門派的人，或者是偸學了本門武功的人，這一指點下，便立刻手脚彎曲，一月之內，難以恢復元氣。

華芷料定笑星兒必會大叫一聲。

但他竟然甜甜一笑，又呼呼的睡着了。

華芷呼的就退了出去，因爲她以爲自己碰上妖怪了。

第二天一早，笑星兒醒來，早有人服侍他起床，又送來早點，一切都不必他動手。

華芷走進來了，她向笑星兒微微一笑道：「你果然是一位君子，因爲你一切均動口不動手。」

笑星兒忙道：「多謝百花姐姐救我一命，又以酒飯相待，在下感恩不盡。」

華芷道：「不必，不必，舉手之勞而已。」

笑星兒道：「實不相瞞，我是中原人士，爲逃避仇家追殺，才逃到此地。」

華芷忽然微微一笑道：「你遠道而來，可知大理有四大奇景？」

笑星兒道：「在下不知，請百花姐姐賜教一二。」

華芷道：「甚麼在上在下的？而且也不必說賜教，賜教者乃老師教授學生，我小女子如何敢向你大君子賜教？」

笑星兒竟聽不出華芷的揶揄，忙道：「在下不懂，請百花姐姐說來聽聽。」

華芷也不知他是僞裝，還是心性果眞如此，便微微一笑道：「大理四大奇景乃風、花、雪、月。」

笑星兒道：「何謂風花雪月？這不是指人不正經的非禮之事麼？」

華芷微笑，隨又道：「大理太和城南四十里有下關，下關的風最勁；太和城北四十里有上關，上關的花艷麗如畫；太和城西有蒼山十九峯十八溪，山上的雪銀白無瑕；太和城東有洱海，洱海的月皎潔如仙。這四大景色，便是大理國的風、花、雪、月四大景色。」

華芷說罷，一雙明眸盯着笑星兒的臉，似在探索甚麼隱秘。

笑星兒與華芷的眼神相觸了，他覺得她的眼睛烱烱發亮，黑白分明，迷人之極，不由臉紅心跳，連忙扭過頭去，看着窗外，猶如做了錯事似的，痴憨得可愛極了。

隔了一會，華芷又道：「你知不知道，此地是甚麼地方？你現在何處？」

笑星兒道：「不知道！我被那惡人追殺，逃了一天，才逃到此地來。」

華芷道：「此地便是上關。」

笑星兒並不蠢，他只是有點癡憨而矣，他一聽，便拍手笑道：「妙極！妙極！百花姐姐剛才說過，上關的花艷麗如畫，不知如何的艷麗？」

華芷微笑道：「你想看麼？」

笑星兒打拱作揖的道：「想！想極了！」

華芷道：「你既然想看，便隨我來吧。」

華芷領着笑星兒，出了客房，走過院子，走上一道長廊，在長廊拐彎，兩面雕樑畫棟，走到盡頭處，遠遠便見一座花林。

華芷道：「你是何方人士？」

笑星兒老實回道：「中原洛陽。」

華芷笑道：「聽說洛陽牡丹甲天下，自然這花林的花，比不上洛陽的牡丹啦！」

笑星兒不知如何回答，便尷尬的一笑。

華芷不再說話，舉步向花林走去。

花林很大，花林中又有小花林連環套接。

華芷前面走，笑星兒在後面跟。

華芷笑道：「男子漢大丈夫，跟在小女子後面走，這是否太沒志氣？太失節了？你是君子，君子失節可不得了呵！」

笑星兒訕訕的一笑道：「那我走在前面便是了。」

華芷道：「對呀！這才是大君子所爲嘛！」

於是，笑星兒在前面走，華芷在後面跟，一直向花林深處走。

上關的花艷麗如畫，大的如斗，小的如錢，五彩斑爛，婆娑搖曳，競相爭艷。

笑星兒在花林中東走西逛，勝似閑庭信步，一面讚不絕口。

華芷的眼神卻越來越奇怪了。

笑星兒漸漸也感到驚奇了，花林的花很美，花樹也種得極有章法，看去似曾相識。

不過與峽谷中的那片花林相較，峽谷中的花林便神妙多了。

他忽然想起花林旁邊那間茅屋，心道莫非這百花仙子便是茅屋的主人麼？

笑星兒依然在花林中來去自如，輕鬆之極，就如走路一般。

華芷輕輕咬牙，道：「你說你叫笑星兒？」

笑星兒道：「是呵！我就是笑星兒。」

華芷道：「笑星兒，這兒的花好看麼？」

笑星兒道：「好看！好看極了！」

華芷道：「你想不想看更好的？」

笑星兒道：「想！想極了！」

華芷笑道：「那好，你跟我來吧！」

她領着笑星兒，走進另一片花林。

笑星兒剛走進去，便覺脚下跌跌碰碰的，不是絆了這棵花梗，便是踩了那條花枝。

笑星兒心中一驚，連忙把眼一閉，他腦中自然浮出了峽谷那花林幽徑。

他乾脆閉起眼睛，只想着那條幽徑，他的步法自然便依了走那條幽徑，他一步踏出，體內眞氣充盈，腦袋亦一片空虛，因此便也在花林中行走自如了。

笑星兒不會裝假，他睜開眼睛，大讚這花林的花眞美。

華芷突然停住，指着前面十丈遠的一棵花樹，道：「笑星兒！你看前面！」

笑星兒睜大眼睛，朝華芷的手指看去，只見那是一株很大很美的山茶花。

華芷道：「你看見了麼？」

笑星兒點點頭，道：「看見了。」

華芷道：「笑星兒，我對你怎樣？」

笑星兒道：「很好呵！好極了！」

華芷道：「好不好那是以後的事！我求你做一件事，可以麼？」

笑星兒決然挺胸道：「百花姐姐吩咐的，笑星兒我那個赴湯蹈火，這個在所不辭！」

華芷道：「甚麼這個那個的，煩死了！我只求你替我摘了那朶山茶花，可以麼？」

笑星兒道：「可以！」

他想也沒想華芷的用意，他抬脚便向那花樹走去，他走得很慢，左三步、右三步，但終於還是走到了。

華芷見笑星兒竟能走到那花樹下，她不由臉色微變，驚奇的輕咦一聲，她實在弄不清楚笑星兒到底是何方神聖。

因爲那棵花樹的距離雖然只有十幾丈，但就連華芷自己，亦決不

能像笑星兒那樣走得輕鬆愜意！

笑星兒抬頭看那朵花，只見這朵大山茶花艷麗至極，他實在不忍心下手摘了，便扭頭道：「我不能下手啦！」

華芷奇道：「爲甚麼你能走近，便不能下手了？」

笑星兒歎了口氣，道：「人怕傷心，花怕離枝；我是孤兒，知道傷心的苦處，又如何忍心令花兒離枝？所以，所以這花我不能摘了！」

華芷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不摘便不摘了，有甚麼可以不可以的！好，你過來吧！」

笑星兒東閃西晃，左拐右轉，回到華芷身邊。

華芷只覺眼花撩亂，她想了想，便道：「我累了，回去吧！」

她說走就走，並沒片刻的停留，笑星兒只好跟着她走了出來。

走出花林，華芷忽然道：「你不是說，你被仇家追殺麼？」

笑星兒道：「是呵！」

華芷道：「你說你是孤兒，你的家人是否被那仇家殺了？」

笑星兒道：「這也不錯！」

華芷冷笑道：「既然如此，你便是不忠不孝不義之人！還成甚麼君子了！」

笑星兒被她罵得直眨眼，急道：「我爲甚麼不是君子？」

華芷道：「你有仇不報，是爲不忠；父母被殺，無動於衷，是爲不孝；背着父母血海深仇，還在看甚麼風花雪月，是爲不義；不忠、不孝、不義之人，怎能稱爲君子？」

笑星兒被罵得臉漲紅道：「我也想報仇的！不過我的功夫太差，打不過大仇家，所以只好先活命再作報仇打算！」

華芷微微一笑道：「你若懂功夫，姐姐便與你比試比試！你若打贏我，你便可以去報仇了！」

華芷說着，也不打話，身形微動，舉手一指，點向笑星兒。

笑星兒被華芷罵出火來了，又覺她一股勁力，柔若細絲，卻鋒銳無比，向自己襲來，心中一急，不由便依那走花林幽徑的步法，斜退右晃一步，恰恰便把華芷的指力避開了。

他還不自知，舉起右掌，按爺爺曾教過他的一點粗淺功夫，揮掌向華芷的指力迫去。

華芷但覺一股强大的氣勁直向她撞來，她意料不及，只好閃身避過。

只聽喀察一聲，她剛才靠近的一株碗口粗的花樹，竟被笑星兒的掌力攔腰打折了！

百花仙子華芷呆住了。

笑星兒卻喜得發狂，拔地而起，跳到近丈之高。

華芷眼見笑星兒輕易便化解了自己的招式，本就驚疑，接而又見他一掌把花樹擊折，掌力驚人，又見他一蹦近丈，輕功厲害，不知他有甚絕招，不敢大意，便默運眞氣，雙手合什，亦擺出了一個古怪的架式。

笑星兒卻沒發覺華芷的動靜，他只知按自己的思路去想，他落到地上，欣喜若狂，向華芷拍掌大笑大叫道：「百花姐姐，我打得贏風畢揚了！我打得贏風畢揚了！」

華芷也不知他有甚花樣，望着他，猶如盯着一位瘋子，無奈應道：「誰是風畢揚？」

笑星兒大笑道：「我的大仇家唄！就是那天追殺我的人！百花姐姐不是令人把他擒入花林中去了麼？日後我碰上他，便不用再逃跑了……逃跑是很辛苦的！」

笑星兒說罷，仰天大笑，笑得如痴如醉，笑得猶如瘋了。

華芷越來越驚奇了。

笑星兒到底是何方狂野小子？

＊　＊　＊

月暗星稀。

笑星兒當晚睡不着了，他發覺自己武功大進，他相信自己可以打敗風畢揚了。

他要去找風畢揚報仇，他要向華芷證明，自己並非不忠、不孝、不義的小人。

笑星兒偷偷溜出客房，他要立刻找風畢揚，他知道他必定藏在附近。

華芷也難以入睡，她在考究着笑星兒。

笑星兒是一位俊秀的少年，但又神秘莫測，不知是痴還是瘋了。

一個人在少女心中的印象越神秘，就越能引起她的注意。

她發覺自己終日在想着笑星兒，她不由臉紅耳熱。

她披上長衣，踱出屋門，朝望花樓踱去。

她一抬頭，不由怔住，她的眼睛，竟與望花樓上笑星兒的眼光相接！

笑星兒也怔住了！

他怕被人誤會他是偷窺百花姐姐的秘密，甚至是她女兒家的秘密，那自己豈非成了萬惡的淫賊了？

他想下來向她解釋，但轉念又驚道：這百花姐的武功厲害之極，她若不聽自己的解釋，那自己就完之大吉了！

笑星兒心中一驚，便決定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他從樓上一躍而起，拔腿便逃。

笑星兒逃跑起來，如今只怕已很少有人能追得上他了。

百花仙子華芷大概也不能，因

爲她呆呆的盯着笑星兒逃跑的步法，竟怔怔的動也沒動，更不必說去追了。

＊　＊　＊

太和城是大理最熱鬧的地方。

雙鶴樓是太和城最多人聚會的場所。

這日，笑星兒曾經碰見過的那賣唱歌女，又在雙鶴樓出現了。

歌女櫻唇微啓，素手撥弦，琵琶連珠綴玉，動聽之極，再配上她的花容月貌，當眞曲未醉人人先醉。

酒客之中，有人先就醉了。

他叫白二爺，是太和城中一位響噹噹的人物，他的武功了得，是太和城鏢師中的首領。

白二爺已喝得醉眼惺忪，一雙色迷迷的眼睛盯住歌女，口水也流下來了。

他的手下見狀，立刻便揣測到白二爺志在人而不在曲的心意。

手下站起來，把酒杯向地上一摔，喝道：「喂！小賤人唱甚麼了？大爺的耳朵不願聽！」

歌女不唱了，低垂了頭道：「大爺不愛聽，小女子不唱便是了。」

歌女說罷，收了琵琶，站起來，便想離開了。

手下道：「想走？沒這般容易！」

歌女道：「小女子唱得不好聽，打擾了大爺的雅興，請原諒則箇，小女子這便走了，大爺爲甚麼不准？」

白二爺手下道：「你打擾了我們的雅興，便即是欠了我們的債，不賠償可以麼？」

歌女把剛才賣唱所得的銀兩全部拿出來，向白二爺手下遞過去，道：「小女子既然欠了大爺的債，便用這些錢銀還了大爺吧。」

白二爺手下笑道：「我沒說要你用錢還債！你要賠便賠其他吧！」

歌女道：「那要我賠甚麼？」

白二爺手下道：「賠你替我家白二爺洗淨耳朵，這便完了！」

白二爺不由哈哈大笑，很欣賞手下的纏人伎倆。

歌女望了白二爺一眼，爲難道：「小女子賣藝不賣身，這等事是決計不做的。」

白二爺接口道：「你不洗耳朵也可以，只消用另外一個辦法，以曲聲替大爺洗耳朵便可以了。」

歌女道：「未知大爺聽甚麼曲子洗耳？」

白二爺大笑道：「你一位小娘子，嬌滴滴的，自然是唱『婦人十八摸』，最令人歡喜的啦！」

歌女臉色一變，因爲那「婦人十八摸」是大理最淫邪的一首曲子，她一個女兒家，是決唱不出口的！

白二爺卻不放過歌女，硬要她唱。

歌女羞得面紅耳熱，苦苦哀求，被白二爺的手下步步向後逼退。

雙鶴樓中，高朋滿座，竟然沒有任何人敢作聲。

歌女已退到白二爺的身前了，白二爺伸手就向她身上捏了一把。

歌女羞得流下淚來，向衆人哀告道：「光天化日，難道就沒了王法麼？」

白二爺大笑道：「太和城中，白二爺便是王法！小娘子，被我白二爺看上妳，算是妳的福氣！妳只要跟我回去，妳便不必辛苦賣唱了！」

白二爺說時，右手一伸，便欲把歌女抱在懷裏。

「住手！」

就在此時，忽然響起一聲稚嫩的喝聲。

白二爺斜眼一瞥，只見閃出一位少年，白衣白袍，很是俊秀，但仍未脫稚氣。

這人是笑星兒，他見歌女受辱，想起自己做孤兒的苦處，他便忍不住大叫一聲道：「不准你等欺負人家弱女子！」

白二爺的手下不由大笑道：「黃毛小子！憑你也學人護花來了？」

笑星兒道：「不錯，美花原應人人愛惜！你等走吧，我也不難爲你等了！」

白二爺大笑道：「小子！你要大爺離開，莫非亦想打這小娘兒的主意？但你乳臭未乾，便把這娘兒送給你，你也不知如何處置吧？呵呵！可笑之極！」

笑星兒又羞又氣，怒道：「你等再胡說八道，我就要不客氣了！」

白二爺的手下大笑道：「好！就看你如何不客氣！」他說着，伸手便去抓笑星兒的手臂。

笑星兒大急，右掌不由迎上去，砰的一聲，那手下竟被他一掌震倒地上。

衆手下見笑星兒有點斤兩，便一擁而上，拳掌齊施，竟欲立置笑星兒於死地。

笑星兒在衆手下圍攻中遊走，卻滑如泥鰍，誰也休想沾得他的邊兒。他每一出掌，準有一人倒在地上。

白二爺火了，他把酒杯一摔，喝道：「飯桶！對付一個黃毛小子也不行！退下了，待大爺給點厲害你等瞧瞧！」

白二爺說着，一掌便向笑星兒拍去，掌風呼呼，掌法淩厲。

笑星兒的功夫，原本是抵擋不

住白二爺的淩厲掌法的。

但他抬腳蕩腿之間，不自禁的便走出那花林幽徑的步法，身上便有一股眞氣流動，眞力充沛，竟能勉强抵住白二爺的掌法。

衆手下見白二爺久攻笑星兒不下，便一擁而上，來個羣毆。

雙鶴樓內一片混亂。

內院的後門又無聲洞開，谷英揚手搖摺扇，走出門來，他身後跟着三人，鬼面婆婆、余林森、古谷梁。

余林森一見外面的情形，便冷笑道：「武林中人越來越不長進了，衆多大漢，竟在圍毆一位小娃兒！」

余林森說着，向最靠近笑星兒的一條大漢拍出一掌。

笑星兒在左支右架中，忽感一股勁風襲來，冰寒刺骨，陰狠之極，不由心中一驚，雙腿不由一滑，避開那股陰冷勁風的正面。

就在此時，那條大漢已被余林森的掌力拍中，倒飛而出，在笑星兒身邊擦過，撞向後面一條大漢，砰隆一聲，撞人與被撞的大漢，竟一齊倒地斃命！

笑星兒心中一涼，心道假如被撞的人是我，此時早就死上十次了！

余林森正待收掌，忽感一股勁風襲來，原來是一隻酒杯。

余林森翻腕接住酒杯，但那酒杯疾撞之力，竟令余林森的腕脈一麻，酒杯竟然把捏不住而落地。

余林森吃了一驚，喝道：「何方高人，功夫雖然了得，手段卻陰險之極，有話出來明白講，藏頭露尾的，成何樣子？」

角落中隨聲站起一位老者，一臉黑髯，走出一步，笑道：「彼此，彼此，有人借人打人，明幫暗殺，這等伎倆只怕也並不光明正大！」

余林森不多言，冷眼一瞧，便上前一步，道：「閣下想必欲湊熱鬧了？好，在下就成全你吧！」

黑髯老者大笑道：「好！好！這才叫光明正大的挑戰殺人嘛！」

余林森道一聲：「失禮了！」話音未落，他身影微動，早已雙掌齊出。

黑髯老者雙手合什，旋即十指直豎，掌心朝外一翻，把余林森接住了。

二人四掌相接，登時鬥作一團。

谷英揚手搖摺扇，冷眼旁觀。

白二爺的手下見兩人瞬間斃命，嚇得心驚膽戰，擔心發掌的那人再來一掌。接着卻見一位黑髯老者與他鬥起來，這才放心一點，又向笑星兒圍了過來。

白二爺見久鬥不下，他忽然喝道：「先把那小妞抓了！」

他的兩名手下聞聲立刻向那歌女撲去。

笑星兒被白二爺的掌力困住，不能脫身救那歌女，不由大急，對在場的衆人大叫道：「你等男子漢大丈夫，難道便見死不救麼？」

鬼面婆婆忽然笑道：「我並非男子漢大丈夫，我自然不必出手救人了！」

她話雖如此，眼珠卻緊盯着那楚楚可憐的歌女。

此時，在另一角，一位持劍的道士忽然大笑道：「老兄，太和城果然有熱鬧瞧了！」

他說着，手中長劍突然出鞘，閃電般的刺向鬼面婆婆。

鬼面婆婆似與他早就有交道，也不打話，更不驚惶，展開雙掌，與道士鬥將起來。

就在此時，門外走進二人，正是唱戲的花老爺手下兩名大將日豹、夜鷹。

日豹道：「兄弟，此處好熱鬧呵！」

夜鷹道：「很熱鬧！」

日豹笑道：「既然熱鬧，何不去湊湊熱鬧去？」

谷老闆一見二人，卻手搖摺扇，高聲道：「二位別來無恙？今日是甚麼風把兩位吹來了？呵呵！」

日豹道：「自然下關的風啦！下關的風天下聞名，你會不知道？」

谷老闆道：「兩位來此有何貴幹？」

夜鷹道：「見此處熱鬧，便來了！來了自然找人打架啦！」

谷老闆笑道：「難得兩位有此雅興，難得！難得！」

夜鷹眼尖，忽然對日豹道：「兄長你看，那娃兒原來也被人纏上了！」

日豹也看見笑星兒了。

笑星兒正苦苦撐持間，見是夜鷹、日豹兩人，大喜道：「二位大哥，我在這裏！」

夜鷹道：「你不說我等也知道你在這裏！你這小子一去不回，我家主公天天想你，你卻躲在此地與人打架玩樂！」

笑星兒道：「我並非玩樂，而是爲救那弱質歌女！二位大哥，快去救她啊！」

日豹道：「我等與她非親非故，爲甚麼要救她？」

笑星兒道：「她弱質女子，被人欺負，武林中人，行俠仗義爲懷，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嘛，爲甚不該救她？」

日豹大笑道：「救人也要量力而救，如你這般胡亂出手，只怕救人未成，自己反成了求救之人了！」

夜鷹道：「我去找人打架了！」

笑星兒忙道：「夜鷹大哥！你要打架，只管向這些惡人出手吧！」

夜鷹道：「這些人連你娃兒也殺不了，跟他們打有甚意思？兄長，那谷老闆身邊的人，大概挨得起幾掌，便找他去也！」

兩人說着，竟不打話，一聲長嘯，便雙雙向谷英揚身邊的古谷梁撲去。

古谷梁見二人撲近，豈敢大意，當即展開青城掌法，迎了上去，三人一時鬥得難解難分，一時之間，分不出勝負來了。

谷英揚手搖摺扇，神色自若，就如這一切均與他無關似的。

但有一點他卻在思忖，笑星兒這小伙計，爲甚麼在店中逃出去後，忽然間武功精進如此了得？竟又與太和城鏢師首領白二爺打成平手了？

雙鶴樓上一片熱鬧，桌亂椅翻。

飲酒茶客有些知機的，早就溜之大吉了；但有些好熱鬧的，走慢了點，此時便再也走不了啦。

高手拚鬥，掌力所至，酒客東倒西歪，有的恰好被撞到門口，便趁機逃出門去，逃不出的，唯有躺在地上，直念喃嘸阿彌陀佛。

笑星兒心中急得要命。

日豹、夜鷹只顧找人打架作樂，不理歌女的生死，他自己又被白二爺死死困住。

此時那歌女已被白二爺手下抓住，强拖硬拽，向門口拉扯而去。歌女苦苦哀求，淚流滿面，猶如一朵被折的鮮花。

笑星兒見了，心中不由大痛，他救人心切，那花林幽徑的步法忽然加快，眞力已成倍充盈，他身子向左一滑，人卻從右面斜掠而出，一下子閃到門口，順便拍出兩掌，那拉扯歌女的二手下登時被擊得倒飛而出。

誰也沒留意笑星兒的動靜。

但谷英揚是唯一的例外，他見笑星兒剛才走的那步法，目中精光一閃，似乎勾出甚麼神秘記憶來了。

笑星兒對歌女道：「你快逃吧！我替你擋住一陣子！」

歌女道：「你爲甚要救我？」

笑星兒道：「我是孤兒，最怕見到孤兒被人欺負！你單身一人，想必也是孤苦無靠，我不救你，於心何忍？」

歌女深深一揖道：「我叫曲雲，多謝你救命之恩！」

笑星兒見歌女曲雲尚一派從容，不由大急道：「你快逃吧！我只怕擋不了多久了！」

歌女曲雲望了笑星兒一眼，轉身逃了出去。

笑星兒正想逃，谷英揚摺扇一抖，已向笑星兒點來。

笑星兒大驚，一個轉身，右腳斜出，後面一張酒桌已被那摺扇打斷！

日豹一見，大叫道：「谷老闆！你爲何向這娃兒下毒手！」

夜鷹亦大叫道：「這娃兒是花老爺的知音人，你把他殺了，花老爺如何肯輕饒你？」

谷英揚卻似乎不把「花老爺」的大面瞧在眼內，他摺扇翻飛，絕招連發，招招直取笑星兒的要害。

日豹、夜鷹心中焦急，但他二人已被古谷梁的青城掌法困住，自救尚且無暇，哪能分身救笑星兒？

笑星兒已兇險萬分。

谷英揚手中的摺扇，在笑星兒眼前上下左右飛舞，摺扇上現出一輪明月，笑星兒只覺眼前有萬千圓輪向他襲來。

笑星兒大急之下，眼睛不由自主便閉上了，他眼前立刻不見了月輪，卻現出了那花林中的幽徑，他一步蕩出，體內立刻眞氣上湧，驚惶盡消。

笑星兒晃晃搖搖的直向門口走去。

谷英揚頓時手忙腳亂，明明笑星兒搖搖擺擺的迎面走來，谷英揚使出平生絕學，掌扇齊出，但全部擊空了。

笑星兒一個轉身，便已從谷英揚掌扇之間鑽了過去，滑如泥鰍般出了門口，眨眼便消失在街上的人流中了。

谷英揚目瞪口呆的盯住笑星兒的背影，他甚至連追他的念頭也失去了。

笑星兒以爲谷英揚會追出來，所以他拚命往人多的地方鑽。

他低頭在人羣中鑽了一會，忽然撞在一團軟軟的東西上。

他抬頭一看，立刻面紅耳熱。

原來這人竟是一位絕色少女，而且是他又怕又喜的百花仙子——華芷姑娘！

他與百花姐姐似乎有點緣份。

但笑星兒還是轉身就逃，因爲他怕百花姐姐再查問他的功夫來路。

華芷自然不會放過他。

笑星兒鑽進一家客店，很快便不見了。

樓下卻很快傳來百花姐姐的聲音：「請問掌櫃，可有一位少年進來了？」

掌櫃根本沒發覺有人跑進來，咕咕嚕嚕的不知他回答甚麼。

百花姐姐的聲音道：「好！他偷了我的東西，我去把他捉了！」

說着便聽到有人上樓的聲音。

笑星兒大急，他走投無路，一

手推開面前的房門，房門雖然上了門，但笑星兒情急之下，一手便推開了。

笑星兒反手關上房門，他轉過身來，卻立刻怔住了！

＊　＊　＊

客房原來有人，這人竟是剛逃回來的歌女——曲雲！

曲雲正在換衣服！

門砰然被撞開，曲雲吃了一驚，抬頭看時，原來是救過她的笑星兒。

曲雲掩住解開了的胸衣，卻沒驚叫。

笑星兒臉紅得快爆裂了，他手足無措的呆站住。

不遠處已傳來腳步聲。

曲雲眼珠一轉，立刻便明白了，她微笑道：「有甚麼事？」

笑星兒忙道：「有一位我不想見的人追來了！」

曲雲一手把笑星兒拉到床前，往床上一指，又推了笑星兒一把。

笑星兒心道做不成君子了！他連忙倒在床上。

曲雲拉開錦被，把他嚴實的蓋住。

曲雲坐回床邊，低着頭，繼續慢慢的脫衣服，少女的衣服似乎是特別難脫的。

房門被輕輕推開了，一位少女走了進來。

曲雲看也沒看，只輕聲道：「誰呀？」

少女便是百花仙子——華芷、華芷道：「對不起，打擾了！」

曲雲抬起頭來看見華芷，心中不由大吃一驚。

曲雲知道華芷是誰，但華芷卻不知道曲雲的來路。

曲雲看着華芷，華芷看着曲雲。

兩人兩雙俏目，相互對視，兩人都從對方的眼內，極欲發現對方的秘密來。

華芷道：「姑娘見到有一位少年進來麼？」

曲雲一聽，眼中露出哀怨，嬌聲楚楚的怨道：「小姐這話就不對了！我為生活所逼，賣唱為生，卻賣藝不賣身，小姐這麼問，便是說我把男人藏住了，這等不顧廉恥的事，我便死也不做的！」說着竟泣不成聲。

華芷見是一位賣唱維生的少女，心中先就頓感同情，又見她泣不成聲，登時改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

華芷不敢再逗留了，她紅着臉向曲雲連聲道歉，就想退出去。

曲雲得勢不饒人，又道：「小姐隨口說了那話，傳將出去，我還能做人麼？只請小姐務必仔細搜查一遍，看到底我有沒有把你的少年即收藏了！」

華芷一聽，俏臉更紅，心道：是呵，自己追那少年，人家必定以為自己與他有甚麼不可告人的事了！

她急得連聲道：「沒有！沒有！哪有甚麼少年郎？是我胡說八道了，請姑娘原諒！我立刻就走，望姑娘千萬別當回事！」

華芷說着，逃亡似的連忙轉身就溜出了客房去了。

曲雲見華芷出去，猶掛淚花的臉登時笑逐顏開，她輕手輕腳的下床，走到門邊聽了一會，確證華芷已走下樓去了，這才把門輕輕掩上。

她走回床前，伸手掀起錦被，笑道：「你救了我，我也救了你，彼此再無拖無欠了！但你睡髒了我的床，卻不能不賠的！」

笑星兒一聽，羞得無地自容，他連忙向曲雲打拱作揖道：「姐姐見諒！姐姐見諒，大恩大德，笑星兒日後自當圖報！」

笑星兒說罷，便連忙轉身便逃。

曲雲一閃身子，已站在門口，把他阻住，看着笑星兒道：「你還不能走！」

笑星兒大急道：「曲姐姐放我走，莫阻住我，孤男寡女獨處一室，已是不該，再呆下去，那是小人之所為了！」

曲雲笑道：「你自認君子，並非小人，剛才又為甚睡上小女子的床上去了？」

笑星兒慌道：「那是情急之際，無可奈何的事，望曲姐姐原諒則箇！」

曲雲微微一笑，道：「你要我原諒你也可以，但你先要告訴我，剛才追你的是甚麼人？」

笑星兒忙道：「是一位救過我的恩人！」

曲雲道：「既是救命恩人，你為甚要逃避她？」

笑星兒道：「她苦苦追問我的來歷，所以我便逃了！」

曲雲微微一笑道：「她叫華芷，外號百花仙子，是麼？」

笑星兒奇道：「曲姐姐怎會知道？」

曲雲又微笑道：「我當然知道，我還知道，太和城中目下羣豪雲集，密謀要去搶一件寶物，這件寶物，你知道在甚麼地方？是何人所藏麼？」

笑星兒道：「是誰？」

曲雲格格一笑，道：「就是你那百花仙子姐姐華芷姑娘！羣豪很快就會向她下手了！」

笑星兒一聽，心中一驚，忙道：「這消息曲姐姐怎麼知道的？」

曲雲微笑道：「我終日在雙鶴



玉燕子召集鬼面婆婆等人商量如何對付花老爺子。

樓賣唱，對那些人的動靜秘密，自然知道一點！」她一頓，忽然盯着笑星兒，道：「你知道這消息，你打算如何？」

笑星兒訕訕一笑，想了想便道：「她到底救過我，所以我想去通報一聲，教她早有防備，以免遭了奸人的暗算。」

曲雲冷笑道：「你不怕她再查問你的來路了麼？」

笑星兒道：「怕是怕的，但救人如救火，也管不得這許多了！待向她報訊後，我再想辦法逃走便了！」

曲雲一聽，不知怎的，臉色一紅，嗔道：「你待她很好呵！早知如此，我也不必救你，讓她把你捉去便了，反正你是求之不得的！」

笑星兒尷尬的一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此時她有難，我不能不顧呵！」

曲雲冷笑道：「看不出你竟是個知恩圖報的多情郎！好，你快去圖報吧！」

笑星兒站起來，欲走，又心有所觸，對曲雲道：「曲姐姐快離開太和城吧，不然碰上白二爺那等惡人，便沒人救你了！」

曲雲咬牙道：「碰上便碰上了，死便死了，反正我又沒你的百花姐姐美，值得你巴巴的去救！」

笑星兒一聽，忙道：「曲姐姐不要自悲，其實你和百花姐姐一般美若仙子！別人不救，我笑星兒就算明知不敵，也會救你的！」

曲雲臉上綻出春花般的笑容，道：「為甚麼？」

笑星兒大聲道：「不為甚麼，因為我是孤兒，所以我發誓，我學好功夫，一定要去救天下所有無依無靠的孤兒！」

曲雲俏目盯着笑星兒，好一會臉上又紅了，掩飾的忙道：「那你先去救你的百花姐姐吧！」

笑星兒一聽，當即向她一揖，道：「多謝曲姐姐指點，笑星兒日後定當報答！只是目下百花姐姐有難，笑星兒不得不先去救她！笑星兒告辭了！」

笑星兒出去了。

曲雲怔怔的呆立不動，她的神色複雜，眼波流露的不知是恨？是怨？是喜？是奇？

笑星兒下了樓，出了太和城，他運足真氣，向上關方向疾奔。

笑星兒那「花林幽徑步法」展開，便腳不點地，身輕如燕。

天上飛過一道流星。

笑星兒身形之快，也恍如一顆划過天際的流星。

笑星兒腳不點地，兩耳生風，踩着「花林幽徑步法」，流星般掠向前去。

漸而只覺四周花影多起來，他

知道，自己已踏入上關地域。

下關是風的世界，上關是花的世界。

若在白天，陽光自天上照下，雪光映自蒼山，光分七色，百花因而五彩斑爛。

山茶花火紅、芍藥雪白、秋菊金黃、水仙粉白、花團錦簇，爭妍鬥艷。

綠葉紅花鬥雪開，黃蜂粉蝶未曾來；海浴珠樹無顏色，羞把瓊枝照玉台。

上關花林，在夜裏失卻艷麗，卻添了幽香雅秘。

笑星兒在花影中疾奔，他，心中只想着快去救百花姐姐，以報答她救命之恩。

他不知道人世間世情的險詐。

他跑着，跑着，忽然一聲輕響，雙腳已被繩索絆住，接着一陣軋軋機關聲響，他已被倒吊起來，高高掛在一棵花樹上，腳朝天頭向下，情景狼狽之極。

笑星兒手舞足蹈，拚命掙扎，但卻萬難脫身。

他正掙扎間，卻見二位美麗少女走來，一個略胖，似一朵荷花；一位略瘦，似一朵梅花，荷、梅二女，各執利劍，卻並非柔美的花朵兒。

荷女玉手一晃，劍尖閃動，已抵住笑星兒的胸口，斥道：「何方小子，敢擅闖百花林？」

笑星兒已被吊得十分難受，忙道：「兩位可是百花姐姐手下的人？」

荷女嬌叱道：「大膽！」

笑星兒忙道：「我的膽子不大，黑夜裏孤身一人，怕極了。」

荷女道：「你闖入百花林幹麼？」

笑星兒道：「找百花姐姐呵！」

荷女又叱道：「大膽！」

笑星兒哭笑不得，忙道：「我已承認我很害怕了，怎的老說我大膽？」

荷女又好笑又好氣，喝道：「你是甚麼人，敢稱我家小姐為百花姐姐！」

笑星兒道：「我的確是這麼叫她的呵！她也從來沒有罵我！」

荷女怒道：「你還在你你我我的，油腔滑舌，定非好人，先教訓一下再說！」

荷女說着，隨手折了根花枝，照準笑星兒的嘴巴便抽。

笑星兒被倒吊着，連躲避也不可能，一張嘴巴被抽得火燒般疼痛，他不由一陣大叫。

荷女邊打邊道：「你還敢不敢油腔滑舌？」

笑星兒連忙道：「不敢！不敢……殺了我也不敢了！」

梅女笑道：「諒你也不敢。」

荷女道：「如若再叫，又將如何？」

笑星兒眼睜睜的盯着荷女手中的花枝，忙道：「我若再叫，便把我再吊高二丈，痛打不饒便了！」

笑星兒有點書呆子脾氣，他以為拚命示弱，便可令人家可憐。

但他碰上的偏偏是吃硬不吃軟的少女，少女多半喜歡陽剛的男子，卻多半討厭那些油腔滑調的鬼書生。

笑星兒這馬屁便拍到黃蜂尾上了。

荷女一聽，即怒眉一豎，恨道：「聽你油嘴滑舌的，沒半點兒男子氣概，便打殺算了！」

荷女說着，狠狠的又抽了二下。

笑星兒慌了，他不由胡亂的大叫道：「喂！百花林的主人，快來救我！你家的侍女要殺人了……」

荷女大怒，正要再狠命抽下，笑星兒的大叫聲，卻把一位少女引了出來，她便是百花仙子華芷。

荷女一見，便把花枝一收，退到一邊，道：「這野小子可惡，滿口污言，小婢狠狠的教訓了他一頓！」

華芷點點頭，目注笑星兒，冷冷的道：「原來是大君子！你不請而來，而且是三更半夜，這並非君子所為呵！」

笑星兒大急道：「百花仙子，我是來通風報訊的！今晚有惡人對你不利……」

百花仙子華芷微吃一驚，隨即不以為意的一笑道：「我乃弱質女子，又沒去惹事生非，有甚麼惡人會對我不利？這豈非是胡說八道，以求脫身之計麼？」

荷女一聽，作勢欲抽下去。

笑星兒嚇得大叫道：「不是胡說八道，實有其事！百花仙子請聽我解釋，只因你有一件寶物，那等惡人要來搶奪……」

百花仙子華芷心中猛吃一驚，失聲道：「我那寶物……」但她隨即淡然一笑，道：「我有甚麼寶物？你又如何知道惡人會來搶奪？你快說清楚！」

笑星兒苦笑道：「好心不得好報！似這般被人倒吊，嘴巴被打腫了，如何還說得清楚？」

百花仙子華芷微微一笑，向荷女微一點頭，道：「放他下來。」

荷女、梅女放開機關，解下笑星兒。

笑星兒摸了摸嘴巴，只覺已被打腫了，不由喃喃道：「嘴巴呵嘴巴，卻是你多口之故，遭此無妄之災！活該……活該！」

百花仙子華芷道：「你又亂說甚麼？」

笑星兒被打怕了，忙道：「沒

甚麼，沒甚麼，我只歎自己倒霉，多口之故，受罪也是活該極了！」

華芷笑道：「但你既然說了，便非得說下去，說清楚不可了！」

笑星兒道：「就在這兒說麼？這可是你要我說的，說錯了，別打人才好。」

華芷微微一笑，道：「你隨我來！你老實道出，百花姐姐不會難為你便是。」

笑星兒這才得意的瞪了荷女一眼，道：「如何？我說她是百花姐姐，你等偏不信，這可是她親口承認的呵！」

荷女、梅女噗嗤一笑，因為她兩人也瞧得出，她們的小姐華芷對這傻小子，似乎有點另眼相看，甚至有點神秘的意思！

＊　＊　＊

百花仙子不動聲色，帶笑星兒走進屋裏，這才問道：「這事是誰告訴你的？」

笑星兒不想把歌女曲雲扯進漩渦，便隱瞞了一半道：「這是我在雙鶴樓時，聽那些飲酒的客人說的。」

華芷立刻道：「你聽到他們說是甚麼寶物？快說。」

笑星兒道：「不知道。」這次他倒沒隱瞞，因為他其實也真的不知道。

華芷盯着笑星兒，她也不能確定，是否該相信他的話。

他傻氣得可愛，但似乎又神秘得令人吃驚，到底他是那一路的神聖？

他能在陡壁上行走自如，能在神秘莫測的花林閑庭信步。

他說的似真似假，似實似虛。

她心裏一陣發毛。

因為她曾趁他熟睡之際，點過他的中府大穴，但他毫無反應，顯然並非偷學了本門功夫。不過他走的步法，卻比本門的功夫更為精妙，其中又有異曲同工之處！

華芷心道：你或許會移穴換位大法，中府穴可以移，但人中穴卻是移不得的！

華芷無聲無息，玉指輕彈，一縷指風直刺笑星兒的人中穴。

笑星兒根本料不到華芷會對他突然出手，竟毫無閃避，眼前一黑，便昏了過去。

華芷一怔，她意料不到自己輕易便可以把他點倒。

就在此時，窗外一聲微響。

華芷一把抽出牆上掛的寶劍，便欲電射而出，察看動靜。

此時卻有人閃身而進。

華芷一見，便立刻還劍入鞘，笑道：「花前輩深夜光臨，有何指教？」

這人是江風寺唱戲的花老爺。

花老爺呵呵一笑道：「小娃兒是我的知音人，怎會跑到乖侄女這兒？你又不會唱戲給他聽！」

華芷道：「他剛到，胡說八道甚麼有惡人欲對我不利，他可惡之極，我忍不住給點厲害試他一試。」

花老爺道：「你不試我也知道，這娃兒功夫平庸之極，只學過一些粗淺的入門招式，他如何是乖侄女的手腳？你別難為他了！」

華芷道：「但他的功夫有時又令人神秘莫測！」

花老爺道：「我也聽說有人欲對百花林不利，這娃兒趕來通風報訊，似乎是一番好意，乖侄女信不信？」

華芷微微一笑道：「其實信與不信，並無大礙，諒那等人也不敢來闖百花林！」

花老爺呵呵一笑，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可莫自視過高了！」

華芷微哼一聲，雖沒作聲，但顯然很不以為意。

花老爺微笑道：「好，不說這些了！這娃兒是我的知音，知音難得，求乖侄女把他交還老夫可以麼？」

華芷道：「我原以為他是甚麼厲害角色，但看來也是平庸之輩，你要帶走他，便替他解開穴道便了！」

花老爺呵呵一笑，道：「乖侄女這是考究花叔叔的手藝了？」

華芷格格一笑道：「侄女豈敢考究花叔叔？只是請求花叔叔代勞便了。」

華芷心道：百花林指力，等閑之輩也能解開，那還叫百花林絕學麼？

花老爺微微一笑，忽然輕聲喝道：「鏗鏘！鏗鏘！鏗鏘鏘……想我紹蟬奉了主公之命，這個迷說呂布……」

花老爺喝聲未落，笑星兒已一骨碌的爬了起來，他揉揉眼睛，便驚喜的叫道：「剛才我忽然睡着，原來花老前輩駕臨此地！好極了，又可以聽花老爺你唱戲了！」

華芷暗驚，心中道：花叔叔以氣勁便解開傻小子的穴道了！

花老爺呵呵大笑道：「是我！是我！你是我的知音人，千金易求，知音難得，我豈可拋下你不理？」

華芷微哼一聲，盯着笑星兒道：「你小小年紀，又是君子，又是知音的，當真是左右逢源，得意萬分呵！」

笑星兒忙道：「百花姐姐誤會了，我與花前輩其實早有交情了！」

華芷咬牙道：「我怎敢怪你！」

笑星兒見華芷不高興，急得要

命，忙道：「百花姐姐原諒一二，剛才我太累，一下睡着了，失禮之處，望百花姐姐包涵一二！」

笑星兒說的是眞心話，因爲他根本不知道華芷會突然向他出手偷襲。

華芷卻氣他不是，恨他又不是。

花老爺道：「我與你的百花姐姐有話說，你小娃兒只能聽我唱戲，別的你是聽不得的！」

華芷道：「這傻蛋留在此地，請花叔叔上望花樓說話。」

花老爺對笑星兒道：「你在此不要亂跑！我辦完正事回來，便要你聽完一曲紹蟬巧佈連環計了！」

笑星兒笑着答應了。

花老爺與華芷出了門，向望花樓走去。

花老爺默運內力，傳音入密道：「你那屋外，一直有人偷聽！」

華芷一聽，腳步一頓，便欲發作。

花老爺忙道：「不要轉身，向前走！」

華芷亦以傳音入密功夫道：「爲甚麼不先去教訓他？」

花老爺道：「此人功夫了得，不在你我之下，不宜力鬥！不過他既然已到百花林，那便是自找苦吃了！」

華芷微微點頭，會心一笑。但表面上兩人卻默然不語，只向望花樓逕直走去。

果然有一條黑影，緊隨其後。

兩人登上望花樓，夜色中的花林盡收入眼底。

花老爺道：「好一片花林！」

華芷道：「花林雖好，心煩氣躁，得來何用！」

花老爺道：「那娃兒前來報訊，說有人欲對你不利，有沒有說原因？」

華芷道：「有！他也知是爲了那件寶物！」

花老爺歎了口氣道：「世上有寶物存在，便必定惹來災禍。」

華芷道：「花叔叔也有寶物，莫非你那裏有事發生了麼？」

花老爺道：「我那兒早就熱鬧得很了！」

華芷道：「如此，只怕要輪到侄女這裏熱鬧了。」

花老爺道：「所以那娃兒說的話，雖然不可盡信，但也不可不信。人麼，倒也是個痴憨的好小子。」

華芷微笑道：「信又如何？不信又如何？」

花老爺道：「不信，那就安寢無憂，只當甚麼事也沒發生好了！若信麼，那就趁夜深人靜，先把寶物收藏到另一處地方，讓那等人再也找不到便了！」

這時，花老爺說話的聲音已放大了些，雖然不是人人可以聽到，但只要功力高的人，自然句句入耳。

華芷見花老爺忽然放大聲調，先是一怔，隨即醒悟微笑道：「花叔叔高見，便依你的妙計行事便了！」

華芷說着，領先走下望花樓，直向花林走去。

一條黑影亦緊隨於後。

黑影身手敏捷，在那花林中，竟能東躲西閃，不發出些許聲響。

華芷在前，花老爺隨後，兩人走過一片花林又一片花林。

那都是一些奇異的花林，花影搖曳，美不勝收，美得猶如迷宮似的。

華芷領着花老爺，曲曲折折，終於走到一片特別奇異的花林前面。

這片花林有一朵最大最美的茶花。

這花是笑星兒竟能接近，但又不忍心去摘它的最美麗的花。

花老爺道：「你那寶物究竟藏於何處？走了半夜，卻還未見踪影？」

華芷笑道：「花叔叔，你說心急吃得熱豆腐麼？」

花老爺笑道：「心急人吃熱豆腐，必定被豆腐燙死了！」

華芷格格一笑，道：「那沒有耐性的人，是否可以尋到寶物？」

花老爺亦大笑道：「那當然不能！要有大辛苦大耐性，才能收獲大寶物！乖侄女有理，花叔叔這回倒要聽你的了！」

兩人說着、笑着，旁若無人。

後面的黑影緊隨不捨，很有耐性。

兩人又走了一會。

花老爺忽然道：「若再不見，我不想跟你去了，你丫頭刁鑽古怪，花某莫要上了你的惡當也！」

華芷笑道：「你是乖侄女的叔叔，乖侄女豈會騙老叔叔！」

花老爺無奈歎了口氣，道：「那老叔叔無奈只好信乖侄女了！」

兩人再走了一段路。

華芷突然傳音入密道：「花前輩小心了，跟緊我的步法！」

花老爺點點頭，雙目如炬，把眞氣運聚到足尖上。

華芷一步踏進花林，立刻左旋右轉，東搖西晃。

花老爺緊跟華芷，哪敢大意，亦步亦趨，舉手投足，萬分謹慎。

華芷不時回頭，以手勢示意，花老爺的身法便立刻隨即改變。

兩人如行雲流水，無聲飄移。

直過了半個時辰，才從花林中走將出來。

華芷輕鬆自如，花老爺卻已經

汗流浹背。

華芷笑道：「花叔叔辛苦了！」

花老爺道：「厲害！厲害！但你那寶貝到底藏在甚麼地方？」

華芷笑道：「你竟敢不自量力，問我寶貝藏身之所麼？」

花老爺道：「你這丫頭，不是說要帶我進去藏寶貝之所麼？」

華芷格格一笑道：「寶貝已收藏好了！就在這花林裏面！今生今世，這寶貝也休想再見天日了！」

她笑聲未落，花林內已傳出一陣吱吱喳喳亂响，那黑影在花林東撞西碰，大概已暈頭轉向了。

花老爺笑道：「你那寶貝實在稀奇，竟會弄出聲响。」

華芷笑道：「寶貝乍現，自然會有些聲音發出的，不過再過幾日，那寶貝就乖乖的不聲不响了，到那時，再把寶貝弄出來，豈非更好麼？」

花老爺大笑道：「好！好！好！簡直是好之極了！」

華芷笑道：「這也得多謝老前輩指點。」

花老爺笑道：「那你用甚麼來謝我老人家了？」

華芷道：「任老叔叔開口便了！」

花老爺道：「當眞？」

華芷道：「當然！」

花老爺道：「好！那我就向你要那娃兒！」

華芷卻搖頭道：「別的都可以，但這個卻決不行！」

花老爺急道：「爲甚麼？」

華芷道：「不爲甚麼，他是人，不能當作東西送給你！」

花老爺道：「但只有這東西會聽我唱戲！」

華芷道：「那好，你便唱上一夜，讓他聽一夜便了！」

花老爺無奈大笑道：「你這丫頭，刁鑽古怪，不知又打甚麼鬼主意了！我老人家就今晚唱一夜吧！不過我要提醒你，這娃兒資質奇佳，他今日雖然功夫平庸，但日後必成絕世高手，你丫頭切莫欺負人家，否則，這樑子結下，就痲煩極了！」

華芷微笑道：「乖侄女自有主意。」

花老爺無奈一笑，隨即忽地唱道：「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飛！」

華芷笑道：「我並非你的知音人，你要唱，就回去唱給那傻小子聽吧！」

花老爺大笑道：「不錯，不錯，我這就馬上回去，大唱特唱，唱上一晚！否則過了今晚，我老人家便難覓知音人了！」

兩人一路穿花拂柳，閑庭信步的往回去遠了。

那黑影似乎已知上當，但卻仍不服氣，在花林中發瘋般的疾走。

天上沒有月亮，卻有星星，星光把花林照得微亮。

黑影東奔西突，卻無論如何也走不出花林。

花林就如迷宮，明明已認準一個方向，人在花林中行走，繞過這根花枝，避過那棵花樹，又走回原來出發的地方。

星斗西移，東方現出亮光，那人四周一看，眼前除了花，還是花，花不迷人人自迷，令人頭暈目眩。

那人越走越糊塗，越糊塗越想走，越走便越糊塗，如此無休無歇，除死不休！

天色大亮時，另一片花林又忽然竄出兩條黑影，向那黑影被圍的花林凝視一會，便搖搖頭，一聲不响，絕跡而去。

當眞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斜刺裏又竄出一條黑影，朝花林中看看，陰森的一笑，然後又一躍而去，片刻失去了踪跡。

大理四絕　風花雪月

大理東面的洱海。

洱海狀如人耳，彎彎長長的一片碧藍的湖水，美麗極了。

洱海邊有條海舌，條形狀，如舌伸進海裏，日夜吸吮碧藍的海水。

海心的舌尖上，有一個大莊園，名叫海月莊。

莊的名字美，莊中的環境更美。

海月莊院門林立，交錯相連，氣派豪華，卻又透出素樸古雅。

莊園四周繞滿花林，花林一面繞屋，一面臨海，海裏現出百花搖曳的倒影。

莊園中央，有一座高樓，樓高五層，上有匾額，上書「海月樓」三個大字。

海月樓上四周遍佈欄杆，欄杆的佈局有致，處處透出引人入勝的奧妙。

莊的主人叫玉燕子。

名字美，人也英俊，可惜只有玉燕子孤身一人，並無家室大小，未免冷清了點。

這天，海月莊卻熱鬧起來了。

海月樓上設了一席酒菜。

主人是海月莊莊主玉燕子，客人是鬼面婆婆、余林森、古谷梁。

身爲雙鶴樓老闆的谷英揚，此時卻只能手搖摺扇，侍立一旁。

玉莊主年已近五旬，但卻如二三十歲的年輕小子，而且英俊不凡，是以頗令青春少女萌動春心。

玉燕子深隱了無數秘密，但他不說，別人也決不敢去詢問。

鬼面婆婆坐在玉莊主對面，她

那鬼魅般的容貌，更顯得玉莊主英俊不凡。

余林森、古谷粱分坐兩旁，兩人恭謹有加，笑也極有分寸。

在座中他兩人算是晚輩，武林是講究論資排輩的，在長輩面前，晚輩不能越軌，否則便是犯了以下犯上的失禮。

不過古谷粱最不服氣的，卻是算是他的長輩的鬼面婆婆。

玉莊主把他們邀來，是商量一件事，或者說是幹一宗買賣。

這宗買賣的貨物是兩件寶物。

第一件寶物，在江風寺的花老爺手中。花老爺似乎是一位唱戲的戲子，但他會一套三十六路的追風掌法。他信手一拈，可以捉住一隻疾飛的蒼蠅；他把蒼蠅在下關的狂風中放出，他隨風一掌揮出，那掌力的迅猛，竟可超越風速，把那蒼蠅粘在掌心，化作一點肉泥！

第二件寶物，是上關花林的主人百花仙子華芷。

百花仙子有一片花林，一把弓魚劍。花林是千古絕地，無人可破解其中的奧妙；那弓魚劍卻天下聞名，是一柄不世的奇珍。

百花仙子還有一手絕學：七十二路花蕊劍法。

弓魚乃大理的珍品。

玉莊主用筷一指，客人的眼珠便盯着桌上的一個盤子。

玉莊主微笑道：「這是弓魚，大理特產，遠近聞名。」

客人已吃過弓魚的味道，只覺味美無倫，卻不知其中尚有甚奧妙。

玉莊主微笑道：「此魚乃大理獨產，它能彎身曲腰，以嘴銜尾，如弓彈出，躍離水面，其形頗似彎弓，因而得名。」

鬼面婆婆道：「此魚的確奇特，但凡事所使手段，無非為求目的，此魚如弓彈出水面，不知有甚用處？」

玉莊主微笑道：「不錯，世上萬般手段，的確但求目的。此魚天性奇異，從不順水而下，只喜逆水而上，而且認準方向，便百折不撓，至死不回！」

鬼面婆婆歎道：「這的確怪異！」

玉莊主道：「洱海之水，乃蒼山十八峯之水滙成，蒼山十八峯終年積雪，雪融便從峯頂流下，飛流急湍，直入洱海！弓魚認水乃從十八峯而下，便向十八峯進發，碰上急流瀑布，游不上去，便弓腰躍出水面，直射上前，竟能逆流而上，直達蒼山十八峯之巔！」

客人均歎道：「此魚的確厲害！」

余林森若有所思道：「如此，那上關花林美人百花仙子，使的是弓魚劍，只怕也如弓魚一般的厲害之極！」

玉莊主道：「這當然如此！」

古谷粱道：「百花仙子與花戲子相比，只怕百花仙子還要勝上一籌！」

玉莊主微笑不語。

鬼面婆婆道：「擒賊先擒王，我等便先上上關花林走一遭！」

古谷粱立刻道：「行事但求成功，不可意氣用事，既然花戲子稍弱，那便先到下關，領教花老爺的追風掌！」

鬼面婆婆與古谷粱各執己見，兩人怒目相視。

余林森正襟危坐，只顧吃那弓魚。

玉莊主道：「二位所爭，其實並無必要。」

玉莊主說着，瞟了鬼面婆婆一眼，這一眼意味深長，高深莫測。

鬼面婆婆心中一寒，但依然口硬道：「辦事捨近求遠，豈是正途！」

古谷粱道：「何謂近，何謂遠，晚輩卻是不甚了了！」

鬼面婆婆道：「擒賊先擒王，那上關百花仙子既然比花老爺厲害，那便是王，先擒百花仙子，花老爺也自然手到擒來！」

古谷粱道：「百花仙子厲害，這是誰都清楚的，若不能把她一舉制服，花老爺聞訊趕來助陣，我等便危險之極了，所以晚輩以為，先解決花老爺，斷了百花仙子的援兵，然後集中全力對付百花仙子，這才是奪寶的妙法！」

余林森冷眼旁觀，一言不發。

谷老闆站立一旁，微笑不語。

玉莊主很感興趣的盯着爭吵的二人，但他決沒有相幫任何一面的意思。

鬼面婆婆眼瞇成絲，射在古谷粱的臉上，沉聲道：「古大俠說得頭頭是道，未知是否把百花仙子看得太高了？」

古谷粱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寧可把對手估計高些，也莫犯了驕兵的大忌！」

鬼面婆婆不屑的冷哼一聲，道：「百花仙子莫非有三頭六臂不成！」

古谷粱道：「老婆婆大概說對了！」

鬼面婆婆冷笑道：「你大概吃過百花仙子的苦頭了？古大俠！」

古谷粱道：「晚輩根本未到過花林，如何會與百花仙子碰面？」

鬼面婆婆厲聲道：「聽你的口氣，分明已會過百花仙子！」

古谷粱身子微一顫，但忽然輕笑一聲道：「若非那百花仙子厲害之極，玉莊主、谷老闆為甚麼會把我等三人邀到此地？這大概不是為了請我們前來欣賞風花雪月吧！」

鬼面婆婆無言以對。

谷英揚不知怎的，一直默然不語。

玉莊主也微笑不語。

余林森忽然緩緩的道：「玉莊主邀我等三人到此做生意買賣，有些話，不知可否問一問玉莊主你？」

玉莊主道：「但說無妨。」

余林森道：「據晚輩所知，大理四大絕學，風訣、花訣、雪訣、月訣，無一不是絕世神功，其中月訣，原屬玉莊主你，另外三訣，除花老爺的風訣，百花仙子的花訣，還有雪訣，不知落在誰的手上？」

海月莊主玉燕子微微一笑，道：「這雪訣麼，在一個人手中，若論厲害，當敬這人為首，比花老爺和百花仙子，不知厲害多少倍了！」

鬼面婆婆冷冷插嘴道：「玉莊主如此說，這宗生意難做之極，只怕玉莊主自己亦心中有數吧！」

玉燕子微微一笑道：「謀事在人，各位也不必擔心，那最厲害的角色，雖然了得，但有時卻糊塗之極！因此也不難對付。」

余林森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我等盡快出手便了！」

鬼面婆婆忙道：「那明日我等便上上關花林賞花去也！」

古谷粱亦急道：「上關的花林久不謝，慢賞不遲，下關的風時起時落，去晚了便錯失良機了！」

余林森道：「彼此一道做生意買賣，切莫因這小枝節誤了事！既然兩位相持不下，那便請玉莊主決斷吧！」

玉莊主微笑道：「這給我出難題了！不過若相爭下去，也非善策，這樣吧，我出一個題目，兩位自行了結便了！」

鬼面婆婆無奈答應了，心中直罵古谷粱該死之極。

古谷粱也恨道：「這死老東西！走着瞧，到時再讓你眞的變鬼便了！」

玉莊主見兩人均無異議，便微微一笑，在谷老闆手中接過那柄摺扇。

原來谷老闆只是玉莊主的一名心腹。

玉莊主接過摺扇，豁的打開，扇把上現出兩串碧玉珠，如雪如月，粒粒晶瑩。

玉莊主把兩串珠子取下，望一眼鬼面婆婆及古谷粱，漫聲道：「這兩串珠子隨我多年，算得上是老夫心愛之物，我此時把它們拋擲出去，便煩請二位幫老夫撿回！」

鬼面婆婆冷笑道：「玉莊主放心，珠子斷不會不見了！」

古谷粱亦呵呵一笑道：「放心！我必定先行把珠子撿回，明日必定先上下關玩風了！」

玉莊主呵呵一笑道：「誰先撿到，誰就有選擇權！」

玉莊主笑聲中，並不見他如何動作，兩串珠子已無聲無息的飛出，分作兩路，直向樓下水邊飛去。

鬼面婆婆與古谷粱一見，雙雙一躍，已從海月樓上躍出，身旋影轉，已穩穩落在水邊。

腳下的水是洱海水，清澈無比，水中月影皎皎，雪影銀亮，花影搖曳，無風的水面上，皎月、白雪、鮮花水乳交融，一片斑斕，影影幢幢，美極了，也幽雅極了。

假如世間再無名利熏心，這等景色該多美妙？

可惜人世名利的爭鋒，卻在這等美景中展現。

那兩串珠子，在波光閃閃中，似有似無，或沉或浮，飄浮不定。

鬼面婆婆五指叉開，五指瘦骨嶙峋，有骨無肉，她運足玄陰眞氣，五指微顫，一把抓下，她此時的功力，莫說是水面，就連鐵板，只怕也會被她洞穿了！

五指閃電一般，已插入水中，並沒在水中攪起半點微波，但五指卻竟然抓空了！

鬼面婆婆猛吃一驚，那珠子如鏡中月、水中花，似有若無，她抽手出來，那珠子仍在水中飄忽不定，與那月影、雪影、花影交相輝映，粒粒清晰可辨。

鬼面婆婆心中不由一涼，因為先上上關花林，是她生命攸關的一件大事！

古谷粱展開青城派掌法，功力運於掌心，力透指尖，他一掌插下，五指一合，只要有物，這一合之下，便必然被他的掌力黏住。

古谷粱心頭一凜，因為他發覺他的掌心是空的！

海月樓下，兩大高手目瞪口呆。

海月樓上，余林森也暗暗稱奇。

玉莊主微笑道：「余大俠看出其中奧妙了麼？」

余林森搖搖頭道：「玉莊主神機莫測，晚輩其實未看出。」

玉莊主道：「余大俠何須奇怪，居高臨下，莫非仍如當局者迷麼？」

余林森凝神細看，隨即恍然而悟。

那串珠子其實並未落入水中，而是掛在水邊的花枝上，在這月明無風之夜，那水邊實在奇異之極，水中的影，水邊的景，均在月光中朦朧混成一片，便是明眼人居高臨下，也難分清哪是景，哪是影。

余林森功力奇高，但不經玉莊主提醒，尚且被弄糊塗了，也就難

怪在局中的兩人了。

當局的兩大高手各自展開平生絕學，拚命地抓，拚命地撈，眞箇是水中撈月，鏡中取花，越抓越無影，越取越無踪。

兩人越急，便越發顧不得思忖了。

玉莊主此時忽向谷英揚微微一笑。

谷英揚會意，手輕輕的搭上了雕花的欄杆上。

鬼面婆婆忽感背後勁風襲至，她立刻回身一抓，竟是一根弓魚的骨刺！

鬼面婆婆立刻便欲破口大罵，但突然她罵人的話全個吞回肚裏，反而心花怒放，滿眼生春起來了。

原來她回頭時，便突然發覺那串碧玉珠竟是掛在眼前的樹枝上面！

她恍然大悟，一手摘了珠子，身形一晃，一陣旋風似地，已穩穩的躍上海月樓上了！

鬼面婆婆不由向玉莊主拱手道：「此地非凡塵，實是仙境！莊主神機莫測，老身佩服！佩服之極！」

古谷粱卻似已陷入迷谷。

他窮盡平生絕學，運掌如風，這掌上，那掌落，水面也泛濺起半點水花，他的內力也甚驚人。

他到底撈不起珠子。

古谷粱糊塗了，他因爲急於撈起那串珠子，好按他的計劃行事。人一旦爲了目的不擇手段時，便會變得很糊塗了。

余林森大聲道：「古兄，請回頭摘了珠子，上樓來吧！」

古谷粱回頭一看，心中登時明白，這是玉莊主以無尙的神功，在珠子觸及水面時，突然一股迴旋力，悄然飛上水邊的花枝，功力稍差的人，自然只會留意水面了！

他摘了珠子，躍上樓來，把珠子交還玉莊主，喃喃道：「在下慚愧！慚愧！」

他心中卻恨怒之極。

鬼面婆婆臉上得意，心中也在狐疑，那弓魚骨到底是誰發出的？在千鈞一髮間，成全了她的心事？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

玉莊主把珠子掛回摺扇把上，微笑道：「先後次序便就此定了，明日我等便上上關的花林賞花去吧！」

* * *

上關的花林，此時舖滿了朝霞。

百花仙子華芷一早起來，便去練劍，這是她每日的功課，風雨不改。

她抽出寶劍，忍不住凝神細注，她似乎也極珍惜手中這柄寶劍。

寶劍形如弓魚，劍尖一分爲二，利如魚嘴微張，兩點劍尖，分爲兩叉，因此用來點穴，可同時發出兩道劍氣，令人防不勝防。

這便是聞名於大理武林的弓魚劍。

百花仙子華芷提了弓魚劍，出門到了內庭。內庭甚寬闊，石板舖地，無花無草，肅穆靜寂，是華芷的練劍之處。

她身穿一套花衣，白底，上綉百花，色彩絢爛。

她走入內庭，肅穆的內庭便忽然降下了一株美麗的百花樹。

華芷握劍在手，均均默默吐納，凝然不動，忽然銀瓶乍破，水漿迸裂，身形一晃，使出了曠世絕學花蕊劍法。

晨光初照，內庭明亮起來。

華芷劍身翻飛，身旋體轉，身上花衣飛舞翻捲，花帶飄曳，登時猶如百花盛開，羣芳鬥艷。

那七十二路花蕊劍法越使越快，越快越精妙，只見一團鮮花，飄曳無定，而那弓魚劍尖，又從那一團錦綉中時而吐出，四面八方，東排西斜，於那一團錦綉之處，閃出一團眩目的劍花。

華芷一身花衣翩翩飛舞，似行雲流水，在內庭四處游動，漸而她的身形已疾如閃電，滿庭閃耀，內庭之中先是百花飛舞，漸而卻見內庭之上，突然降下一片花林。

華芷一身花衣，本來就形似一棵花樹，她的身形快如閃電，滿庭飄移，晃眼之際，便佈成一座花林，佈局奇特，竟如那座天然的神秘花林，突然降移到這肅穆的內庭！

這便是百花仙子的成名絕學——花蕊劍法，其精髓竟是從那座花林幻化而成。

華芷練了半個時辰，便收了劍。

只見內庭的花林樹漸而減少，漸而稀疏，最後收作一團，花影徐徐落下，露出一張美極了的少女月貌，面不改色，吐納均勻，穩穩然挺立庭中。

華芷練劍完畢，她有事要辦了。

笑星兒剛吃過早點，華芷便走進來了。

笑星兒被軟禁在客房，飲食起居舒服之極，但不准外出。

他一直擔心百花姐姐那夜是否被惡人欺負了，因此他每每向那些侍女探問。

不過那荷女沒半點好臉色，手揑一根花枝便抽來，嬌喝道：「大膽！不准看！」

笑星兒被荷女打怕了，他的嘴巴還未完全消腫，所以他不敢問了。

他憋了一肚子的悶氣。

華芷終於走了進來。

笑星兒大喜道：「百花姐姐，你來得正好，我又想你了！」他本來想說，盼她來問清楚，但心中一高興，他的口舌便有點糊塗了。

荷女站在窗外，聽得清楚極了，忍不住噗嗤的笑了一聲，心道：這傻小子活該倒霉了！

不料華芷俏臉卻微微一紅，向窗外嗔道：「笑甚麼？退下！」

荷女又一笑，一陣風似的跑走了。

笑星兒道：「百花姐姐，我有一事相求。」

華芷道：「你有何事相求？」

笑星兒道：「求你換一個侍候的人。」

華芷微笑道：「她服侍你不周到麼？」

笑星兒道：「她服侍得周到極了！」

華芷道：「那爲了甚麼？」

笑星兒道：「她一步也不准我走出去！」

華芷道：「這不怪她，因爲是我的命令！」

笑星兒無奈道：「好，就算這不成理由，但她喜歡用花枝抽人嘴巴，這委實受不了，我見了她就害怕得睡不着覺！」

華芷笑道：「子曰君子坦蕩蕩，她只是用花枝抽你幾下，你便耿耿於懷，豈是君子ㄅ所爲也？」

笑星兒笑道：「這君子我做不成了！」

華芷道：「你當然做不成，連我這等小女子也比不上！小女子便受些委屈，也不會像你般斤斤計較。」

笑星兒忙道：「定是那夜惡人來搶寶物，百花姐姐受人欺負了！我眞該死，你對我有救命之恩，但我竟袖手旁觀，我實在該死之極！可惡之極！該打之極！」

他一連幾個「之極」，華芷見他言出眞誠，不由噗嗤一笑，道：「這也不怪你，你報的果然眞有其事，我雖然不盡信，但也信了多少，所以也沒甚損失。」

笑星兒樂道：「如此好極！如此好極！」

華芷道：「也不知你這是眞心還是假意？」

笑星兒忙道：「皇天在上，我完全是一片眞心也！」

華芷道：「既是眞心，那你老實回答我的話，不准隱瞞！」

笑星兒忙道：「百花姐姐要問甚麼話？」

華芷道：「你那訊息，是誰告知你的？」

笑星兒怔住了，他心目中，歌女曲雲、百花仙子華芷，兩人他都不想欺騙，但若不欺騙一個，便必定欺騙了另一個，這教他爲難之極了。

笑星兒想了想，這才無奈的道：「這是誰告訴我的，我不能告知你，因我已答應不說那人的名字！這樣吧，我另外坦白一個秘密，算是補償，好麼？」

華芷咬牙道：「甚麼秘密？」

笑星兒道：「我其實會走一種奇異的步法，你信麼？」

華芷眼神一亮，道：「甚麼步法？」

笑星兒笑道：「名稱我不知道，我只知這步法奇異之極。」

華芷道：「你連步法名稱也不知道，怎知道它奇異與否？」

笑星兒忙道：「百花姐姐不信，我就走給你看好了！」

笑星兒說着就站起來，走出房外，到了院中。

笑星兒心中一片坦蕩，他凝神屏氣之際，體內已是眞氣充盈，一步邁出，身形一晃，認眞的走起來了。

笑星兒這步法，華芷是第三次見到了，不過前兩次沒看得如此眞切。

笑星兒一身白衣，越走越快，身形忽地一化而三，就像三朵白花，在光影中搖曳，漸而院子已不見了笑星兒的身影，只有漫天一片的白花雪影。

華芷驚異之極，因爲她發覺，笑星兒這套步法，竟與她所學的有相通之處，但又比她博大精深得多。

如果說華芷學的是一條河川，那笑星兒走的便是一片大海，百川歸海，至宏至大，無所不容。

華芷心中駭然，笑星兒的影子在她四周晃動，她根本不加防備。

她不知怎的，心兒竟牢牢的附在笑星兒身上了。

不過她就算防備躲閃，亦未必防備躲閃得了。

笑星兒終於走完了這套步法，他神清氣爽，比未走之前更覺精神百倍。

笑星兒憨笑道：「我沒有騙你吧？這步法是否奇異？」

華芷心中已驚奇得亂了，但嘴裏卻淡淡的道：「是有一點兒奇怪。」

笑星兒不服氣道：「這可不是一點兒呵！這步法救了我的生命，碰上惡人，我便可以直上陡壁行走了！」

華芷心道：你這步法當世已罕逢敵手，你想的竟然仍是如何逃命！

華芷咬唇道：「好，那就算奇異吧！不過你得告訴我，這套步法你是向誰學的？你的師傅到底是誰？」

笑星兒腦中立刻浮出那峽谷中

的花林。

笑星兒知道就算說出來，華芷也決不會相信，因此他很爲難，不知如何說好。

華芷見他面色漲紅，便歎了口氣，道：「我知道你不會說了！你不說，我也不問。我眞的累了，要回去休息，你若想到外面玩，就自己去吧！」

華芷說罷，轉身就走，她的背影楚楚動人，迷人之極。

笑星兒雖然是少年心性，但對男女之事，亦並非毫不動心，他心中不由一蕩，心感似乎有點對不起百花姐姐她。

他連忙收攝心神，舉步向外面走去。

他對百花姐姐根本不敢有非份之想，他覺得，百花姐姐是天上的仙女，他這個孤兒，不過是地上一棵小草罷了！

他想着想着，忽然想起歌女曲雲，他覺得曲雲與百花姐姐，雖然兩人均美若天仙，但相較之下，曲雲便容易接近多了，因爲她也是一位無依無靠的孤兒。

笑星兒想着想着，不知不覺已走出很遠，走近了一座花林。

花林中五彩繽紛，美麗極了。但笑星兒忽然全失了興趣，因爲他想起了曲雲。

忽然，他聽到後面的花林中，似有異响。

笑星兒心道：莫非那班惡人又來欺負百花姐姐了麼？

他這般轉念，便不顧一切的向那座花林撲去。

晨霧散了，陽光射進花林，花林被照得一片透亮。

笑星兒發覺，花林中果然有一個人！

這人身穿黑色夜行衣，臉上蒙着面罩，正在花林中疾走。

這人原來便是那晚被華芷、花老爺誘進花林的黑影。

花林外忽然走近一個人來。

黑衣人一聽，便立刻扭頭一看，不由吃了一驚。

笑星兒也見到這人面罩後面的眼睛，他悟性奇高，一下子便認出這黑衣人竟是他正想着的曲雲！

笑星兒不由大叫道：「曲雲姐姐，你怎會陷身花林？」

那黑衣人無奈摘下面罩，露出了一副花容月貌，果然正是歌女曲雲！

曲雲眼珠一轉，嬌聲道：「我悶得發慌，便出來散散心，不料卻走到此地了！」

笑星兒忙道：「你在花林想必很久了，肚子必定餓了，此處的百花姐姐待人極好，我去找她，送早點來給你吃！」

曲雲自然餓極了，但她聽到「百花仙子」四字，便不由渾身一顫，忙道：「不必了！姐姐有人相陪說話，便好多了！」

笑星兒道：「隔了花林說話，甚不方便，我進來帶姐姐出去吧。」

笑星兒說着就欲走過去。

曲雲忙道：「你千萬不可走進來！」

笑星兒道：「我不進來，那姐姐快走出來吧！」

曲雲苦笑道：「姐姐只怕再也出不來的了！說幾句話，你就趕快走吧，走得越遠越好，這花林可怕極了！」

笑星兒道：「姐姐不必灰心，笑星兒帶你出來便了！」

曲雲並不知道笑星兒有來去自如的本事，她歎了口氣道：「連姐姐也走不出來，你行麼？你若走進來，便是死路一條了！」

笑星兒決然道：「我不怕，曲姐姐，就算是死路一條，我也不怕的！」他說的是眞心話，因爲他根本不懼這花林的厲害，而且他眼見曲雲楚楚可憐的模樣，心情激動，這時他就算眞是死路，他也會闖一闖的。

笑星兒說罷，抬腳就向花林走來。

曲雲心頭一熱，萬縷柔情似絲，她不由對笑星兒厲聲喝道：「不許進來！」

這一聲厲喝，隱含眞氣，直逼笑星兒的胸口，他不覺後退一步，驚道：「曲姐姐，怎的了？」

曲雲歎了口氣，道：「你實在傻得可愛極了！」

笑星兒道：「曲姐姐爲甚不讓我救你？」

曲雲道：「姐姐不要你救，你聽姐姐的話麼？」

笑星兒道：「我聽話，但姐姐是必定要救的！」

曲雲定定的望着笑星兒，她的眼睛柔情似水，輕聲道：「笑星兒，你以後還記得曲姐姐麼？」

笑星兒一聽，心中更激蕩，就如這是生離死別似的，他的眼睛也不由紅了，道：「當然記得，但曲姐姐也未必便會死了！」

曲雲道：「有你這句話，姐姐也感安慰了！姐姐有一件事求你，你答應不答應？」

笑星兒初涉男女事，他的心早就被曲雲攪亂了，不由連連點頭。

曲雲道：「好，姐姐這件事，就是不許你進花林！你答應了，可不准反悔！」

笑星兒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想了一會，忽然笑道：「不錯，我不進花林，但也未必不可以救你出來！」

曲雲動情的一笑道：「好了，

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你不要再說救人的話了！」

笑星兒不理，只管按自己的思路，朗聲道：「曲姐姐！你聽住，你先閉上眼睛，我在這裏拍手掌，我拍一下，你便走一步，向掌聲的方向走，這樣我不進花林，同樣可以救你出來，但姐姐難免辛苦一點了！」

曲雲一聽，心中一動，細想之下，果然大有道理，她不由笑了。

笑星兒拍着手掌，曲雲連忙閉上眼睛，循着掌聲，一步一步向掌聲的方向走，她磕磕撞撞，跌跌爬爬，辛苦之極，但終於走出花林來了。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原是很簡單的道理。

花林的佈局雖然神妙，但若比之笑星兒在峽谷所見的那座花林，可就簡單多了。

笑星兒那天晚上，也是聽着流水聲走出花林的。

曲雲跌坐在花林邊，她狼狽極了。

笑星兒也已拍完最後一下巴掌。

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嬌叱：「小子該死！」

笑星兒轉頭一看，百花姐姐華芷手執弓魚劍，柳眉倒竪，杏眼圓睜，正惡狠狠的向他撲過來，她的神情，恨不得把他碎屍萬段似的！

笑星兒呆了！他不知道百花姐姐華芷爲甚忽然如此恨他？

* * *

華芷凌空而下，弓魚劍尖直刺笑星兒的咽喉。

笑星兒竟呆呆的不躲不閃！他不明白華芷爲甚麼忽然要殺他，所以他就不會躲避。

眼看這一劍便要洞穿笑星兒的咽喉。

歌女曲雲一見，不顧一切，飛身撲上，雙掌一合，竟把華芷的劍尖罩住！

曲雲原來懂武功，而且功夫絕頂！

華芷心頭一顫，劍尖微抖，她劍一橫，落到地上。

曲雲用了全力，而且她已餓了幾日幾夜，拚命一招施出，她落地時已很不穩了。

笑星兒大叫道：「百花姐姐！請聽我解釋好麼！」

華芷怒不可遏，厲聲道：「你還有甚麼好說！今日先把你除去了！」

華芷盯着笑星兒，弓魚劍又抬起了。

曲雲一步躍前，擋在笑星兒前面，道：「笑星兒快逃！不必爲我擔心，我今日要除了這小狐狸精！」

兩位美俏女兒，四隻眼珠怒視，均欲把對方立刻置諸死地。

曲雲被笑星兒口中的「百花姐姐」激怒了，心道甚麼百花姐姐，今日我就把她殺了，看你還叫甚麼百花姐姐！

華芷也怒道：你這小妖女，那日我被你騙了，你必定把這小子迷惑夠了，兩下串通，來搶寶貝！今日看你可能逃出我的弓魚劍否！

兩位艷色少女，心中充滿仇恨，也充滿恨怨，其中多半竟是因笑星兒這混小子而惹起的！

曲雲嬌叱一聲，身形晃動，直取華芷。

華芷見她的掌法並不奇妙，只是普通的鐵琵琶掌，但其中卻透出驚人的內力，摧山撼谷，勢不可擋。

華芷劍尖一抖，展開劍法，全力接戰。

曲雲心中暗暗吃驚，華芷果然是厲害之極，她的劍法奇妙，步法也令人防不勝防，猶如花林神妙，青山巍巍，碧水長流！

曲雲心中吃驚，自然不敢絲毫大意，把尋常的一套琵琶掌，使得妙着橫生，玄機無窮。

二位美女在拚死激鬥。

笑星兒卻急得差點昏了。

他急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只知張大嘴巴，睜圓眼睛，盯着她兩人的激鬥，心中只想道：只要誰有危機，他就拚死衝入去把誰救出來。

笑星兒的功夫平庸之極，只懂一點娃兒掌法，但他悟性奇高，面對高手拚鬥，他專心一意注視下，竟被他瞧出其中的奧妙來了。

笑星兒漸漸也忘了自己的存在，他只剩下一個會分辨招式的腦袋，以及會抓住任何招式奧妙的眼睛。

眼睛非常明亮。

腦袋清醒之極。

他不由自主，便把那條「花林幽徑步法」化進任何的招式中，他發覺，任何招式與「花林幽徑步法」相比，均有破綻；任何狠絕的招式，均有破解的辦法。

笑星兒與那「花林幽徑步法」混和一處，他已進入無招勝有招的武學絕頂境界了。

華芷一招雲彩三舞，一招三式，劍尖一抖，分朵劍花向曲雲點去。

曲雲若避，華芷的手腕一沉，立刻便會痛下殺手。

曲雲尚不知華芷的三招之下尚有殺着。

笑星兒知道，他已瞧出華芷的破綻，也立刻想到破解的辦法。

「曲姐姐！退乾位，走艮位！」

曲雲忙亂間，一聽之下，腦中靈光一閃，當即退出乾位，一步踏

向良位。

弓魚劍尖堪堪在她的鼻尖前擦過，一線之差，危險之極。

曲雲不由心中大駭。

華芷恨恨的瞪了笑星兒一眼。

曲雲一掌護身，一掌拍出，忽然一個斜轉，身如飄柳，搖曳直取華芷。

這是曲雲吃驚之下拚命的絕招。

華芷固然可以一劍刺透曲雲的前胸，但曲雲的掌力，亦必定拍中華芷的腦殼，這竟是一招同歸於盡的刁蠻殺手。

華芷也忙亂了，她不想與曲雲同斃於此，但又避無可避。

笑星兒一見，忙大叫道：「百花姐姐！進坤位，走坎位！」

這恰恰是唯一化解曲雲拚命招式的妙法。

華芷不由便向坤位踏出一步，再斜走坎位。曲雲的玉掌，亦堪堪在她的天靈蓋掠過！

華芷心中一陣駭然。

曲雲卻狠狠的瞪了笑星兒一眼。

兩女的招式，看着狠辣，但在笑星兒的眼中，卻均有破綻，均有破解之法。

這便是無招勝有招的武學至精至妙的絕頂境界。

華芷哭笑不得，怒道：「混小子！你快閉嘴！」

曲雲也哭笑不得，嗔道：「不許你說話！」

笑星兒大叫道：「二位姐姐停手，我便不說啦！」

華芷道：「混小子！你聽不聽百花姐姐的話？」

笑星兒道：「聽呵！」

華芷道：「我不准你指點這小妖女！」

笑星兒道：「你要殺她，我便指點她。」

華芷怒道：「你被這小妖女迷住了！」

曲雲亦道：「你聽不聽我的話？傻小子！」

笑星兒道：「聽呵！」

曲雲道：「我不准你提醒這小妖精！」

笑星兒道：「她有危險，我也要提醒她。」

曲雲怒道：「你心中只有你的百花姐姐！」

兩女怒鬥不休，鬥得越來越狠。

女兒家的心最狠，也最軟。

曲雲心中已把笑星兒裝進去了，她容不得他再想着別的女子，因此她恨不得一掌便把華芷打殺，不然她自己也不想活了。

華芷剛才見笑星兒救走曲雲，對他恨怒之極，但他不顧一切的大叫，又提醒她免了殺身之禍，心中不由又恨又喜。

她恨這心懷不軌的小妖女，迷得他也叫她姐姐，單憑這一點，她便非把小妖女殺了不可了！

兩女鬥得你死我活。

笑星兒瞧得驚心動魄。

百花仙子暗暗皺眉，她決定結束這場惡鬥，她有結束惡鬥的把握。

華芷知道，曲雲的功力與她在伯仲之間，若非她已被困花林幾日幾夜，元氣大傷，兩人便再鬥上三日三夜也難分出勝負，加上笑星兒這混小子在一旁大喊大叫，她和她均極難取勝對方，此刻是唯一除去小妖女的黃金機會了！

華芷身形突地一晃，一手橫劍於胸，一手甩出長長的花袖。

花袖翻捲，她身後的花枝被勁風掃過，朵朵鮮花紛紛揚揚，飛得滿天繽紛。

華芷一手握住弓魚劍柄，一手捏住劍尖一折，弓魚劍當即彎曲如弓。

華芷兩手一放，那劍猶如一條弓魚，直向鮮花紛揚的天空彈去，穿花刺錦，自劍尖到劍身穿滿鮮花，成了一柄花劍。

華芷凌空抓住劍柄，猛地轉身，劍尖直向曲雲點去，弓魚劍上穿着的七十二朵鮮花倏然脫飛，分成上中下三路，花團錦簇，五彩繽紛，鋪天蓋地，直向曲雲射去！

這是滿天花雨的絕頂神功！

笑星兒大吃一驚，他腦中連閃過七十二種閃避的步法，但瞬間如何說得清楚？

這便是百花仙子華芷的厲害之處，她明知笑星兒已瞧出破解之法，但她把一路殺手化作七十二路，教笑星兒掛一漏萬，終究救不了小妖女的生命！

笑星兒情急之下，一躍而起，躍到曲雲面前，他身旋形晃，化作三人九手，人影月影花影，朦朧中一串閃電般的動作，把漫天花雨紛紛擊落。

華芷直瞧得心弦震蕩，她自己若非親眼目睹，決不敢相信這破解之法，竟出自一位少年郎的手上！

但笑星兒畢竟百密一疏，一片花瓣在他掌影中疾穿而過，擊在曲雲的肩上。

曲雲嬌哼一聲，立刻倒地不起。

七十二路漫天花雨果然非比尋常！

華芷挺劍直刺曲雲。

笑星兒心神大亂，他挺胸護住曲雲，大聲道：「百花姐姐！曲雲姐姐是孤女！你不能殺她。」

華芷的劍尖已直抵笑星兒的咽喉，厲聲道：「爲甚麼不許殺她？」

笑星兒道：「因爲我也是孤兒，我曾發誓絕不讓天下孤兒受人欺侮！」

華芷氣得咬牙道：「你閃開！」

笑星兒苦笑道：「百花姐姐有人愛惜，身世嬌貴，不知孤兒之苦，你若殺她，先把我殺了，免得我壞了我的誓言！」

華芷的劍尖一挺，堪堪已觸及笑星兒的皮肉了，但他竟然苦笑不動，雖然他不躲閃，華芷決不能傷得了他。

華芷心中忽然一軟，不知爲甚麼，這一劍她竟然刺不下去。

除了她對笑星兒忽然產生的一種莫名其妙的怨恨，她也很想有機會讓他如此捨生忘死救自己一次。

自然華芷還有一點私心，因爲她不想他那神妙無比的步法自此失傳。

華芷目中含淚，盯着笑星兒，手中的弓魚劍竟然無力的垂下了。

就在此時，荷女忽地從花林中閃出，在華芷耳邊低語幾句。

華芷神色一凜，道：「你速去江風寺傳話花叔叔！」

荷女轉身一躍，飛掠而去。

華芷狠狠的盯笑星兒一眼，不再理會地上躺着的曲雲，身形一晃，躍入花林，旋即失去影踪。

笑星兒依然呆呆的站着，他還沒從剛才的變故中清醒過來。

假如沒人叫他，他就會永遠如此呆立不動了。

身後傳來一聲呻吟，曲雲輕輕的叫了一聲：「星兒！」

笑星兒一怔，這才回過神來，他轉回頭，只見曲雲斜躺在地上，楚楚動人，萬分令人憐愛。

曲雲呻吟道：「星兒，此處不是久留之地，快離開才是呵！」

笑星兒忙道：「曲姐姐說得對，快走吧！」

曲雲一聲呻吟。

笑星兒抱住曲雲便逃。

逃跑是笑星兒的獨門功夫，普天下逃跑的本領，只怕無人可以勝於笑星兒了。

笑星兒抱了曲雲，運足眞氣，雙足生風，一會便遠遠的逃出花林，跑到人稀地僻之處。

曲雲嬌喘呼呼道：「星兒，我支持不住了，歇一歇吧！」她其實是怕星兒支持不住。

笑星兒道：「曲姐姐，再忍一會，跑遠些，危險就沒有了！」

他又抱着曲雲跑。

前面有一座松林。

曲雲不忍心讓笑星兒太累，呻吟道：「再走，我就要死了，求你先歇一歇好麼？」

笑星兒一聽，立刻放慢了腳步，曲雲用這種神氣兒說話，普天下的男子只怕誰也不忍拒絕。

笑星兒把曲雲抱入松林，放在一棵松樹後，她眼睛已然閉上，氣息也很微弱。

笑星兒也靠在樹上，心道：百花姐姐當眞厲害，小小一片花瓣，便把曲姐姐打成這般模樣了！

松林外面忽然走進一位黑髯老者。

這是在雙鶴樓以酒杯打余林森的老者。

黑髯老者走到笑星兒和曲雲面前，笑道：「原來是你！我記得，你便是那日在雙鶴樓勇救佳人的少俠！」

笑星兒道：「在下並非俠客，不過彼此皆是孤兒，不忍眼看她受辱罷了。」

黑髯老者道：「你是少俠！你是俠客！」

笑星兒見他有點瘋癲，便不理他。

黑髯老者看一眼曲雲，道：「這不是賣唱的歌女麼？原來你把她救到這兒來了！」

笑星兒不欲多惹是非，淡然道：「在下適逢其會吧了。」

黑髯老者道：「她氣息不對，必然受了很重的內傷，遲則恐有生命之危了！」

笑星兒一聽，心神便大亂，忙道：「老前輩既然看出她受傷，又有辦法相救麼？」

黑髯老者微笑道：「且待老夫看看！」

他說着，一手慢慢伸出，抓向曲雲的手腕，似欲替曲雲把脈。

笑星兒一見，猛地一掌拍出，擊向老者的手腕，因爲他發現老者的手掌烏黑，似乎含了劇毒！

黑髯老者一聲冷笑，反手便抓住了笑星兒的手腕，眞力突發。

笑星兒突感右腕陽溪穴將被封閉，大驚之下，一躍而起，他的眞氣勃發，老者亦被他帶了起來。

二人竄出松林外。

笑星兒道：「我與你無怨無仇，爲甚要下毒手？」

黑髯老者冷笑道：「有人要買你的人頭！」他說着，眞力突然催發。

笑星兒抬腳邁步，體內眞氣勃發，竟把黑髯老者的手掌震開了。

老者一驚，道：「好小子，功力怎地如此精進了？」

笑星兒道：「你講清楚，你爲何要下毒手？你不說不行！」

黑髯老者冷笑道：「你太愛管閒事，老夫原本只想收拾那小妖女，如今得連你也送去陰間跟她相會了！」

黑髯老者說着，十指顫動，一掌拍出，竟欲立置笑星兒於死地。

笑星兒無奈只好遊走起來。

曲雲聽聞林邊有打鬥聲，她驚

醒過來，一看之下，不由大吃一驚，她看出黑髯老者的功力不在自己之下，笑星兒萬萬不是他的對手。

笑星兒若被他打死，那自己亦同樣難逃厄運。

曲雲强打起精神，認眞細看起來。她發覺笑星兒的功夫簡直有如娃娃，但他的步法卻神妙之極，黑髯老者明明可以在左面一掌把他擊斃，但這一掌擊出時，他人已在右面三尺了。

不過長此下去，笑星兒也絕非善策，黑髯老者只須放手進攻，笑星兒就危險萬分。

曲雲原是絕頂高手，她想了想，忽然便微微一笑，忍着傷痛，高聲道：「星兒！」

笑星兒被黑髯老者逼得手忙腳亂，但依然大聲道：「曲姐姐莫動，有笑星兒保護你，你放心好了！」

曲雲道：「老賊如何出手打你，你看得清楚麼？」

笑星兒恨道：「他每出一招，我都很清楚，只是無法還手吧了！」

曲雲笑道：「我教你一個法子，你便可以還手了。」

笑星兒忙道：「是甚法子？姐姐快說！」

黑髯老者大笑道：「臨場學吹打，你以爲你是武林祖師爺麼？」

曲雲不理老者的嘲笑，大聲道：「他每發一招，你先避過，然後照這一招式狠狠還擊！」

笑星兒連忙凝神屏氣，注意黑髯老者的招式。

黑髯老者大笑，心道：老夫的招式神妙之極，你如何用來反擊！

黑髯老者斜刺一掌拍向笑星兒的胸口，笑星兒早滑到左面三尺，然後果然有樣學樣，也斜刺裏向老者拍出一掌。

這一掌的招式原本便是老者的，他自然知道這掌的方位是人的胸口大穴，他因此早就把胸口的大穴護住了。

不料笑星兒的步法匪夷所思，他的人在左面出掌，但不知怎麼一來，卻忽然轉到右面！

黑髯老者的腰腹因而空門大開，笑星兒這一掌拍下來，黑髯老者自知亦禁受不住，嚇得他怪叫連聲，連忙疾退三尺，這才避過這要命的一掌。

這一掌原是黑髯老者的招式，但他自忖就算自己全力施展，亦未必有笑星兒這等駭人的威力！

黑髯老者不服氣，又連發二招。

不過笑星兒照樣反擊過來，黑髯老者又嚇得怪叫，連退六步，發一招退三步，不多也絕不少。

笑星兒越打越精神，因爲他的步法原來就是練內功的一門至深至奧的心法，他越走眞氣便越充盈。

黑髯老者卻越打越心驚，暗道：這小子內力怪異，每多打一招，眞力便充沛一分，如此打下去，他豈非成了天下無敵的高手了？

笑星兒大喜道：「曲姐姐！這叫甚麼功夫？好玩得很呵！」

曲雲也想不出這是哪門哪派的功夫，便隨口亂說道：「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施其人之身的功夫！」

笑星兒原就有點痴憨，一聽便大笑道：「好呵！笑星兒今日終於學會一門還施彼身的功夫了！」

曲雲忍痛笑道：「好！就叫它做還施彼身絕頂神功吧！」

自此，笑星兒果眞就學會了這門驚世駭俗的「還施彼身」功夫了。不過，普天下亦只有笑星兒有能耐使用這種功夫，因爲普天下誰也不會他那「花林幽徑步法」。

黑髯老者心頭一顫，他幾乎懷疑眼前這小子是否武林名宿降世了，但有一點他清楚不過，他這種「還施彼身」的功夫，簡直匪夷所思，再打下去，不但自己的絕招盡歸他所學，而且必定會被自己的絕招殺死自己！

這是他出道以來，打得最心驚膽戰的一仗，黑髯老者並不蠢，他一旦判明了形勢不利，就半點猶豫也沒有，立刻向後疾退，一溜煙的跑了。

笑星兒也不去追他。事實上他要追也不可能，因爲他有一位曲姐姐要他保護。

笑星兒回到松林中。

曲雲微笑一下，肩上一陣劇痛，她又把俏目閉上了。

笑星兒道：「曲姐姐，得趕快離開，此地也不安全！」

曲雲輕輕的呻吟着點頭。

笑星兒見曲雲萬難再走動了，便面紅道：「姐姐請原諒，我要把你背在背上走了！」

曲雲呻吟道：「星兒，你說怎樣，姐姐都會聽你的了！」

笑星兒背起曲雲，向前走去。

不一會天色便暗黑下來了。

笑星兒背着曲雲摸黑趕路，一直走了大半晚。

前面忽然有亮光出現。

笑星兒也不加細思，向亮光之處走去。

原來不是天亮，而是白雪之光。

眼前是一片白雪皚皚，而且雪還在下着。

笑星兒背着曲雲，已站在銀裝素裹的蒼山雪峯上了。

* * *

蒼山雪景，奇異之極。

山野四季如春，百花鮮艷；山腰青松翠柏，郁郁蒼勁；山頂卻終

年積雪，終年冰封，恰如一位身披青衫的白髮老翁。

曲雲在笑星兒的背上，已沉沉的睡着了。

笑星兒四處張望，不知身在何地。

笑星兒出身中原，乍來大理，自然不知這便是天下聞名的蒼山雪峯。

遠處有幾株孤松，孤松側有座小塔，塔下似乎有一間茅屋。松蔭塔影，隱映在雪光月色之中。

笑星兒心中忽然一動，他想起峽谷花林外面那間茅屋。雖然一處是花的世界，一處是雪的天地，但兩者意境的配合，竟有某種異曲同工之妙。

笑星兒性近痴憨，悟性偏又奇高，這也只有他才會想到的古怪念頭。

笑星兒背着曲雲，踏着積雪，走到塔下，塔下果然是一間茅屋。

茅屋不關門戶，透出一點燭光。

笑星兒探頭一看，屋內無任何傢俱，只有一位老僧，捧着個大葫蘆喝酒。

那葫蘆十分驚人，比普通的大上六、七倍，裝二三十斤酒，老僧卻似輕鬆之極。

笑星兒走到門前，道：「大師。」

老僧不答話，只顧捧着葫蘆飲酒。笑星兒又喊了數聲，老僧依然不答。

笑星兒不由喃喃道：「捧着偌大葫蘆飲酒，只怕十位大師也喝醉了！」

老僧忽然道：「誰說老僧醉了？老僧還可以再喝十八葫蘆！」

笑星兒忙道：「外面冰天雪地，望大師慈悲爲懷，讓我等借宿一宵。」

老僧道：「你一個娃兒，何苦深夜到此？這是一錯；還要進來借宿，這是二錯；錯上加錯，不可救搦！」

笑星兒道：「借宿爲甚又錯了？」

老僧道：「外面冰天雪地，正是强筋健身好地方，你卻錯過了這等機遇，豈非大錯而特錯？再不知錯，問三道四，這簡直是執迷不悟，不可救搦了！」

笑星兒歎了口氣，苦笑道：「風雪於我不算甚麼，但我背着一位姐姐，她睡着了，身子虛弱，卻受不得冰寒。」

老僧回頭一看道：「既然如此，便進來便了！」

笑星兒道：「多謝大師！」

老僧道：「背着個女娃兒，在這山上走路，也難爲你了！」

笑星兒淡淡一笑，道：「做人總要講點情義，是麼？大師。」

老僧道：「不錯，我最恨的便是世上無情無義的男人！」

老僧站起來，醉眼昏花向曲雲瞥了一眼，笑道：「這女娃兒怕是有病了，難怪要你背着她走。」

笑星兒吃過那黑髯老者的虧，此時便心中一慌，忙道：「她其實並沒甚麼病，不過是太累罷了，歇一會便會好的。」

老僧笑道：「沒病就好，便無須治了！世人其實皆沒病，一治便有病了！」

笑星兒見老僧說話滿含玄機，心中不由又一驚，暗道：這似乎是江湖中人，倒不可大意了！幸而那老僧說罷這一句，卻已一屁股坐下，捧起葫蘆又痛飲起來，不再理睬笑星兒。

笑星兒低頭看看曲雲，曲雲半睡半醒，呻吟了一聲，微聲道：「星兒，這是何處？」

笑星兒不想多說，道：「這是屋子裏，姐姐好好歇一歇。」

曲雲道：「這屋子好冷呵！」

她並不知道，她此刻是在蒼山雪峯上了。

笑星兒也冷，但他還是把外衣脫了，蓋在曲雲身上。

曲雲身上有了暖意，便不冷了，她睜眼見笑星兒似在發抖，便悄聲道：「你爲甚顫抖？」

笑星兒苦笑道：「沒有，曲姐姐眼花了！過一會就會好的。」

曲雲甜甜的笑了，笑星兒也笑，不過他笑得上下牙直打架。

老僧啞然不語，只顧飲酒。

曲雲忽然又輕輕呻吟一聲，道：「星兒，我好難受呵！」

笑星兒道：「姐姐忍耐一會，到天亮，我們離開就會好了！」

曲雲道：「外面好玩麼？」

笑星兒道：「好玩極了！」

曲雲道：「我猜一定有花，大理這地方很好，到處都有花，花林多極了。」

外面只有皚皚白雪。笑星兒道：「是呵！外面漫天花兒，甚麼花都盛放了，春天來了！」

曲雲歎了口氣，苦笑道：「雖然我知你是騙我，但我會相信的，我好多了，你別擔心，也莫要發抖了。」

笑星兒凝神屏氣，眞氣充盈，便不抖了。

曲雲又道：「未知世上甚麼花最好？」

笑星兒自幼飽讀詩書，於花道一門，原有根底，便微笑道：「聽說最好花是山茶花，她不畏嚴寒，不懼風雪，迎風鬥雪，傲笑花林，雖然處身冰峯，仍能開得燦爛極了！」

曲雲笑道：「那好呵！星兒，

我倆都學山茶花，不怕冰封雪地，好麼？」

笑星兒的痴憨氣被挑起來了，不由拍手笑道：「不錯！不錯！做了山茶花，去笑傲花林，這美好極了！」

兩人笑着，茅屋內充滿少男少女的笑聲。

老僧被驚動了，他把葫蘆擱在地上，轉過身來，醉醺醺的道：「你二人熱熱鬧鬧，爲甚卻讓我冷冷清清？」

曲雲道：「星兒，他是誰呵？」

笑星兒道：「他是一位大師，這屋子的主人家。」

曲雲道：「多謝這位大師了。」

笑星兒道：「大師，我姐姐多謝你哩！」

老僧道：「你要謝我，便陪我說話，解解悶兒。」

曲雲道：「星兒，你不要離開我呵！」

笑星兒忙道：「姐姐放心，星兒永遠陪着姐姐。」

曲雲甜甜的一笑，又昏睡過去了。

笑星兒的牙根凍得直抖。

老僧道：「你答應陪我說話，爲何不語？」

笑星兒咬牙忍住寒顫，不再抖動，道：「好，說就說吧！」

老僧道：「看你冷得可憐，先喝口酒吧。」

笑星兒接過葫蘆，喝了一大口。他身上漸熱，不抖了。他回頭一看，熟睡中的曲雲在微微顫抖，笑星兒不忍，又要再脫自己的內衣，蓋在曲雲身上。

老僧微笑道：「你不要脫了，看來你不把你這姐姐弄暖和些，你是無心與我說話了！也罷，我去弄些草來。」

笑星兒連忙多謝。

老僧笑道：「剛才我准你進屋，是看在她的傷上，如今我出去弄草，卻是瞧在你的面上，唉，世事當眞奇妙之極！」

老僧拉開後門出去，一會便抱着一堆茅草進來。笑星兒把茅草蓋到曲雲身上。

鋪蓋畢，笑星兒抬起頭，望一眼窗外，不由大吃一驚。

窗外一片銀白的細雪上，留下一串茅草，卻絕無半點腳的痕跡。

老僧道：「你的姐姐不抖了，你也不抖了，你也該說話了！」

笑星兒又喝了一口酒，身上更暖和了。

老僧道：「你可知道，酒爲何物？」

笑星兒道：「酒便是酒嘛。」

老僧道：「非也，非也，酒非酒也！你再想想。」

笑星兒的痴憨氣忽然來了，便笑道：「酒若非酒，便是友也！」

老僧一聽，亦笑道：「何謂酒即友也？」

笑星兒道：「有酒便有友，例如今晚你不給酒我喝，我凍得不能說話，這酒中之友便做不成了！如此看來，酒豈非即友麼？」

老僧拍手道：「好！好！好極了！好一句酒即友，有酒便即有友！憑這一句，你就該再喝一口！」

老僧說着，把葫蘆遞了過來。笑星兒也不客氣，接過來又喝了一大口。

笑星兒把葫蘆交還老僧，老僧喝了，又遞給笑星兒，倆老少一人一口，傳來遞去，喝得開心之極。

老僧忽然道：「酒即友，其實也有不對。」

笑星兒道：「有甚不對？」

老僧道：「世上有一等人，不以酒爲友，而是借酒行奸，幹出許多壞事，卻又借酒壯膽，這便非友了！」

笑星兒有幾分酒氣，大聲道：「這等人畢竟是少數，世上多半仍是喝酒爲樂，以酒爲友的！」

老僧大笑道：「你原來比我明白得多，總算沒交錯你這個酒之友！不錯，酒便是友，友即是酒！」

笑星兒滔滔不絕道：「其實天地蒼蒼，人海茫茫，海闊天空，大師又何必獨居於此，有負世間春夏秋冬，大理之風花雪月？」

老僧長歎一聲道：「你說的雖然有理，但人海茫茫，我卻無友，行將就木，孤身一人，只能以酒爲友！」

笑星兒道：「大師何必悲歎，相逢何必曾相識，今日有緣，我豈非算是大師之友？」

老僧醉眼圓睜道：「看你年紀輕輕，卻甚愛結交朋友。」

笑星兒道：「年紀大了，便不愛交朋友？」

老僧長歎一聲，道：「一言難盡！喝酒！喝酒！」

笑星兒道：「大師，我是不能再喝了！」

老僧怒道：「你這算甚麼喝酒？喝酒便須喝醉，喝醉方可解愁！你既是我的朋友，便須一醉方休！」

老僧說罷，捧起葫蘆，仰頭猛灌幾口，抹抹嘴，滿臉又醉又愁，盯着笑星兒。

笑星兒道：「喝就喝吧！我這個是捨命陪酒友！」

笑星兒說着，也學老僧的模樣，捧起葫蘆，猛灌幾口。

笑星兒醉了，他也盯着老僧，道：「大師，抽刀斷水水自流，借酒澆愁愁更愁，大師這般模樣，笑

星兒也要愁了！」

笑星兒說着，臉上果然堆出稚嫩的愁相。

老僧不由大笑道：「拜托，拜托，你可快別愁了！你這副愁相，我快要笑死了！」

笑星兒道：「但能逗大師一笑，這個傾國傾山，笑星兒便愁上三日三夜也不要緊！」

老僧道：「娃兒，原來你叫笑星兒？好！笑星兒，這名字有趣極了！」

笑星兒道：「我的名字已報上了，大師既然是朋友，總不能隱名不報吧？」

老僧歎了口氣，指了指窗外的漫天風雪，道：「你看外面是甚麼世界？」

笑星兒道：「外面除了雪還是雪，這與大師的名字有甚關係？」

老僧道：「雪即雪也，你還不領悟麼？」

笑星兒想了想，他悟性原就高極，立刻醒悟道：「莫非大師姓雪？」

老僧呵呵一笑，道：「老衲俗名姓雪名僧，雪僧便是老衲的名姓。」

笑星兒拍手道：「蒼山雪峯，隱居一位雪僧，這有趣極了！」

雪僧道：「漫天風雪，孤苦伶仃，有甚麼趣？」

笑星兒笑道：「世人出娘胎便是赤條條的，更無衣物牽掛，又怕甚麼孤形隻影？」

雪僧眨了眨眼，盯着笑星兒，好一會才道：「你這娃兒話中玄機，竟連老衲也打動了，好，很好，你還懂甚麼？」

笑星兒酒氣上湧，當即傲然道：「若論逃跑的本事，我笑星兒算得當世數一數二了！」

雪僧道：「莫非自吹？你碰上甚麼仇家？敢稱逃跑本事當世最高？」

笑星兒歎了口氣道：「也不是甚麼仇家，但也不知算不算朋友，總之她的本事厲害之極，我笑星兒也僅能逃命而矣！」

雪僧道：「她是誰？」

笑星兒道：「花林之主百花仙子，這名頭夠嚇人了吧？」

雪僧一聽，大怒道：「我知道！百花仙子華芷這丫頭……她爲甚麼要追殺你？」

笑星兒苦笑道：「說起來她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我爲了救另一位救命恩人，便把她得罪了。」

雪僧呵呵大笑道：「一個救命恩人打傷了另一個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因此又追殺被救命之人！呵呵，你三個娃兒，可鬧得夠熱鬧了！」

笑星兒一聽，不由驚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忙道：「雪大師如何知道？」

雪僧大笑道：「你那救命恩人百花仙子是我的徒孫兒，她打傷的人，我還會不知道！」

笑星兒不由大急，雪僧是華芷的祖師爺，華芷打傷的人，祖師爺將如何處置？

笑星兒忙向雪僧深深一揖，求道：「雪大師，你既然是華芷的祖師爺，你不會助你的徒孫對付一位垂死之人吧？」

雪僧大笑道：「你這娃兒好玩極了！我那徒孫不好玩，見了我只會刁鑽古怪！好！你我既然是朋友，你只要求我，我便不傷害你這曲姐姐！」

原來雪僧丁點沒醉，他就連「曲姐姐」這話也聽得清楚極了。

笑星兒忙道：「雪大師要我求你甚麼？」

雪僧道：「當然是求我收你爲徒呵！」

笑星兒一聽，卻猛搖頭道：「別的都可以，但求你收我爲徒，卻萬萬不能！」

雪僧道：「爲甚麼？我那徒孫也如此厲害，我雪大師還不配做你的師傅？」

笑星兒苦笑道：「本來是配之極了，但可惜我剛剛學了一種功夫，我今生今世也不能拜師的了！」

雪僧一聽，大奇道：「你學了甚麼功夫？竟連雪大師也不能拜爲師？」

笑星兒道：「這功夫叫『還施彼身』，天下任何功夫，只要向我出手，我便能以其人之技，還擊其人，因此，雪大師若收我爲徒，教我功夫，我便會還施彼身，這豈非大逆不道？這師傅是決不能拜的了！」

雪僧一聽，不由呆了呆，好一會，才笑道：「也罷，你我交個兄弟朋友，這條件你不會拒絕吧？」

笑星兒不好意思道：「雪大師高人，足可做我的爺爺，若交兄弟朋友，不知如何稱謂？」

雪僧大笑道：「你這娃兒，有趣便有趣了，只是太過迂腐！這有甚麼爲難，你我既然是兄弟朋友，你就稱我一聲老哥哥，我回叫你一句小兄弟，不就成了麼！」

笑星兒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奇，便笑道：「那好吧！小兄弟拜見老哥哥！」

雪僧大笑道：「好！老哥哥今日認了你這個小兄弟了！」

「老哥哥！」

「小兄弟！」

兩人擊掌大笑。

笑星兒道：「老哥哥……」

雪僧道：「嗯！小兄弟，你不必說了，我知道你求我救你這曲姐

姐了！她其實也並無大礙，只須睡上三日三夜便會好了。不過我那徒孫是個厲害的丫頭，爲甚麼只有一片花瓣打在她肩上？」

雪僧原來慧眼高超，笑星兒不由大感佩服，他也不敢隱瞞，道：「是我替她擋了七十一片花兒。」

雪僧笑道：「小兄弟不許騙老哥哥，你如何擋得住我那徒孫的花瓣兒？」

笑星兒道：「我會走一種步法，看來這步法也很有用處。」

雪僧道：「老哥哥能踏雪無痕，尚且不敢自誇有用，你便敢麼？」

笑星兒急道：「老哥哥若不信，小兄弟走給你看！」

雪僧道：「算啦，老哥哥糊塗慣了，便信了你吧！外面冰天雪地，可不好玩！」

笑星兒倔勁一來，便不顧一切，他想了想道：「老哥哥你不必出去，從窗口望便可以啦！」他說罷，一步就躍了出去。

笑星兒被外面的冷風一吹，酒意全消，他深吸口氣，便在雪地上疾走起來。一遍走完，他不覺冷了，體內眞氣充盈。

雪僧忽然大叫道：「小兄弟！你快進來！」

笑星兒走進來。

雪僧盯着他，很認眞的問道：「你這步法，是誰教的？」

笑星兒道：「沒人教的。」

雪僧道：「沒人教你，你如何會走！難道是教你的人不准你說麼？」

笑星兒只好點頭道：「是，教我的人不准我說出來。」

雪僧不再問，卻道：「你這是在何處學會的？」

笑星兒心道峽谷那花林是不便說出來的，便道：「我家在中原洛陽，自然是在洛陽學的啦！」

雪僧沉吟不語，忽然長歎一聲道：「洛陽牡丹，洛陽牡丹甲天下！難怪，難怪！」

雪僧說罷，不再發話，捧起葫蘆，又狂飲起來。笑星兒這神奇步法，似乎勾起了他一點極深的心事。

曲雲甜睡着，偶爾呻吟，偶爾翻動身子，身上的茅草因而滑落下來。

笑星兒走過去，小心的爲她蓋好。

曲雲身上暖和，便不再翻轉，甜甜的睡去了。

雪僧看着，歎了口氣。

笑星兒坐回雪僧的身邊，他忽然可憐起他來了。

他孤身一人，獨處雪峯，這情景夠可憐的了。

雪僧忽然道：「小兄弟，老哥哥給你講個故事吧，哎，這年頭老衲肯講的機會並不太多，肯聽老衲講故事的人也太少了！」

百花神功　天下無敵

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蒼山雪峯下有一座莊園，莊主夫人早已去世，留下一個女兒。

莊主極喜種花，莊園四周，全是花林，莊園掩映在花海裏。

莊園裏的人外出，必須從花林中繞出去。

莊外的人要進來，沒有主人的引領，那決計進不來。

莊主在女兒五歲時，怕女兒寂寞，便把一位侄兒接到莊來，與女兒作伴。

表兄妹兩人，青梅竹馬，成雙成對，莊主看着，高興極了。

莊主教二人讀書，也教他們練武功。

那是一種絕頂的神秘功夫。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渴望學到這種武功。

表妹比表哥少五歲，但表妹比表哥聰明多了。

一天，兩人出去遊玩，表妹忽然繃起了面孔。

表哥慌了，忙走到表妹面前，「表妹，你爲甚不高興？」

表妹道：「傻表哥，太陽很猛呵！」

表哥抬頭看太陽，被射得一陣眼花，忙道：「很猛。」

表妹道：「你不熱麼？」

表哥道：「熱，很熱。」

表妹道：「連你都熱，我豈非更熱？我快熱死了！」

表哥慌道：「那怎麼辦呵？」

表妹道：「怎麼辦，你快把那邊的蔭涼移過來呵！」

表哥往那面一看，那面的確有一片花林，但花林是移不過來的。

表哥急得抓耳搔腮。

表妹嬌叫道：「表哥，我要熱死了！」

表哥幾乎急得哭了。

表妹樂了，拍手笑道：「傻表哥，你沒本事把蔭涼移過來，難道不能把我移到蔭涼去麼？嘻嘻！」

表哥一聽，立刻高興得笑了，他一手抱起表妹，如飛的跑到樹蔭下去了。

不知不覺，表妹已十五歲了。表哥也長成一個英俊的青年。

不過表妹依然嬌嗔刁鑽，表哥依舊憨厚老實，對表妹說一不二。

一天，表兄妹又在花叢中練劍。

兩人你來我往，蝶飛花竄，甚是好看。

表哥練得高興，有點忘乎所以。

兩劍搭到一起，表哥暗運神功，輕喝一聲：「撤劍！」

表妹的功力稍遜於表哥，她只感全身一抖，幾乎捏不住劍柄，不覺臉一紅，隨即把劍一丟，流出眼淚。

表哥見了，大吃一驚，替表妹拾起劍，道：「表妹怎的了？碰疼了麼？」

表妹瞪了表哥一眼，道：「你壞死了！你自恃力氣大，功夫好，欺負我！」

表哥忙道：「是，是，我壞，我壞！我讓表妹把劍震落三次，表妹不要惱嘛！」

表妹道：「不行！」

表哥道：「震落三十次行不行？」

表妹道：「震落三百次也不行！」

表哥急了，他不知哪兒來的靈機，把劍往表妹手上一塞，又把自己的劍往表妹手上的劍輕輕一搭，喝道：「撤劍！」

話音剛出，表哥自己跌跌撞撞的直往後退，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跌得仰面朝天，狼狽之極，口中卻連聲道：「表妹功夫厲害，表妹功夫厲害之極！」

表妹想忍住不笑，但到底忍不住笑起來。

表哥見表妹笑了，心花怒放，又大聲道：「表妹，你功夫好，欺負人！」

表妹笑着走過來，道：「你壞！快起來！」

表哥道：「我的確壞，只要表妹不生氣，我連跌三百次也可以！」

表妹笑道：「我不生氣，不准你逗我笑，快起來！」她一頓，又低聲道：「跌痛了麼？」

表哥心中一熱，他忘情的伸手抓住表妹的手，表妹臉一紅，低頭想抽手出來，但卻抽不出，不由嗔道：「放手！人家問你跌痛沒有，你抓人家的手幹麼？」

表哥抓住表妹的手，連聲道：「不痛！不痛！再跌三百次也不痛！」

表妹使勁抽出手來，嗔道：「誰要你跌三百次？我一次也不准你跌！」

兩人笑起來，兩人的臉都紅了。

遠處傳來呼喚聲：「回來吃午飯了！」

兩人抬頭，表妹的父親莊主正微笑着望着他們。兩人紅着臉走出花林，莊主的心也欣慰極了。

這一晚風靜月明。表妹正與莊主在花廳外輕言細語。

表哥正恰好路經，聽到父女倆說的竟是自己和表妹的事。

莊主道：「爹爹的意思如此，你聽清了？」

表妹道：「女兒知道了。」

莊主道：「你意下如何？」

表妹道：「爹爹爲何問女兒？」

莊主笑道：「你與他表妹表兄青梅竹馬，不問你問誰？」

表妹嬌嗔道：「爹爹，女兒不依啦！」

莊主道：「這是你的終身大事，爹爹絕不勉强你，一定要你親口答一句！」

表妹嬌嗔道：「一切但憑爹爹作主，還不行麼！」

表哥一聽，明白了表妹的心意，他忍不住跑到後面的花林，笑了大半夜。

不久是洱海的花燈會。

每年這一天，莊主都帶表哥表妹去赴會。

偏偏這幾天莊主身子不適，表妹又嚷着要去，莊主無奈，恰好表哥走進來，莊主便笑道：「你要去，便由表哥陪你去吧！」

表妹自然不會反對。

洱海花燈會，大理的一個盛會。

表兄妹到了洱海，划船下湖，湖上排滿了五顏六色的花燈船。

花燈也成千上萬，有龍王燈、鯉魚燈、蓮花燈、鳳凰燈、月季燈、桂花燈、牡丹燈，各式各款大海燈把洱海也照亮了。

一串爆竹鳴响起來，海燈會將開始了。

這時，海月莊的莊主走了出來，他是洱海德高望重的人物，有一手絕頂的功夫。

表妹認識這海月莊的莊主，因爲每年總有一天，爹爹均會把他請到花林，還有上關一位花老爺。三人聚在一起，也不知談論些甚麼。

海月莊莊主親手點燃了龍王燈，放入海面，霎時萬燈齊明。

英俊的男子們躍入水中，直向那最大的一盞海燈游去，據說誰奪得這盞最大的海燈，誰今年的運氣便會特別好。

水中條條健美的男子漢身軀，把少女們撩得芳心大動。

游在前面的是一位英俊不凡的青年，臉如白玉，身也如白玉，十足十的浪裏白條。

他便是海月莊莊主的兒子玉燕子。

滿湖少女芳心傾倒，湖面上一片鶯啼燕叫：「玉公子！加油！」

玉公子飛快的向海燈游去。

這最大的海燈恰恰在表哥、表妹的小船邊漂蕩。

表哥只知把船駛得穩穩的。

表妹坐在船上，一雙美目卻已盯在那迎面游來的青年身上。

表妹看着玉公子游近時，她心

中閃過多少種念頭，這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玉公子第一個游到海燈旁，他雙脚踩水，雙手把海龍燈高高擧起，湖面上一片歡呼聲。

玉燕子得意的張目四顧，他忽然一怔。

眼前的小船上，一位花容月貌的少女，正痴痴的看着自己。

玉燕子認識她，他知道她是上關花林莊主的千金，這時乍然見面，他忽然發覺，她才是大理最美的美人兒。

兩人眼波相觸，這一觸便發生了一段纏綿悲壯的故事。

表妹眼睜睜的看着玉燕子高擎海燈，在歡呼聲中游回去了。

她回頭一看，表哥只會穩穩的搖船，不言不語，像一根木頭似的。

這一次海燈會後，表妹與表哥在一起時，就失去精神，終日悶悶不樂的。

不久又是大理的梨花會，梨花會在蒼山脚下，表妹自然是要去的，偏偏表哥因家中有事，不能陪她去了。

表妹也不介意，因爲她想獨自一個人去，她心中有一個秘密，她希望在梨花會上，碰到玉燕子。

表妹果然碰見玉燕子，玉燕子也見到表妹，這不知是巧合還是天緣。

表妹忍不住道：「玉公子，你看那梨花多美啊！」

玉公子身形一晃，那枝帶露的梨花已摘到手上，他遞給表妹。

表妹伸手去接，那梨花一晃，却不見了。

如果是表哥，表妹早就發火了。

但這是玉燕子，表妹不但不發火，反而心兒也笑起來：看人家多有情趣，表哥那木頭人，連人家半點也及不上。

玉公子笑道：「我給你摘花，你須用一件東西交換。」

表妹笑道：「你要甚麼交換？」

玉公子朗笑一聲，並不說話，只見他一手執花，一手輕輕把手腕一翻。

表妹也是高手，豈會不知，手腕亦一挪，但腕上一串翡翠玉珠已穩穩夾在玉公子的手指間了。

表妹羞紅了臉，低下了頭。

玉公子把梨花交給表妹，道：「這碧玉珠子太好，而我只此一朶梨花，須得再送一件東西才算公平，但我身邊並無甚麼物件，怎麼辦呢？」

表妹不言，但心中卻很甜。

一隻畫眉鳥在空中飛過。

玉公子身化燕子，凌空而起，伸手把畫眉鳥捉了。

他把畫眉送給表妹，畫眉的叫聲，把表妹的心叫得酥麻了。

自此之後，表妹的身邊就多了一隻畫眉鳥，她的身邊也多了一位玉公子。

玉燕子常常借故前來花林莊園，莊主也沒待薄他。

表哥心中痛了，更痛的是表妹連那隻畫眉也不許他看一眼。

玉公子卻與表妹一道，有說有笑的餵畫眉鳥。

表哥開始喝酒了，他一喝酒，人就更糊塗，他甚至不敢在玉公子來時出現，因爲他怕表妹生氣。

一年後，表妹忽然生了一位女兒。這是她與玉公子的孩子。

未嫁而私生，這是大逆不道的事兒。

表妹再難以在莊中容身，玉公子把她領上一座高高的懸崖，表妹與玉公子約定，兩人在世上不容於人，便到陰間再做夫妻。

玉公子滿口答應了。

說到此處，雪僧忽然長長的歎了口氣，他的模樣更沉醉了。

＊　＊　＊

笑星兒忙追問道：「那後來怎樣了？」

「後來……」雪僧歎了口氣，又說了下去。

兩人站在高高的懸崖邊。

玉公子看着搖曳的花枝道：「你是花容。」

表妹看着天上一輪明月道：「你是月貌。」

兩人相視一笑，齊聲道：「花容月貌！」

表妹縱身便跳了下去。

笑星兒忙道：「那玉公子呢？他當然也跟着跳下去了。」

雪僧長歎一聲道：「唉，他若跟着跳下去，那世上就沒有負心人了，他並沒有跳，因爲他與表妹的相愛，其實是爲了一件寶貝。」

笑星兒道：「甚麼寶貝？」

雪僧沒有回答，卻道：「那表妹的爹爹一氣之下，傷心過度，竟去世了。那玉燕子冷眼不瞧，回到他的海月莊。這事誰也不知道，只有他知、表妹知，還有天知、地知。」

笑星兒道：「但你又怎會知道？」

雪僧歎了口氣道：「因爲那表哥不放心表妹，偷偷跟在兩人的後面，當那表妹跳下去時，表哥欲救也來不及了。也因爲那表哥，就是我雪僧。」

笑星兒不由吃了一驚，忙道：「那後來又怎樣了？」

雪僧道：「後來我忽然接到一個神秘的包裹，裏面有一封信以及一樣東西。那信是表妹寫的，她求我到花林的莊園，撫養那沒爹沒娘

的孤女。」

笑星兒越來越明白了，他又忙道：「那東西呢？是甚麼？如此珍貴！」

雪僧苦笑道：「是一幅練功圖。那玉燕子就是爲了這幅圖接近表妹的，但他最終也沒有得到。」

雪僧說至此，忽然道：「外面有人來了！」

笑星兒連忙往窗外一望，來人原來竟是他的大仇人風畢揚。

那日風畢揚被百花仙子華芷扔進花林，原本是無法走出來的。

但他好運，偏偏碰上玉莊主、余林森、古谷梁、鬼面婆婆等高手大鬧花林莊。

鬼面婆婆急於上下關花林莊，目的是尋那歌女曲雲。

鬼面婆婆知道曲雲被困花林，但遍尋不獲，她以爲曲雲已遭不測，登時狂性大發，耗盡功力把花林毀了。

風畢揚這才僥倖逃了出來，但他不幸却闖上這雪峯來了。

雪僧醉醺醺的道：「小兄弟，外面來的何人？」

笑星兒恨聲道：「老哥哥，外面來的是我的大仇人。」

笑星兒說着，人已從窗內一躍而出。

笑星兒怒視着風畢揚，風畢揚也怒視着笑星兒；笑星兒要報仇，非殺風畢揚不可，風畢揚要活命，也一定要殺了笑星兒。

兩人見了面，話也不說，便鬥作一團。

風畢揚出手便是殺着。

但他連笑星兒的影子也沾不到了。

不過笑星兒也打不倒風畢揚，因爲他的招式來來去去只是那幾手娃娃掌。

他的步法與招式簡直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令人啼笑皆非。

雪僧也忍不住笑了，道：「小兄弟，你打架爲何只用這等三脚貓功夫？」

笑星兒久鬥風畢揚不下，心中有點急了，大叫道：「老哥哥，我鬥這大仇人不下，你便不來幫幫麼？」

雪僧笑道：「我幫你不難，但你得先答應老哥哥一個條件。」

笑星兒大叫道：「趁火打劫，不是英雄好漢！不過也吧，你先說來聽聽。」

雪僧道：「老哥哥要你不再理你的曲姐姐，回去下關好好侍候你的百花姐姐，你答應麼？答應了，老哥哥馬上替你解決這臭漢子！」

笑星兒一聽，爲難的大叫道：「你這是要小兄弟見死不救，豈是俠義之道？我若爲了一己私利，答應了你的條件，我豈非成了不義之徒？這決不能答應的。」

雪僧大笑道：「你不答應，你就只好自己救自己了！」

笑星兒怒道：「不答應，不答應，頂多我自己救自己罷了！」

雪僧大笑道：「好，好，那你就自己救自己吧！」

笑星兒一聽，忽然靈機一觸，心道是呀，我既然可以用黑髯老者的絕招把他打退，爲何不擴而大之，以他人之法，還施他人之身？哈哈，這顯然又比「還施彼身」更精進了。

笑星兒於是凝神屏氣，右掌護胸，身形一閃，左掌斜推而出，掌力疾吐。

這是他學自黑髯老者的絕招。

風畢揚如何躲避得了？他右胸中掌，蹬蹬蹬連退三步。

他驚呆了，他委實不明白，笑星兒這小子怎的每打一次，功夫便精進一重，他簡直有如鬼魅化身似的。

雪僧道：「小兄弟，你這一手總算有點門路，但也只是剛入皮毛吧了！」

笑星兒大笑道：「管它皮毛不皮毛，有用便是好的，能打倒這大仇人，便是好功夫！」

笑星兒打順了手，他學自黑髯老者的絕招，還施風畢揚之身，風畢揚如何抵擋得住？

笑星兒大笑道：「老哥哥，你不幫我，我也可以自己報仇了！」

他忽然施出黑髯老者最狠辣的一招。

雪僧知道，風畢揚決不能在這一招下再有僥倖了，他不想風畢揚被笑星兒打倒。

笑星兒掌力拍出，他眼前已多了一個人，雙掌輕合，便已把笑星兒的掌力化解了。

笑星兒尚未及發話，雪僧已一手挾起風畢揚，疾如電閃的飛去了。

笑星兒不捨，在後面拚命追趕。

他雖然展開那「花林幽徑步法」，那雪僧手下挾了一個大男子，但笑星兒竟無法接近雪僧一步。

「老哥哥，你不幫小兄弟，反助小兄弟的大仇人麼？」笑星兒急得大叫道。

雪僧並不回頭，但一縷尖音已傳了過來。「小兄弟，這是要脅你答應我那條件的奇貨！你只要答應了，我立即交還，如何？」

笑星兒氣得大叫道：「不答應，不答應，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我一把火把你那茅屋燒了，看你如何？」

雪僧大笑，又傳來尖音道：「很好，好極了！多謝，多謝！」

笑星兒道：「我要燒你的老巢

，你還說多謝？」

雪僧大笑道：「你把我那茅屋燒了，我便成了白紙一張，白紙一張不是更好寫更新更美的畫面麼？呵呵，老僧不但多謝，簡直感激得五體投地了！」

笑星兒可哭笑不得了，他雖然仍在追，但他知道自己決追不上了，因爲雪僧的功力勝他何止數倍？

「小兄弟，你別追了，我只是借你的仇人一用，用完自當交還。你還是回去照料你那曲姐姐吧！她雖無大礙，但在這三日三夜間，內力盡失，遇上下三濫的强盜，你後悔也遲了！」遠遠傳來雪僧的尖音道。

笑星兒不由頓住脚步，心道是啊，曲姐姐如今內力全失，須三日後才能復原，這時候遇上惡人，她就危險之極了！這見鬼的老哥哥此言不錯啊！

笑星兒無奈轉回雪峯上的茅屋。

雪僧並沒欺騙笑星兒，曲雲睡了大半夜，氣色已好了很多，她側身睡着，鼻息均勻，花容月貌，令人心醉。

笑星兒看着，心中一蕩，他畢竟也是初懂男女情事的少年郎了。

但他是笑星兒，笑星兒不許自己有任何壞心思，所以他狠狠的罵自己一頓，閉上眼睛，再不准自己去胡思亂想，他很快也進入夢鄉。

天亮時，曲雲終於醒來了。她睜開俏目，一眼便看見蜷縮在一角的笑星兒，他的臉兒恰恰向着她。

曲雲看着笑星兒，眨眨眼睛，她心中又甜又奇又疑。

笑星兒太神秘莫測了。

他有時毫無功夫，但有時卻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

例如那百花仙子的弓魚花劍，七十二朵花作暗器射來，他竟可以化解去七十一片。

若非他化解了七十一片，她便十條生命也完了！因爲就只一片擊中她，她立刻就軟綿綿的躺了一日一夜了。

曲雲運氣試試，她發覺除肩上還不暢順外，其餘已並無大礙。

她輕輕爬起來，她把笑星兒的外衣拿在手上發呆。

她記起昨晚笑星兒說外面春花燦爛，但外面卻是冰雪的世界。

笑星兒只穿了一件單衣，在屋角蜷縮作一團。

曲雲微歎口氣，她走過去，把外衣蓋在笑星兒的身上。

曲雲此時心中甚麼也沒有了，只有一位神秘莫測的笑星兒，她甚至忘了自己的重大使命了。

笑星兒醒來，睜眼便看見曲雲一雙美目，正凝視着他的眼睛。

曲雲笑道：「星兒，你醒了。」

笑星兒翻身爬起，道：「曲姐姐，你肩上的傷口好了？」

曲雲道：「好了！」

笑星兒雙掌一合，閉目道：「阿彌陀佛！」

曲雲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你甚麼時候學會參禪了？」

笑星兒道：「曲姐姐你並不知道，昨晚你昏睡不醒時，我又結交了一位老哥哥，他是一位唸佛的僧人。」

曲雲少女性子，一聽「朋友」二字，心中便有氣，嗔道：「你結交了一位朋友，便必定把姐姐忘了！」

笑星兒忙道：「曲姐姐放心，我怎會記不起你？其實這老哥哥也很不夠朋友，把我的大仇人也救走了！」

曲雲暗吃一驚道：「那僧人到底是誰？」

笑星兒心道若實說這雪僧是百花姐姐的祖師爺，曲雲必定不高興，便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只知道他是這茅屋的主人。」

曲雲已看出他隱瞞了甚麼，便歎了口氣，道：「你又瞞着姐姐了，不過，你不講也算了，姐姐不敢逼你。」

笑星兒最怕見到曲雲這種楚楚委屈的神情，他忙道：「曲姐姐不要這樣難過，星兒說實話便了。」

曲雲道：「姐姐不難過，你說吧！」

笑星兒道：「我那朋友老哥哥，其實也沒甚麼，因爲他要救走我的仇人，卻把這間茅屋送給我，公平交易，姐姐放心在此養傷便了。」

曲雲道：「他用他的茅屋交換你的仇人？」

笑星兒道：「是，的確如此。」

曲雲不由笑起來，笑得捂住肚子。

笑星兒也覺得好笑，不由也笑起來。

少男少女在茅屋內笑作一團。

曲雲笑夠了，抬起頭，一眼看見窗外的皚皚白雪。

她心中頓時柔情一片。

曲雲輕聲道：「星兒，昨天晚上，你說外面有百花盛開，是麼？」

笑星兒臉紅了，他雖然是爲了騙曲雲開心，但畢竟是說了謊話，他說了謊話，便必定會臉紅。

曲雲道：「星兒，去給我摘兩朵花來。」

笑星兒低着頭，不知如何是好。

曲雲把外衣拿起，披到笑星兒身上。

笑星兒忙道：「曲姐姐，這山上冷，你有傷，還是你披着吧，星

兒並不冷。」他的身子卻在微微的抖顫。

曲雲嗔道：「你對姐姐說話，十句有九句是假的，姐姐該不該罰你？」

笑星兒道：「該罰，該罰，但不知姐姐要罰甚麼？」

曲雲道：「罰甚麼都可以麼？」

笑星兒道：「都可以。」

曲雲笑道：「那好，姐姐便罰你把外衣穿上。太陽出來了，姐姐不冷，你快穿上。」

笑星兒憨憨一笑，乖乖的穿上外衣。

曲雲這才高興了，她對笑星兒道：「星兒，你說過，你要帶我到外面玩的。」

笑星兒道：「帶你出去玩自然可以，但你的傷不是要三日三夜才好麼？」

曲雲道：「誰說的？」

笑星兒道：「是那老哥哥說的。」

曲雲歎了口氣道：「看來眞的要三日才可復原了，你那百花姐姐的花片當眞厲害，但出去玩玩還不礙事。」

笑星兒道：「那我帶你出去便了。」

笑星兒扶曲雲出去，曲雲不知是傷未好，還是有意靠近笑星兒，她任由笑星兒扶持着他在雪地上走。

曲雲看看笑星兒，又看看白雪，她忽然覺得，笑星兒就像一片白雪。

一絲惆悵，漸漸纏上曲雲的心頭，她不作聲了，也笑不出了。

笑星兒立刻發覺了，忙道：「姐姐你痛麼？那快回去躺着吧！」

曲雲勉强一笑，道：「你亂說甚麼？姐姐不痛。」

笑星兒道：「你忽然不高興了，也不笑了，還不是痛？你也沒向笑星兒說老實話。」

曲雲道：「我爲甚麼沒說實話？」

笑星兒道：「你表面上是彈唱的歌女，但實際你決非賣藝爲生的歌女。」

曲雲道：「何以見得？」

笑星兒道：「因爲你的功夫很厲害，與百花姐姐不遑多讓，因此姐姐決不是那種賣唱爲生的歌女。」

曲雲微微一笑，道：「你如此看，便算是這樣吧！」

笑星兒道：「但無論如何，我都會對姐姐你好的。」

曲雲道：「你爲甚麼要對我好？」

笑星兒道：「因爲姐姐是孤兒，我也是孤兒，我已發誓，一定要照顧世上的孤兒的。」

曲雲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世上的孤兒何止萬千，你照顧得多少個？」

笑星兒笑道：「這不要緊，只要我碰上了便照顧，這便不算違反誓言了。」

曲雲不作聲了，她忽然覺得，笑星兒就像一盤熱火，把世人冰冷的心都燻暖了，她不由痴痴的看着笑星兒。

笑星兒卻仍一臉的痴憨，他尚不知道，他已佔據了曲雲這少女的心房了。

曲雲道：「星兒，你眞好！」

笑星兒道：「曲姐姐莫誇獎星兒，星兒只是一個孤兒，有甚麼好？」

曲雲又好氣又好笑，嗔道：「我說你好，你便好。」

笑星兒忙道：「是，是，星兒好極了！」

曲雲甜甜一笑，道：「你是孤兒，我也是孤苦伶仃的可憐人。」

笑星兒歎道：「不錯，同是天涯淪落人，原該互相照應。」

曲雲眨眨眼，道：「其實我還有一位奶奶，你怎麼不問我還有沒有其他人？」她的臉不由一紅。

笑星兒卻毫無機心的道：「各人心裏都會有秘密，姐姐不說，星兒便不問。」

少女的心最難猜測，她一聽就莫名其妙的賭起氣來了，嗔道：「我偏要你問，偏要你問我的身世！」

笑星兒歎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笑星兒這隨便一句，曲雲聽了，卻幾乎掉出淚來，她盯着笑星兒道：「你是狠心人，負心人，我不要與你曾相識，你快走開，我不要你理了。」

笑星兒急了，不知如何是好，他少年人哪懂少女複雜的心事？

笑星兒喃喃道：「星兒說錯甚麼了嗎？曲姐姐不必如此生氣啊！」

曲雲道：「你連我的身世也不肯問，可知你心中沒有我這個姐姐。」

笑星兒忙道：「問，問，曲姐姐的身世如何了？」

曲雲不由噗嗤一笑，道：「你是眞心問，還是假意問？」

笑星兒道：「只要姐姐肯說，這自然是眞心問呵！」

曲雲歎了口氣，道：「姐姐的身世，其實比你更苦。」

笑星兒忙安慰道：「更苦的日子也會過去的。」

曲雲點點頭道：「是啊！我就是以此來勉勵自己，才沒有中途死去了，我的父母也被仇家殺死了，後來是奶奶帶我浪跡天涯。奶奶是

我唯一的親人了，我和奶奶爲了報父母的血海深仇，便發誓取得一件寶物。只要取得這件寶物，學懂上面的武功，我的血海深仇便可以報了，否則我就活在世上也沒有意思。」

笑星兒歎了口氣，道：「姐姐的身世與我竟然如出一轍，世人可憐之處，原不止一家半戶的。但你還有一個奶奶，我却連爺爺也被大仇人殺死了，姐姐的奶奶在哪兒？」

曲雲欲說，忽然想起他與百花仙子的關係，便心中一酸，嗔道：「你不是也有一個百花姐姐麼？你問我的奶奶幹麼？」

笑星兒猛地被她提醒，心道是啊，百花姐姐當時神色倉皇，必定是有强敵來犯，她一個女兒家，如何對付那等惡人？他心中轉念，便想着去救百花姐姐了。

笑星兒喃喃的道：「是呀，當時百花姐姐沒有下手殺我和姐姐，匆匆而去，必定是有人來偷襲她的花林莊了。」

曲雲一聽，更氣了，厲聲道：「我不准你提你的百花姐姐！」

笑星兒歎了口氣道：「曲姐姐身世孤苦，百花姐姐的身世也好不到哪兒，同樣孤苦極了。星兒發誓要照應天下的孤苦人兒，這却是不能不理的。」

曲雲氣道：「天下孤苦的人何止千萬？你救得多少個了。」

笑星兒苦笑道：「碰到一個便救一個便了，碰不到的，那也無可奈何！」

曲雲不由眞的傷心了，她珠淚輕彈，背過身去，不再理笑星兒。

笑星兒此時也顧不得去想許多，便一躍而起，道：「曲姐姐的傷已不礙事了，只要再歇一會，自可復原。星兒下山救了百花姐姐，立刻回來接你下山去。」

笑星兒大俠似的朗聲說罷，便身如流星，眨眼不見踪影。

曲雲呆呆的並未去阻止笑星兒，只是痴痴的望着笑星兒的背影，她知道，就算她想阻止，也阻止不住他那神奇的功力。

笑星兒走了，曲雲仍痴痴的凝視。

一陣寒風吹來，曲雲打了個寒顫。

她歎了口氣，慢慢走回茅屋。寒冷使人清醒，曲雲想起了自己的使命。

她環顧四周，她突然心花怒放了。

因爲她突然發覺，這是她夢寐以求的地方，這地方必定是那不世高人居住的地方。

現在那高人已挾了笑星兒的仇人而去，豈非絕好的時機麼？

曲雲躍身而起，她必須盡快辦完一件事，這件事辦好了，她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也不必怕那可愛可怕又可恨的百花仙子了。

少女的心事，原本就是這般的微妙。

＊　＊　＊

上關花林莊已被人毀了。

百花仙子華芷已沒有家，也成了一個天涯淪落的可憐人。

不過對百花仙子來說，家並不太重要，因爲大理到處都有花，到處都有花林，有花林，有花便有百花仙子，有花林百花仙子便有家。

所以百花仙子並沒有因家園被毀而倒下。

華芷徜徉於花林中，她心中已不能抹去一個影子，這影子便是笑星兒。

笑星兒捨身護衛曲雲，那曲雲却是華芷最痛恨的女子。

那日花林莊被四大高手洗劫，華芷知道不敵，也不戀戰，主動撤出花林莊。

但在臨走時，她又忍不住掠回那花林邊，不過笑星兒和曲雲都不見了。

曲雲已受了傷，必須有人扶持才可離開，那扶持她的人，必定是笑星兒。

華芷不願往下想了，她心中甚至情願受傷的是她自己，因爲若如此，那笑星兒扶持的就不是曲雲，而是她了。

她和她，中間隔着一個笑星兒，這情景夠令人頭痛的了。

華芷不知道，鬼面婆婆也正在千方百計尋找她。

鬼面婆婆尋找華芷的目的是甚麼，這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鬼面婆婆在一片花林邊慢慢走着。

花林中走出兩位女子，一胖一瘦，各執寶劍，正是荷女和梅女。

鬼面婆婆低着頭，搖搖晃晃的迎面走來，橫在兩女中間。

兩女往左邊避，鬼面婆婆往右面搖；兩女往右面走，鬼面婆婆往左面晃。

荷女心性急燥，晃得兩下，便忍不住責問道：「老婆婆，你眼睛不好麼？爲何搖來晃去，擋住去路？」

鬼面婆婆不作聲，裝聾扮傻，只作沒聽到，依然搖來晃去，擋在道中。

梅女脾氣好，勸道：「姐姐，既然她走這邊，我們繞到另一邊好了。」

但她倆無論如何也避不開去。

鬼面婆婆死死的擋住去路。

荷女怒道：「死老太婆，我等已禮讓三次了，再不讓開，便休怪我等不客氣了！」

荷女待要出手，老太婆却已搶先一步，只見她身形微晃，雙掌齊出，荷女一驚，急忙閃避，險些遭了毒手。

兩女氣憤之極，雙雙出劍，直逼老太婆。

笑星兒恰好此時來到花林邊，見到了這場惡鬥。

笑星兒並不打算上前助陣，因爲他發覺兩女竟佔盡了上風。

笑星兒心中奇怪，因爲他認得這老太婆，那日在雙鶴樓與那道士相鬥，身手厲害，與眼前的老太婆相比，竟判若兩人似的。

笑星兒心中奇怪，爲甚麼老太婆忽然會如此不濟？莫非她其中有詐？

兩女鬥了一會，有點不耐煩了，荷女劍尖一抖，手腕一沉，劍鋒直逼老太婆面門。

老太婆慌忙躲閃，向左偏去。

梅女長劍疾繞，直向老太婆的下三路掃來，老太婆一個轉身，向高處亂蹦，左肩卻已暴露在荷女面前。

荷女心性急燥，見有機會擺脫糾纏，右手把長劍胸前一收，左手變劍訣爲掌，一招乳燕斜飛，自老太婆左肩拍出。

荷女這一掌並未用上全力，目的只是要老太婆讓路吧了。

鬼面婆婆卻應聲中掌，立刻一下坐到地上，掙扎不起。

笑星兒打架的經驗多了，也看出老太婆並無大礙，荷女這一掌她受得起有餘，他不明白，爲甚麼老太婆反而甘挨了這一掌？

荷女、梅女卻不知老太婆的心思，見她一跤跌地，便收了劍，向老太婆走去。

笑星兒心中一驚，以爲老太婆必然會向二女下毒手了。

二女已走近老太婆身前，老太婆並沒出手，卻突然捶胸頓足哭了起來，這一哭直哭得天愁地慘。

二女慌了，荷女連忙上前扶老太婆，口中賠不是道：「老婆婆得罪了，我扶你起來好麼？」

梅女也道：「老婆婆莫哭了，其實與你並無仇怨，一下出手過重，原無惡意。」

老太婆依然哭着，不肯起來。她一手扯住荷女，哭訴起來：「我年老體弱，眼慢昏花，走路自然搖擺，你二人卻嫌我阻路，這還罷了，怎的又出重手打人，打成重傷，你等可要賠啊！」

荷女、梅女連忙賠不是，二女心道假如眞的把她打成重傷，甚至因此死去，這禍就闖得大了。

老太婆依然在哭，哭得傷心之極，猶如她的至親之人已死去似的。

笑星兒忽然發覺，老太婆的哭倒有一半眞心的哭了。他不由更感奇怪，老太婆心中有何苦處呢？

就在此時，百花仙子華芷手執弓魚劍，身穿一套花衣，已從花林的另一邊走了出來。

笑星兒一見華芷，便想躍出去與她相見，問淸楚她目下的處境。

但他忽然又伏在草叢後面。

老太婆的眼睛本來瞇成一線，但華芷一走出來，這眼睛就睜開了，目中精光暴射，令人心寒，目光中竟隱含刻骨的仇恨。

華芷很氣惱，因爲她兩個侍從正經事不做，只顧與一位老太婆糾纏。

華芷嗔道：「你們鬧些甚麼了？」

二女自知做錯了事，登時低頭紅臉。

荷女道：「我等出了花林，便遇見這老婆婆，她阻住去路，小婢一時急燥，打了她一掌，是小婢錯了。」

華芷瞪了她一眼，道：「你總是心急做錯事。」

笑星兒見華芷教訓荷女，心中便高興了，因爲她那日無緣無故把他的嘴巴打腫了，讓她受點教訓也是好的。

笑星兒因此更不想在此時出去了。

老太婆見主人出面了，便連忙哭訴道：「我年邁眼花，走路不快，一時不愼，阻住了去路，原也不該怪責，你家侍婢卻把人打傷了，這事說將出去，看你做主人如何交代？」

華芷皺眉道：「老婆婆，她們打了你甚麼地方了？」

老太婆道：「她們很厲害，一掌便拍中我的肩上巨骨穴，我便倒了。」

巨骨穴被打，登時軟癱，而且解穴極難。

華芷道：「老婆婆別擔心，我替你解了穴吧！」

老太婆嚷道：「我不要你解，我不要你解，誰打我的，就要她解！」

荷女、梅女一聽，心中不由大急，因爲憑她自己的功力，要解巨骨穴，卻是萬萬不能。

華芷又好笑又好氣，道：「她二人功力未逮，便解到第二日也解不了，我是主人，替你解不也一樣麼？」

老太婆歎了口氣，道：「也罷了，你是主人，替下人出面賠禮，我若不接受，這便有點橫蠻了，你便替我解了吧！」

華芷走近去，爲老太婆解穴。

老太婆側身面向華芷，她左肩前傾，迎着華芷，右肩後縮，右掌似已聚運了全身功力。

華芷却只知替她解穴，毫無防備。

鬼面婆婆心中狂喜，她這一掌已積謀甚久，這一掌拍出，她就可以爲她的曲雲報仇了。因爲她已斷定，曲雲已被華芷害死了。

鬼面婆婆這一掌已迎面向華芷拍出，華芷毫無防備之下，這一掌萬難躲避。

忽然一團白影疾竄上前，以左掌接了鬼面婆婆這突發的右掌。

然後又聽到一聲大喝：「百花姐姐，躍兌位！」

華芷驚駭間，被這一聲提醒，心道的確只有兌位才可以避過這一掌斃命之危，她想也沒想，便向兌位一躍，老太婆右掌再拍出時，華芷已旋到老太婆後面了。

老太婆拍出的掌力卻再收不回，推向華芷剛才所站的位置，又直撲花林，花林霎間猶如狂風暴吹，花落葉下，花樹亦啪啪的斷了幾株，氣勢威猛之極。

這一掌若拍中華芷，她便是鐵鑄的金剛，也冰消瓦解了。

華芷驚出一身冷汗。

笑星兒一旋，已擋在華芷面前。

華芷的弓魚劍已倏然出鞘，向鬼面婆婆罩來。

鬼面婆婆知機，立刻暴退，跳出劍光的籠罩，許久，才傳來一聲劇毒的厲叫道：「臭小子，壞我大事，不殺你誓不爲人！」

荷女、梅女欲追老太婆，華芷道：「你二人非她對手，不要追了，先行辦事去吧！」

華芷手執弓魚劍，回身盯着笑星兒。

笑星兒道：「百花姐姐，你別來無恙麼？」

華芷道：「還好，尚未被人氣死！」

笑星兒道：「花林莊如何了？」

華芷道：「這世上再沒有花林莊了！」

笑星兒見華芷家園被毀，形單影隻，孤苦伶仃，可憐楚楚，不由心中大感同情，忙道：「百花姐姐，我是專程來找你的。」

華芷心中一陣迷惘，喃喃道：「你爲甚麼找我？」

對笑星兒，華芷的少女心複雜之極，說不出是恨是怨還是喜。

笑星兒坦然道：「百花姐姐，星兒只是擔心你有甚麼兇險，連日來四處奔走，也是爲了尋你，今日總算找到了，謝天謝地，阿彌陀佛！」他忽然夾七雜八的唸起老哥哥的佛號來了。

華芷微咬牙道：「你找到我，又怎樣？」

笑星兒道：「找到了便找到了，姐姐安然無恙，星兒便放心了，放心了便沒甚麼事啦！」他說罷，竟是眞心實意的心安理得，一臉快活起來。

華芷不由噗嗤一笑，道：「我好好的，有甚麼事了？」

笑星兒道：「百花姐姐別口硬了，其實我已到過你的花林莊，知道花林莊已被惡人毀了，連地也被掘開三尺，不知尋找甚麼寶物，我見狀眞替姐姐擔心死了。」

華芷心中一動，她發覺笑星兒在她心中的位置越來越大了，但被他提起花林被毀的事，不由又恨道：「那日你把小妖女救走了？」

笑星兒道：「她不是小妖女，她是星兒的姐姐，是星兒把她救走了。」

笑星兒一口一句姐姐，華芷心中便無名火起，怒道：「你把她救到何處？」

笑星兒坦然道：「我把她救上了一個雪峯上去了！」

華芷忙道：「救上雪峯又如何？」

笑星兒道：「幸好那雪峯有一間茅屋。」笑星兒不敢提起雪僧，更不敢說他與雪僧曾以兄弟稱呼，因爲雪僧是華芷的祖師爺，自己與之兄弟稱呼，豈非要華芷矮了幾輩？

華芷一聽，臉脹紅了，道：「那你們便走進茅屋了？」

笑星兒毫無機心道：「自然進去了。」

華芷的心一陣痛，咬牙道：「你與你的曲姐姐同住在那間茅屋？」

笑星兒道：「雪峯上別無遮掩之物，冰天雪地，我自然是與曲姐姐在一起住了。」

華芷冷笑道：「再無任何第三者麼？」

笑星兒不敢提雪僧的事，便點點頭道：「再無其他人了。」

華芷仍有一絲僥倖，她希望這是笑星兒在說謊騙她，這樣她就好過一點，於是便盯着笑星兒，沉聲道：「你說的都是眞話麼？」

笑星兒自問說的多半都是實話，只是雪僧的事不便說出來而已，便坦然的點點頭道：「當然是眞的啦！」

華芷氣極了，她冷笑一聲，弓魚劍一抬，直指笑星兒。「你出招啦！」

笑星兒根本不明白少女微妙的心事，嚇得不由大叫道：「姐姐爲何殺我？」

華芷厲聲叱道：「你與那小妖女孤男寡女同處一室，必是已幹下苟且之事，既然如此，又爲甚麼要來當面戲弄我？我……我今日非殺你這小子不可！」

華芷一劍刺出。

笑星兒一晃，避過劍鋒，不解的大叫道：「百花姐姐爲何要殺我了？」

華芷不答，事實上她的心事又如何說得出口？她斷不會直說，自己是吃笑星兒和曲雲的乾醋呢！

華芷「刷刷刷」的又連刺三劍，她氣昏了頭，眞的要取笑星兒的命了。

笑星兒見華芷來眞的了，嚇得連忙閃避，走開那神妙花林步法，抬腿邁步，罡氣護體，遊走起來。

不過笑星兒卻決不還手，事實上他「挪移」來的幾招功夫又哪能打倒華芷？

華芷見笑星兒動口不動手，一臉的痴憨神氣，心中一軟，出劍雖仍狠，但力道已然大減，因爲她心中的綿綿情意，阻止她痛下殺手。

華芷的劍越使越無力，越來越凌亂，根本不像當今江湖聞名喪膽的百花仙子了。

華芷心中隱衷，有口說不出，她心中所恨的、所怨的，全是因笑星兒與曲雲同住雪峯一間無人的茅屋，孤男寡女，再加上那小妖女俏媚之極，兩人還會幹出甚麼好事！

華芷不恨笑星兒救走曲雲，只恨他與曲雲竟然如此親密，但她這話又決說不出口。

少女的心、少女的意，當眞微妙之極。

笑星兒卻毫無機心，他自問自己所做的一切皆無愧於心，他不過是要盡力照應天下的孤苦人吧了，因此他根本不能體會少女這等微妙之極的心事。

華芷再打了一會，一下扔掉弓魚劍，不打了，只是盯着笑星兒發呆。

笑星兒見華芷不再向他出劍，登時喜出望外，以爲華芷已原諒他救走曲雲姐姐了。

華芷卻忽然掩臉抽泣起來，哭得悽楚可憐之極。

笑星兒一見百花仙子這等神態，立刻就慌了，這比拿劍殺他更令他發毛，他連忙走到華芷面前，打拱作揖，連聲道：「莫哭，莫哭，求你拜你莫再哭了，你一哭，星兒的心就亂了，甚麼也不會說了。」

華芷的心比笑星兒更亂了千倍。

她在手指縫間瞥了笑星兒一眼，不肯把手放開，輕聲道：「星兒，你走吧！」

笑星兒道：「百花姐姐爲何要我走？」

華芷仰頭看天，道：「你有你的曲姐姐，又何必與我在一起？」

笑星兒道：「百花姐姐，那等惡人要害你，星兒要保護你，不離開你。曲姐姐在雪峯上很安全，也沒人去害她。」

華芷咬牙道：「你再敢在我面前提一句你的曲姐姐，我就殺了你！」

笑星兒無奈道：「星兒不敢提了。」

華芷嗔道：「眞的不敢提了？」

笑星兒心中很難受，他實在不明白，兩位姐姐都是孤苦的人，他都視她們爲姐姐一般，爲甚麼兩人卻如水火般難以相容？

笑星兒心中但覺委屈極了，他的倔脾氣也來了，決然道：「在百花姐姐面前，星兒不提曲姐姐了，但百花姐姐不在時，星兒還是要提曲姐姐。」

華芷不言不語，好一會才輕聲道：「你不用說了，你走吧！」

華芷忽然冷若冰霜。

笑星兒不敢再上前一步了，連話也不敢再說，他心中充滿無奈，不知如何是好。

好一會，笑星兒才輕聲道：「既然百花姐姐無恙，星兒就先走了，百花姐姐自己保重了，星兒走了。」

笑星兒說罷，流星般掠走了。

華芷沒有任何挽留的表示，但她的眼中，卻又滴下一行珠淚。

秋深時節，花林如畫。

百花仙子在花林獨自徬徨。

*　*　*

笑星兒離開百花仙子，他心中一片迷惘，他但覺得，他已經失去一位姐姐了，他絕不能再失去剩下的唯一的一個。

笑星兒是孤兒，只有孤兒才知道親人和友情的可貴。

笑星兒發狂般的飛掠，不久，他又重新上了蒼山雪峯了。

古塔依舊，茅屋仍在。

笑星兒心安了點，直向那茅屋掠去。

但曲雲不見了，只有那茅屋原來的主人雪僧在。他依然在喝酒，而且已喝得酩酊大醉，但仍然抱着那個大葫蘆，一口一口的猛往肚子裏灌。

笑星兒心中一驚，曲雲姐姐哪兒去了呢？這雪僧是百花姐姐的祖師爺，祖師爺自然會幫着他的徒孫兒。

百花姐姐恨極了曲雲姐姐，這一點笑星兒已無疑問了。

笑星兒一步跨進茅屋，雪僧雖然爛醉如泥，但他不必回頭，已大笑道：「小兄弟，你終於回來了？」

笑星兒這時也忘記雪僧挾走風畢揚的事了，他連忙道：「老哥哥，曲姐姐那兒去了？」

雪僧笑道：「你怎麼不先問我把你的仇人怎樣了？」

笑星兒道：「仇人可以暫時不理，但曲姐姐卻不可以不理的。」

雪僧一聽大笑道：「仇人你可

以暫時不理，但老哥哥對仇人可就片刻也記在心上。」

笑星兒心中一驚，忙道：「你不是助你的徒孫，把曲姐姐害死了吧？」

雪僧微笑道：「我就算把你的曲姐姐害死了，你會向老哥哥出手麼？」

笑星兒咬牙道：「你我兄弟一場，你若把曲姐姐害死了，這個仇我一定爲她報，但報仇之後，我也必定爲老哥哥你守三日三日夜喪，以盡兄弟之義。」

雪僧一聽，呵呵大笑，道：「好，好，那你就先報情再盡義好了！」

笑星兒一聽，恨怒之極，他斷定雪僧眞的已害死曲姐姐了，他知道雪僧的厲害，他要殺曲雲，簡直不費吹灰之力。

笑星兒心中充滿仇恨，他也不知哪來的勇氣，腳下一滑，突然走出那「花林幽徑步法」，一下便滑到雪僧的身旁，拚命的挪移來的招式向雪僧的頭蓋拍去。

雪僧心中不由一動，他見笑星兒第二次走這妙步，這妙步連他亦無法閃避。

笑星兒手到雪僧的禿頭，心中忽然一軟，暗道算了，這該死的老哥哥年已近百，便不打死他，他也活不久了，只教訓一下他便算了。

他這般轉念，下手便全沒力道了。

不過他這一掌輕輕拍下去，卻立刻渾身一抖，因爲他發覺雪僧的腦殼竟然射出一股奇大無比的冰寒勁氣，直透他的手掌。幸而他這一掌根本只是虛拍，一按即鬆，否則，他使的力道越大，冰寒之氣必定越厲害，他必定立刻就會變作一個雪人了。

笑星兒呆了，他委實想像不到，世上還有這種能令打他的人化作雪人的功夫！

雪僧大笑道：「小兄弟竟眞的向老哥哥下毒手了？」

笑星兒恨道：「你害死曲姐姐，我自然要爲她報仇，可惜我並非眞的下手。」

雪僧笑道：「你爲甚麼忽然又不下手？」

笑星兒歎了口氣，道：「你已年近百歲，我想我星兒若把你殺了，這便有點失了那個俠義之道了！而且你我也總算兄弟一場，算了，曲姐姐的仇我不能替她報了，你把我殺了吧！」

雪僧道：「我爲何要殺你？」

笑星兒道：「曲姐姐是我的知己之一，她的仇我不忍心報，這是無情；我若替她把你殺了，這是無義；情義兩難全，唯有一死以存情義兩字。」

雪僧不笑了，目中精光一閃，道：「你眞的肯爲情義兩字死？」

笑星兒歎了口氣道：「我是孤兒，如今連唯一的知己亦失去了，活着也沒有甚麼意思。你出手吧！」

雪僧盯着笑星兒，好一會才道：「你那步法是從哪兒學的？」

笑星兒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實不相瞞，這步法是在峽谷中的一片花林，偶爾無師自通的。」

雪僧一聽，神色一變，喃喃道：「峽谷花林！我問你，你可見過花林外面那間茅屋？你快說！」

笑星兒道：「我不但見過那間茅屋，還見過茅屋裏面有一塊銅鏡，那銅鏡上蓋塊綉帕，顯然是女子用的物件！」

雪僧心神俱動，渾身一抖道：「那你可見過那女子？」

笑星兒搖頭道：「沒有，我曾大聲喊過，但沒人答應，我想，那茅屋的女主人必定不肯見我了。」

雪僧歎了口氣道：「她何止不肯見你？她就連普天下的男人也不肯見了！哎，不說也罷！」

笑星兒道：「你不說，我也沒問，老哥哥，你怎的還不出手？」

雪僧一怔道：「我出甚麼手？」

笑星兒道：「出手殺我啊！」

雪僧道：「我爲甚麼要殺你？」

笑星兒道：「你害死曲姐姐，我必定要殺你，但我又不忍心下手，左右爲難，因此只好讓你把我殺了，這情義二字，便可兩全了。」

雪僧笑道：「我若把你殺了，那我豈非成了殺兄弟的不義之徒？你豈非佔盡便宜了？其實你就算不死，也並不失了情義兩字。」

笑星兒道：「爲甚麼？」

雪僧歎了口氣道：「因爲我根本就沒有害死你那曲姐姐！所以你根本不必替她報仇，也根本不必殺我。不過，假如你不是心存厚道，出手寬容，你只要使多二分勁力，那我就算不想殺你，你自己也殺死自己了。」

笑星兒恍然大悟道：「原來老哥哥存心相試，佈這個陷阱來考驗我，我剛才若存心殺你，你反射的勁氣便把我化作雪人了。」

雪僧微笑道：「這只是原因之一，老實說，老哥哥的確有殺你曲姐姐之意！」

笑星兒驚道：「爲甚麼？爲了助你的徒孫百花姐姐？」

雪僧大笑道：「老衲做人從不相信人言，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你那曲姐姐惹到老衲的頭上，欲盜我的寶物，你說她該不該殺？」

笑星兒一驚，但轉念一想，便又相信雪僧的話大概不錯，因爲他總是發覺，曲姐姐在柔美的一面外

，另有一種神秘的使命。

笑星兒不由又驚又奇，忙道：「那老哥哥怎的忽然又改變主意了？」

雪僧道：「在你未到之前，而且是你未說出你步法來歷之前，我殺她的心意並未改變。因爲她至今仍在雪峯四周亂闖，試圖盜取我的寶貝！」

笑星兒奇道：「我那花林幽徑步法，與你是否殺她，有何關係？」

雪僧歎了口氣，道：「你忘了老哥哥對你說的那故事了麼？你大概也可以明白了！」

笑星兒悟性奇高，他想了想，這其中複雜之極的男女情仇恩怨線索便清晰起來了。

笑星兒道：「那故事中的表哥既然是老哥哥你，那玉公子自然是海月莊的莊主玉燕子。那表妹麼……」

雪僧喃喃道：「怎樣了？」

笑星兒道：「那表妹當日跳下捨身崖，其實並未死去。她把那件寶物送給你以作補償外，自己又精心苦練自己的獨門武學，終於練成一種以花林爲根基的絕世武功。不過，爲甚麼老哥哥知道那表妹尚在人世，不去找她相聚？」

雪僧長歎道：「老哥哥怎的不去？不過她已發誓不見天下所有的男人，她不肯見人，別人又如何見得到她！哎，往事如夢，眨眼已十幾年了，老哥哥也快六十了！」

笑星兒驚道：「老哥哥原來尚未足六十，怎地變得如此老邁？」

雪僧歎道：「情爲何物？老衲已淡忘了，但淡忘卻不容易，這是我滿臉滄桑的代價！」

笑星兒感觸的歎了口氣，忽然想起原來那疑問，忙道：「老哥哥還沒說，你怎地忽然又不殺曲姐姐了？」

雪僧微微一笑道：「你那步法是從峽谷花林中學的，是麼？」

笑星兒道：「不錯。」

雪僧歎了口氣，道：「你雖然學會了，卻不知它叫甚麼名堂，是麼？」

笑星兒又道：「是啊！」

雪僧微笑道：「你知那花林的女主人，她的獨門絕學叫甚麼名堂嗎？」

笑星兒自然不會知道。

雪僧微笑道：「你當然不會知道，因爲那時你尚在娘胎。她手中的那件寶物叫『百花訣』，她的獨門絕學叫『百花神功』，那花林是她創造出來的練功秘法，你既然是從那花林學到這種步法，自然便叫『百花步』了！」

笑星兒喜道：「好啊！原來這步法叫百花步，這名字好聽極了！」

雪僧歎了口氣道：「你既然從她那裏學到百花步，你便是她的未入門嫡傳弟子。你既然是她的嫡傳弟子，那老哥哥自然也應該是你的未入門師父了。」

笑星兒奇道：「爲甚麼？」

雪僧道：「因爲老衲的功夫是從她送給老衲的練功秘圖學來的，歸根溯源，你豈非也是我的弟子？你的曲姐姐既然與你情投意合，就算她欲盜老衲的練功秘圖，那也是一家子的事，老衲又怎能向她下殺手？」

笑星兒一聽，大喜道：「多謝老哥哥寬宏大量，小兄弟高興極了。」

雪僧微微一笑，道：「你不必多謝我，你要謝的，便親口向那花林女主人多謝吧！不錯，還有你的百花姐姐。」

笑星兒一怔道：「爲甚麼又扯上百花姐姐了？」

雪僧呵呵一笑道：「不爲甚麼，因爲那表妹的私生女便是你的百花姐姐華芷姑娘。說起來，也算是你的師姐了。啊啊，若非如此，老僧怎會輕饒你的曲姐姐？你還不該去多謝她麼？」

笑星兒一聽，登時驚奇得目瞪口呆，他作夢也想不到，世事竟如此巧合，如此奇妙。

雪僧笑笑又道：「既然是自己的師侄輩，那老僧就索性成全你們這些男女娃兒吧！」

雪僧忽然一頓，不再說了。

笑星兒又驚又奇道：「老哥哥打算成全我們甚麼？」

雪僧呵呵一笑，道：「是否可以成全，那就要看你們的緣份了。」他一頓，忽然以手一指茅屋外面，微笑道：「你那曲姐姐剛在外面兩里的雪峯上跑過，你快去追吧！記住，兩里外的東南方向！」

笑星兒一聽，心神激蕩，再也顧不得與雪僧傾談，當即向雪僧拱手一揖，隨即電射而出，循東南方向疾掠。

* * *

笑星兒眼前終於現出長長一條雪痕，星星點點的女子足印，直通向東南面迷茫深處。

笑星兒心花怒放，也不細想，便循那足印雪痕飛奔起來。

笑星兒斷定這必然是曲雲的足印，因爲這雪峯上根本沒有第二位少女出現過。

而且世上誰也沒有曲雲這種小巧玲瓏的雪上足印。

笑星兒知道雪僧沒有騙他，他雖然爛醉如泥，但對兩里外的落葉飛花竟洞若觀火，他的功力當真驚人。

前面突然出現一道深澗。

小巧玲瓏的足印至此也忽然失去踪影。

笑星兒心亂了，他左尋右覓，終於閃出一個可怕的後果：曲雲尋寶心切，在惶急中，不慎掉進深澗去了。

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因爲四周除了雪之外，根本不可能藏匿任何東西。

這想法令笑星兒瘋狂了，曲雲已經是他世上唯一的知己，他絕不能再失去她了。

笑星兒向深澗望去，澗深得很，不過並不十分險峻，澗邊還長有一些山松，身有絕頂功夫的人要安全下澗，也並非不可能的事。

笑星兒斷定，曲雲已安全下澗去了，他寧願這樣安慰自己，因爲他實在承受不住，突然見到曲雲死去的情景。

笑星兒沿着澗邊走着，他在尋找可以下去的地方。

他忽然發現澗邊有一座古塔，與雪僧茅屋旁的那一座一模一樣，塔下便是懸崖峭壁。

他走近去，向下張望，古塔的底部古藤交纏，不知從那兒長出，也不知伸向那兒，只是糾纏成一長串，直向懸崖的底部伸去。

笑星兒凝目看去，懸崖邊上，在縱橫交錯的古藤隱掩中，隱約露出一個山洞。

這是一個極隱秘的地方，笑星兒若非得雪僧指點方位，又若非爲了找尋他的曲姐姐，他是尋不到此地的。

笑星兒心中一喜，暗道莫非曲雲已攀下懸崖，鑽入那洞中去了？

若非這個忽然萌生的意念，笑星兒是不會攀下去的，因爲他生性淡泊，並不去追求甚麼寶貝名利。

笑星兒要學習大俠的風範，他唯一追求的，是世間的情與義。

爲了情，笑星兒勇敢的攀着古藤下去了，他就連眉頭也沒皺一皺，在世人的眼中，笑星兒這等行徑必是瘋了。

那是一個古洞。

笑星兒已攀到洞口，也不太艱難，因爲他對曲姐姐的「情」支撐着他。

不過這只是一個下洞，還有中洞、上洞。下洞其實只是一道寬約丈許的萬丈深淵，進來的人若心急冒進，必定失足而下，粉身碎骨。

從下洞通上中洞、上洞，有一道天然的石橋，石橋上有尺把寬，橋下便是黑風呼嘯的深淵，走過這道橋需要絕頂的勇氣，絕頂的功夫，兩者缺一不可。

笑星兒凝神屏氣，心無雜念，腳下踏出那「百花步」，踩着石橋，走鋼絲一般走過去了。

若非他已身負「百花訣」中的「百花步」，笑星兒雖然情義繞心中，也是決難以走過的。

走過石橋，進入中洞、上洞，腳下便平坦寬闊，再無大礙了。

中洞內有三尊佛像，上洞却充滿神奇瑰麗，四壁皆是鐘乳和石筍，千姿百態，奇妙無比，巧奪天工。

更奇特的是衆多鐘乳，竟凝成萬千神態各異的天然佛像，以及佛像上面的神枱。

但這還不算奇特，更奇特的是在佛像與神枱中間，懸空垂下一條長長的綢絹，綢絹上繪一幅雪圖。

雪圖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壯麗之極。

笑星兒的目光觸及雪圖，他立刻就如釘子遇上強磁被牢牢的吸引住。

雪圖上的萬千雪花，斜飄橫落，似直向笑星兒罩來，冰寒刺骨，如墮冰窟。

笑星兒不由打了個寒顫，他的天生反應便是要抵禦這股威烈無比的寒氣，他的腳下因而踏出了「百花步」，他體內眞氣充盈，便足以與寒氣抗衡。

朵朵雪花，飄飄而來，有形無實，穿膚透肌，似潮似浪，後浪推前浪，直向笑星兒體內湧來。

笑星兒身上立刻有一寒一熱的兩股強大氣流衝撞，進而交融，合二爲一，化作一股更威猛的力道，汩汩滔滔，盈溢心胸。

笑星兒盯着雪圖，身上全不覺寒，但卻脹得十分難受，漸漸地但覺體力的眞氣已脹滿了，如不能宣泄，他便必定爆炸而毀滅。

笑星兒知道，他必須自救，自救的唯一法子是把那幅雪圖撕下來。

這簡直是一幅害人不淺的魔圖。

笑星兒向那雪圖邁出一步，又一步，只差最後一步，他便可以撕下雪圖了。

但這最後一步，却是千難萬難，笑星兒的腳下如繫了一座鐵山，休想再挪前一步。

笑星兒眼前金星直冒，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極不甘心，他活在這世上的日子太少了。他眼前輪番現出自己全家被仇家殺死的慘象，他變成孤兒的苦楚，他在心中大叫：不能死，不能死，我還要去照應普天下悽慘的孤兒。

此時他眼前忽然又現出百花仙子華芷、曲雲兩女的倩影，她倆都是孤苦的人兒。

笑星兒的倔勁湧了上來，他就如倒下的人般向前傾跌。

這一傾跌，他的手剛好抓住了雪圖的下幅，他倒下了，雪圖也被他身體的重量扯了下來。這幾乎是

同一秒鐘發生的事。

笑星兒倒下去時，他忽然發覺自己身下一涼，原來他剛好倒在一張冰床之上。

這是一座由寒冰天然而成的寒冰床。

笑星兒身子觸着寒冰床，體內的熱氣便驟然降了下來，雖然是緩緩的，他體內的熱氣，竟把寒冰床上面的冰面也融化了。

這一冷一熱，笑星兒陷入了半昏迷的境地，此時就算是一位娃娃，也可以立刻要了他的生命了。

笑星兒眼前似乎眞有一個小巧的身影撲了過來，伸手把他手揑的雪圖接過去，小心翼翼的藏在懷中，然後毫不猶豫的背起笑星兒，走出這個神秘兇險的古洞。

笑星兒毫無反抗之力，因爲這時他已昏迷了。

這位小巧的人兒是尾隨笑星兒而進的，不然這人決不能尋到這神秘的古洞。

這人竟然是笑星兒瘋狂尋覓的曲雲姐姐。

曲雲因笑星兒的引領，終於進了古洞，獲得她夢寐以求的絕頂神功圖。

不過笑星兒若非追尋曲雲的踪跡，他也不可能發現這個神秘古洞，再加上雪僧的有心成全指引，笑星兒和曲雲終於遇上這一段奇緣。

曲雲背起笑星兒，就欲走出古洞，但她走了幾步，忽然又停住了，因爲她發覺，笑星兒的身體離開他躺着的那張冰床，全身就如一盤烈火似的燒燙得厲害。

她想了想，便重新把笑星兒放下，放上那張冰床，笑星兒的氣息這才又緩緩的平復。

曲雲知道，這必定是那幅雪圖的威力了。

她心中好奇，便從懷裏摸出那幅雪圖，鋪在地上，登時一幅雪地奇景便展現在曲雲的眼前。

曲雲也像笑星兒一樣，眼睛被雪圖吸住了，她也開始經歷笑星兒剛才所經的險死還生過程。

曲雲在最後的一刻，全身快要爆裂時，她沒有笑星兒的幸運，恰恰倒在寒冷床上，她低聲的呻吟一聲，便倒在地上昏迷過去了。

好久，也不知是三日三夜後，還是七日七夜後，曲雲的身子才輕輕的動了一下，接着她的人也開始清醒，當她睜開眼皮，入目的便是笑星兒天眞無邪的笑臉。

「曲姐姐，你醒啦？」

「星兒，是你？我不是死了麼？」

兩人異口同聲的道，兩人均一怔，接而便相視一陣歡笑。

曲雲道：「我眞傻，假如死了，又怎能聽到你的笑聲？」

笑星兒道：「我也很蠢，曲姐姐如果未甦醒，又怎能睜眼說話了。」

兩人相視而笑，兩人的手不由自主的緊緊握在一起了，兩人的身子也貼得很緊密了。

曲雲道：「多謝你，星兒，你令我終於完成了我的心願，我學到雪圖上的功夫，我就可以報父母的血海深仇了！」

笑星兒道：「多謝你，曲姐姐，假如不是找你，我斷不會來到這古洞，也無法領略雪圖的奧秘。」

曲雲喜道：「星兒，你眞的如此關心我麼？你說啊！」

笑星兒笑道：「你是孤苦的人，我當然關心照料你啊！我學了雪圖上的功夫，便可以爲普天下的孤兒盡力了！」

曲雲一聽，又好笑又好氣，心道你一個人；又豈可爲天下千千萬萬的孤兒盡力？但她不便說出口，便換了一個話題，道：「星兒，你如何尋到這古洞的？」

笑星兒想了想，忽然恍然大悟道：「對了，這必定是大理四象神功中的『白雪神功』了，這全憑雪僧的有心成全！」

曲雲道：「大理四象神功遠古相傳，我也是爲報父母血海深仇，才上花林、闖雪峯的。聽說四者學一，便可天下無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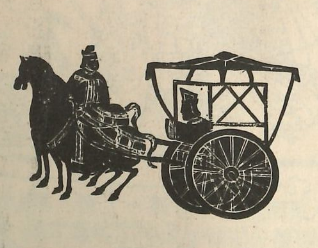
笑星兒心道有許多事你尚不知道呢！不過這些事又牽涉百花仙子華芷，他不敢在曲雲面前提起，便意味深長的一笑道：「神功有成，這是天緣，也靠自己本身的努力。世上原本無路的，走的人多了，無路也就成了大道了。」

曲雲俏目痴痴的盯着笑星兒，她不懂笑星兒話中的含意，因爲這時她少女的心已被甜蜜蜜的愛和情塞滿了。

但笑星兒心中卻仍有許多未了的心願，這還需要他付出高昂的代價去完成。

江湖中情義恩怨的故事萬萬千千，一生一世也說不完，但也只能暫且打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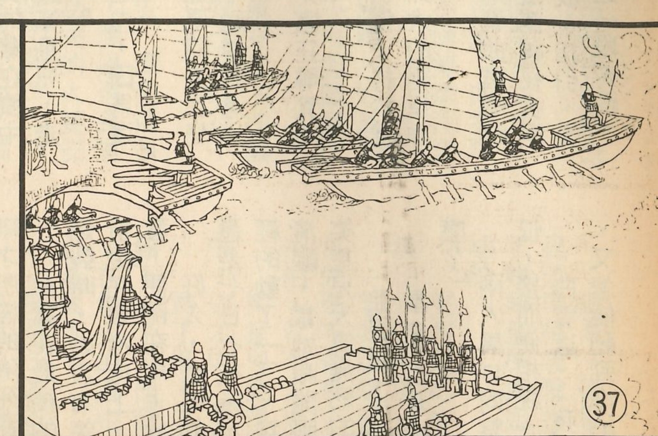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七

鄱陽湖大戰（二）

張龍・編繪



37　陳友諒的勇將張定邊，見時機已到，一聲令下，立刻把朱元璋包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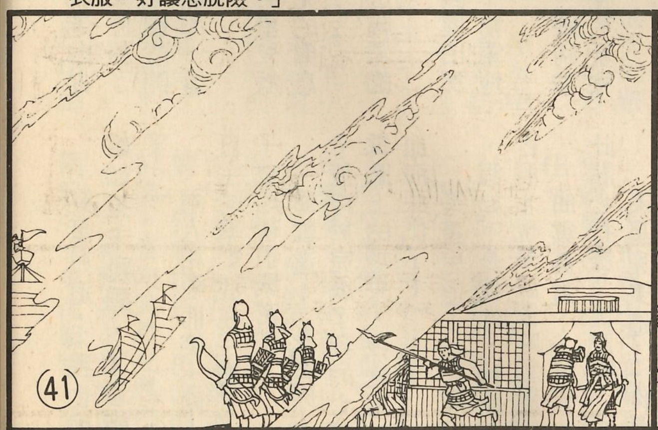
38　朱元璋見情況危急，便指揮程國勝，宋貴御敵。程國勝、宋貴無不以一擋十，拼得你死我活，一時間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39　張定邊站在船頭，四面指揮。程國勝、宋貴拼命抵抗，身負重傷，倒在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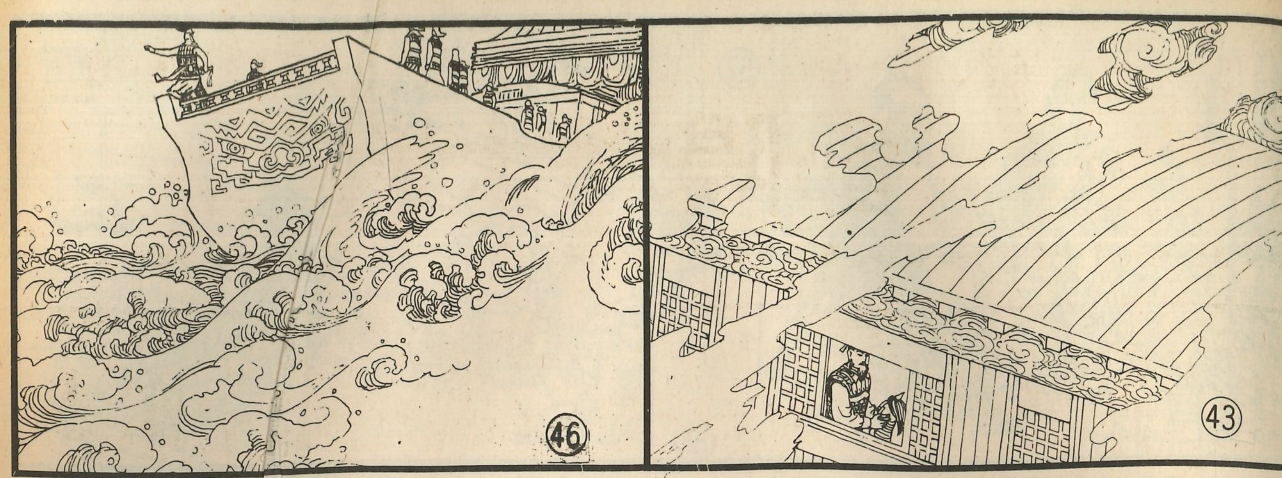
40　跟隨朱元璋的副將韓成不覺大驚失色，他惟恐張定邊傷害了朱元璋，忙道：「現在情況十分危急，殺身成仁，是作臣子應盡的責任，請您趕快和我換了衣服，好讓您脫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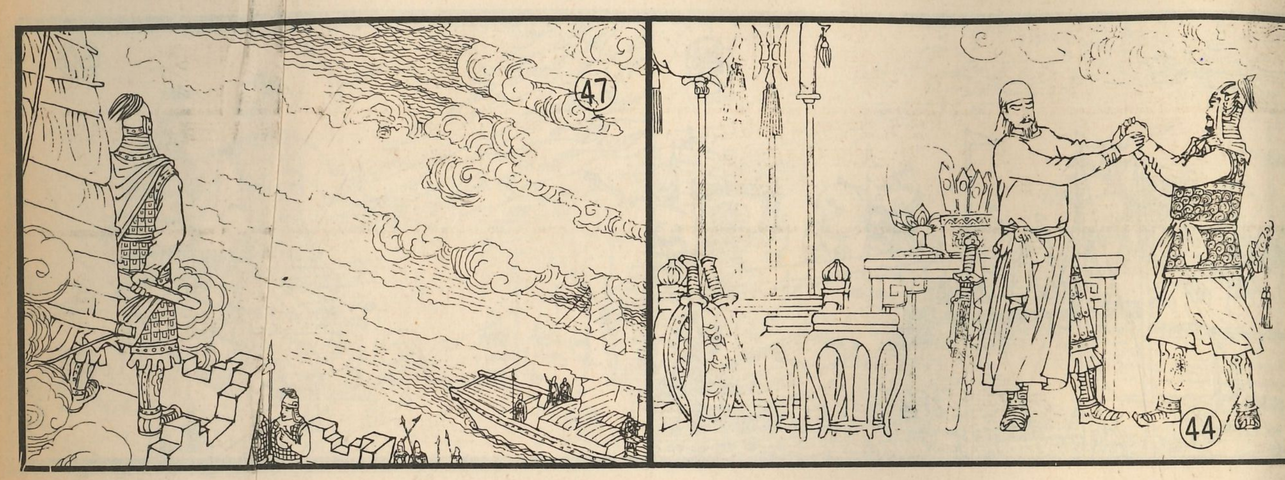
41　朱元璋聽了韓成的話，看看目前緊張的局面，感動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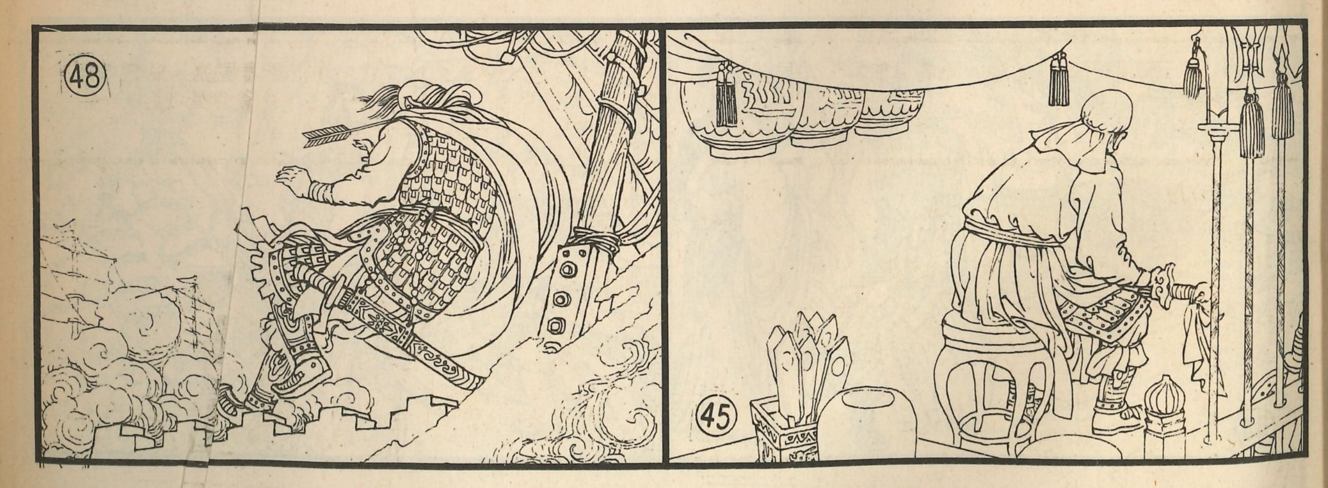
42　韓成見時間緊迫，四面敵船上殺聲陣陣，喊聲震天，急得再也忍耐不住了，便向朱元璋懇求道：「主公快聽臣言，不然同歸於盡，有何益處？」



43　朱元璋這才脫下衣服，摘下帽子遞給韓成。



44　韓成換上朱元璋的衣帽，深情地望了朱元璋一眼道：「盼主公多多保重，臣自去了。」



45　朱元璋好生不忍，但事逼到此，沒有辦法，只得含淚讓他前去。

46　韓成站在船頭，大聲喊道：「陳友諒，爲了你我兩人，塗炭這麼多生靈，於心何忍？今天就讓你抖威風，只要不再殺戮百姓……」說罷，噗通一聲，跳進水中。

47　張定邊的部下還眞以爲是朱元璋跳水自盡，頓時議論紛紛，圍也放鬆了。唯有張定邊站在船頭不肯退去。

48　忽然刷地一聲，一箭從右前方射來，正中張定邊的右額。張定邊躲閃不及，慘叫一聲倒在船上。



49　原來，射這一箭的不是別人，正是趕來參戰的常遇春，常遇春站在船頭，雄姿勃勃，破浪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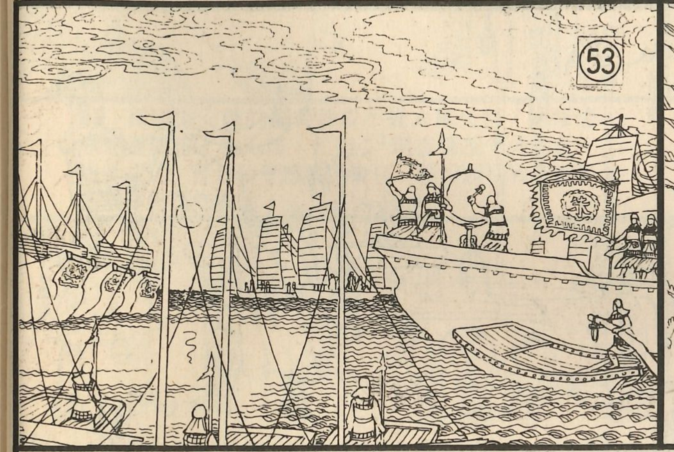
50　常遇春、俞通海一到，形勢一變，負傷的張定邊沒有辦法，這才下令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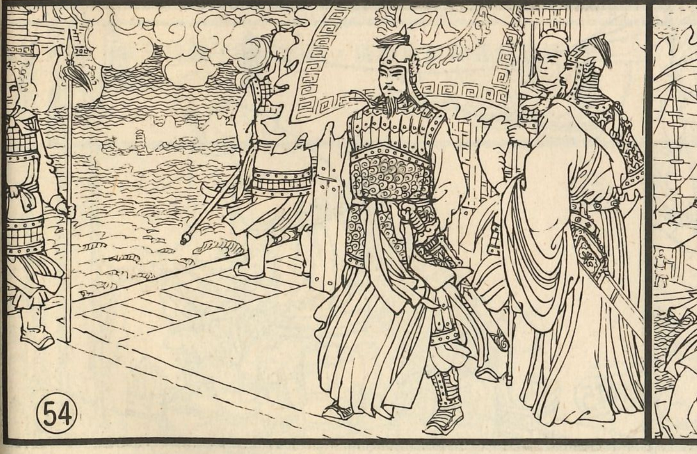
51　恰在這時，湖水突然猛漲，一支船隊乘風鼓浪，殺將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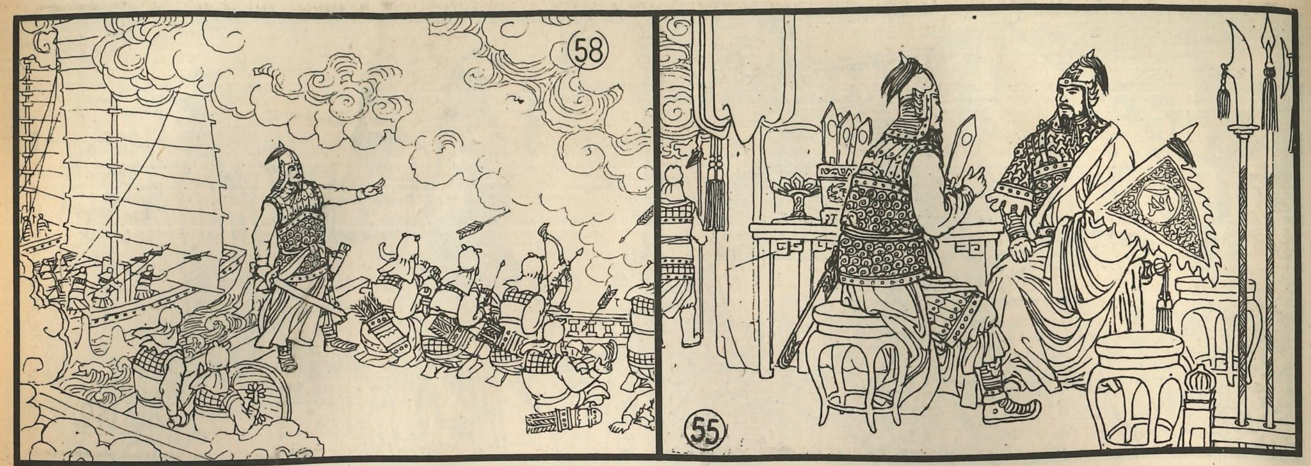
52　原來，是朱元璋趁勢殺出，他命令俞通海去追趕身中數箭、乘舟逃跑的張定邊。



53　眼看日色西沉，兩軍陣前仍是殺聲震天，難分勝負。朱元璋只好鳴鼓收兵，命戰船列陣聚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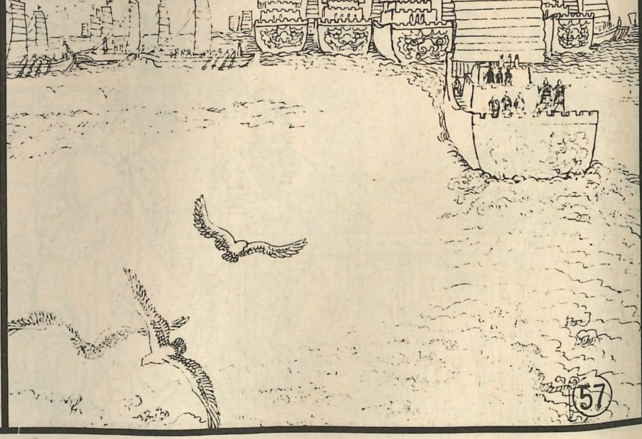
54　朱元璋望戰船，想到今日的鏖戰，嘆道：「都因劉先生未到，才遭此險，還犧牲了我一員忠誠良將，真是可悲可痛！」



55　朱元璋當下把徐達叫到艙內道：「我們全力解圍南昌，又恐張士誠乘虛襲我都城，故留劉先生看守，目下陳友諒未退，勢必再戰，你快去換劉先生，請他星夜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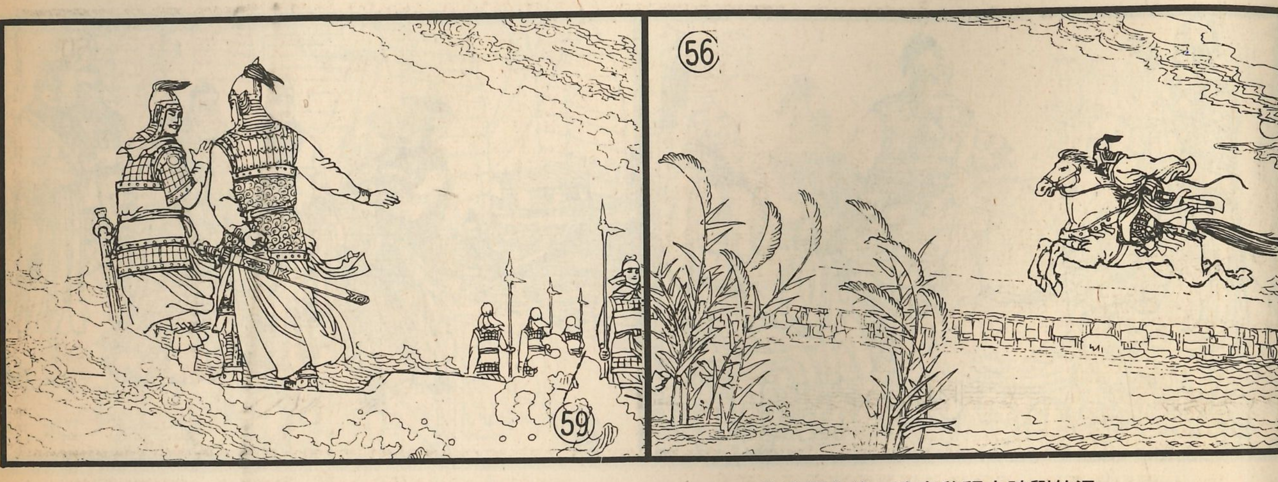


56　徐達領命後，連夜啓程去請劉伯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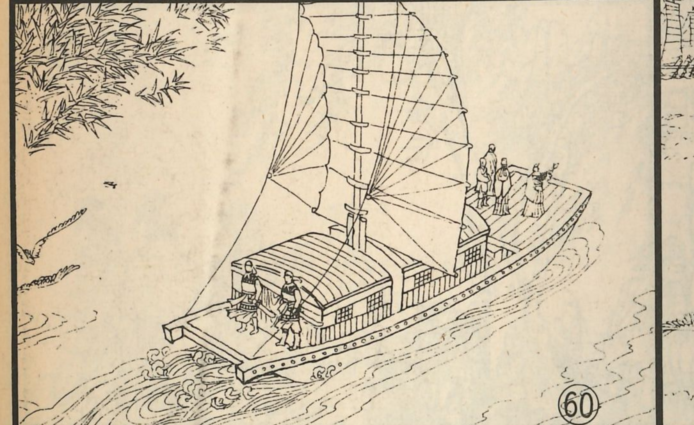


57　不料，過了三天，劉伯溫還沒趕到。陳友諒的部隊又駕着大船前來進攻。遠遠看去，旌旗樓櫓，遙望如山。

58　朱元璋只好督兵迎戰，却連吃敗仗。



59　近日來，朱元璋由於連連失利，心情格外煩躁。部將郭興向朱元璋建議說：「敵人船大，我們船小，他們又居高臨下，要想打敗他們需用火攻。」朱元璋反問道：「前幾天也用火攻，怎麼沒打勝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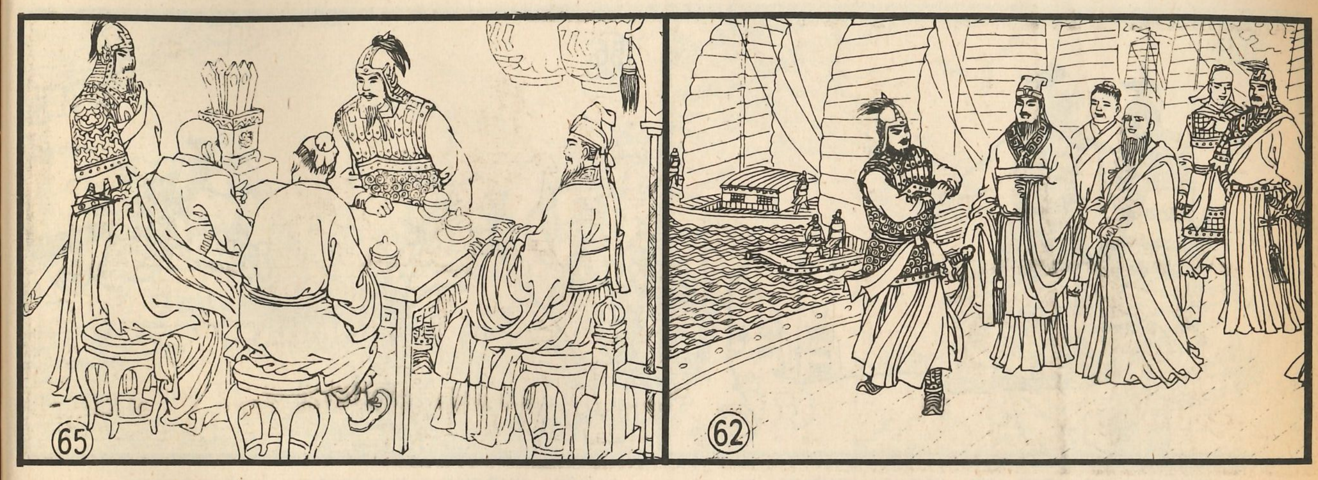


60　正說着，只見一葉扁舟乘風鼓浪而來。船上除了劉伯溫還有一個和尚和一個道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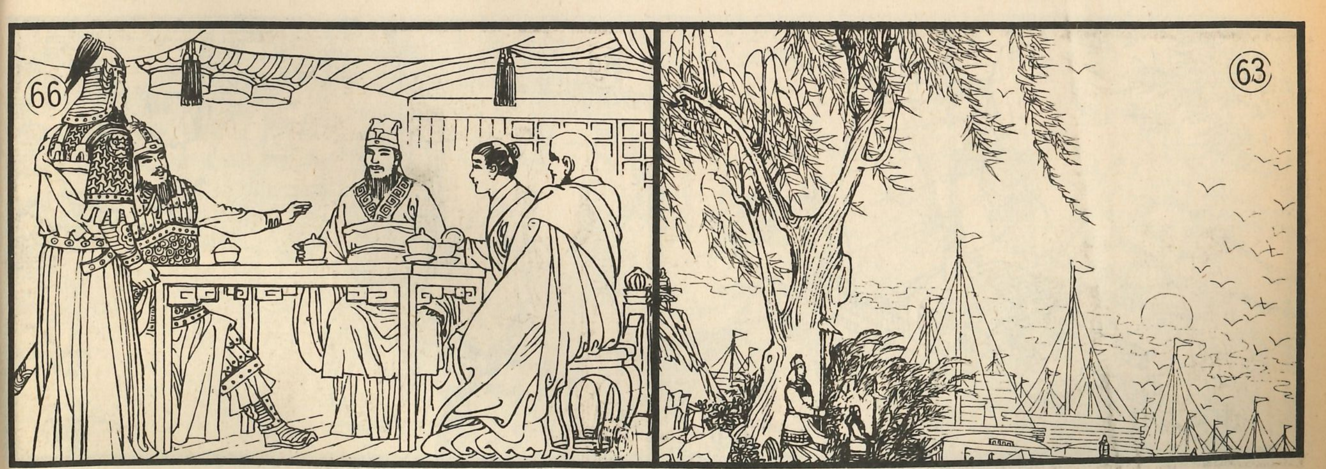
61 劉伯溫向朱元璋介紹說：「道士叫張景和；和尚叫周顛，他倆博通天象、地理，特邀他們前來助主公一臂之力。」

64 朱元璋說：「徐達、郭興等雖都主張火攻。但敵船好幾百隻，哪裏焚燒得盡？何況縱火全仗風勢，如今水面風向不定，未必順手。」



62 朱元璋聞言大喜，連忙施禮求教：「請問高人，目下應如何破敵？」還未等他二人說話，劉伯溫答道：「請主公暫且收兵，容共商良策。」

65 聽了朱元璋的話，道士張景和哈哈大笑，朱元璋十分納悶。張景和道：「只要按時出兵，還怕風不相助麼？」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問：「何時有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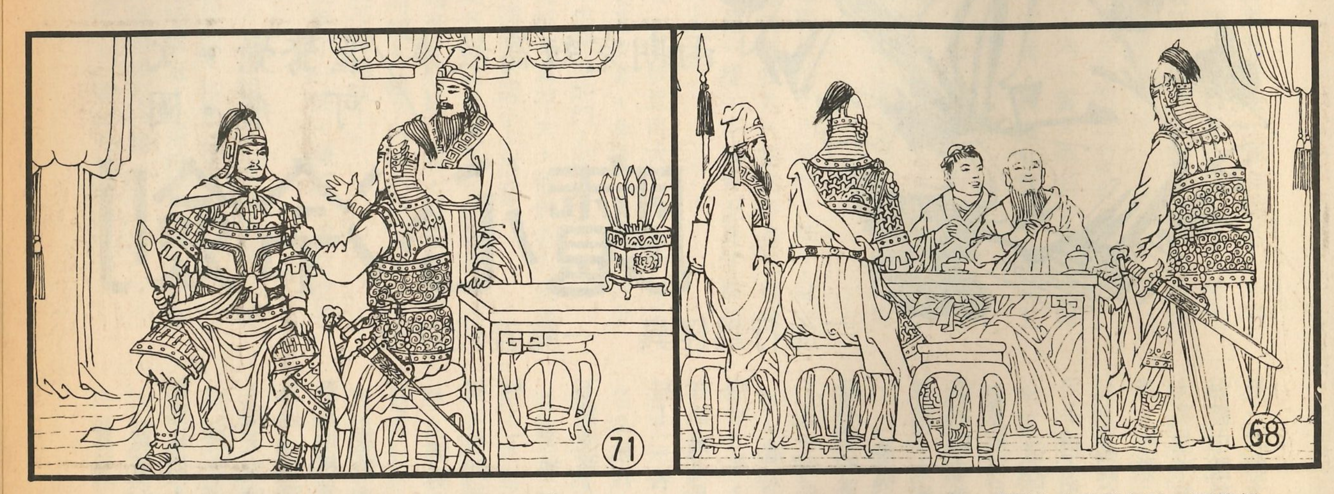
63 朱元璋按照劉伯溫的意見，退兵十里，將船隻停泊靠岸，才召集衆將商討破敵之策。

66 和尚周顛道：「吾觀天象，今日黃昏便有東北風。」朱元璋聽罷大喜，馬上追問：「二位高人既識天象，此役我軍能勝嗎？」道士點點頭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周和尚道：「勝劵穩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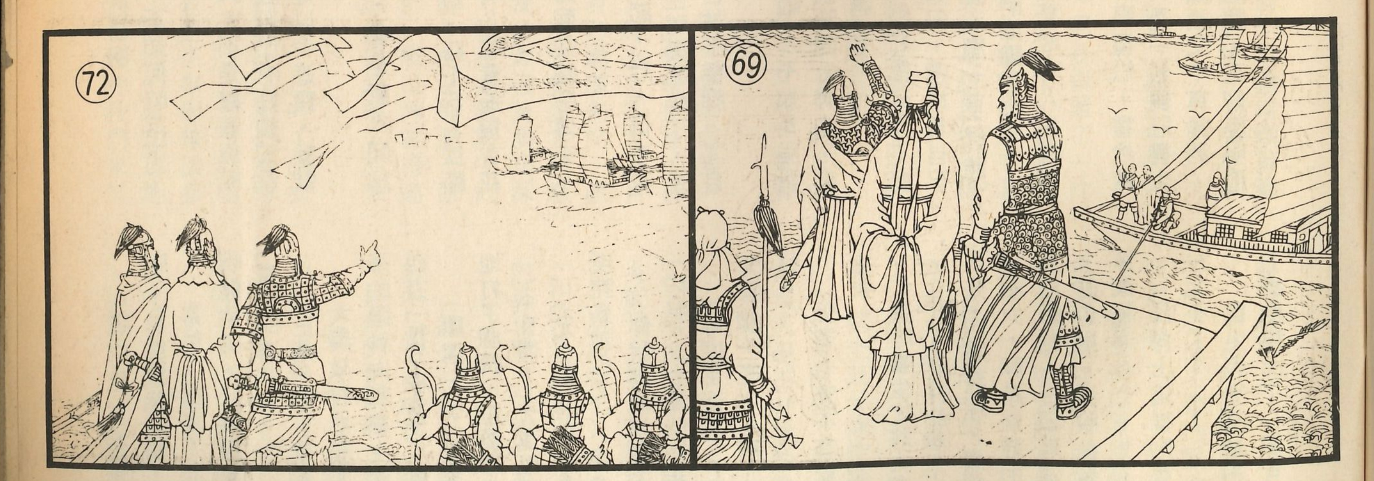
67 朱元璋激動地走到他們跟前拱手道：「如此說來，即勞諸君定計，以便破敵。」

70 接着，劉伯溫又對朱元璋如此這般地說了一番。



68 道士、和尚同聲道：「劉先生應變如神，運籌帷幄。我們出家之人，雲遊四方，不便參與戎機。」

71 朱元璋聽罷遂令常遇春等進艙，口授密計。常遇春領命而去。



69 朱元璋只好點頭作罷，待和尚、道士一走，才對劉伯溫說：「請先生代爲調遣，準備殺敵。」劉伯溫道：「主公領兵親征，應親自發令爲是，爲臣只當隨侍便了。」

72 天色將晚，水面上果然刮起大風，船頭旗面獵獵作响，正率領士兵駕着大船在水面巡邏的陳友諒，遠遠地看見七條坐滿了士兵的小船順風而來。

（待續）



兩期完短篇故事／霍驚覺・文　可飛・圖

魔心冷劍

三血行爲怪異　一魔義殺神君

暮春三月，時已近清明。穹蒼一片昏暗，不知何時落下了點點細雨。

走在泥路上的人，不是皺着眉頭，指天呢喃，好像埋怨已有好幾天沒見過一絲陽光，便是以手遮額，默默無言地趕着路。

或許清明雨水，都是惹人閒愁的。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突地一陣洪亮語聲從路旁傳來，不禁使路人側目。

「好一個清明時節，好一個杏花村！」一名大漢不知在那裏喝醉了，正在搖搖晃晃，自己也站不穩脚，兀自哈哈大笑。

「這人發了酒瘋啦！」不知是誰說了這一句話，路人立時四散奔走，帶着小孩的更加不敢走過去。

「清明……」此人倒好像絲毫不覺他給了人家的反應如何，還以爲自己眞的詩才敏捷，能說這麼一首「好詩」，竟沾沾自喜，又再朗聲誦了出來。

「這位兄台……」驀地有人在背後用手拍了拍他。

「甚麼？」大漢醉眼惺忪，霍然轉身，不禁一呆。來人是一名弱冠書生，英俊不算英俊，瀟洒又不算瀟洒，但儒巾摺扇，風度翩翩，正好証明他是一個公子哥兒。

「這位兄台知否附近有一杏花村呢？」態度謙恭有禮，令人不會發怒。

當然，根本不能發怒的大漢只能咧開大嘴，狀甚滑稽地向書生一笑：「賣酒的杏花村？」

「正是，在下是去赴約的。」

大漢微微地點了點頭，用近似痴呆的眼神向那書生望了幾眼，右手往西方一指，笑道：「就在那邊。」

「謝謝，小生告退。」書生又執禮地打了個揖，正要舉步欲行。

「且慢！」大漢喝了一聲。

「兄台還有何事？」書生眉宇間微現詫異神色。

「你我萍水相逢，閣下可否請我喝一杯呢？」大漢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可以，可以，應該，應該。」書生微微一笑，左手一讓：「請兄台先行。」

大漢老實不客氣，當先大步走了過去。

這時書生才將大漢打量清楚。

此人身材魁梧，而且大手大脚，正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之輩。身穿蔴衣，脚踏蔴鞋的他，還穿上一件黑色短袍，一頂馬連坡大帽正掛在背上的包袱，滿臉虬髯，某些角度下也算豪氣逼人。

江湖上這樣的魯男子流浪客，實在太多了。

書生與大漢走不了多久，前面路上果然現出了一個青色酒帘，上書「杏

花村」三個大字，路旁正是一間用竹搭成的小小酒寮。

蔴衣大漢笑道：「到了，到了！好一個杏花村！」一面說着，一面已急不及待搶先進去。

當他前脚剛踏入店門，就聽到一聲怒喝：「出去！」

蔴衣大漢陡地怔住，當下一股勁風就迎面掃到。

一來措手不及，二來掃來的勁力又不小，蔴衣大漢立時「蹬蹬蹬」退了三步。

「嘎！他媽的，那個龜兒子推老子一下？」一陣罵語過後，人又竄了入店。

「不識好歹！」又是一陣怒喝，一條青衣人影霍地衝到蔴衣大漢面前。蔴衣大漢還未抬手迎敵，脅下「大包穴」一麻，已被青衣人點中，悶哼一聲，撲地便倒。

「哈哈，南海徐兄的點穴功夫看來大有進步！」弱冠書生從門外走入，輕搖摺扇，狀似瀟洒，笑向青衣人。

青衣人向書生投以怒目，一言不發，重回座位，似乎對那書生微有怯意。

「鬱老爺子請恕小生遲來之罪！」書生向靠東首的老者行了一禮。

躺在地上的蔴衣大漢雖然全身動彈不得，但眼珠子連轉，向杏花村店內一掃，立即發覺裏面竟坐滿了江湖人物，好不熱鬧。

坐在東首的是一個白髮老人，不但髮白，連眉毛鬍鬚也銀白地發着光，滿臉通紅，精神奕奕，想必是個武林前輩中的健者。

站在老人身後的又有多人。

兩名丫角小鬟、兩名小童分別捧着古琴、筆墨、拂塵和寶劍，分站左右。

另外兩名紫衣漢子同是生得粗眉大眼，身材高大，腰上各懸長劍，站在二童二女之後，看來是老者的弟子。

坐在西首的，正是剛才閉了蔴衣大漢穴道的青衣人。在其旁邊又有兩名裝束和他一樣，不過背上多了柄長劍的青衣少女。

還有一名威猛高大的錦衣中年人，坐在老者身旁，身後站着些錦衣少年，看來也是他的門人弟子。

杏花村本來不大，他們各人或坐或站，已擠滿了這小小酒寮。

白髮老者聽見書生如此說話，立時站了起來，還施一禮，捋鬚笑道：「雲老弟何須多禮？約咱們之人未來，你再遲也不算遲啦！」

書生笑了一笑，便揀一張空位子坐下了。

「是了，雲相公，這位是誰？」青衣人皺着眉頭，指着蔴衣大漢問。

書生哂然道：「這位是小生的引路人，也可算是相交一場。」

「那麼……」青衣人猶豫起來。

「點了他穴道也好，不讓這類莽漢左右我等大事。」書生向蔴衣大漢投以輕視眼光。

「現在人都到齊啦！」錦衣中年人沉聲說。

老者站起身來，面目似罩了一片寒霜，緩緩道：「人是到齊了，時間也差不多了。不過老夫怎樣想也想不通爲何白無神君要發柬來邀請我們到這小小的杏花村等他？」

「鬱老爺子，你說是不是爲了那白無眞經一事？」書生突然皺眉問。

「白無眞經？」鬱老爺子、錦衣中年人與青衣人、青衣少女都同聲驚呼。

書生點了點頭，道：「當年白無神君不知從那裏獲得一部武學秘笈，自名爲白無眞經。由於經上文字大多古雅，牽涉又廣，神君乃邀請先父、鬱老爺子、西門先生、徐老先生共同參詳。然而經上武功實在太過莫測高深，大家都不得要領。結果共研箇中武學之事不了了之。現今先父仙遊，徐老先生亦在去年逝世，所以神君補邀我和徐兄到此，或許眞爲此事，亦未可料。」

鬱老爺子聞言，微一沉吟，錦衣中年人即插口道：「白無眞經是否眞的藏有至高無上的武功我們還不敢確定。當年在下和鬱老爺子等都無法參透箇中的文字奧秘，該經的厲害可能只限於傳說。白無神君再約我們來又有何用意？」

青衣人忽地想起一事，即道：「會否他已成功參透經中武功，特來告知我們？」

書生却以眉頭緊蹙爲反應：「如果他眞的練成經內武功，第一件事要做的可不是要告訴我們，而是要殺我們滅口！」

最後的一句話眞如晴天霹靂，打在衆人身上，使在座諸人都不禁呆了。

鬱老爺子連忙搖首道：「不會的，白無神君應該不是心胸狹窄的人，平素爲人絕不奸險的他，又怎會不顧多年交情，行此江湖上人皆髮指的事？」

書生苦笑道：「練功可以改變一個人，何況當年不露奸險相可能只因沒有能力，沒有本錢付出代價罷了。」

錦衣中年人聞言立即報以冷笑：「如此說來雲相公是否想說白無的武功已臻化境，足以一舉將我們殺絕？」

「小生不敢武斷。」

錦衣中年人正要再冷笑幾聲，驀然不知那裏傳來一陣詭秘神異的笑聲，比他的更難聽，更令人愕然。

「好，好！『賽諸葛』雲明果然名不虛傳。好聰明，好聰明！」

又是一陣笑聲，只見「忽」的一聲，一條白衣人影已出現在衆人面前。

來人自然是一身白衣，而且臉上戴了一個白銅面具，昏沉的天色底下，顯得實有三分陰森，七分可怕。

「白無老弟?」鬱老爺子臉上堆笑，伸出手去，像是要和這白無神君拉拉手，聚聚舊。

怎知如此熱情招呼，却換來一陣比錦衣中年人剛才笑聲更難堪的狂笑回報。

鬱老爺子的笑臉登時僵了，手亦再沒伸過去。

錦衣中年人不禁站了起來，皺眉道：「白無兄，你這是甚麼意思?」

白無神君又是一陣狂笑，眼中兩道精光橫掃店內諸人，冷冷地道：「西門玉剛，你還不明白?」

「難道你……」西門玉剛臉上肌肉猛在跳動，似是絕不願相信他所猜度的情況。」

「不錯，今次我約你們到來，正是為了想殺人滅口。」白無神君陰惻惻地笑了起來。

鬱老爺子和西門玉剛齊皆驚呼一聲，連連倒退。

雲明、青衣人和兩名青衣少女反而離座上前，其中一名青衣少女更嬌聲道：「白無神君，難道你認為單憑你一人之力，就可格殺咱們嗎?」

白無神君哼聲道：「我苦練武功十二年，為的就是揚威天下；若要名動武林，就必要先除去你們這些知道我武功來歷、有機會參透我神功奧秘的人!」

「白無神功可以人人參透出來的嗎?」一直躺在地上的蔴衣大漢突然插嘴。

白無神君銳利的目光立時射到他的身上。

「你是誰?」

蔴衣大漢咧嘴笑道：「我是雲明雲相公的朋友。」

「朋友?」白無神君抬頭看了雲明一眼，殺機更濃：「既然我敢約你們來，自然是有把握的。我只要殺了你們，必可一戰而名動天下。」

「照你說來這倒是一石二鳥之計啊!」青衣少女恨聲道。

「嘿!」白無神君索性來個默認。

「好!既然如此，咱們『海南三煞』先來會一會你!」青衣人大喝一聲，青衣少女們即時跳到白無神君背後，成一「品」字形，將之完全圍住。

白無神君冷峻地望了他們一眼，冷聲道：「你們就算三人聯手，十招之內也必敗。」

「哼!」青衣人表示不信。事實上，「海南三煞」是海南派年輕一輩的頂尖高手，名聲僅次於掌門級的「海南七子」，為首的徐子通更是前任掌門徐老先生的獨子，據云盡得其眞傳。白無神君憑何出此狂言?

「如果你們不信，何不出來印證?」白無神君向店外一望。

青衣人徐子通再不發一言，「颼」地青影一閃，已竄出了店外，兩名青衣少女亦跟了出去。

白無神君彷如勝券在握，亦緩步走了出去。

杏花村外面一塊大空地，雖離泥路不遠，但雨却越下越大，行人走避，道上已鮮有路人。

徐子通一擺架式，正是海南派拳法的起手式。青衣少女一左一右，劍已出鞘，寒光閃閃，映得白無神君臉上的白銅面具更加猙獰可怖。

「呔!」徐子通連聲大喝：「白無神君，出招吧!」

白無神君不屑地道：「徐子通，你未免對自己估計太高了，照你們『海南三煞』的名頭，還不配我先出手!」說完隨隨便便一站，顯然對此三人毫不重視。

「哼!欺人太甚!」徐子通爆火了，盛怒之下，不顧一切，大吼一聲，和身向白無神君撲了過去。

怎知人影方一交，徐子通立時慘叫一聲，人像炮彈般飛了回去，鮮血像雨點般濺出。

「膿包!」白無神君冷傲的神色比前更甚。

「師兄!」青衣少女眼見徐子通慘死，眼都紅了；劍風霍霍，銀牙緊咬，正要衝過去拚命。

「住手!」鬱老爺子、西門玉剛和他們的弟子門人全都走了出來：「你們絕不是他的對手。」

白無神君陰笑道：「還是鬱五正有些眼光，這裏就算你們眾人齊上，也討不了好!」

鬱五正怒道：「白無，你好!」

「我當然好。」

「趙剛、吳龍!」鬱五正大叫。

身後兩條紫衣大漢應聲而出：「是，師父!」

「一會只要有機會，你們兩個就逃脫出去，公佈武林同道，訴說白無神君的罪行，好叫他身敗名裂!」說這句話時，幾乎一字一字從齒縫中迸出，滿目怒火，字句狠毒。

「師父，你老人家……」趙剛、吳龍齊齊驚呼。

「你們不用理會師父這一副老骨頭的了!」鬱五正悲痛地叫。

白無神君大笑道：「鬱五正，難道你想和西門玉剛等人阻住我，讓你兩個徒兒漏網，將我的作法公佈武林?」

「哼!」

「可惜以你們的能耐，阻不住我。」

「試過才知!」西門玉剛强笑。

「劍來!」鬱五正從執劍童子取了寶劍：「白無惡賊，接招吧!」「錚」的一聲，寶劍出鞘，人亦撲了上去。

白無神君笑聲不絕，人却像鬼魅般在空中連翻帶閃，連接避開了鬱五正三招。

西門玉剛也不敢怠慢，雙手一錯，出手盡是西門山莊的殺手招數，全朝白無神君身上招呼。

趙剛、吳龍果然聽從師父吩咐，就在各人交手之際，閃身從側面，就

要逃出鬥場，朝外而奔。

就在這時，身在鬱五正和西門玉剛圍攻下的白無神君突然雙手齊揚，十七道烏星立即射向趙剛、吳龍，快如閃電，令人防不勝防。

趙剛、吳龍在毫無朕兆之下，根本不能避開，於是也得效徐子通的模樣，雙眼翻白，嗚呼喪命。

「趙剛!吳龍!」鬱五正與西門玉剛齊聲驚叫，尤其鬱五正，則更加悲怒交集了。

「施放暗器，算甚麼英雄好漢?玉剛門下，上!」西門玉剛大喊之後，身後七、八名錦衣少年齊都拔劍而上。

又是數十道烏星彈出，錦衣少年還未撲上，全部遭了殃。

「白無神針?」一直袖手觀察形勢的雲明不禁脫口而出。

「不錯，正是白無神針!」大笑聲中，三十八道烏星又在白無神君袖中飛出，神針本就微細，在細雨中更難辨認，針乘風勢，即使是高手，也極難一一避過。

西門玉剛一怒拔劍，怎知劍還在鞘中，烏星已射到，「噗」!「噗」!「噗」!三聲悶響，西門玉剛叫也沒叫一聲便倒下了。

差不多同時，鬱五正門下二童男、二童女，亦因為功力較淺，立時命喪針下。

這一來，白無神君一剎那連斃多人，餘下的人都無不聳然動容。

「白無神針是白無門獨門暗器，向來要機括發射，想不到他現已練成用手發放，而且角度多變，勁力非凡。」雲明向鬱五正闡明敵人實力，語氣中已現怯意。

白無神君這邊廂却得意而笑。目光所及處，彷彿餘下之人皆絕不能逃出他五指之間。

鬱五正身經百戰，情知生死只決於一線，當下未等白無神君笑聲停頓，一招「玉女穿梭」已攻了過去。

雲明見鬱老爺子發動攻勢，也與兩名青衣少女如燕子般鵲起，寒光連閃，兩柄劍夾着一把摺扇，齊齊封住白無神君退路。

這等夾攻聲勢，白無神君全不放在眼內，身形穿插於劍光扇影間，絲毫未滯，一雙手或化掌或化拳，或以袖拂，或以指彈，轉瞬間連接十五招。

四人攻得性起，緊緊追逼，攻勢中倒忘記防備那見血封喉的白無神針。

惡鬥中，白無神君閃進空門，烏光一閃，兩名青衣少女已倒下。

鬱五正滿臉紫紅，拚了老命，出手盡是拚命招式。

想不到白無神君欺近身來，鬱五正上了年紀，轉身較慢，登時胸口被白無神君印了一掌，口鼻噴血，雙脚蹬空，如同春夢。

雲明見鬱五正也了帳，心頭一急，手脚慢了一慢，白無神君雙臂已圈轉過來，一拳一掌，再補加一脚，使這個頭腦精明的書生像斷了綫的風箏倒飛進杏花村中，「呼啦呼啦」，碰塌了竹棚，人也看來難活了。

白無神君眼見眾人全部死在自己手下，又哈哈大笑起來。這笑聲更加充滿詭異可怖，令人毛骨悚然，眞不知他為何可以發出如斯笑聲。

但沒多久，他的笑聲突然停頓下來，一雙銳眼盯住杏花村的門口，眼神變得奇怪之極，好像有甚麼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

門口正站着那個明明已被徐子通封了穴道的蔴衣大漢。只見他仍然一副酒醉樣子，伸了個懶腰，便要從白無神君身旁走過。

這蔴衣大漢竟然對這滿地死人毫無所覺，好像已習慣了，又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他更對耀武揚威的白無神君視若無睹，不知他眞的是白痴，還是故意做作?

白無神君微一側身，擋住大漢的去路，冷笑道：「不得走!」

「不得走?為甚麼走不得?」大漢咧嘴而笑，狀甚痴呆，更像智力低能之輩。

「不得走就不得走。」

「如果我要走呢?」敢情他不要命了。

「你走與不走結果都一樣。」

「甚麼結果?」大漢又痴笑起來。

「死!」白無神君剛眼中露出不屑神色，好像想看看這痴人臨死前的反應。

「死?你要我死?」大漢笑容不見了。

「這裏的人，全都要死!」白無神君大笑。

「你為甚麼要笑?」大漢眼中突現出一抹深沉之色。

可惜白無神君實在太興奮了，竟沒有覺察這要命的變化，還在哈哈笑着：「我為甚麼要笑?正因為你們都要死，所以我笑。」

「我倒不覺好笑。」大漢臉上現出一絲奇怪的表情。剎時間這「頭腦簡單」的大漢好像變了一個人。他不再痴呆，不再給人一種「四肢發達」的感覺。反而他身上射出了一股陰森的寒意，使白無神君不覺心中一凜。

難道此人竟是深藏不露，大智若愚的高人?白無神君不禁泛起如此想法。

「我不喜歡你!」大漢這一句話又有如一個鎚子，將白無神君的心重重敲了一記。

不知怎樣，這蔴衣大漢的話有如聖旨一般，令他有一種特殊的感受——他竟有一份令人懼怕的尊嚴。

到現在，白無神君竟開始有點驚恐了。

「我一向只殺兩種人。」大漢又接着說。

「你也殺人？」

「我不但殺人，而且嚴守標準，一殺想殺我之人，二殺我不喜歡之人。」

「哦？」白無神君懼意又大了幾分。

「你現在正好犯了這兩個大忌，所以，我必殺你。」

「哈哈哈！」白無神君强笑連聲：「好笑，好笑，實在好笑。」

「甚麼好笑？」

「剛才我還要殺你，如今却是你要殺我。哈哈哈！」笑聲比起剛才更難聽。

「你覺得可笑？」

得不到回答。

「這不可笑，只是可悲。」大漢目中現出一抹悲哀，彷彿白無神君已是一個死人。

白無神君向後退了兩步，顫聲問：「你究竟是誰？」

大漢茫然望向遠方，嘴中卻緩緩抖出兩個字：「一魔。」

白無神君聳然動容，幾乎雙膝一軟，跪了下去：「三血一魔中的一魔？」

「正是。」

「出道五年，殺人無數，神出鬼沒，出手毫無準則的一魔？」

「我出手的準則剛才已告訴你了。」

白無神君雙目恐懼之色逐漸擴大，剛才剩下的一點鬥志，現在也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你……你殺了我，白無門門下絕不放過你！」白無神君顫聲說出，雖是威嚇之詞，又似是哀求之語。

一魔冷笑：「想我浪迹江湖，出生入死，區區一白無門，豈足懼哉？」

白無神君連退幾步，正要轉身逃走，一魔的手掌「忽」地已到面前。剛才耀武揚威，笑傲羣雄的白無神君武功不可一世，但到了一魔跟前，竟毫無招架之功。

「咯」的一聲，一魔的手已扼斷了白無神君的咽喉。

就在這一剎那，一魔眼中的表情變得兇殘無比。但這兇殘之色一現即隱。悲哀、無奈、不忍、厭惡、疲倦等諸種神情又在他眼中流露出來。這時他雙眼不知有多複雜、矛盾的表情，不過這些表情又都隨即消失，眼中又現出那痴呆、惺忪、豪氣之中連帶戇氣。

他眼看白無神君倒下，然後用布抹乾了手上鮮血，打了個呵欠，懶懶地嘟喃：「今天眞是好天氣。」

穹蒼依然昏暗，細雨依然落下。

* * *

月黑風高，正是殺人夜。

樹影婆娑，一陣風吹來，「沙沙啦啦」，草搖花動，枝葉飄零。

這無人荒野，越發顯得冷寂陰森。

驀地不知從何處傳來一陣咳嗽聲，劃破了這淒清的環境。一條紅色影子緩緩地從山路的盡頭處走了過來，腳踏在滿佈落葉的地上，發出沙沙之聲。

咳嗽聲也越來越大，不時還夾着幾聲噴嚏。來人竟然是一個病夫！

既是病人，爲何不在家休息，却在外出現於無人荒野中？

紅影子越來越近，終於能夠看清其人面貌。

來人看來不會超出三十，臉色蒼白之極，而且白中透黃，滿臉倦容，英俊的臉上不時露出痛苦之意。

遠處看是紅衣人，但就近看清才知他其實是一身白衣，只不過上面披了一件鮮紅披肩！

長刀插腰，勁裝打扮，這病青年竟也是一個武林中人。

他再走了幾步，終於停在一棵大樹的底下。大樹之旁，原來早有一個黑衣人在等着，黑衣溶入夜色中，不出聲便難以使人發覺。

黑衣人微抬頭，瞧了瞧身前的病青年，臉上毫無表情，既不驚，又不問。

二人相對凝視着，沒多久，又是幾聲咳嗽。

「你有病？」黑衣人重新低頭，沉聲問道。

沒有回答。

「東城沈大脚叫你來的？」黑衣人又低聲問。

這次病青年點了點頭，黑衣人頭也沒抬，却好像親眼看見，自己也點了點頭。

「你就是金獅鏢局的王四？」病青年冷冷地問，這句話又夾雜了兩聲咳嗽。

「不錯，在下姓王，雙名霜鳳，排行第四。」

「你既然是王四，又知道誰想殺你，那麼請拔刀！」冷冷的聲音，好像來自地獄。

「但是閣下有病。」

「在下有病與否，與閣下無關。」

「有關。」

「有關？咳，咳……」

「當然。我王四從來不斬無名之將，也不殺有病之人。」

「現在，咳……是我殺你，還是你……咳咳咳……殺我？」

「你殺我不着，便是我殺你！」

咳聲夾了冷笑：「你能殺我？」

「你有病！」

「我雖有病，你却不能殺我。」

「爲什麼？」

「咳……咳……」

「你究竟是誰？」王霜鳳驚問。

「你不知道？」病青年利目一瞪。

「難道……」

「血披肩。」

話音一落，一塊鮮紅的影子已向王霜鳳當頭罩下，正是病青年的鮮紅披肩。

王霜鳳怒叫一聲，正要拔刀劈開擋在眼前的披肩。

但病青年比他快了不知多少，長刀出鞘，一刀已刺入他肚腹要害。

他的刀法絕對致命。

「長刀刺腹，披肩透血……」王霜鳳雙眼像死魚般凸出，嘴角緩緩流下兩行血。

「你不要怪我，沈大脚出銀五十兩，說要取你頸上人頭。」

「好，沈大脚！我……」王霜鳳咬牙切齒，狠狠地道。

「你還有什麼遺言，快說！」

「我有，我……我有。我……我……我想請你去……去……」人已將死，聲音漸弱。

「去做什麼？」

「殺……殺……殺了沈大脚！」

「你要報仇？好！銀兩呢？」

「在……在……在我……我身……」話未說完，人已氣絕。

病青年又咳了幾聲，才拔出長刀，雙手在王霜鳳身上掏了兩掏，摸出了一張五十兩的銀票。

「五十兩……」病青年眼中突地露出一絲奇怪表情，他知道他爲了這五十兩，將會去殺一個曾經給他五十兩的人！

一陣風吹過，吹起了他的「血披肩」。

* * *

江南園林甲天下
蘇州園林甲江南

人正在江南——蘇州。

「江北的血劍擊敗了連環十六寨的龍老大、十二連環塢的樂高飛，現在渡江到了這裏啦！」

這消息隨着血劍的到臨，傳遍了江南。

人人都知道這血劍到江南一定是爲了和人比武，據說此人出道五年，不斷找人比武，從未敗過。

於是人人都希望知道今次他約鬥的是誰？那人有沒有本領擊敗他？

這些話題已經隨時可在酒樓茶閣間聽到了。

「那血劍就是『三血一魔』的三血之一？」

「嗯。」

「『三血一魔』，惡行傳遍江湖，這血劍想來也是惡人了。」

「嗯，據說他原名公孫偉，曾拜在少林門下。」

「還會是少林派的？」

「對。後來他因犯了殺戒，被少林方丈逐出門牆，從此江湖上就出現了血劍，殺人不眨眼，而且心狠手辣，實在人見人怕。」

「怎樣心狠手辣？」

「據說他連三歲稚子也不放過，有時爲了斬草除根，輕易滅人全家。」

「嘩！不過他既稱血劍，想來他的劍有與別不同之處。」

「非也。他的劍不是神兵利器，和普通青鋼劍也沒有特別不同之處。」

「那麼……」

「他所以稱爲血劍，正是因爲他人性全無，是一個冷血動物。」

「哦！」

「咦，噓！」

地點是蘇州虎樓，名字雖兇惡，生意却不錯，人客本已有七成在座。

這時，突然一切竊竊私語的聲音全部停頓下來，個個雙眼都盯在虎樓的入口處。

那裏正站着一個全身青衣，頭束青巾，手拿長劍的漢子，他臉色冷峻，簡直像地獄的幽靈。

「他就是血劍？」不知是誰低聲說了一句，立即被身旁的人掩住了嘴。

青衣人緩緩地坐下，叫了酒，緩緩地斟滿一杯，又緩緩地喝下。

虎樓上還是鴉雀無聲，一根針掉在地上也可以聽到。

青衣人不動，虎樓上的人也不動，他彷彿會施魔法一般，他一進來，就使到這些人全都僵住身形，張大了嘴，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的盯住他，好像想連這青衣人臉上的毛孔也要看得清清楚楚。

「荆大雄呢？」青衣人驀地一句，不知是問誰。

但虎樓的掌櫃立即走了過來，陪笑道：「荆爺已吩咐過小人，如果公孫大爺到來，請到玉翠崗，荆爺已在那裏等你。」

「玉翠崗？」

「正是。」

「請帶路。」

掌櫃立即示意身旁的伙記當先走了出去，青衣人喝了一口酒後，亦緩步跟着去了。

「原來『一劍鎭江南』荆爺在玉翠崗和血劍决鬥，這一次眞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啦！」

「玉翠崗？是不是城西的玉翠崗？」

「是呀！」

「那還不快趕去？」

於是虎樓上的人客一窩蜂般，手忙脚亂地紛紛結帳，又像一陣烟般直滾向城西的大路上去。

偌大的一個虎樓，剛才還差不多滿樓人客，一時間便只剩下一個花衣客坐在東南角處，自斟自飲。

好生奇怪的掌櫃不禁對與別不同的花衣人仔細打量，忽然發覺表面上也是一個堂堂男子的他，原來左耳已給人齊根削去，而且左面頰上有一條大大的刀疤，吞嚥之際，疤痕躍動，使掌櫃心頭也不禁一突。

掌櫃唯有笑着走了過去：「客官爲什麼不隨大家一起去玉翠崗瞧熱鬧？」

花衣客抬頭看了看掌櫃，冷冷地道：「因爲我還要等一個人。」

「什麼人？」這掌櫃好奇心也不小。

花衣客嘴角微微一牽，眼角亦斜

斜飛揚：「你眞的不知？」

掌櫃被他問得尷尬：「我？我爲何會知？」

花衣人盯着他，緩緩地道：「因爲我等的就是你，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蘇州虎樓的掌櫃聽到唯一不到城西玉翠崗的客人之所以留在座上，便是爲了等他，臉上自然露出奇怪的表情。他上上下下打量了這花衣人一次，忍不住道：「這位客官，我從未見過你。」

花衣人輕聲哼道：「我知道。」

「我只是蘇州一個小小的酒樓掌櫃，根本不認識什麼舞刀弄劍的江湖中人。」

花衣人不語，只將杯中酒一飲而盡。

「所以我看客官敢情是認錯對象，找錯人了。」說完話不禁陪上一個笑臉。

「他沒有找錯人，只是找到你也沒有用，註定要倒霉的了。」一陣冷語從樓下傳來，話音未落，花衣人和掌櫃面前便多了一個黃衣客。

此人更用黃巾幪面，瞧不着他的眞正尊容。

花衣人一見到他，臉色倏地白了，不禁失聲驚呼：「血殺？」

「不錯，是血殺！」黃衣幪面人哈哈大笑起來。

「杭州血殺？」花衣人語中微有忿恨，但懼意更濃。

「大盜血殺！」這個血殺自稱爲大盜，還洋洋得意，直像是毫無廉恥之人。

花衣人跺了跺脚，放下了酒杯，咬牙道：「好，你來，我走！」說罷身子也沒見晃動，已忽地向虎樓的門口游移過去。

「哈哈，可惜我既來了，你便走不得！」血殺長笑一聲，身法比花衣人更快，如影隨形，一下子翻到花衣人面前，完全攔住了他的去路。

花衣人連退兩步：「你想怎樣？」

血殺看着他，眼中盡露兇光：「世界上只有一種人是不會與人競爭的。」

花衣人當然明白是那一種人，他既不想束手待斃，唯有大喝一聲，向面前的凶星出手。

對江湖人而言，血殺絕對是一個凶星。他的可怕，五年來他所到之處，武林人士的財產與性命都受到嚴重威脅，婦女尤其驚怕，因爲「血殺」亦專門採花。青城和海南的俠女，都曾在他淫行下遭殃，他殘忍好殺，以「血殺」爲名，正展露了其人一身暴戾霸道之氣。

花衣人的出手，是逼不得已的，他出手還有一絲希望，儘管能一舉成功的機會已近奇蹟。

血殺長笑不斷，彷彿花衣人的出手，於他僅是小孩玩意。

就在長笑聲中，血殺的中指在花衣人如雨之掌風中穿過。「嗤」的一聲，花衣人的咽喉已被一指洞穿。

花衣人慘叫也來不及，人已像爛泥般倒了下去。

一陣掌聲響起，剛才好像驚訝得呆了的虎樓掌櫃竟然拍起掌來。

「好！好功夫！」

血殺收指轉首，兇目來到掌櫃身上。

「河東公羊刃，穿花透葉掌，在血殺手下果然不值一文。」

血殺傲然道：「他只是得到一個不自量力者應得的下場。」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要和我爭玉郎公的神劍！」血殺的兇目更亮，直盯住掌櫃，彷佛單憑目光便要射穿他的胸膛。

「玉郎公？」

「不錯，當年西門玉的神劍就在你處，公羊刃找你，正是要出重金買下它。」血殺說着，已用脚挑開公羊刃的衣襟，立時一叠銀票散滿一地。

「西門玉是西門山莊百年來第一豪傑，亦是當年號令武林，率領九大派圍剿魔教，功業一時無兩的武林盟主，他用過的寶劍又怎會在我這裏？」掌櫃似乎索性裝蒜到底。

「西門金剛，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既反出西門山莊，躲在這裏隱姓埋名，爲的是什麼，我血殺不想追究。我要的只是你從山莊帶出來的寶物，別的也不要，單單只是一柄古老銀劍，難道你也吝嗇嗎？」

掌櫃笑容已斂，臉上籠罩嚴霜：「你怎知我便是西門金剛？」

血殺哈哈大笑道：「公羊刃知道，我爲什麼不能知道？你行藏既已敗露，西門山莊的人很快便會來到，你還是乖乖交出神劍，拿走地上的銀票，另覓地方藏身罷！」

掌櫃的臉色青一陣、黃一陣，難道他眞的便是當今四大世家之一，西門山莊新任莊主西門銀剛的長兄——西門金剛？

當今西門山莊一門三傑——老大西門金剛、老二西門銀剛、老三西門玉剛。可惜自從三月前老莊主過世，三兄弟爲爭莊主之位竟趨不和，西門金剛不知如何突然一夜失踪。據說鎭莊之寶——西門玉用過的寶劍亦同時失竊。此劍號稱「天下第一劍」，人人得之而後快，在西門山莊中鑑於武林規矩，不敢輕易造次，現在流落在外，想盡千方百計以得劍的，又豈只公羊刃與血殺兩人？

血殺冷笑道：「我素來只做無本生意，今番姑且送個大禮，就以公羊刃這裏的銀票，換你手上的神劍！」

地上的銀票以一千兩爲單位，驟眼看去也有二、三萬兩。

西門金剛嘆氣道：「神劍本是無價寶，區區二、三萬兩怎可買下？」

血殺目中兇光又露：「西門金剛，別忘記你已窮途末路，別忘記我可隨時殺你。」

西門金剛嘆聲更濃更重：「我沒忘記，但就算現在我想將劍送給你也太遲了。」

血殺聞言一怔：「爲什麼？」

西門金剛道：「因爲我在三天前已將劍賣了給夏侯山莊。」

「夏侯山莊？他們在山東……」

「不錯，是夏侯寧器的子女用黃金五萬兩帶走它，他還僱了鎭遠鏢局一併護鏢，北返夏侯。」

「這事千眞萬確？」

西門金剛苦笑道：「我爲什麼要騙你？正如你所說，我已窮途末路……」

血殺聞言不禁咬牙道：「壞事了，此事我既知道，他們也一定知道，壞事了……」

話還未說完，身影一閃，人已在虎樓之外。

「西門金剛，你若說謊，我回來必取你頸上人頭！」聲音漸遠，他當然更看不到西門金剛的臉上表情。

此刻的西門金剛，一臉得意，也一臉奸險！

* * *

五月天。

晨曦未散，東方天際還只現出微微的魚肚白色，在此曉色朦朧，天暗星殘的環境下，却還是有人趕着路。

車輪滾動，馬蹄答答，人聲由遠漸近，竟是一行人衆，乘着清涼晨風，推着車，騎着馬，浩浩蕩蕩往東方而去。

走在最先的，是一名魁梧大漢，手拿一面杏黃大旗，在微弱星光照耀下，可見到旗上龍飛鳳舞地寫着「鎭遠」兩個大字！

原來這一行人都是走鏢的好漢。

「鎭遠鏢局」乃中原四大鏢局之首，一向信譽好，夠安全。一聽到是「鎭遠」走的鏢，道上的朋友都望風而走，大多不敢打紅貨的念頭。

因爲「鎭遠」人多勢衆，武藝高強的鏢師也有好幾十個，加上總鏢頭一柄喪門劍，副總鏢頭兩根水磨鞭，打遍河北河南，未逢敵手，還有誰敢惹「鎭遠」保的鏢呢？

有！

現在就有兩個！

來人一個黃衣勁裝，黑布幪面，另一個全身白衣，一樣用黑巾遮面，後者的打扮更像是一個娘兒！

他們躲在路旁的樹上，看着鏢車人衆走過，白衣女就悄悄向黃衣客問：「人呢？」

「人在後面！」黃衣客向鏢師們的後面瞧了一眼。

二人一問一答過後又靜了下來，半晌，果然有一個蔴衣大漢走過樹下。

這名大漢頭戴馬連坡大帽，將一張臉都遮住了，看不清楚，而且蔴衣上還披上了黑色長袍，在黎明前這樣的天色下，就更難發現了。

待這蔴衣大漢走過，白衣女又問：「怎樣？」

黃衣客沉吟了一會，才道：「我很難看出他的武功深淺。」

白衣女道：「看他的樣子，武功也不會高到那裏啦！」

黃衣客皺了皺眉頭，用微帶責備的口吻道：「阿蘭，你怎可這麼說？很多武林高手都是深藏不露，大勇若怯的，我們怎能以貌取人？」

白衣女嘟了嘟嘴，滿不服氣地道：「師兄，你敢情近來用功過度，眼睛也昏花了，依小妹看來，此人走路脚步虛浮，就算練過武，造詣也不會深啦。」

黃衣客冷冷一笑：「阿蘭，今次我們奉師父之命，要將這『天下第一劍』劫去給他老人家，你道鎭遠的人眞的易與的嗎？單憑總鏢頭萬勝槍的功力，你我二人聯手也未必接得住他三百招快劍，既然前路艱辛，現在更要打足十二分精神，你怎可以如此托大？」

白衣女以冷嘿報以冷笑：「我倒不信憑我們九華派的實力，劫不下這『天下第一劍』！」

黃衣客道：「阿蘭，話不可說滿。」

白衣女再不理會他，突地蓮足一踏樹枝，人已向那蔴衣大漢竄了過去！

黃衣客大急，低叫：「阿蘭，不可！」

但他這一聲已遲了，白衣女輕功卓絕，只三五個起落，就到了蔴衣大漢的身後，纖身翻起，已向蔴衣大漢至陽穴掃去。

蔴衣大漢似乎一點也沒有防備，白衣女手一揚起，他人已倒了下去，連呼叫也沒有一聲。

黃衣客隨後追到，見狀不禁怔住，他沒有想到這蔴衣大漢竟會如此窩囊。

「哼！師兄，怎樣啦？我張婉蘭沒有看錯啦，這樣的窩囊廢，要我出手簡直是汚了我的名聲。」白衣女得意冷笑。

黃衣客說不出話來了。

張婉蘭道：「咱們也不要在這裏發呆了，快些趕上截停鏢車，依計而行吧！」

黃衣客一點頭，臨行前不忘一問：「雷火彈預備好了沒有？」

張婉蘭輕笑道：「我們千辛萬苦才在霹靂堂偷走來的，我又怎會不小心存放？」

「好！我們去！」

黃衣客低呼之後，人即像箭般向前標去。

二人展開輕功，果然如一對飛鳥，身形美妙，盡現空靈。

他們當然不知道就在他們離開之際，附近的草叢間緩緩步出了一個青衣漢子。

他一臉冷峻，木無表情，赫然便是血劍！

他並沒有看躺在地上，裝傻扮痴的一魔，而祇是輕輕撫着腰間的青鋼劍，直瞧着前面遠方的路上。

這時，萬勝槍正坐在伴他多年的棗紅馬上，他的喪門劍連着劍鞘，也正掛在身邊。

他老人家今年已六十有二，在江湖上闖了不短歲月，對江湖人在刀口子上討活的生活厭倦了，他打算押完這趟鏢，便會金盆洗手，退出多事的武林。

萬勝槍在三十八歲時接掌鏢局，二十四年來已經很少親自押鏢，今次要他老人家重披錦衣，取出久未使用的喪門劍，再在江湖道上冒風險，當然情況並不平常，「鏢」也不平凡。

「鏢」不平凡，道上的朋友們自會捨命爭奪，所以總鏢頭親自押送還不夠，還要加上副手公冶力金，「鎮遠」全局精英及聘主夏侯山莊莊主夏侯寧器的三子一女。

三子是夏侯戟、夏侯剛、夏侯翟三兄弟，一女就是名震江湖，出名的「火爆鐵爪鳳」夏侯柔姑娘。

他們一行二十多人，從蘇州折路向北，復向東已走了好幾百里，照這麼的速度，十天左右就可以到達夏侯山莊。

保的「鏢」既是天下英雄都想得之「天下第一劍」，萬勝槍不得不倍加小心，鏢車前後由他和夏侯剛照應，夏侯戟殿後、夏侯翟和公冶力金分在左右呼應，夏侯柔則在前面領隊。

這一行人，隨時都準備迎接突來的變化，迎戰來自任何方向的攻勢。

經過一夜休息，這些人有如繃緊了的强弓，如果有誰在這不適當的時機來劫鏢，那就準要吃虧。

但世事就是這樣巧，當下就偏偏有人上來栽觔斗！

來的是兩人，一男一女，一黃一白！

二人由後追上，再在前面攔住了路。

掌鏢旗的魁梧大漢正要張嘴喝問，却立時遭了殃。

劍光一閃，人已倒下。

是黃衣客出的手，劍法果然不慢。

來人攔路殺人，夏侯柔火爆性子即時顯露，再「柔」不起來了：「呔！那個打不死的敢來劫鏢下手，且吃姑娘一爪。」

聲到人到，夏侯柔纖腰一扭，已從馬背上下了來，手中一雙鐵鑄勾魂爪，戟住了黃衣客。

黃衣客劍隨人閃，左遮右擋，數招間拿夏侯柔不下。

在旁的白衣幪面女張婉蘭手腕一抖，三枚鐵蓮子突朝夏侯柔打去。

「叮叮」連聲，夏侯柔將勾魂爪舞得風雨不透，鐵蓮子登時彈了回去。

夏侯柔正要撲上再戰，公冶力金和夏侯翟同時下馬，同時拉住了這正滿肚怒火的鐵爪鳳。

「三哥，公冶副總，你們攔着我幹甚麼？」夏侯柔掙脫了二人四隻手，又要撲上去。

「阿柔，不可造次！」殿後的夏侯戟也策馬上了前，喝住了妹妹。

夏侯柔平時最怕大哥，這時他一喝，當然不敢出聲，站在一旁「嘟」嘴兒。

公冶力金抱抱拳，向黃衣客道：「朋友是那條道上的？」請給面子在下，請給面子鎮遠鏢局，如果是生活費不夠，區區幾十一百，我等是不會吝嗇的。只是我等趕路正急，煩請讓路。」

黃衣客不去答他，反問：「你就是公冶力金？」

公冶力金笑道：「區區小名，何足掛齒？」即是承認了，不過字詞謙虛，彬彬有禮，照例黃衣客二人應以禮還之，取了買路錢便讓路的了。

怎知黃衣客不但不識禮儀，反而哈哈冷笑道：「你既知你名氣不夠，還在這裏丟人現世幹甚麼？還不快快滾蛋？」

公冶力金臉色登時變了，本來歡容滿臉，現在冷如寒霜。只見他右拳緊握，言辭幾乎從牙縫中逼出：「既然閣下不識抬舉，哼！來人，鞭來！」

兩名趟子手各人抬了一枝水磨鋼鞭，走到公冶力金左右。公冶力金大喝一聲，左右手掄起水磨鞭，沒頭沒腦便向黃衣客身上招呼過去。

這一擊在盛怒之下，眞可謂力撼山搖，如擊得實了，黃衣客腦袋準開花。

黃衣客當然瞧出這鞭厲害，不敢硬接，身轉步移，輕靈地避開了。

公冶力金乘勢追擊，「呼呼呼」地連環三鞭，將黃衣客的身形全罩在鞭影之下。

黃衣客暴叫一聲，突然長身而起，一飛冲天，不但衝破了鞭影，而且在公冶力金小臂上劃了道劍痕，才輕飄飄地落在三丈開外。

夏侯柔見公冶力金栽了跟斗，又舞動雙爪向前撲去。

張婉蘭輕叱着，雙手一抖，這次是兩枚黑黝黝的圓球向着她迎面飛來。

剛剛策馬來到前面的萬勝槍看到，不禁驚呼：「小心！霹靂雷火彈！」

說時遲，那時快，夏侯柔一個鐵板橋，兩枚雷火彈恰好在她鼻尖擦過，落在四丈外，「砰砰」地爆了起來。

夏侯柔死裏逃生，香汗淋漓，再也不敢莽進，退了下來。

夏侯翟扶着了夏侯柔，喝道：「閣下二人是霹靂堂中人？」

黃衣客道：「你不用理會我們的來歷，總之我們是衝着神劍而來，聰明的便交出劍來，不然讓你們嚐嚐雷火彈的滋味。」

夏侯戟冷笑道：「雷火彈雖然厲害

，但就能奈何我們嗎？你們有雷火彈，我們也有七步追魂針。」說着左手一揮，他身後立即閃出了七名鏢師，右手都拿着烏黑的針筒，對着黃衣客二人，待命而發。

黃衣客一望鏢師手上的針筒機括，不禁聳然動容：「夏侯山莊鎮莊之寶七步追魂針？」

「不錯，我就是夏侯戟。」

黃衣客跺了跺脚，道：「好！算我們倒運，走！」

「你們走得了？」夏侯翟冷笑。

「難道你們想拚個玉石俱焚？」黃衣客憤憤地發言，說話間人已退了七、八丈。張婉蘭走得當然比他還快。轉瞬間他們的身影就消失在朝陽的絢麗金光之中。

「好輕功！」萬勝槍讚了一句：「果然來得快走得亦快。以他們的輕功很可能避得過七步追魂針。」

夏侯戟聞言不以爲然：「未必，萬老總別小看夏侯世家的武功和暗器，四妹能在百招之內逼退黃衣人，而公冶副總却……」分明譏諷。

「你……」公冶力金臉紅耳赤。

「二弟，算了。」萬勝槍向公冶力金打了個眼色，示意大事爲重。

就在這時，夏侯剛亦策馬上了前，呼道：「大哥，萬老總，不得了。」聲音半帶驚惶，顯是有要緊之事。

黃衣客和白衣女張婉蘭來劫鏢的時候，「鎮遠」這一行人差不多全部上前迎敵，後面護着鏢車的高手便只有夏侯剛一人。這時見他大呼小叫，衆人都不禁心頭一突。

「甚麼事？」幾乎是異口同聲。

「死了人！」

「死了甚麼人？」夏侯戟急問。

「鏢車前後看護的八名鏢師。」

「哦，你不是一直在鏢車旁嗎？爲何不聽你和來人交上手？」萬勝槍一面說一面回頭向鏢車走去。

夏侯剛臉露慚色道：「我……我留意着前面，身後八人怎樣死我也不知道！」

萬勝槍和夏侯戟不禁同時動容，以夏侯剛的武功，竟然發覺不出身後敵人，可想此人武功之高。

八人果然死在鏢車旁邊，全是被人一刀劈入肺葉，哼也沒哼一聲便報銷的。好快的刀！

「咱們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了。」萬勝槍驚叫着，迅速打開了鏢車，裏面包着神劍的黃包袱果然不見了。在原位上却放了一張字條。

「寫着甚麼？」夏侯戟問萬勝槍。

「自古寶劍贈英雌！」萬勝槍唸了出來。

「甚麼？」

「劫鏢者司馬嫣然是也。」

「你說劫鏢的是一個娘兒？」

「紙上就是這樣寫着。」萬勝槍遞了給夏侯戟看。

夏侯戟匆匆看了一遍，急道：「霹靂堂從未聽過有這號人物。」

萬勝槍沉吟道：「莫說是霹靂堂，就算江湖上也沒有這個名字？」

夏侯柔恨恨地道：「莫非是假名？」

夏侯翟道：「霹靂雷火彈又怎樣解釋？」

「或許是强搶，或許是偸盜，攔路那兩人明顯與這劫鏢的是一伙，看他們的武功絕不像是霹靂堂的。」

「萬老總，你看得出嗎？」看來還是夏侯剛最尊重萬勝槍。

萬勝槍目光到了遠方；遠方朝陽已升起，他却沒有即時答話。

＊　＊　＊

路上。一名黑衣女子正背着黃包袱，在樹叢間急馳。

她起落有如鬼魅，輕飄飄的全不吃人間煙火，輕功看來比剛才黃衣客和張婉蘭更棒。

只見她專揀小路奔馳，天然花草的障礙全不在她眼裏，轉瞬間已停在一個頗爲寬敞的空地處。

那裏，黃衣客和張婉蘭一早已經等待她。

「得手了？」黃衣客看了看黑衣女背上包袱，聲音不禁帶着興奮。

這時他和張婉蘭都已除下幪面黑巾，只見他黃衣披身，英俊非凡；張婉蘭白衣白裙，襯上羊脂白肉，艷麗臉容，更顯得有如天仙下凡，和黃衣客正好是一對璧人。

相反，黑衣女子却和二人成了一個强烈對照，她塌鼻、大嘴、耳朵缺了半個，雙眼雖美，但却無神，而且一身黑衣，黑沉沉的感覺令人戰慄。

這女子相貌奇特詭秘，難道就是劫鏢人司馬嫣然？

名字太美，人却太醜。

黑衣女解下黃包袱，抖出裏面的神劍。朝陽下神劍劍鞘古樸，劍柄也沒鑲上甚麼寶石黃金，不但平平無奇，甚至和黑衣醜女一樣，其貌不揚。

黃衣客歡呼一聲，一把便想將劍接去，拔出一看。

黑衣女雙目却露出厭惡之色，手一縮，黃衣客便拿了個空。

「你是甚麼意思？」黃衣客愕然，雙目隨即一瞪。

「這劍當由師父他親自檢視，我們身爲弟子的，不能私自決定如何處理。」

說得合情合理，看來這黑衣女也是九華派中人，而且是九華派的秘密高手。

「好！『九華一劍鷹』總算出了個較爲像樣的弟子。」一陣豪笑聲從路旁傳來，三人目光轉到撥開草叢出來的發聲人身上，陽光下，不是那個大約在半個時辰前被張婉蘭點倒的蔴衣大漢還是誰？

「是你？」張婉蘭當然第一個失聲而出。

（未完・一）

上文提要：剛藝滿下山歷練的高宗岳，在快樂天飯館內出手救了大冬瓜，因而結識了浙東神掌徐大東及天台劍客黃森，三人跟踪飛天鼠鄧昌與旋風刀陳伯泉，遇上了黑白兩怪出手阻攔。高受溫州分舵主吳維忠拜托，送包東西給臨安靈隱寺法明方丈，路上被胡天福及他義女韋秀蓮跟踪，胡亦覬覦那包東西，設計騙高，後大冬瓜從後趕到，揭開了陰謀……



兩期完俠義哀艷故事／石磊・文　可飛・圖

湖海潛龍

化敵爲友　共滅倭寇

徐大東說道：「既然如此，我陪你走一遭，但是不見黃森趕來，着實有點古怪。」

高宗岳道：「也許他找不到我們吧。」

大冬瓜徐大東道：「這話也有道理，我們慢慢地走吧！」

浙東山川靈秀，景物明媚，兩人一路慢慢行走，遊山玩水，心曠神怡，晌午時分，到了一個小鎮，大冬瓜徐大東是個無酒不歡的人，走進一家飯店，便要喝酒。

高宗岳想起上次胡天福騙吃的事來，脫口說道：「店家，來一鍋醃篤鮮、一碗紅燒甲魚、一盆炒時件，再燙兩壺黃酒來。」

徐大東道：「好呀！你這小子倒是內行得很，這款菜單是那裏來的？」

高宗岳微笑不語，却聽那飯館老板自言自語地道：「怪事，怪事，兩撥人點的都是一般的菜！」

高宗岳問道：「你說甚麼？」

那飯館老板陪笑道：「小的沒有說甚麼。」

高宗岳道：「我明明聽見你說甚麼兩撥人點的是一樣的菜。」

飯館老板道：「不錯，小哥敢情也是燕子幫的？」

高宗岳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飯館老板道：「燕子幫的胡幫主剛才在小店裏吃的是這幾款菜式。」

高宗岳哦了一聲，說道：「他也來了？」

飯館老板道：「不是來了，是走了。」

高宗岳道：「你越說越胡塗。」

飯館老板道：「小可胡塗？胡幫主走了還不到一盞茶工夫。」

高宗岳道：「你是說他在這裏吃過了飯，已經走了？」

飯館老板笑道：「看來小哥眞的胡塗了，他吃飽了飯，自然走了。」

大冬瓜徐大東在一旁聽到他們纏夾不清，笑得前仰後合。

高宗岳道：「看來他是找我的。」

飯館老板道：「他沒說要找你。」

高宗岳冒火道：「我不是跟你說，是跟我的朋友說。」

飯館老板道：「是，是，小哥說得對，不是跟我說，是跟我的朋友說。」

大冬瓜徐大東這時連眼淚也笑出來了，說道：「店家，你行行好，不然笑死我了。」

那飯館老板道：「你這客官眞會笑，其實這小哥說的都是正經話，並不好笑。」

徐大東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道：「你，你，我是說你，不是說他。」

飯館老板還待說話，門外又進來了客人，只得嘆了口氣，過去招呼客人了。

不一會，酒菜一來，徐大東舉箸一嚐，讚道：「這店家雖然傻裡傻氣，煮的菜倒很高明。」却見那飯館老板又和另一桌的一個和尚纏上了，只聽見他說道：「大師，不是我說你少見多怪，這鹹肉煮豆腐麼，的確是有這味菜式的。」

那和尚爭辯道：「我不是說沒有這味菜式，我是說，我要的是豆腐，不要鹹肉。」

飯館老板說：「那還不容易，大師，你只吃豆腐，不吃鹹肉，那不就成了嗎？」

那和尚道：「阿彌陀佛，我是吃素的，這鹹肉豆腐，叫我的筷子怎能伸得下去？」

飯館老板道：「其實大師也太拘泥，這世上酒肉和尚多的是。」

和尚道：「阿彌陀佛。」

飯館老板道：「依我看，這裡也沒有外人，大師也不必假正經了，就將就着吃吧。」

和尚被他氣得張口結舌的說道：「這，這是甚麼話？」

飯館老板道：「我是好意，大師不要動火呀。」

和尚道：「你這種話，佛都有火，何況是人呢！」

飯館老板道：「大師既是六根未淨，我也不多說了。」

和尚道：「可又來了，你又罵我？」

飯館老板道：「出家人四大皆空，大師不必計較了，那鹹肉豆腐我不收錢，算我請客就是了。」

和尚道：「這鹹肉豆腐我不吃的，快去把它換下！」

飯館老板道：「早知道你這樣固執，我也不多費唇舌了，換就換吧。」端了那盤豆腐就走去廚房了。

不一會，只見他笑嘻嘻地捧出一盤熱騰騰的豆腐來，和尚看見果然是換了，他也不再言語，舉筷便吃，不料一進口，頓覺味道有異，叫道：「店家，過來。」

飯館老板狐狐疑疑地走過來問道：「大師，甚麼事？」

那和尚道：「這豆腐怎麼有鹹肉味？」

飯館老板抓抓頭，說道：「大師不是吃素的麼？」

和尚道：「正是。」

飯館老板道：「既如此，大師又怎知鹹肉味道是怎麼樣？」

和尚被這一句話問住了，不知如何是好。飯館老板不由哈哈大笑起來。

和尚大怒，拔出戒刀在桌子上一拍，叫道：「你是有心爲難我，今天我要好好地和你算賬。」

怪的是飯館老板並不畏懼，泰然道：「算賬嗎？白飯三分錢一碗，二碗是六分錢，發芽豆一碟五分錢，豆腐一盤七分錢，總共一錢八分銀子。」

和尚怒道：「混賬，還敢消遣我？」

飯館老板道：「誰消遣你來，這筆賬清清楚楚，怎是混賬？」

和尚道：「好，不給你一點厲害，諒你不肯低頭！」

飯館老板冷笑道：「就憑你們東沙寺一班酒肉和尚的道行？」

和尚吃了一驚道：「你認識我？」

飯館老板道：「我不僅認識你，還知道你們勾結黑白二怪，有所圖謀。」

和尚獰笑道：「那敢情好，佛爺先超渡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吧！」於是拿起戒刀，一刀砍去。

飯館老板一閃身，直往大冬瓜和高宗岳的坐處奔去。一面走，一面帶動桌椅，阻住了和尚的追路，口中大叫：「和尚要謀財害命了，救命呀！」

到了這個時候，大冬瓜和高宗岳都聽出了飯館老板話中有因，並且從他的身法上看出是個高手。

依高宗岳的意思，和尚既是黑白二怪一路的，自是應該助飯館老板一臂之力，但他看見大冬瓜以目示意，便不敢輕舉妄動，却想不到飯館老板直向他走了過來，一把拉住了他，叫道：「小哥，快救命，快救命！」

那和尚一路踢開桌椅，獰笑道：「天皇老子也救不了你的，窮叫甚麼？」

大冬瓜站起來，拉一拉高宗岳道：「人命攸關，避之則吉，我們走吧！」

和尚道：「慢着，這裡的事未了之前，誰也不准走。」

大冬瓜徐大東道：「和尚，不要以爲我怕你，甚麼多心經、素女經、發神經，我可比你唸得多了！」

和尚道：「胡說八道。」

飯館老板在這樣情形之下仍不肯放過磨牙機會，插嘴道：「客官，你不知道，他是專門唸男盜女娼經的。」

和尚大怒，戒刀向前直送，高宗岳再也忍不住了，迅疾的將桌面一翻，「叭」的一聲，戒刀刺進了桌子。

和尚道：「原來你們是一夥的，好，佛爺一起成全你們到西天去吧！」拔出戒刀，再度揉身而上。

高宗岳揮劍抵擋，雙方便在狹小的店堂裡激戰起來。

不數招，高低已分，和尚顯然不是高宗岳的對手，加上飯館老板在一旁冷言熱語，一會兒說吃素的人究竟不比吃葷的人有氣力，一會兒又說和尚想必是因酒色掏虛了身子。

激得那和尚更加暴跳如雷，一不留神，已被高宗岳一劍割去一隻耳朵。

和尚吃了一驚，拔脚便跑，飯館老板叫道：「死和尚，你想趕去投胎嗎？我可不是這樣容易商量的。」一面叫，一面叭嗟叭嗟地追了上去，原來他穿的是一雙拖鞋。

高宗岳也想追出去，却被大冬瓜拉住了。說道：「隨他去吧！」經過這樣一來，飯是吃不成了，好在兩人都已半飽。便待出門。

適時，只見櫃台後面裡冒出一個人來，悉悉率率的發抖道：「他們都走了？」

高宗岳道：「你是誰？」

那人道：「小的是這裡的老板。」

高宗岳道：「你是老板？那麼剛才在這裡招呼的那人是誰？」

那老板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誰，今天一早他摸上門來，自願幫忙店務，不要工錢，說好了一天供他三餐飯的，那知道他惹下了這樣一場禍。」

高宗岳道：「只是打破了幾隻碗吧，損失不大嘛。」

那老板道：「幾隻碗自是小事，東沙寺的和尚我可惹不起，看來我也只有關店歇業，遠走他方了。」

大冬瓜道：「東沙寺的和尚很壞嗎？」

那老板道：「你不得罪他們，自是沒有事，如得罪了他們，那是一定要報復的，這班和尚，人人懂得武藝，聽說由一個倭人和尚傳授。在這一帶他們的勢力很大，連官府也怕了他們的。」

大冬瓜點點頭，說道：「看來你在這裡也混不下去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我送你一點銀兩，壯壯行色吧。」於是由懷中摸出了一錠銀元塞了過去，那店家千恩萬謝地收。

兩人出得門口，却見鎮上家家戶戶，都在忙着上鋪關門，人人臉上都有惶恐之色。

高宗岳看見一個老翁，滿面慌張地急急奔來，連忙上前截住問道：「請問老丈，這鎮上的人何事驚慌？」

那老者叫道：「讓開，讓開，東沙寺的和尚要來了。」

高宗岳訝道：「來了？」

那老者用手推開他，一邊走，一邊叫道：「來是還沒有來，但鎮上有人得罪了他們，那是遲早也要來的，快走吧！別多事了。」

高宗岳望着他的身形遠去，回過頭來對大冬瓜道：「想不到東沙寺的和尚竟是這樣的厲害。」

大冬瓜道：「這件事情，說起來我和你也沾了點關係，咱們在江湖上行俠，排難解紛，乃是本份，倒不如索性上東沙寺去一遭，把那些和尚懲戒一番，讓他們不再爲非作歹，你看如何？」

高宗岳道：「對呀！這番話，說到我心裡來了，走吧！我們這就去。」

當下兩人一路問訊，摸向東沙寺來。按路程說，原不過幾十里路程的事，但一則因東沙寺深處會稽山中，山路迂廻，不容易走，再則兩人都是人生地不熟，不免摸了不少寃枉路，及至來到東沙寺前，天色已經入夜了。

黑夜中也看不清楚東沙寺的面貌，但見黑黝黝一片房舍，想來規模不小。

大冬瓜做了個手勢，兩人同時縱身上屋，翻了幾重，看見下面燈火通明，酒香四溢，原來和尚正吃着晚飯，此情此景，無須贅述，東沙寺裡確是一班酒肉和尚。

高宗岳想不通在飯店中那個和尚，爲甚麼一定要吃素，正沉思間，大冬瓜却已飄身落地，朗笑一聲道：「阿彌陀佛，和尚喝酒茹葷，世間焉有此理。」

他這一鬧，立刻颼颼從膳堂裡竄出幾個和尚來，罵道：「那裡來的瘋子，管起佛爺們的閒事來了？」

大冬瓜傲然道：「是西天如來佛祖派來清理門戶的。」

那幾個和尚被他一頂，頂得氣往上衝，更不打話，竟是掄拳直撲了過來。

大冬瓜道：「不知死活！」手掌一揮，一陣掌風過處，和尚紛紛跌倒地上。却是奇怪，這班和尚來得快，走得也快，爬了起來，拔脚就跑，刹那間，逃個精光大吉。

大冬瓜反而被怔住了，正擬舉步走向膳堂，便見兩個和尚，手持戒刀走了出來，爲首一個冷然道：「剛才出手傷害小徒們的想是閣下了。」

大冬瓜道：「不錯。」

那和尚道：「施主夜入敝寺，有何賜教？」

大冬瓜道：「特來教訓貴寺僧衆不得滋事生非，擾及百姓。」

那和尚道：「施主尊姓大名？」

徐大東道：「敝人徐大東。」

那和尚點點頭道：「原來是神掌徐大俠，貧僧思財，這是敝師弟思氣。」

徐大東忍不住噗嗤一笑，道：「那有這樣的名字，酒色財氣，你們却思了兩椿去。」

只聽得膳堂門口一個洪亮的聲音道：「不敢不敢，貧僧思酒、思色在此。」語隨聲落，又走出兩個和尚來。

大冬瓜道：「四位空自思念酒色財氣，可知天下和尚的臉都被你們丟光了。」

思酒和尚道：「凡夫俗子也配談禪？且在我們四大金剛手下走幾招再說。」

大冬瓜徐大東道：「應該應該。」這回他知道對手已非剛才那班和尚可比，立定門戶，左手圍腰，右手當胸豎立，一式「童子拜觀音」，是進可以守，退可以攻的招式。

四大金剛識得厲害，呼嘯一聲，竟往左右前後四個方向同時搶攻。

高宗岳居高臨下，看得清楚，只見徐大東掌影翻飛，四大金剛此起彼落，片刻之間，雙方已接戰了二十多招。

徐大東越打越精神，右手一掌劈向思色，左手一揮迎向思財。中路大開，思酒一看，以爲機不可失，立刻傾盡全力，一刀向他胸前搠到，豈知徐大東的右手是虛招，發至中途便收了回來，右足後退，身形一旋，思酒手拿戒刀在他右手腕下直衝而過，但聞「哎唷」一聲，站在大冬瓜徐大東面前的思氣和尚躲避不及，小腹被思酒和尚的刀直插而入，與此同時，大冬瓜的左掌已劈上思財的肘腕，思財一鬆手，戒刀噹郎落地，正待衝過來的思色吃了一驚，身形一滯，大冬瓜右手打了過去，「吧嗟」一聲，思色和尚跌出七、八尺外。

思酒和尚欲轉身，大冬瓜左手一帶，思財和尚被帶得直向思酒和尚衝了過去，思酒和尚急忙避開，說時遲那時快，大冬瓜疾伸雙掌，「吧吧」兩聲，剩下的兩個金剛，也都中掌倒地。

大冬瓜吁了口氣，叫道：「東沙寺裡，難道都是不中用的貨色？」一語甫畢，梵唱起處，膳堂中走出十幾個和尚來，爲首一人，身材奇矮，想來便是那個倭僧了，只聽他嘰呢咕嚕不知說些甚麼，立見有四個和尚躍身出來道：「東沙寺四大羅漢，善嫖、善賭、善吃、善着來會會高明。」

大冬瓜哈哈一笑道：「嫖賭吃着一齊來，好極了，好極了。」

四大羅漢不用兵刃，揮拳直上，大冬瓜舉掌迎敵，數招過後，頓感來者比四大金剛又高了一籌，不敢輕敵，凝神對付。

只見台階上那個倭僧，又嘰咕了幾句，便有一個和尚走了下來，一邊走，一邊說道：「神掌功夫，的確了得，貧僧來領教領教！」他說得輕鬆，可沒料到空中一塊屋瓦迎面打來，悶哼一聲，立刻倒地不起。

台階上又躍下了四個和尚，叫道：「是那一個，藏頭露尾？」

高宗岳輕輕的躍下地面，說道：「是你家少爺，高宗岳。」

四個和尚中的一個舐舐嘴唇，道：「沒聽說過江湖上有這號人物。」

另一個接口道：「原來是個無名小子。」

高宗岳氣衝衝，問道：「你們呢？可有名號？」

那舐舐唇嘴的和尚道：「狂妄小子，東沙寺的四大尊者，大喜、大怒、大哀、大樂的大名都沒有聽見過嗎？」

高宗岳搖搖頭道：「眞是怪名字！」

一旁正在打鬥的大冬瓜忍不住的插口道：「小兄弟，這都是一班酒肉和尚，我這裡是嫖、賭、吃、着，你那裡是喜、怒、哀、樂，色色俱全，哎唷……」他一分心，被善嫖和尚在脅下打了一拳，痛得他大叫了起來，於是不敢怠慢，立刻又凝神對敵。

這邊高宗岳是生力軍，加以初生之犢不怕虎，緩緩抽出寶劍，向四尊者一揮，四大尊者立刻亮出戒刀，迎了上去。

這四大尊者的刀法，顯然是合練的，一進一退，一守一攻，都莫不有次序，接戰稱時，高宗岳還找不到對方的破綻。

他心中想，這可是自己下山以來第一次碰上的勁敵？劍法一變，使出師門創立的潛龍劍法，颼颼颼數招，「神龍隱現」、「矯龍在天」，只聽得四大尊者連聲「哎唷」，這個傷了手臂，那個失了耳朵，紛紛退後不迭。

高宗岳揚劍直追，紛亂中只見倭僧大吼一聲，連人帶刀向他捲了過來。

高宗岳急忙抵擋，不料那倭僧刀法詭異，數招之下，弄得高宗岳手忙脚亂，吃他一拳直搗心胸，不禁「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栽倒地上。

那倭僧正想踏前一步，舉刀待劈，危急間但見一條黑影如閃電般掠到，「噹」地一聲，長劍架開了戒刀，百忙中瞥見正是那個冒充飯館老板的中年人。

高宗岳掙扎着待要站起，却覺心胸一甜，眼前一黑，一雙軟綿綿的手扶住了自己，定得神來，睜眼看去，竟是謝瓊瑤。心裡感到奇怪，却聽那飯館老板叫道：「先把他救出去。」

謝瓊瑤應了一聲，把高宗岳負

在背上，立刻縱身上屋，身後還聽衆和尚叫道：「快追，快追！」聲音漸叫漸遠了。

高宗岳伏在謝瓊瑤身上，迷迷惘惘地不知過了多久，到了一個地方，謝瓊瑤把他放了下來，點起燈火，服侍他躺在一張床上。

高宗岳擧眼打量，見是一間茅屋，屋內却有床有榻，十分週全，問道：「這裡是甚麼地方？」

謝瓊瑤嫣然一笑道：「放心好了，這裡是燕子帮設在會稽山的別墅，沒有人知道。」

高宗岳道：「妳，妳怎麼會這麼巧合來到東沙寺？」

謝瓊瑤道：「我是和義父一起出來找秀蓮妹妹的。」

高宗岳吃了一驚，問道：「秀蓮在東沙寺嗎？」

謝瓊瑤道：「你不要大驚小怪，秀蓮的腿上受了輕傷，已由義父送她回諸暨去了。」

高宗岳道：「我實在弄不懂。」

謝瓊瑤道：「你先服下這顆萬靈丹，待我從頭說給你聽。」

高宗岳道：「甚麼萬靈丹？」

謝瓊瑤道：「這是燕子幫的療傷藥，靈驗無比，快吞下去，包你不到半個時辰，傷患便好。」

高宗岳接過丹丸，吞下口去，說道：「妳且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謝瓊瑤白了他一眼，道：「還不是爲了你，自從你昨晚不告而別，秀蓮一早便追了出來，我和義父不放心，也跟着追了上來，不料便到東沙寺附近，發現秀蓮被幾個和尚纏住了，我和義父立刻上前援救，那知和尚越打越多，義父和秀蓮都受了輕傷，幸得天台劍客趕來解圍。」

高宗岳道：「妳是說黃森，他也來了麼？」

謝瓊瑤橫了他一眼：「你這個人眞是莫明其妙，要不是人家剛才一劍架住了那臭和尚的戒刀，你還有命麼？」

高宗岳道：「那是飯館老板啊！」

謝瓊瑤道：「甚麼飯館老板？人家向你說笑，你也看不出來麼？」

高宗岳道：「該死，該死，我竟沒有發覺。」

謝瓊瑤道：「黃大俠救了我們出來之後，我們便僱船回諸暨，是義父不放心，叫我留下來守候你。」

高宗岳道：「候我幹甚麼？」

謝瓊瑤道：「義父想請你回諸暨去。」

高宗岳哼了一聲，又道：「他兩人不知怎樣了？」

謝瓊瑤道：「你是說黃大俠他們？放心好了，剛才我看見他們已經突圍而出，黃大俠來過這個地方，也許會找來，如果不來，明日我陪你找他們去。」

高宗岳道：「你不要我到諸暨去了？」

謝瓊瑤道：「那是義父的如意算盤罷了。」

高宗岳道：「如意算盤？」

謝瓊瑤道：「他叫我引誘你，你難道眞的不知道嗎？」

高宗岳萬料不到她居然坦誠相告，一時愕然不知所措。

謝瓊瑤瞟了他一眼，也不再說話，竟自坐在床沿，流起眼淚，高宗岳道：「別哭，別哭，有話好說。」

謝瓊瑤沒理他，高宗岳忍不住撐起身子，掏出汗巾替她抹眼淚，謝瓊瑤乘勢倒在他懷中，抽泣起來。

高宗岳從未碰到過這種事情，不禁慌了手脚，一味只是說道：「別哭，別哭！」

謝瓊瑤哭了一會，抬起頭來，望着高宗岳道：「你心中很看不起我，是麼？」

高宗岳道：「沒有這麼回事，我絕對沒有看不起妳。」

謝瓊瑤破涕爲笑，道：「既然如此，你叫我一聲瓊姊嘛！」

高宗岳於是便叫道：「瓊姊姊。」一語甫出，感覺心頭一蕩，謝瓊瑤雙手環抱他的頭，低低叫了一聲：「好弟弟。」把粉臉向他頸後直鑽。高宗岳忍不住轉過臉來，四目相投，只見謝瓊瑤兩隻水汪汪的眼睛痴痴的直望着自己，心頭不禁一熱，低下頭來，輕輕吻了她的嘴唇，眼前浮現出昨夜諸暨所見，雙手漸漸在她身上游移。謝瓊瑤嗔道：「原來你也是不規不矩的。」

高宗岳道：「瓊姊姊，妳知道，我是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的。」

謝瓊瑤道：「好弟弟，熄了燈再說吧！」

高宗岳道：「不許熄燈，我要看看。」

謝瓊瑤道：「你要看，瓊姊姊給你看個夠。」

高宗岳雙手便除去謝瓊瑤的衣服，謝瓊瑤半推半就，一個是乾柴，一個是烈火，刹那間，謝瓊瑤已是羅襦半解了。

室內春情正在氾濫，突然聽得一聲冷笑，推門走進兩人，竟是黑白二怪，高宗岳大吃一驚，伸手一掣寶劍，黑白二怪已是快了一步，冷不防從他懷中攫去謝瓊瑤。

謝瓊瑤的武功雖然比不上秀蓮，但在二怪手下，走走數招，本非難事，怎奈她此刻衣衫不整，心情慌亂，且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被黑怪制住。

黑怪一面拿鼻子去嗅謝瓊瑤的臉，說道：「很香，很香。」一面摸她的粉臉，一臉得意洋洋的表情，白怪則持刀威脅着高宗岳道：「好小子，你再上前一步，我就廢了這淫婦給你看。」

高宗岳有了忌憚，一時間倒不敢造次。

謝瓊瑤急得大叫道：「兩位仙翁，有話好說，他身上受傷，請不要難爲他。」

黑怪道：「這樣還像句人話。」一面又揑揑謝瓊瑤的屁股道：「這浪蹄子的肌肉不錯啊！」

謝瓊瑤道：「你待怎麼樣？」

黑怪道：「仙翁早已不動凡心了，但看了你這騷貨的騷勁兒，着實喜歡，也罷，依我兩個條件，今晚就放過這小子。」

謝瓊瑤道：「甚麼條件？」

黑怪一隻手伸進謝瓊瑤的肚兜內，嘴裏嘖嘖有聲的道：「眞是滑膩得像羊脂白玉！」

謝瓊瑤扭動着身子尖聲道：「甚麼條件？快說吧！」

黑怪那隻手不停的動着，說道：「第一，叫這小子交出藏寶圖；第二，你這小騷貨陪我一晚。」

謝瓊瑤道：「他有藏寶圖？他有甚麼藏寶圖？」

黑怪的手已沿着她小腹到達翳穴，謝瓊瑤但覺一股熱流由下而上，頓覺渾身如被蟲咬蟻行，癢不可當，肉緊起來，張嘴在黑怪的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黑怪大叫一聲，手指疾伸，狂點了謝瓊瑤幾處穴道，把她往地上一擲，兀自大罵起來。他却不知道謝瓊瑤不是反抗他，而是一時奇癢難當所致。

這一來，給了高宗岳一個機會，他眼看謝瓊瑤被擲在地上，心中顧忌便減了幾分，立即挺劍而上。

黑白二怪沒有見過他的武功，心存輕敵，吃了高宗岳一劍，斬下了白怪的一幅衣袖，白怪吃了一驚，黑怪怒吼一聲，兩人聯手出刀，和高宗岳惡鬥在一起。

黑白二怪的「無極刀法」果然厲害，雙刀配合，簡直出神入化。

高宗岳勉力支持了三四十招，但覺傷處隱隱作痛，始終無法運用全力，心知今晚是討不了好的，一面打，一面盤算如何脫身，正在困惱之際，忽見門前人影一晃，响起大冬瓜的聲音道：「果然是在這裏！」心中大喜。

黑白二怪聽見人聲，同時收勢。黑怪道：「徐大東，你又來管我們的閒事了？」

大冬瓜徐大東搖搖擺擺地走過來，後面跟着已換了飯館老板裝束的天台劍客黃森，兩人進得門來，一齊出手。

大冬瓜道：「天下事天下人管，分甚麼閒不閒的，先吃我一掌。」

黑怪道：「人稱你是神掌，在仙翁手下，不要變了鬼掌才好。」

天台劍客道：「是誰變鬼還未知，鹿死誰手，待會便有結果。」

黑白二怪大怒，雙方立即交戰起來。

高宗岳鬆了口氣，過去看看謝瓊瑤，不料她被黑怪亂點了數處穴道，週身經脈受了重創，經已氣絕身亡多時了。高宗岳心裏一陣悲痛，仗劍上前直取黑怪，口中叫道：「你殺死了她，就得塡命！」

黑怪道：「她自尋死路，與我何干？」

高宗岳怒道：「還說和你無關，看劍！」刷刷刷一連數招，逼得黑怪連連後退。

剛才高宗岳以一敵二，還可勉强週旋，如今加上大冬瓜、天台劍客兩個一流高手，以三對二，形勢看來頓有改變。

黑白二怪的無極刀法，在三個好手面前，漸見漏洞百出。

二怪打了個招呼，聯手使出「無邊無際」，但見一片刀光如水銀瀉地般直奔而來。高宗岳終究經驗淺，側身倒退一步，耳邊便聽得大冬瓜大喝一聲：「那裏走！」

「蓬」的一聲，從半空中擊下一個人來，正是黑怪；那邊廂，天台劍客黃森苦苦纏住了白怪，高宗岳連忙伸手點住了黑怪的痲穴。

三人聯手對付白怪，白怪怒吼之聲連連，終究獨力難支，戰不數招，也被擒住了。

大冬瓜道：「兩位仙翁，承蒙不棄，在金華留字要我莫管閒事。可是這宗閒事，我是管到底了。江湖有句話，叫做『先到先得』，那黃字號客人，本是我們發現在先的，你們中途出手，還要我不管閒事，這是那裏來的規矩？何況我這小兄弟並未開罪你們，你們苦苦相逼，又焉能令人不管？」

黑怪冷笑一聲道：「說得好，你可知道，黃字號那客人身上，懷有一張倭寇藏寶圖，而那張藏寶圖據說現在是在這小兄弟身上了。」

高宗岳道：「兩位怎麼知道是倭寇藏寶圖？」

黑怪翻起一雙怪眼道：「這還用問，當然是金船幫那個甚麼舵主吳維忠告訴我們的。」

高宗岳道：「吳維忠？他人呢？」

黑怪道：「他被我們搜過身，證實果然是不見了藏寶圖，自然放他走了，難道我們黑白二怪還吃了人不成？」

高宗岳道：「然而兩位苦苦追尋這藏寶圖何用？」

白怪插口道：「你這小子，原

來是個傻瓜，有了藏寶圖，便可富甲天下了，難道你不想嗎？那麼你要那藏寶圖何用？」

高宗岳道：「我是要送去靈隱寺……」

黑怪大笑道：「從來只有帶髮修行，沒有聽說帶財出家的。」

高宗岳道：「我不是去出家，我是受命於金船幫的。」

黑怪道：「又來消遣你家仙翁了，金船幫和靈隱寺是對頭，怎麼會送這張藏寶圖去？」

高宗岳正待分辯，却給大冬瓜止住了，說：「不談這些，請問兩位仙翁，爲甚麼要幫倭寇奪這張藏寶圖？」

黑白二怪愕然道：「我們怎麼會幫倭寇？倭寇殺人越貨，爲禍海洋，我們尚除之不暇，爲甚麼要去幫助他們？」

天台劍客道：「然則兩位怎會和東沙寺的和尚攪在一起呢？」

白怪道：「你說東沙寺的和尚是倭寇？」

天台劍客道：「東沙寺的住持好像是個倭人。」

黑怪道：「怪不得了。」

大冬瓜道：「怪不得甚麼？」

黑怪道：「東沙寺的住持智空和尚，本是我們的方外之交，多年不見，這次去找他，竟臥病在床，看他神色淒苦，說話吞吞吐吐，似有隱衷，經你們這一說，我明白了，他一定是受制於人了。」

白怪道：「原來你也有此想法，我也是早已懷疑了。」

高宗岳道：「兩位，恕在下唐突了，你們的朋友受制於人，竟也袖手不理，閒事不管，飯吃三碗麼？」

黑怪道：「我們現在又何嘗不是受制於人？又怎理會得朋友的事？」

大冬瓜道：「兩位仙翁，你們是老江湖，咱們明人不說暗話，今宵的事就此作罷，我們小兄弟身上的藏寶圖，請你們莫再管它，此後橋歸橋，路歸路，大家各行各路，各不相干，只是，如果兩位要去東沙寺救朋友，看在共同對付倭寇的份上，我們可以拔刀相助你們一臂之力。」

黑怪道：「那好極了，一言爲定。」

高宗岳道：「且慢，這一條人命怎麼交代？」

黑怪道：「是一時錯手，我也不是存心殺她的，她是你甚麼人？」

高宗岳道：「這個……這個……」竟然說不出名堂來。

天台劍客道：「她是燕子幫的二嬌之一，日間曾救過這位小兄弟一命。」

黑怪沉吟了一會，說道：「人死不能復生，原是我一時錯手所致，眼下我有兩個辦法可以補救。一是由我自斷一臂，向小兄弟謝疚，另一個辦法是由我們護送小兄弟抵達靈隱寺，然後回去燕子幫謝罪，這兩個辦法，你認爲那一個最好和最妥善？」

大冬瓜道：「依我看來，第一個辦法不大好，我們還要去東沙寺會那倭寇，仙翁自斷一臂，等於未打先損兵，此法不妥；第二個辦法在情理上也說得過去，何況燕子幫的人也有點邪氣。」

高宗岳道：「兩位願向燕子幫謝罪，我不反對，且看燕子幫如何處置，至於護送小弟却萬萬不敢當。」

白怪道：「那是應該的。」

大冬瓜笑道：「他是怕你們護送爲名，劫圖爲實。」

黑怪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說過了不再打藏寶圖的主意，那裏有不算數之理的？」

高宗岳道：「在下也是受人所託，忠人之事而已。」

大冬瓜道：「如今我們同仇敵愾，不扯這些了，小兄弟，勞煩你替黑怪翁解開穴道。」一邊說，一邊替白怪解除束縛。

黑怪穴道解開後，伸了一個長長的懶腰，笑嘻嘻道：「小兄弟，你不要介意，改天仙翁替你做媒，找個更漂亮的女子給你。」

高宗岳想起剛才和謝瓊瑤輕憐蜜愛的情景，不禁羞得臉紅耳熱。

當下大家約定明天辰時在東沙寺前會合，一起殺個措手不及。黑白二怪作揖而別，高宗岳在屋前挖個土坑，把謝瓊瑤的屍身埋了。回到屋裏，三人挑燈夜談，問起黃森怎麼會找到這裏來。

黃森說：「我親自和謝瓊瑤把燕子幫的幫主及他的女兒送到這裏來，又僱了船送他們上船的，怎會不知道？」

又問起他假扮飯館老板的事，黃森又道：「就是爲了你們啊，我心裏想，要找人只得守候在大路上，可是這個辦法却行不通，因爲要餓着肚子，另一個辦法是守候在飯館裏，趕路的人總要吃飯的，不怕遇不到，只是終日坐在飯店中，飯館老板是要怕你的，因此想出個妙法來，索性替他當差，招呼客人，不要工錢，做老板的總是歡迎的。」一席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大冬瓜道：「你的易容術眞妙，連我也被瞞騙過去了。」

黃森道：「不敢，不敢，這是我們天台派一點看門的小技巧，見笑大方了。」

談談說說，不覺又已近黎明，

三人打坐小憩片刻，天亮之後，便穿紮妥當，一齊出門，一路上曉風拂面，精神大振，將近到東沙寺時，已見黑白二怪，盤膝坐在路旁的石上，大家會在一起，浩浩蕩蕩地直奔東沙寺而去。

此番再到東沙寺，情形大不相同，天已大明，遠遠看去，東沙寺的建築雖然並不雄偉，却是房舍櫛比，佔地甚廣，寺前一片空地，一羣和尚正在廝殺，殺聲震天，不絕於耳，衆人大感驚異。

大冬瓜粗中有細，一揮手叫衆人停下，自己縱身跳上一棵大樹上，細細看時，朝陽下但見一羣和尚手持戒刀，一聲吆喝，便向五、六個人砍去，奇的是那五、六個人竟然不閃不避，絲毫不動，戒刀劈到身上，渾然不覺，彷彿被點了穴道似的。

大冬瓜越看越奇，抬手示意，衆人紛紛上樹，看了這個情景，也莫不嘖嘖稱怪。

畢竟是高宗岳年紀輕，眼力好。看了一會，已看出那些不言不語，任砍不動的都是草人，他把所見的告訴大家，大衆再仔細一看，不是草人是甚麼？原來是那些和尚借用草人來練習刀法，既是排練，何必大聲喊殺？他們可不知道這是倭人武士們練刀法的習慣。

弄清楚眞相之後，羣雄相顧大笑。笑聲未已，只見那班和尚中有一個排衆而出，大聲叫道：「是甚麼人，膽敢偷看佛爺們練刀？」

高宗岳應聲而出，從樹上一溜烟似的來到他的面前，一看那和尚，正是被自己削掉半隻耳朵的四尊者中之大怒和尚，便笑道：「是你小爺高宗岳。」

大怒和尚看見是他，駭得倒退了一步，問道：「你，你又來撒野了。」

高宗岳道：「這次是來取你的狗命，你放清楚點，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大怒和尚又退了一步，忽然轉身急奔，叫道：「快稟告師父，昨夜那人又來了……」一個了字還未出口，高宗岳一個箭步，人隨劍到，「克察」一聲，一劍又削去了他另外一隻耳朵了。

大怒和尚又駭、又亂、又驚，嚇得跌在地上，亂滾一通。

高宗岳也不去理會他，逕自奔前，把那羣練刀的和尚殺了個七零八落，逃的逃、走的走、傷的傷，剎那間，走得一乾二淨。

高宗岳俯身拾起幾片樹葉，抹拭長劍，正準備招呼大冬瓜等人時，耳畔一聲梵唱，已見從東沙寺中走出一羣和尚。

爲首的正是昨夜所見的倭僧，却見他和另一個和尚低語一番，那和尚便走了上來，問道：「少年人又來此何事？」

高宗岳道：「奇了，這是和尚寺，又不是衙門，不准人來燒香拜佛的麼？」

那和尚道：「本寺佛像正在重漆金身，暫不接待客人。」

高宗岳道：「我管你接不接待，我是來佈施還願的。」

那和尚道：「施主如有施捨，請交貧僧就是了。」

高宗岳道：「我要面交智空住持。」

那和尚道：「敝師兄適有小恙，請交貧僧，也是一樣。」

高宗岳冷哼一聲道：「你是甚麼東西，口出大言！」

那和尚道：「貧僧智高，現爲代理住持，想來夠資格說這話了吧！」

高宗岳點點頭道：「也好，我要佈施給那個倭僧三劍，你叫他過來受死。」

智高和尚臉色一變道：「好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和你客氣，你既不受抬舉，且吃我一刀。」於是撤出手中戒刀，作一個勢，大叫一聲，戒刀迎頭劈來。

高宗岳一看來勢疾速，閃身一側，那知智高和尚的戒刀劈到途中，忽然轉了個彎，刀勢向右，直搗高宗岳心房。高宗岳立時吃了一驚，疾退數尺，堪堪避過，智高和尚的第二刀已砍了來，仍然是一聲一喝，舉刀又劈來。

這回高宗岳不敢怠慢，舉劍一架，「噹」地一聲響，刀劍相交，但覺對方力道，既猛且重，心知智高和尚的武藝非同小可，當下展開潛龍劍法，用心對敵。

這時大冬瓜等人已紛紛趕到，大冬瓜一馬當先，指着那倭僧道：「呔，那倭僧，你不在倭人國吃倭飯，偷潛來中土，搞甚麼鬼？搗甚麼蛋？又打甚麼鬼主意？快快從實招來，大爺網開一面，放你一條生路，讓你坐上倭船回到倭國，與你的倭婆相會……」

他越說越感到好笑，竟是笑得捧着肚子大笑起來。笑聲中祇聽天台劍客大叫小心，大冬瓜粗中有細，立刻縱身後躍，定眼看時，不禁嚇了一跳。

原來那倭僧不聲不響，人隨刀至，一刀正砍在自己剛才所站的位置。設非黃森示警，這條小命已是完蛋大吉了。

只見颼颼兩下，黑白二怪已是舉刀迎了上去，和那倭僧殺在一起，黑怪一邊打，一邊道：「操你奶奶，你這倭鬼，倒有兩下子。」

白怪道：「不好，我操你祖宗。」兩人打歪說渾，却不防那倭僧一刀緊似一刀，無極刀法碰這倭

僧的無名刀法，不但一籌莫展，反而捉襟見肘。

那倭僧雖然不明白他們說些甚麼，但看出二人言語輕薄，心知決不是甚麼好話，於是怒吼連連，一刀緊似一刀，弄得黑白二怪手忙脚亂，刀出無章，無極刀法變成亂極刀法。

大冬瓜眼見情形不對，跳入戰圈，道：「好，操他祖奶奶，我也算上一份。」於是一掌迎面向倭僧擊去。倭僧低頭一閃，給黑怪看出了破綻，狠命一刀，向他腹部刺去，倭僧忙中迴刀急救，白怪舉刀疾劈，嘶的一聲，在他的右肩上割開了一條數寸長的傷口。

倭僧痛得怪叫連聲，舉刀直刺白怪，大冬瓜在他的背後又是一掌，嚇得倭僧閃身評避。三個人打一個，形勢一變，黑白二怪，重又精神抖擻起來，這個說：「倭鬼，酆都城酆都寺缺個住持，你幹不幹？」

那個說：「他要不幹，只怕由不得他了。」

大冬瓜呵呵笑道：「他身材太矮，只怕閻王爺看不起他，不獲重用。」

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把這個倭僧激得暴跳如雷，刀法大亂，他認定大冬瓜是這班人的首領，刀刀不離他的要害，大冬瓜左躍右跳，避來避去，忽然來一個主意，一掌打向地面，刹時塵土飛起，倭僧人矮，首當其衝，大冬瓜看準他視綫模糊，運足功勁，當頭一掌，倭僧急忙閃避，却被黑白二怪劃出二刀，一刀傷脅下，一刀傷腹部，立即倒地不起。

黑白二怪怪嘯一聲，却見黃森正被羣僧包圍，立即趕過去援救。

大冬瓜眼見高宗岳對智高和尚，頗佔優勢，無須相助，拍拍雙掌，逕奔向寺中。

這邊高宗岳以潛龍劍法和智高和尚對敵，初時智高勝在力氣大，戒刀大開大闔，高宗岳戰來頗覺吃力。但數十招後，智高和尚的內力已漸不繼，戒刀的威力也漸減弱，高宗岳於是乃得眞正地發揮出潛龍劍法的潛力來，他自從離師門以後，大大小小已經過了幾仗，對敵的經驗也漸漸豐富了，知道和這樣的敵人作戰，只要消耗他的內力，勝來比較容易。

因此，他一味避重就輕，又經數十招後，智高和尚果然漸漸氣喘起來，手上戒刀力道更小，高宗岳看見時機到來，一招「神龍隱現」，迷惑了智高的視綫，不待招數使足，立即化爲一招「游龍入海」，寶劍斜插，一劍刺入對方右腿，智高和尚大叫一聲，坐倒地上，高宗岳更不敢怠慢，立即反手制住了他的痳穴。

勁敵受制，他立即揮劍加入黃森和黑白二怪的一方，這時和黃森對敵的一羣和尚，因黑白二怪來到，已有不支，那堪再加一個好手？他們原都是四尊者、四羅漢、四金剛中的殘餘，不少人昨夜看見高宗岳的本領，一見他加入戰圈，早已心存怯意，不消片刻，已有不少人受傷倒地，剩下來走得快的幾個，落荒而逃，走得慢的，紛紛做了刀、劍下的祭品。

四人收了兵器，黃森問道：「大冬瓜呢？」黑白二怪面面相覷。

高宗岳道：「可能是進寺去了？」

黑白二怪道：「我們也去，去看看智空住持。」

却聽大冬瓜笑道：「不必了，這不是智空方丈嗎？」

只見他陪着一個清瘦的老和尚走了出來，那老和尚一看場上的情景，不由低頭合什，連聲唸「阿彌陀佛」不已。

大冬瓜笑哈哈的對黑白二怪道：「事情已經完全弄清楚了，你們的老朋友智空和尚果然是受制於這個倭僧。

「這倭僧原是倭國派來的奸細，到中土來，爲的是要偷盜我們沿海一帶的地域水圖，以便利倭寇前來搶掠。

「那智高和尚本是智空方丈的師弟，他却搭上了這個倭僧，跟他學藝，以至本性盡失，再引狼入室，把倭僧引進東沙寺來，自封爲代理住持，胡作非爲。

「甚麼四尊者、四羅漢、四金剛都是些江洋大盜，被倭僧招兵買馬弄來的。

「由於倭僧的勢力大，智空方丈原來的一班和尚都不敢惹他們，聽任他們擺佈，要不是我們在倭僧未成氣候之時撞來，這東沙寺將來還不知會變成怎麼樣的局面呢？」

黑白二怪聽得怪眼連翻。問智空方丈道：「可是眞的？」

智空方丈又唸了聲佛號，說道：「正是如此，設非各位來到，東沙寺的苦難還不知何時得解，如今也是佛祖有眼。」

黑怪道：「那天我們來看你，你爲甚麼不講？」

智空方丈道：「他們環伺左右，教老僧如何講法？」

黑怪道：「有我們兩人在，再加上你，無論如何也可以拚上一拚。」

智空方丈凄然道：「不瞞兩位，老僧的武功已被那倭僧狗和尚廢了。」

黑白二怪聽得你望我，我望你，半晌不能言語。

大冬瓜道：「此間事已了，我

們就此別過。兩位仙翁便屈駕在此，助智空方丈收拾殘局吧！」

黑白二怪道：「那怎行呢？我們答應過送這位小兄弟到靈隱寺去的，這裡的事，賊首已經就擒，智空方丈的手下，也還有些人通武藝的，想來也不會有事發生了。」

智空方丈合什道：「正是，正是，各位請便吧！這裡的事老僧自會處理。」

當下衆人和智空方丈告別。一路行來，渡過了錢塘江，便抵達了臨安，找到靈隱寺，高宗岳說明了來意，要見法明方丈。

不料靈隱寺的和尚却說沒有這個人。

高宗岳再說是受金船幫主所託而來。靈隱寺的和尚說，溫州金船幫一再劫掠靈隱寺的香客，難道還要上門尋仇？高宗岳還待再說，大冬瓜在旁拉了他一把，道：「我看這事有古怪，你且把那藏寶圖拿出來看看。」

高宗岳便取出那包東西，打開一看，只氣得他呱呱大叫，這那裡是一張藏寶地圖，乃是一張白紙，寫着七個大字：「聲東擊西之計也！」

黑怪道：「如何？我早就說金船幫的人不是好東西，無緣無故拿當給你上了。」

高宗岳說：「這只怪我江湖經驗淺，受人利用了，不過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找到金船幫，出這口烏氣。」

黑怪道：「這口氣大家助你出，眼下我們還是先去燕子幫，了却本仙翁的事吧！」

黃森道：「說得對，我們先去諸暨，再奔溫州。」

白怪道：「不對，我們應該先去找間館子，好好地吃一頓西湖醋魚。」

大冬瓜道：「正是，正是，先來它兩杯，吃飽了肚子再動身不遲。」

拍拍高宗岳的肩膀道：「走吧！」

高宗岳嘆了口氣，搖搖頭，望看大冬瓜傻笑不止……——完——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巫山雲雨

渾渾噩噩似雲雨　糊糊塗塗承神功

嘈嘈切切，那妓女，又彈起琵琶來，當眞是嘈嘈切切錯雜彈，宛若大珠小珠落玉盤。

陳淵睁開乜斜的醉眼，看見了，只見那妓女，輕攏、慢撚、抹復挑，低眉信手，彈出非霓裳，亦非六么，而是清平之調，而且，和音琵琶，吐鶯聲，櫻桃嘴兒乍啟，唱了，唱道：

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難及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陳淵的酒登時醒了一半！雲雨……巫山……枉斷腸？這豈不是爲他而唱？唱的，又豈不對他的天嬌姑娘的讚美？

他難道不是前來巫山，尋遍了巫山之陽、高丘之阻，甚至尋遍了神農架，何曾有甚麼玉宇瓊樓，唯見古樹參天，杳無人跡，藤葛密結，洪荒原始，甚至憑他輕身功夫之高，亦難進入，那幾乎不見天日的原始密林中，雲漫漫，雨濛濛，他的天嬌姑娘，竟無踪跡可尋。

可憐飛燕倚新妝，難道不是對他的天嬌姑娘的讚美，即使那漢宮的趙飛燕，梳新髻；畫遠山眉，倚慵夾新妝，又豈能媲美他的天嬌姑娘的美艷？

他看見了，原來是雅座中，一個少年，招來的妓女在輕歌，那少年……

乍眼一見，陳淵不由一怔！那側影，好眼熟，像是……他記起來了，像是邛崍山中見過的，把朱梅姑娘摟在懷中的少年？

當然不是，怎會是呢？那日在邛崍山中所見，不過是背影而已，也許，他雖然已來此巫山，尋訪他的天嬌，那日所見的情景，仍不時，酸酸地，浮現在心頭。

但一看清楚那妓女，那雅座的珠簾高捲，陳淵的座兒迎着門口，斜對着面，如何會看不清楚，可登時令他怔住了，那妓女，竟然眼熟得緊！

當眞好笑得緊，憑他，一身寒酸相，阮囊更羞澀，那配招妓，便多金，又豈會招妓，豈會有相識的妓女？

令他驚訝的是淪落風塵的妓女，怎會有這麼美艷的，眞是似玉如花，而且，雖然眼是秋波橫，眉是遠山聚，眉眼盈盈之間，透着嬌媚，却看不出風塵相。

心想：莫非，這少年，分明是富貴中人，說不定是貴胄公主，自已帶來的歌妓。

啊啊……那妓女，已轉了曲調，甚麼？甚麼神魂迷亂，常記那回，小曲欄杆西畔……

那蕩漾的眼波，更柔媚了，竟令他……竟令他心頭一蕩，忙不迭掉開頭。

只聽那妓女在繼續唱道：丁香笑吐嬌無限，語軟聲低，道我何曾慣，鬢雲鬆……

陳淵不禁皺了眉，在心中呸了一口，才心說：大庭廣衆之中，不成話，但，却又登時一怔！

因爲那妓女柔媚的歌聲一轉，成了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唱道……雲雨未諧，早被春風吹散，瘦殺人，天不管……

雲雨未諧，陳淵的心兒在往下沉，他的天嬌姑娘，雖然拜了天地，拜了高堂，可不是仍未花燭洞房，雲雨未諧，這這……這歌妓唱的曲，像是……都像是對他，爲他而唱。

他踏遍了霧鎖雲封的神農架，多少個暮暮朝朝，沐盡了巫山雲雨，不知天嬌何處，被這妓女喚起了相思苦，聞歌添愁，自然以酒澆愁，愁也更添愁了，本已半醉了，不自覺竟已是酩酊大醉。

那妓女……竟……又在唱甚麼……

……未成雲雨夢，巫山曉……

又是巫山雲雨，也許，令他倍生感觸，感傷也倍多吧！是以雖然醉了，這雲雨夢，巫山曉，兀自扣心弦，仍清楚可聞。

他眞醉了，何時歌聲斂，珠簾垂，甚至身在何處，亦不知道了。

那酒家本在酆都城外，揚子江邊，瞿塘峽頭，白帝城下，巫山雲雨西畔，正因此故，多遊人，更多騷人墨客，便也有了酒家。

他醉了，分明是白帝城下酒家眠，夢裡不知身是客，但蕩蕩飄飄，又似是身在雲端，飄蕩，飄蕩，蕩得有些清醒了。忽聽一個滴滴嬌的聲音，喲了一聲，說：「落魄江湖載酒行，只道他是窮愁潦倒的中年秀士，那知……」

「其實玉樹臨風。」另一個更嬌滴滴的聲音說：「嗯……噯唷，眞是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麼英俊的……」

陳淵的醉酒登時醒了多半，心下不僅一怔，且大喜，好熟悉的聲音。

幾乎是立即就記起來了，這不是岷江之畔，夜林中，連番踢了沱江人屠兩脚的姑娘麼？

啊……呀……也登時明白，分明就是酒樓雅座中那輕歌的妓女，不怪覺得面熟了。

他尋訪天嬌，尋遍了雲雨巫山，亦無踪跡可尋，不料却遇到了楚姬公主的那個最年幼的侍女，且慢，休得驚動，而且，還另有一個女子，必然是另一個侍女了。

他醒了，却仍假裝酒醉，只聽這姑娘話聲未落，另一個女子已啐了一口，說道：「我可警告你，你當然知道他是甚麼人，你若是……饞貓兒見不得腥，可要當心你的小命兒，我可要走啦，把他交給你了。」

格格輕笑聲中，風聲颯然，不再有聲息了。

吠！那知，有隻輕滑的手兒在他臉上擰了一下，那自是輕而又輕的，隨又輕輕柔柔的，拍了一下，啊呀！摸得他癢癢的，而且，感到那如蘭的吐氣，直噴在他臉上。

怪癢的，更癢了，忍，總算忍住了，否則，必然大大地一個噴嚏，噴在她的臉上，因爲，他感覺得到，那姑娘俯下身來，臉兒湊近了他的臉兒。

不不，好不容易，才有這個綫索，休要驚動了她，不由他不伏低，楚姬公主的侍女，即使是這個最年輕的，武功都了得，絕不會在他之下，那晚，在夜林中，他已親眼見到了，這姑娘曲着腿兒，倏地一彈，美妙極了，沱江人屠那能躲得開，眞是他生平所僅見。

這是何處？不用睁開眼來，他已知道，他已不是酒家眠，而是躺在床上。

春到蜀中雪盡，但明媚的春光已到人間，却仍有些春寒料峭，但溫暖極了，可知是在屋中，在床上。

而且，不僅這姑娘吐氣如蘭，更有醉人的幽香，不知是在屋中，還是這姑娘身上發出來的，因爲，他感覺到的，她挨得他很近，很近，甚至感到她身上散發出來的熱力。

也許，是她太美艷、太嬌媚了吧，他感到的不是體溫，而是美媚的熱力。

他怎會睡到這床上來？端的，這是甚麼地方？

不僅是她嫩滑的手兒在他臉上摸揉，也不全是她近在身邊，是那麼妖媚的嬌媚，而是，忽然，他心跳起來，會不會，此身已在巫山！是不是，天嬌姑娘已知他前來尋訪，趁他酒醉，把他抬入巫山去了？

「你可知他是甚麼人？」那離去的姑娘這麼說過。那麼，知他是天嬌，不不，應該說是小公主，知他是小公主的夫婿，但奇怪，爲何不是天嬌親自迎接他？又爲何不說明？

眞是又喜又疑惑，但無論如何，正當他踏破鐵鞋無覓處，現在已有了踪跡可尋。正是，顯然這姑娘不知他已醒了，休要驚動他，且靜觀其變，既然已知他是甚麼人，當然也不會難爲他，甚至加害他，那麼，他有何可怕，可躭心的。

他一動也不動，假裝仍然酒醉未醒，那幽香、醉人的幽香，眞像是從這姑娘身上散發出來，可是，

這姑娘也躺在他身邊來，又是否，他又醉了，不是醉於酒，而是這香令他醉？也許醉上加醉，他終於甚麼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的，像，也像那楚襄王遊於雲夢澤，夜夢神女，來薦枕蓆……

這是夢？是在夢中嗎？

再甜蜜的夢，也有醒來的時候，他感到渾身暖洋洋，眞是溫馨又甜蜜，啊呀！笑語聲喧，乍聽，竟也似琵琶聲，大珠小珠落玉盤。

原來不過一羣女子銀鈴般的笑聲，心下大喜，這必是楚姬公主，當然，也是小公主天嬌的一羣侍女，他想張開眼睛來，但好强烈的陽光，他竟睜不開眼來，是一睜之下，慌忙又閉上。

忐怪，這分明是巫山夢境呀，昨夜，分明是在溫暖的床上，那麼，是在屋中了，夢中一夜貪歡，難道眞是在夢中，不然那來陽光，醒來竟在曠野裡？

他心下有些兒着慌，再睜，慢慢兒，再睜，而且側過頭，終於睜開眼來了。

可不是綠樹梢頭，艷陽天，艷陽高懸，不但已是大白天，而且時候不早了。

迷惑又驚奇，但那銀鈴般的笑聲，仍然盈耳，慌忙跳了起來。

他看見了，柳外、花間，一羣姑娘在江邊浣衣，原來不是公主的侍女，不過是一羣村姑。

他登時楞住了，難道昨夜眞是在夢中，不過是聞歌而生的綺念？那一切，那雲雨夢，不過是巫山夢曉，空幻而非眞。

他從樹下轉了出來，正想開口詢問此間何處，那知，一個姑娘發出一聲尖叫。

陳淵一怔，不料那羣姑娘回過頭來，一見他，也尖聲大叫起來，像是見到魔鬼一樣，都丢下手中衣衫，轟然一聲，發脚狂奔。

這是做甚麼？難道他竟是如此嚇人嗎？不覺摸着臉，那知他低頭一看，連他自己也驚叫了一聲。

不看尤可，那知，他竟是赤身裸體，身上一絲不掛！

慌忙縮回樹下，方知昨晚是睡在草堆中，還好，他的衣衫堆在草堆旁邊，慌忙拿來穿上了。

那一羣姑娘已跑得無影無踪，江水滔滔，岸邊石上，留下一堆一堆的衣衫，那春風綠了的江岸上，綠柳在和風中搖曳。

陳淵望着那靜蕩的江岸，怔住了。

他醉臥酒家眠，醒來怎會在江岸？

昨夜，眞是巫山雲雨夢嗎？但那兩個美艷的姑娘的話聲，分明清晰在耳，仍縈繞耳際。

醒來又怎會全身赤裸，一絲不掛？

更令他失望的，心兒下沉的是：只道有了那侍女的踪跡，天嬌便有了踪跡可尋，而今，却又失去了，數月來，他已踏遍了神農架，多少個暮暮朝朝，他已經歷過無數巫山雲雨。數月了，毫無踪象可尋，好不容易遇到楚姬公主，當然也就是天嬌這小公主的侍女，而今，只留下一夜的綺夢，又再失去，再無踪跡可尋。

他站在江岸，一時間，如痴如呆，却早聽人聲沸騰，轉頭一望，只見奔來一羣人，手中拿着鋤頭棍棒，向江岸他立身之處奔來，聽道：「休放走那狂徒！」

他豈怕人多勢衆，但雖非有意，確實又對一夥村姑赤身裸體了，輸了理虧，慌忙轉頭就跑。

大白天，陽光之下，也快如一縷輕烟，迅速把沸騰的人聲抛在身後了，終於無聞。

回頭一看，那麼多的一羣人，竟已踪跡不見，倒不由他一怔！但迅速明白了，嘉陵漁隱，只有他才知道原來是他爹的嘉陵漁隱，把畢生的功力輸給了他，而今，他的功力雖未倍增，也大大增長了。

一時間，不是驚喜，而是悲從中來，才知有爹，爹却死了，而且是爲他而死。而且，他娘，峨嵋優曇，再見已白了髮的神尼，已知是他的生身之母，却不敢相認不說，而且失了踪跡，生死未卜。

無塵大師見愛女已成長，已知她拜了天地，已有了歸宿，立即圓寂了，他爹也相同，見他已成長，也已相認了，他立即撒手塵寰，而他娘，被尊爲神尼的峨嵋優曇，甚至不待和他相認，必然，又豈能和他相認，甚至不待再見他一面，已失了踪跡，甚至不知是生還是死，教他如何不悲從中來。

他悲苦地，長長的嘆了口氣，這是從那兒說起，不僅失去了爹娘，連才拜了天地，尚未花燭洞房的妻子，那麼美艷又痴情的天嬌，也一入巫山宮中深似海，苦尋了數月，竟是踪跡毫無，而可愛的朱梅，失去了天嬌，原該尚有一個可愛的朱梅相伴隨的，不料，這溫婉柔情似水的姑娘，敢情人家已有了情郎，眞是再沒有比起現刻來，令他倍覺悲切和凄苦，倍覺寂寞孤獨。

他原本就是孑然一身，無父無母，無妻也無紅顏知己，不料短短數日之中，竟然都有了，但也在那短短數日之中，盡皆失去，眞箇是：相見爭如不見，無情更勝有情。

他長長地，無限凄苦地嘆了口氣，眞箇茫茫宇宙，已無他存身之地，念天地之悠悠，能不愴然的涕下。

現在，天下雖大，就只剩下一個他尚未洞房的小妻子，對他痴情的天嬌。

不，白帝城下，那酒樓中的妓女，分明就是楚姬公主的小侍女，風塵之中，豈有那麼美艷的妓女，雲雨巫山枉斷腸，歌聲何其哀艷，分明是爲他而歌的，還有，分明是醉臥酒家眠，醒來怎會在荒江野岸？

還有……若說那不是綺夢，不過是夢中神女來薦蓆，怎會醒來赤身裸體？

這端的是怎麼回事？那酒家雅座中的少年公子，又是甚麼人？那背影，分明眼熟？

初時一見那歌妓，只因對面相向，覺得似曾相見，是以倒忽略了，現在，他竟然想了起來，那背影，少年公子的背影……

啊呀！好像……他記起來了，不是像極朱梅姑娘伏在他懷中哭泣的少年公子麼？尤其是衣着，竟是一般無二？

這一切一切，何其離奇又迷幻，他非要弄清楚不可，何况，天嬌，他的小娘子，尚未尋獲相見。

但，這是何處？

迎面來了個路人，陳淵上前一拱手。

「請問大哥，此間何處？這江……」向那滔滔的江水一指，道：「此江何名？」

那迎面來的人低着頭，雖然低着頭，但顯然仍比他高出一個頭，好魁梧的漢子，一頂竹笠，低壓在眉心。

那人一聲呵呵，聲如洪鐘，只一掀竹笠，令陳淵嚇了一大跳，不自覺，退了半步。

沱江人屠！他如何會不認得，竟是沱江人屠！

兩道濃眉一掀，怪眼圓睜，怒道：「好小子，乳臭未乾，連大爺也不會叫。」

陳淵那挑了的眉兒，立即垂了下來，心想：說甚麼這沱江人屠也是爹的朋友，分明還是好友，尊卑有分，倒不可無禮，當下再又拱了手，道：「得罪了，是在下的不是，原來……這可是沱江……」

心下可眞大吃一驚？昨夜，可眞是在夢中？分明是白帝城下的酒家眠，醒來已在江邊不說，竟是已在數百里外的沱江？

沱江人屠出沒之地，當然是沱江，只看這江水雖滔滔，江面可不寬，顯然不是揚子大江？

這沱江人屠眞不講理，竟怒不可遏，一雙怪眼睜得更大了，怒吼一聲，道：「好小子，你明知故問，竟敢阻我去路，給我滾回去！」

吠！別瞧這沱江人屠粗獷又魁梧，竟是俐落之極，霍地一圈臂，向陳淵抓來。

陳淵那裡防得，待要躲閃，沱江人屠已是臂影如山，竟像無數條粗胳膊，向他抓到，無論他如何躲閃，竟是躲閃不開。

蜀中四霸天，這沱江人屠名列第二，端的了得，果然名不虛傳，一急之下，忽然想到數月前，岷江夜林之中，被昨日扮作歌妓的小侍女，連番踢了兩脚，也許是太美妙之故，是以印象特深，他一急之下，那情景竟突現眼前。

說時遲，知道他若一退步，可上沱江人屠的大當了，這人屠脚長臂長，只要一上步，他休想躲得過，不退反進，正是出其不意，反向沱江人屠抓來的箕張的手迎去，却已脚尖先轉，鳳點頭，風擺柳，只一旋身，沱江人屠人高臂也高，從他脅下一鑽，早轉到身後，曲腿一彈。

正是那姑娘的腿法，沱江人屠那能躲得開，還是陳淵心想：他是爹的好友，說甚麼也是父執，豈可傷他，是以只用上三成功力。

那知這還是嘉陵漁隱把功力輸給他後，第一次和人過招，不知自己的功力已大增，幾乎倍增，以爲只有三成力，少說較之以前，已達五成了，沱江人屠那能站立得穩，何况他正前撲，陳淵原在面前，却突失踪影，正那麼一楞工夫，登時向前一撲。

好一個四霸天，名不虛傳，硬生生一挺腰，雖然踉蹌了三步，却未倒地，且還能扭轉身來，一雙怪眼睜得大如雞卵，摸着屁股，說：

「好小子！」

怎麼左瞧右瞧？陳淵心中一樂，知他瞧甚麼，拱手笑道：「得罪了，我不過有樣學樣，昨兒夜裡，那姑娘倒是和我一道兒，此刻連我也在找她，別瞧啦，是我踢你。」

沱江人屠虎吼一聲，當眞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竟眞是被這小子踢了一脚，却又驚愕得發起楞來，像是仍不相信，竟會被這個小子踢了一脚！

陳淵可不也同樣驚愕，不料這巫山的武功，神奇精妙絕倫，不怪四霸天也屈服了，他不過印象太深，有樣學樣而已，竟也能發揮出威力來，但也知道這沱江人屠不過是一時輕敵，又怎會以他爲敵，是以才着了道兒，何况人家是父執，面對着沱江人屠，不禁想起死去，而且爲他死去的爹來，忙又躬身一揖道：「我……實不知巫山的功夫，如此神妙。」

「好小子，」沱江人屠摸着屁股，轉着身，打量起陳淵來，忽然搔起頭來，說：「你說甚麼？巫山武功？」

「是，」陳淵說：「我心裡一急

，有樣學樣而已，實不知巫山武學如是淵深精妙，否則，大叔面前，我天膽也不敢放肆。」

他不但又是一揖，而且滿面誠意，叫得更誠意。

既是他爹生前的好友，他當然應以大叔相稱，而且，一見到沱江人屠，不由就想起了死去的爹，叫得怎會不誠意。

沱江人屠表面上粗獷之極，其實心思細密，那晚夜林中，他已見到過了。只見這人屠戶的兩道豎高了的濃眉，垂了下來，只不過仍在搓着被他踢痛了的屁股，道：「小子，算你命大，既然輸在巫山繡腿之下，那也不算丟臉，看你恭敬賠禮又誠意，老子就饒你這一腿，不過，你這小子可得從實招來。」

「招來？」陳淵說：「大叔，你不是有話要問我吧？」

登時心中一喜，一覺巫山夢境，那姑娘已失踪跡，雲雨巫山，楚宮何處，正無踪跡可尋，這沱江人屠爲楚姬公主服役多年，它必知道。

沱江人屠虎吼一聲，又把怪眼一瞪，說道：「我問一句，你就得老老實實答一句，還不是從實招來。」

「是，」陳淵躬身道：「大叔請問。」

「第一樁，」沱江人屠說：「巫山武功，從不傳人，我是說，傳宮外人，你從何處學來？」

陳淵說：「沒人傳我，好教大叔得知……」

「呔！」沱江人屠喝道：「你不叫大爺，口口聲聲叫我大叔，好小子！」

那武當近着蜀中，陳淵如何不知，蜀中尊稱大爺，明知這沱江人屠性烈如火，心下着了慌，一急之下，忙道：「你是我爹生前的好友，多年過命的交情，晚輩自應……敢不以大叔相稱？」

「你爹！誰是你爹？」

「嘉陵漁隱，啊……」

陳淵衝口而出，只因一時心急！竟衝口而出，話出口，才警覺了，即使是他爹以外的三霸天，亦不知老大嘉陵漁隱有子，非是嘉陵漁隱要對三人隱瞞，而是有子必有母，追問起來，豈不有損神尼清譽，不料陳淵一急之下，竟說了出來，一時心慌大急，但已收不回去了。

沱江人屠一雙怪眼骨碌碌直轉，忽然打了個哈哈，直似晴天打了個霹靂，說道：「好一個狡猾的老漁兒，這些年，我總覺得他的行踪不對勁兒，敢情有了你這麼個大兒子，好好，小子，走過來，讓大叔瞧瞧你。」

敢情沱江人屠眉開眼笑，打着哈哈，也是一副兇神惡煞。

陳淵才走近一步，驀見臂影如山，被腿長臂長沱江人屠抓住了，他那裡防到，只覺沱江人屠的五指有如鐵箍，那裡掙扎得，只道這人屠戶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不踢還他，也會打他一頓，那知沱江人屠幾乎把他像小孩兒一樣舉了起來，只是瞧了又瞧，嘴裡直打哈哈。

隨後，竟輕輕把他放下，說道：「好小子，你眞沒騙我，可不是有些像你老子當時年輕時候，老漁兒，你那老子，年輕時候，還眞是挺英俊的。且慢……」

沱江人屠又東張西望起來，叫道：「老漁兒，滾出來，你躲得一時，可躲不了一世，不怪離開岷江，就無影無踪了，敢情是有了兒子連老朋友也不要了。」

陳淵心裡一酸，眼睛紅了，眼淚登時在眼眶裡打起轉來，說道：「大叔，我爹……死了！」

沱江人屠怪眼一睜，霍地一把又將陳淵抓住了，痛得他原已噙住的眼淚，登時滾落下來，那胳膊像要折斷了一樣。

「你……你說甚麼？」

「我爹……死了。」陳淵顫聲道：「大叔，就在那一晚，那晚在岷江邊的野林中，你們三人走後，其實我爹並沒走。大叔，那晚之前，我不敢瞞你，我非但不知他是我爹，而且不知有爹……大叔，我……求你，別問了，噯喲！」

「你！你殺死了你爹！」

陳淵臂痛欲折，差點暈了過去，咬緊了牙關，叫道：「大叔……我沒有，你……放手！」

沱江人屠見他額上大顆大顆的汗珠滾落下來，分不清是汗還是淚，點了點頭，放開手，道：「當眞，憑你這小子，豈能殺得死你那武功蓋世的爹，快說，這是怎麼回事？」

陳淵險險栽倒在地，哭道：「大叔，那酒……酒香，你知道只嗅不飲，會是如何，我渾身癱軟了。」

「好小子，是你！」沱江人屠叫道：「我認得了，那日沿江追趕綵舟的人，原來就是你。」

「是，」陳淵道：「但我追趕的，是天嬌……」

「小公主？」

「我可不知她是小公主，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前一夜……大叔，我們剛拜了天地，她才追趕綵舟。」

沱江人屠搔起頭來了，把竹笠推到腦後，趁陳淵在喘氣，說道：「我明白了，她追趕綵舟，而你，追趕她，於是……」

「於是，我見到林中有火光，見到了你們，我就躲在樹後……」

沱江人屠眼睛睜大了，重新把他打量起來，說：「憑你這小子，你躲在樹後，我們竟會發覺不出來？」

陳淵已緩過那口氣了，搓着兀自疼痛的胳膊，不由挑了眉兒，道：「大叔，不敢相瞞，我是武當門下，枯木道人是我師傅，還有……」

他想起自幼還得到峨嵋優曇的慈悲，但話到口邊，即時止住了，不，他怎能說，即使猜想，也不能讓人家猜想到神尼便是他娘。

沱江人屠點了點頭，說道：「這就不怪了，不怪你有一身好功夫，原來是那個枯木老道的徒兒，說下去。」

陳淵其實心中已有了主意，不僅因爲沱江人屠是他爹生前的好友，且正直好義，是俠義道中人，心兒下不由生敬，何況說及他爹，如何不對沱江人屠生出親切之感來，正當他茫然無助的時候，要想尋到巫山楚宮，尋訪天嬌，非借助這沱江人屠不可，敢不坦誠相告，至少可告的，那敢隱瞞！

當下把那晚岷江野林中的經過，毫不保留的說了出來，道：「大叔，其實，爹尋訪我的下落，也尋訪了多年，不過是先數日，才知我即是他所尋訪了多年的兒子。」

其實，嘉陵漁隱並不知有子，尋訪的乃是一清大師，也不過是新近才知一清大師隱了法號，隱於峨嵋山中，被人稱爲峨嵋優曇，不，他怎說得出峨嵋優曇即是他親娘。

沱江人屠大吼一聲，道：「你是說，老漁兒把畢生的功力輸給了你……」

陳淵失聲痛哭起來，道：「我爹眞力耗盡，就在我懷中，含笑瞑目而逝了，大叔，你……」

沱江人屠霍地踏上一步，五指箕張，又把陳淵的胳膊抓住了，喝道：「沉丹田，走膻中，轉巨闕，衝靈墟！」

陳淵才知沱江人屠是教他運行眞氣，只覺有些不對勁兒，竟與在武當所學大異，但知必有原故，忙依照沱江人屠的指示，氣沉丹田，這還是自從那晚他爹把畢生功力輸給他後，首次施爲，那知才覺一股圓團光灼的眞氣從丹田昇起，才走膻中，尚未轉巨闕，那股眞氣却失去了控制，衝向臂上，啊呀！不好！沱江人屠那麼巨大魁梧的身子，竟然飛了起來，少說已在丈外，堪堪倒地，顯然這人屠早已有防備，蹬蹬蹬，連退了三步，這才站得穩了。

滿面淚痕的陳淵可呆住了，這……這是怎麼回事？

只見沱江人屠漲紅了臉，不像是怒，但也不是驚，竟已從瞪圓了的怪眼中，落下淚來，道：「小子，你果然沒騙我，那麼，老漁兒是眞丟了我們，死了！」

一聲死了，竟張開大口，簡直像打雷一樣，大聲嚎啕起來。

可見這沱江人屠端的是個眞情眞性的漢子，越是粗獷大爆，性情也越更眞，陳淵自也更是悲傷，一時對哭起來。

但哭着哭着，沱江人屠把眼淚一抹，怪眼又睜大了，喝道：「娃兒，你哭甚麼？」

陳淵雖然傷心之極，也不由愕然了，難道只許他哭老友之死，作兒子的，倒不能哭他爹？

沱江人屠道：「娃兒，你應該高興才是，應該說，高興還來不及，你可知道，我們四霸天，唯獨你爹才能在巫山楚宮走動，楚姬公主爲了要你爹替她辦事，我不說，你這娃兒也明白……」

好小子，變了小子，而今，又成了娃兒，那武當山近着蜀中，陳淵豈會不知道的，娃兒乃是親切的稱呼，只是，他沒說出，怎會明白？

沱江人屠眼淚尚掛在他臉上，竟又興奮高興起來，說道：「喏！就是尋訪小公主，你那個天嬌，故爾把從不傳人的上古神功，傳了你爹，一夜之間，你爹的功力何只倍增，那神功奇詭絕倫，壓根兒就不用出手，有人若敢與之爲敵，便能自生反應，適才是我，我先已有備，饒是如此，你剛才已見到了，我已被你自生反應的眞力，跌出丈多遠！」

沱江人屠搓起手來，興奮得不停打轉，繼續說道：「從今以後，娃兒，天下之間，除了楚宮中人，你已是再無敵了。」

陳淵哭道：「但我爹，死了，我才知有爹，爹却捨我而去了。」

沱江人屠道：「我也曾聽你爹說過，楚姬公主把這上古神功傳給他時，也曾言道：雖然自生反應，但若不即發即收，將會一瀉千里，帶動他本身眞力，可惜你爹修練的並非上乘內家功夫，我明白了，他必是已知你是武當弟子，不僅修練的是上乘內家功夫，適才我已試出來了，而且已具火候，是故……是故……」

「哇」的一聲，沱江人屠又大哭起來，那眼淚滂沱，倒是像一瀉千里，只聽他哭道：「這麼說，你爹是想死了，不僅丟了我們，也丟下你這個才得相見的兒子，因爲只發不收，眞元必也耗盡。」

沱江人屠這麼個魁梧又粗獷的漢子，眼淚滂沱，大哭起來，却像個大娃娃，哭得好不傷心，令陳淵又是感激，也更加傷心。

那沱江人屠說哭就哭，但收起

來，可也快得很，忽然一抹眼淚，喝道：「娃兒，不許哭。」

陳淵心說：眞不講理，他不哭了，也不許別人傷心。啊喲！

沱江人屠已一把抓住他，提了起來，說道：「跟我走！」

拖了陳淵，轉身就走。忿怪，甚麼上古神功，怎又不自生反應了？沱江人屠先前差點跌了一交，跌出丈外，怎麼也不怕了？

只聽沱江人屠邊走邊道：「娃兒，可不准心生敵意，我這屠戶除了巫山楚宮中人，天不怕，地不怕，甚至老漁兒，你死了的爹，只不過是他未傳楚宮神功之前。」

原來如此，陳淵道：「大叔，但你要帶我去那裡？」

「報喪！」沱江人屠道：「楚姬公主已尋訪到小公主，本已免了我們服役去，却忽然接得傳書，老漁兒失了踪，只好由我們三人出馬了。」

「大叔，你是說岷江神龍和金駝子叔叔？楚姬公主命你們對付誰啊？」

「嘿嘿！」沱江人屠道：「就是你這娃兒。」

陳淵大吃一驚，道：「為甚麼要對付我？」

沱江人屠道：「數月之前，那日在岷江，你為甚麼追趕綵舟？」

「我不是追趕綵舟，」陳淵道：「大叔，我已對你說過了，我是在尋找我的小娘子，突然失了踪跡的天嬌。」

只要他眞氣一沉丹田，轉膻中，嘿！這沱江人屠就會跌出丈外，他眞想試一試。

但他沒有，沱江人屠雖然抓住他的手奔跑，非但不像先前一樣，疼痛欲折，而且還透着親切，而且，臉上的淚痕尚未乾，他怎能傷害剛哭過他爹的人，分明已無惡意的父執。

沱江人屠脚下不停，喝了一聲：「但你的天嬌，就是小公主。」

「但她是我的小娘子，我們已拜了天地，而且拜了高堂。」

陳淵知道四霸天對楚姬公主極是忠誠，有所命，是不敢違抗的，而現今他的臂却被這沱江人屠握着，也就是在他掌握中，可不是玩兒的。

但他臂上絲毫也不覺得人屠戶加了勁，忙把眞氣散了，也才知道，這屠戶不過是粗魯而已，粗聲粗氣，不等於惡聲惡氣。

沱江人屠仍然奔跑如飛，脚下絲毫不慢，不過，陳淵亦步亦趨，非但不落後，而且跟得輕鬆之極，已知輕身功夫上，亦勝這屠戶一籌，因是也放鬆了戒備。

沱江人屠呸了一口，說道：「巫山楚宮，可不興這一套，只要兩情相悅，就巫山雲雨一番，你懂麼？不過，小公主甚喜歡你，却又當別論，算你命大，幸是小公主喜歡你，從不許外人進入，進入就沒命的巫山，這才容你闖蕩了數月，因為小公主自回到巫山，楚姬公主把她當寶貝兒似的，誰都知道，小公主也就是楚宮的傳人了，誰敢得罪，是以都閉上一隻眼兒，任你闖來蕩去。」

「啊！」陳淵心兒在下沉，道：「這麼說，天嬌……是，小公主，知道我來找她，而且找了她數月之久？」

找了她數月之久，竟然無動於衷，原來她一入楚宮，作了小公主，就恁地無情，把恩愛纏綿，都抛諸腦後，他的心兒怎不往下沉？

沱江人屠道：「算你命大，休道楚姬公主了，即使是那雙成和小玉，只要一舉手，就能取你的小命，只因知道小公主喜歡你，這才饒過你，只是把你送出數百里之外，吩咐我們，只准攔截，只是不許你往東，而且不許我們傷害你。」

哼！陳淵心想，就憑你們三人，豈能攔截得了我。先前也不能，若三人聯手，正面為敵，他也許不是三人的對手，但自信輕功必在三人之上，尤其是這一陣奔馳，無形中已較量了，若只是攔截，那自是又當別論。

不自覺挑了一下眉兒，因為他現下才知，他爹已把畢生的功力輸給他不說，而且也把楚宮的上古神功也傳了他，這三人，任他們三霸天，豈還是他的對手。

不，其實他雖未哼出聲來，沱江人屠已對他消除敵意，雖然奉有楚宮命令，但眼淚仍在這粗獷又魁梧的漢子臉上，那是哭他爹流下的眼淚呀，再說，楚宮的上古神功，奇詭絕倫，若不是人家這屠戶指點教導，他竟懵然不知，那就不僅是父執，也算是半個師傅了，他倒會用這神功來對付人家不成，當然不能。

其實，他心下也不由暗喜，果然不出所料，今而後要尋訪天嬌，要再見天嬌，這沱江人屠不但已是唯一的綫索，而且非靠他不可了，豈能得罪對抗。

沱江人屠忽然脚下一停，陳淵思潮起伏，收脚不住，因為拖着他奔跑，是以一肩頭撞在沱江人屠身上。

沱江人屠魁梧的身軀紋風不動，竟似沒事人兒一樣，倒用手一指，說道：「娃兒，你可認得，那是誰？」

只見路邊坡上，樹蔭之下，一個漢子在打瞌兒，和沱江人屠一般的一頂大竹笠，蓋在臉上。

（未完・一）

上文提要：袁紫烟和宇文成都等衆統領喬裝潛入太原，先了解一下侯府的動靜，下榻長安居客棧，她發現留守侯李淵府中，有懂得法術的人，晚上，和宇文成都夜探侯府，已被李淳風發覺，他是協助李世民想順天行道，推翻暴君，而袁紫烟要阻止殺劫，也想拯救萬民，到底誰是誰非，還沒有結論，一個說天意不可違，一說天道運行，豈能用人力干預，要找出干預的人，李淳風推不過，只好答應兩天回音……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氣勢凌人成僵局　測試實力揍一場

「我和天罡都被感動了。」李淳風道：「那不是裝作，那是黎明乍現的無人時分，於是我決定不追寶兒，天罡也決全力行法，使天機運行加速，早日幫助他完成大願。」

「李靖也願為世民效命，我會全力說服張出塵，以我們的至誠去感化虬髯客，讓他退出中原。」

李淳風道：「找時機安排世民和虬髯客見見面，讓他瞭解世民救世救人的大志。」

「對！但時機要安排得適當。」李靖道：「仲堅兄性如烈火，一旦他動了殺死世民的心意，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能阻止了。」

李淳風心中忖道：「他如此推崇虬髯客，自然不可輕視，何不藉機探求一下虬髯客的技藝？」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如果讓叔寶、敬德兩大勇士守在世民身旁，能不能阻止虬髯客的下手呢？」

「不能，算上我也不能。」李靖道：「虬髯客仲堅大哥，是位大劍客，百步之內，一揮手就能取人首級。」

李淳風吁一口氣，道：「這麼說來，是一位非常可怕的勁敵了。」

「是！」李靖道：「他擁有百名以上的高手，逐鹿中原霸主的計劃，他已準備了二十年，尤其是財源的充足，絕非唐公李淵能及。」

李淳風心中一動，道：「李靖，袁紫烟和虬髯客相較，孰優孰劣？」

李靖沉吟了一陣，道：「先生，你和袁公天罡的勝負之比，誰高一籌？」

問得有心機，答得也出人意料。

李淳風呆了一呆，笑道：「論天機洞徹之能，我不如天罡，行法役物之術，稍高一籌，眞要算起來，是伯、仲之間吧！」

「如若先生和袁公合力對付袁紫烟呢？」

李淳風楞住了。

這眞是作繭自縛啊！但又不能不回答李靖。

沉吟了良久，才道：「袁紫烟是個奇人，因為一般人都不可能在她那種年齡中，有她那樣的成就，她很小就從事金仙大道的修行，我和天罡合力拒抗，可保不失，但她如另有莫測術法，就無法預估了。」

「先生，虬髯客是劍客之最，我看到過他馭劍一擊，使一塊百萬斤以上的巨石中裂為二。」李靖道：「袁紫烟有何術法，我無法預料，但肯定十分高强，兩人一旦動上手，會有個什麼結果，如何能夠預知呢？我不能設計出一個使二虎相

爭的局面，就是能，我也做不出來，虯髯客張仲堅是我的結義大哥呀！」

「說笑了！」李淳風道：「這種事，讓天意去安排吧！」

「現在，我就去見袁公天罡。」李靖道：「對付袁紫烟的計劃，學生會全力以赴。」

右袖一揮，飄空而走，飛出了花園之外。

* * *

袁紫烟望着桌上紅燭，已燃燒成灰，終於一閃而熄。

她睡不着，李淳風的頭頂上，浮現出三尺靈光，是一種明顯的警告，也表現出他深厚的道基和術法。

兩天後，長安居的會晤，隱隱有回拜的禮貌尊重，但也可能是敵友之分的一次談判決定。

步罡踏斗，促使天機運行變化的不是他，那是還有一個高明人物了。

那個人，絕不會比李淳風差上多少！

究竟還有多少這樣身具道法的高明人在反對隋煬帝？

他們要幫助的是什麼人？修習道法的人，絕不會出面爭逐君王的霸業。

是唐公李淵，還是另有其人？

袁寶兒藏於袖中的那幅畫像，又是什麼人呢？

他是寶兒心中的情郎，絕對不會錯了，所以，才寧可冒着極大的危險，把他藏入袖中。

那個人龍姿鳳目，有着領袖天下的氣勢，就算在畫像上，也有着令人心折的魅力，如果有人能奪去大隋朝的江山，就非他莫屬了。

可是，他是誰呢？

可恨袁寶兒欲語還休，不肯明白的說出他的身份，未待追問詳情，又被皇上趕來驚擾，又被脫光衣服和寶兒並躺在龍榻上，折騰了一夜……

就這麼錯過了，沒有問明內情的機會。

能讓李淳風這樣道基深厚的人物，甘願為用，自非平常人物。

他是寶兒的情郎麼？

如果不是，這天下的紛亂，就更難收拾了。

袁紫烟心緒紛亂，就這麼的想了一夜，紅燭燃盡，仍未安眠。

「姑娘，還未起床麼？」

是蓮兒的聲音。

天已大亮，想是送臉水來了。

「讓我多睡一刻吧！」袁紫烟道：「告訴宇文先生，不用等我吃早餐了。」

她斜倚在榻上，不是慵懶不起，而是不願斷了她的如潮思緒。

宇文成都會見了田當、蕭雨，連兩人帶來的六個高手，也聚在長安居的酒樓上，共進早餐。

袁姑娘要多睡片刻，宇文成都也偷得這刻清閒，約田當、蕭雨見個面。

「明日申時，國師要和人會面。」宇文成都道：「就在這長安居酒樓之上。」

「可要屬下等早作埋伏。」田當道：「還請總統領裁示！」

「要能埋伏得不着痕跡。」宇文成都道：「來人瞧不出，連國師也要瞧不出來才成。」

「國師的技藝精湛，實也用不着我們保護！」蕭雨道：「我們埋伏於此，只不過是瞭解情勢罷了，就由田兒和我裝扮一下，在這裏侍候，等待國師和總統領的差遣、吩咐！」

宇文成都點點頭，道：「兩位要小心一些，我們面對的敵人，不是一般的戰將高手，而是超越武功範疇之外的道法隱士，他乃具有一種靈力，我無法預測它會有什麼樣的神奇力量，也不知防範之法，不過，袁國師倒是提過，精湛的技藝，是可以和術法對抗，諸位請謹慎警惕，留心突然出現的異徵。」

這些話突如其來，蕭雨、田當聽得呆住了，不知如何回答，只好連連點頭。

袁紫烟一天沒有出過房門，連巧兒、蓮兒也不准進她的房間，一日間茶飯未用。

宇文成都兩度探問袁紫烟的行踪，巧兒都回答自閉在房中，連我們送茶都拒不接納，不許我們入房打擾。

宇文成都沒有强行求見，但他却非常留心袁紫烟房中的動靜。

但見袁紫烟房門、窗戶都關閉得十分嚴緊，實在瞧不出一點徵象。

宇文成都想不明白，明天雙方會面，可能會立時鬧翻，緊要關頭，竟然一日不進食物，對體能影响甚大呀！

如若運功調息，不過一日的時間，又能有多大的幫助呢？

直到上燈時分，袁紫烟才開啓房門走出來。

宇文成都和巧兒、蓮兒，一塊兒坐在廳中等候。

一日調息，應該是容光煥發，但袁紫烟却帶着倦容。

宇文成都看得有點心頭作疼，但却不知該如何開口表示，巧兒、蓮兒迎上去，齊齊躬身，道：「小姐，想吃點什麼，小婢去吩咐店家整治。」

在宮中，她們叫夫人，一離皇宮，她們就改稱小姐，袁紫烟沒有糾正，就這樣叫起來了。

雖然隱隱倦意上眉梢，但心情

似是很愉快，笑道：「吩咐店家烹調些可口佳餚，再送上兩壺好酒，我要和宇文將軍把酒清談。」

宇文成都有一點受寵若驚，欠欠身表示了謝意。

酒和菜很快送上來，巧兒和蓮兒却對望了一眼，悄然退了出去，走就走吧！竟然還帶上了兩扇廳門。

這舉動，如若被隋煬帝知道了，定會把兩個人拖去砍頭，但身在太原，也就天高皇帝遠了。

袁紫烟沒有阻止兩個丫頭的放肆行動。

當然，兩個丫頭也不是無的放矢，袁姑娘既然要和將軍把酒清談，兩個人也不用杵在一邊了。

她們是善解人意呀！

袁紫烟道：「將軍進過晚餐了？」

宇文成都搖搖頭，道：「國師好像一天未進食物，連水也未喝一杯？」

回答得很普通，但關心的情意却完全的透露出來。

袁紫烟淡淡一笑，道：「你很關心我呀！」

「是！國師身繫大隋朝的安危，成都應該關心！」

直言不諱了，但袁紫烟的回話，却出了宇文成都的意外。

「你也感覺到大隋朝的基業，有些動蕩不穩了？」袁紫烟歎息一聲，道：「此番北上，才發覺了事態嚴重得出了我估算之外。」

「李淳風是位高人，但也未必能强過國師。」宇文成都道：「只要國師一道奏章，立刻可調動二十萬大軍直逼太原，唐公李淵能夠出動的兵力，不會超過兩萬人，絕無法和天朝的大軍對抗。」

「將軍，紫烟雖不懂兵略戰策，但我知道將强才能兵勇，老一代名將能臣，不是被皇上殺了，就是被逼退隱山林，放眼廟堂，大隋朝還有多少治世朝臣，能戰的勇將？幾處聚嘯的暴民，已傾半國之兵，但眞正企圖造反的人，還都在按兵未動。」

「國師的意思是說，除了唐公李淵之外。」宇文成都道：「還有其他的王侯國公了。」

「將軍，你能夠列舉出那一家託士封疆的大吏，對皇上存有着忠貞不渝之心？」袁紫烟道：「長安城內，公侯百家，除了你宇文成都之外，還有幾位是願盡臣節，情甘赴死的義士忠良？」

宇文成都思索了一陣，竟然答不出話。

「衆叛親離了。」袁紫烟道：「沒有人能長期的忍受着是非不明，生死難料的煎熬日子，一旦大亂開始，疾風中將不會見到勁草，也很難見到置生死於度外的坦蕩忠良。」

宇文成都惶惑了，額上滾落下顆顆的汗珠兒。

這個美麗的王妃啊！說出了這麼一番話，是什麼用心呢？

「將軍，明白我這番話的用心麼？」袁紫烟笑道：「不要保留，想到什麼，盡管坦然的說出來。」

「不明白！」宇文成都道：「國師究竟想說什麼？妳就明白的說出來吧！」

語氣有點不對了，連心中那份愛慕的情意，也似是突然消退了。

「看起來，你和皇上眞有點相許的情意。」袁紫烟道：「皇上冷酷淫亂，但他有才氣，至少看對了兩個人。」

「噢！」宇文成都完全無法瞭解，袁紫烟心中想什麼，也無法接口答話。

「一個是你宇文將軍，一個是我袁姑娘。」

「成都受皇上提携，知遇之恩，終身難忘，不管皇上作為如何，成都效命一生，絕不更改。」

「將軍對我的話，似是有些誤會。」袁紫烟笑道：「我想了一天一夜，把天下的事，作了一次推斷，也決定把情形告訴你。」

「成都洗耳恭聽！」

「你和我，在支撐着一個樑柱已朽的將傾大廈。」袁紫烟道：「我想不出能夠支撐上多少時間。」

「盡力而為了。」宇文成都接道：「以死相酬知遇恩！」

「如能消滅了升起的王氣，大局也許還有可為，只是，這有點逆天而行。」袁紫烟道：「後果難料啊！」

宇文成都苦笑一下，道：「國師術法精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推算過去未來，智者畏因，愚者畏果，像我這樣，一心報效皇上，生死在所不計，是不是逆天而行，也就不會計較了。」

袁紫烟笑一笑，道：「將軍的忠君之誠，也讓我有些感動了，好吧！因果、天意，暫擺一旁，現在要談一談我們的處境了。」

「但得國師一聲令下，由成都開始，個個會奮勇向前，我不敢擔保能戰無不勝，只能說全力以赴，至死方休。」

「將軍，你的豪勇之氣，似也激起我的殺機了。」袁紫烟歎息一聲，道：「想想看，一條活蹦鮮跳的人命，死於我術法利刃之下，心中總是不忍呢。」

宇文成都笑了，心中的惶惑盡除，道：「國師只要制服强敵，這殺戮的事，就不用勞動國師，由我們擔當起來就是。」

「除了李淳風之外，至少還有

兩位精通術法的高人，可能和我們正面衝突。」袁紫烟神色肅然的道：「我無法預知勝負，也可能對你們保護不週。」

「國師不用多慮，他們都是死士，成都訓練他們，教的都是赴死取敵的信念，義無反顧。」

「這樣決定了，好好的去休息一夜，明日會晤李淳風時，我會逼他在和戰之間，作一抉擇。」袁紫烟道：「他如不肯就範，我們就直搗黃龍，放手一戰。」

* * *

長安居經過了精心安排，才把一層二樓全都騰了出來，可以坐上兩三百人的桌椅全都移開，却把兩條長桌對面擺，中間空出了一條寬大的過道，既方便奉酒，上菜，也使雙方保持了相當的距離。

李淳風如約而來，長袍大袖，滿面春風，身後，跟着兩個護駕高手，左首一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虎背熊腰，有着一種威猛逼人的氣勢，腰中掛着兩柄短斧，繫以精鋼鍊子，繞在臂上，顯然在那一對短斧上必有特殊的造詣。一眼之下，就可看出是一員善戰的虎將，只是他緊繃着一張臉，圓睜着一對眼，一副六親不認的氣勢，好像隨時都可能出手揍人的樣子。

右首一個人，看上去就文明多了，白面無髮，年不過二十四、五，腰懸長劍，但精華內蘊，兩面太陽穴高高突起，分明是一位精習劍術的內家高手。

袁紫烟早已坐在東方首位等候客人。

對方既然來了三人，蕭雨、田當也就恢復了本來面目，蕭雨佩長劍，田當掛雙刀。

宇文成都的紅色腰帶中，也暗藏了緬鐵軟刀。

袁紫烟未帶兵刃，巧兒捧着上方寶劍，蓮兒却捧着一個竹製的籃子，分列左右，籃子裏面，居然插了很多花，有菊、有梅，也有冬天不開的蘭、荷、桃、杏和牡丹，雖然說不上融百花於一籃之中，但花色繁多，四季的花色全有了。

這是臘冬季節呀！除了應時的冬梅之外，秋菊已殘，其他的花色，還是掙扎在風雪下的枯枝，連嫩芽也未發出，那裏會有綻放出的花朵呢！只此一樁，已表現出了奪天地造化的術法。

不知是誠心表現敬重，還是故意爭取袁紫烟的好感，宇文成都沒有坐，帶着田當、蕭雨，並肩兒站在袁紫烟的身後。

李淳風也未帶兵刃，但手中却執着一柄拂塵，塵絲很長，足足有兩尺以上，不似馬尾，也不是鋼絲、鐵線，不知是何物作成。

袁紫烟欠身迎客，道：「先生請坐！」目光盯在拂塵上的垂絲上，看也不看他身後隨行的兩個人。

這就使得李淳風有點尷尬，本想替袁紫烟引見一下的，也只好忍了下去。

李淳風的目光很快被那隻花籃子吸引住了，他發覺了籃中不但盛放了四季花色，而且，還在不停的成長茁壯，一株桃樹，居籃之中，不但開花，還在快速的長高。

可眞是邪氣得厲害呀！一個小小的竹籃中，竟然蘊藏了化育萬物的生機。

「李先生！」袁紫烟的聲音是嬌脆動聽的，但語氣却不是很友善，道：「我要見見那位撥動天機的人，俠以武犯禁，道以術罪天，是不可原有的惡行，他們應該受到朝廷王法的懲處，先生以爲然否？」

一開口就充滿了火藥氣味，斬斷了商量的餘地，咄咄逼人。

李淳風微微一笑，道：「干亂了天時節令，聚四季花卉於一籃，是不是也干犯了天機呢？」

袁紫烟微微一怔，道：「迎接高賓，稍表敬意，先生未免小題大作了。」

聽兩人這一番說話，才引起別人的注意，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蓮兒捧着的竹籃看去。

發覺了，籃中不但有四季花卉，而且，那株桃樹，已然高過竹籃兩尺以上。

蓮兒緩緩把手中捧的竹籃子，放在了面前的木桌上。

奇事發生了。

高長的桃樹，竟然在衆人的目視下結果成實，不過一盞熱茶工夫，結出了兩隻桃子來。

桃子在不停的長大，使枝幹都垂了下來。

「怪事啊！怪事，這是什麼妖法，惑人耳目，吃俺老程一斧。」

站在李淳風左首的赤髮大漢，說動就動，右手一揚，寒芒閃動，一柄短斧，疾向桃樹劈去。

一片刀光飛了過來，架住利斧，同時響起了一個冷冷聲音說道：「太莽撞了，開花結果，成於一刻之間，是何等奇幻仙術，豈容得你這個莽夫破壞！」

說話的是田當，右手的寬面刀，仍架在利斧之下。

「程知節，不可動粗！」李淳風緩緩說道：「破壞了仙果美味！」

程知節似是有些不服氣，但又不敢抗拒李淳風的令諭，恨恨的哼了一聲，收回短斧。

「袁姑娘仙桃迎客，不知可否讓淳風品嚐一枚。」

「先生如不怕果中有毒，盡管食用！」袁紫烟微微一笑，道：「不過，先生承諾之言，希望能言而有信。」

李淳風摘了一枚桃子，咬了一口，竟覺桃汁甜美，頓然一呆，這不是一般的幻變障眼小術，而是五行搬運大法，不禁歎息一聲，道：「老朽只想和姑娘作一次深談，至於答允帶妳去見敝友，絕不會失信於妳，但傳訊之人，尚未回報，不知姑娘可否寬限幾日？」

「這就有些矯情了！」袁紫烟道：「你既已派人通知，想他已然有備，多候幾日，顯是別有用心了。」

「老朽希望姑娘多給兩天時間，倒不是爲敝友擔心，更無安排埋伏的用意，而是希望姑娘能見到一個人！」

「什麼人？」袁紫烟道：「可否先行示知，讓我有個裁量的餘地。」

「見面就會知道，老朽不便先行說出他的姓名身份。」李淳風低聲道：「那個人很重要，袁姑娘當可相信，老朽不是賣弄口舌的人。」

袁紫烟道：「還要等候多久？」

「快則兩日，遲在三天。」李淳風道：「屆時，老朽備馬迎接，到他設壇行法之處。」

「紫烟信得過先生。」袁紫烟微笑頷首。

「原想杯酒言歡，和姑娘作番深談。」李淳風道：「想不到竟然弄出了這麼一個不堪的局面，意在顧外，眞有點天意難測了。」

袁紫烟心中忖道：「我有意造成僵局，倒是如願得償，省去了不少口舌，看樣子他們已調動人手，準備一場決戰，雲中山上的殺氣，昨夜已消失不見，想是已把人手集中於法壇附近，這樣也好，希望一戰掃滅王氣，也算完成下山之願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就給先生三天時間，希望一言爲定。」語聲一頓，轉趨嚴厲，接道：「三日之後，不見先生回音，就別怪紫烟無禮了，唐公的留守侯府，恐將有一場浩劫。」

這是不留餘地的恐嚇，李淳風臉色變了，語聲也轉冷漠說道：「袁姑娘言重了，老朽和敝友，一定會如姑娘之願。」

程知節忍了又忍，還是忍耐不住，戟指着田當，喝道：「來來來，我是笨鳥先飛，打旗的先上，今日先來個開場小戲。」

田當冷笑一聲，道：「向我挑戰？」

「不錯，敢不敢和俺老程先戰三百個回合？」

田當回頭看去，袁紫烟和宇文成都沒有阻止的意思。

李淳風也沒喝止程知節，好像是雙方的首腦人物都同意先打一場，以測試一下對方的實力。

程知節已迫不及待的亮出雙斧，衝入場中。

這座二樓的桌椅，都已被搬至牆角，只有中間兩張對排的長桌，作雙方談判之用，空地很大。

田當抽出雙刀，緩步行出，心中却在盤算，這一戰就算打掉了性命，也不能敗在赤鬚大漢的手下，一上陣就下了決死之心。

程知節大喝一聲，雙斧飛捲，田當還在七八尺外，他已飛殺過來。

田當雙刀並舉，接下雙斧，金鐵大震聲中，閃飛起一串火星。

這是硬碰的一擊，田當竟有着雙臂一痳的感受，暗道：「這斷膂力驚人，不宜硬拚，正待揮刀進擊，程知節已瘋狂的猛攻過來，雙斧如雪花蓋頂一般，直壓而下。

這就逼得田當不得不揮刀硬接。

他可以閃避開去的，但他不願示弱。

程知節一口氣狂攻了二十七斧，打得田當握刀雙臂酸痳不堪。

宇文成都看出了田當的處境不妥，但却沒有出手援救，他知道田當的技藝在對方狂厲的攻勢下，尚未發揮。

果然，程知節一輪狂攻之後，氣勢稍歇，田當却一咬牙，展開反擊，人隨刀轉，形如飛輪，直向程知節滾了過去。

程知節雙斧揮動，接下攻勢。

田當也及時修正了對敵的打法，不再和對方硬拚膂力，但打法之兇狠，却又全出了人的意料之外。

他不顧自身的安危，只求傷敵，程知節一斧劈下，可能要斬下田當一條左胳膊，但田當右手攻出的一刀，能切入對方的脅內，他就不要那條胳臂了。

程知節不想同受重傷，就只有閃避刀勢，一閃之下，斧刀也無法劈中對方了。

但這就給了田當搶攻的先機。

這種不要命的打法，看得袁紫烟直皺眉頭。

李淳風輕拂長髯，微微搖首，心中也似有不以爲然的感覺。

這不是比鬥技藝，是以血換血，以命搏命，太過兇狠霸道，看上去，就全無技藝展現的美感了。

程知節也被田當的打法逼火了，竟也不再閃避，斧光刀刃，就很不幸的全招呼在對方的身上了。

雙方同時發出了一聲悶哼，鮮血濺飛而起。

田當的後背上，被利斧劃裂了一條長過一尺的血口，只見到鮮血噴出，却瞧不出傷口的深度，是否動到了脊椎筋骨。

程知節的傷勢也不輕，一刀劃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雙紅傳

恩怨弄清仍搏鬥　脫險趕來解紛爭

上文提要：賣藝老頭說出「通天劍法」的八招，便走了，展元仁正想追問，只見一瘦小人影急追賣藝老頭離去，他只好循山徑往峭山赴會，進入公孫堡，賣藝老頭隨後也進入，守門以爲是同伴，讓二人進去，廳內主人公孫無忌和析城雙兇、王屋散人、緇衣女尼沈師太都在座，二人入座後，賣藝老頭有意問起遲老殘，引起析城雙兇反感，惹起糾紛，互相賭鬥勝負，八臂劍客才知老頭此來是替自己解圍……

黑衣崑崙摩勒却在此時驀地身如電射，木劍向柳琪身後撩出，口中喝道：「天狐，妳這種斬草除根的作法，也未免太嫌毒辣！」

木劍尖上，果然又釘了一支銀光閃閃的白眉針！

現場上，這一突起之變，頓使大家不由全都凜然變色。以天狐的身份，竟然對一個後輩驟下毒手。錯非黑衣崑崙及時搶救，小妞兒那還有命？

天狼符奇立對天狐這一行動，似乎也有嗔怪之意，他皺着眉頭，低聲說道：「妳……妳……」

天狐臉色鐵青，咆哮的道：「我甚麼？老不死，你放不下死淫婦，就去認那孽種好了！」

。三眼比丘沈師太摟着柳琪，這一切當然看得極爲清楚。方才黑衣崑崙摩勒，兩次提到白眉針，而且說甚麼「打中人身，找不出痕跡，死了豈非寃枉，人家十八年舊賬，今天還好掏出來翻翻」，已使她覺得話中有話。

後來柳琪向自己撲來，天狐厲聲喝了一句「原來妳就是穿簾燕聶五娘留下來的孽種！」接着就驟下毒手，偷放白眉針，幸被黑衣崑崙用木劍撩去，又說甚麼「斬草除根，未免太嫌毒辣。」自己徒兒和天狐並無深仇大怨，就是她弄清楚柳琪不是她女兒，也用不着下此毒手。

顯然癥結就在「原來妳就是穿簾燕聶五娘留下來的孽種」這句話上，那麼天狐和聶師妹生前有仇？尤其黑衣崑崙說的「斬草除根」，更爲露骨，沈師太心頭咚的一震。此時再聽天狐向天狼的咆哮，要他去認孽種，事情已發展到了極爲明顯的階段。

三眼比丘是甚麼人？前後貫通，豁然而悟。不錯！自己徒兒，和天狐的女兒長得一模一樣，那麼柳琪也是天狼生的，想來當年聶師妹就是爲了腹中已有孽種，恐防一旦東窗事發，才下了狠心，謀殺親夫，縱火焚房。

她和展元仁動手之際，敢情天狐也身在近處，暗用白眉針打中她要害。不然展元仁的劍尖，只刺在她「臂臑」穴，決不會倒地身死。

沈師太陡然身子一陣激動，臉罩寒霜，推開柳琪，呼的站起身來，拂塵一帶，迎着天狐走去，口中厲聲喝道：「遲琇，如此說來，我聶師妹當年是傷在妳白眉針之下的了？」

天狐斜睨了她一眼，不屑的道：「妳到現在才知道？淫婦就是死在我白眉針下，妳又待怎的？」

三眼比丘慘笑一聲：「那妳拿命來！」

她急怒攻心，話聲未落，拂塵

開了前胸，血像流水般滾了出來。

兩條人影同時閃動，李淳風身後那位年輕人和蕭雨同時飛身而出，兩柄劍同時出鞘，指向了對方。

李淳風突然吁了一口氣，道：「他們傷得都不輕！」

「是！」袁紫烟道：「血染征衣映花紅，再不救治，他們都可能變成殘廢。」

「到此爲止吧！姑娘！」李淳風道：「妳的屬下，視死如歸，老朽領教了！」

「說得也是！」袁紫烟道：「先生馭人有術，他們豪勇無比，三日後還要會面，又何苦急在一時，成都，我們回去！」

宇文成都抱起了田當，發覺他傷得很重，如不及時救治，很難保住一條命。

程知節強逞硬朗，一手掩住傷口，大步下樓而去。

但一出長安居，人就撐不住了，一跤跌在大街上。

守在樓下的店東主，早已經急得滿頭大汗，來的是留守侯府中人，既不敢阻止，也不敢報官，眼看着他們拔刀而鬥，血洒樓台，却又是無可奈何，幸好，未鬥出人命前，又自行停手離去。

＊　＊　＊

「國師，救救田當。」宇文成都道：「他不甘示弱，捨長取短，打得太吃虧了。」

「他很勇敢，是一員虎將。」袁紫烟道：「所以，他不會死，而且會很快復元。」

宇文成都忽然想起了蓮兒，那應該是臥床一月養息的傷勢，兩天後全好了。

田當躺在宇文成都的卧床上，出氣多，進氣少，所謂奄奄一息，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

袁紫烟取出一顆丹丸，投入了田當的口中，巧兒用溫水冲入腹內。

「諸位，暫請退出。」袁紫烟道：「這不是一般藥物能治的傷。」

言下之意，她另有療傷奇術，只是不便讓人看到。

宇文成都立刻退了出去。

袁紫烟掩上了房門，也閉上了窗戶。

宇文成都心中暗道：「不知袁紫烟用什麼方法幫田當療治傷勢？這些完全脫出常情醫道的仙法、奇術，眞的能起死回生麼？」

就在他忖思之間，木門就打開了，袁紫烟緩步行了出來，道：「要店家買幾隻雞，我已留下藥方，合藥物燉成濃湯，讓田當盡快服用，再通知劉飛鵬和凌雲兩位副總統領，要他們整裝待命，三日後開始行動。」

宇文成都躬身應命，心中却暗暗忖道：現在救田當性命，最爲重要，她却說得如此輕鬆，倒要看個明白，他如何救治田當的傷勢，勿勿行入室中。

田當傷在後背，覆卧床上，身上覆着一條棉被，但酣聲微聞，似乎睡得正熟。

這就是使宇文成都吃驚了，田當傷得十分嚴重，怎會在這片刻之間，能夠沉沉睡去呢？

揭開棉被，發覺田當上半身，衣服盡去，勿怪袁紫烟不許有人留在現場，要一個赤裸上身的臣子面對王妃，這是一樁大逆不道的罪行。

但更讓宇文成都驚異的是，那一道既深又長的傷口，已成了一條紅色的疤痕。

這就不是憑藉高明的醫術所能作到了，傷口似是被一種强大神奇的力量，黏合在一起，就這樣的癒合了。

似是經歷了一場夢境般，宇文成都搖搖頭，讓自己清醒一下。

轉頭看去，木桌上放着藥方。

再無疑慮了，宇文成都立刻遣人抓藥，也派人通知凌雲、劉飛鵬，整裝待命。

喝了兩次藥物燉成的雞湯，田當一躍下床，伸展一下雙臂，竟似完全復元了，前後只不過兩日時間。

（未完‧六）

揚處，一招「揮手清談」，就往天狐當胸拍去！

天狐那會把對方放在眼裡，晶光閃動，白玉如意也斜飛而起。大廳上形勢突變，八臂劍客展元仁輕輕吁了口氣，獨角獸公孫無忌却楞得兩眼圓瞪！

「老賊婆，我和妳拚了！」

柳琪聽清殺母眞兇，原來是析城雙兇的天狐，小姑娘血仇不共戴天，頭上轟的一震，嬌叱聲中，驀地足尖一點，劍先人後，往天狐撲去！

「哼！憑你也配和我娘動手？」

一團黑影，聲到人到，倏的由大廳前竄入，身法快疾，一下就攔在柳琪面前。那是一個十七八歲，面目黝黑的瘦小個子，手上握着一柄爛銀似的短劍。

柳琪微一却步，但一眼瞧清對方，臉色更是慘白，執劍右手，微微發顫，突然厲聲叱道：「臭丫頭，妳是小狐狸！」

她好像碰上了七世冤家，八世對頭，長劍潑風般使出！

瘦小個子並不含糊，短劍忽左忽右，劃出一圈圈弧形精光，口中也並不饒人，大聲叫道：「妳才是臭丫頭，騷狐狸！」

這不過瞬息之事，黑衣崑崙摩勒敢情認識這面目黝黑的瘦小個子，他眼看兩人打了起來，木劍一夾，口中一連叫道：「糟糕！」

搖搖頭，似乎要退下身來！

「嘿嘿！小子，你不向老夫交代，就想溜了？」

天狠今天破了例，他讓天狐獨鬥三眼比丘，自己却向黑摩勒逼來！

黑摩勒依然夾着木劍，縮頭笑道：「噫！這又奇了，咱們要說的話，不是都說清楚了嗎？」

天狐厲吼：「小子，你只要把坎離丹交出，老夫瞧在尊師面上，不與你計較。」

黑摩勒突然雙手捧腹，哈哈大笑。

天狠被他笑得鐵青的臉上，微微一紅，怒道：「你笑甚麼？」

黑摩勒大聲說道：「恩師不在江湖走動，已經百有餘年，那會認識你這種後生小輩！」

天狠怒嘿一聲，驟然欺前一步，獰笑道：「小子，你坎離丹交是不交？」

他逼近得快，黑摩勒退得更快，依然保持了數尺距離，嘻笑道：「符老頭，你別逼人，老實告訴你，兩粒坎離丹，一粒救了你女婿生命，另外一粒由區區作主，送給了你女婿的好朋友，我可沒沾着光。」

天狠性急如火，這時經他連連戲逗，那還忍得，一聲斷喝，左掌一招「飛鉞撞鍾」，勁氣雷奔，往黑摩勒身前撞去！

「啊！你這是存心要我好看？」

黑摩勒口中說着，身子可並沒有讓，當胸左掌，猛的一揮迎去！

黑衣崑崙摩勒雖然方才在大廳上露了一手，並沒輸過武林三絕，但此時和天狠拚上掌上功夫，人家名列六絕，數十年苦修，功力何等精純，就算黑摩勒打娘胎裡練起，也只有這末二十幾年。天狠眼看對方居然敢揮掌硬接，冷嘿一聲，掌勁突然加重。

砰！掌勢接實，兩人差不多全用上了八成眞力，各被震得後退了三四步。黑衣崑崙只感胸口一甜，血氣直湧咽喉，身不由主的晃了幾晃。六絕中人，果然厲害！

天狠符奇立也並沒佔到優勢，這一震，眼冒金星，耳鳴心跳。雙方竟然勢均力敵，分不出高下，他自然是識貨之人，心中不禁暗暗驚凜，這小子居然把「太乙混元炁功」滲在「天罡掌」中使出，他當眞已得崑崙眞傳！

不過天狠驚凜是一回事情，以自己武林六絕的身份，竟然讓一個二十幾歲的豎子硬接一掌，而且還勢均力敵，這份難堪，他又如何忍得？倏退乍進，疾撲過去，玉如意宛如波翻浪湧，滾滾攻出！

「哈哈！你丟了臉！」

黑衣崑崙木劍一亮，口中雖在俏皮，手上却也不敢大意，身隨劍走，「少清劍法」也全力展開，一連數招，堪堪把天狠攻勢化解。

天狠心頭一凜，暗忖這小子功力之强，當眞出乎自己意料之外。他嘿然冷哼，玉如意招式一變，一圈圈弧形精光，陡然暴盛，把黑摩勒連人帶劍，一齊圈入。但黑摩勒一身武功，傳自崑崙老人，對劍法尤有奧妙之處，尤其是身法飄忽，劍出如電，儘管天狠施展全身武功，把對方圈住，但也無法佔得半點上風。

大廳上三對六個人一齊動上手，峭山之會，在本質上業已起了變化。析城雙兇原是應邀助拳而來，因爲他們有一個逐徒醉猴張老三，命喪薛府，才被公孫無忌慫恿出山。那知變起突然，殺死穿簾燕聶五娘的兇手，竟不是展元仁，而是天狐遲琇。這在展元仁來說，十八年誤會，一旦消除；但公孫無忌却暗暗焦灼，兩個應邀助拳的幫手，忽然變成敵人，又豈是他始料所及？

王屋散人在峭山峯頂和析城雙兇聯手，合武林六絕中的三絕，把江青嵐推下懸崖，巧遇公孫無忌，才邀請而來。可是從黑衣崑崙摩勒出面之後，武林三絕，第一場就輸給了人家。

天狠因和黑摩勒另有過節，不能算是食言，但王屋散人可不能不顧自己的身份，這從他退回原座上，就已明白表示，對峭山之會，採取了中立態度。

公孫無忌盱衡全局，已覺事態非同小可，尤其大師兄隻手翻天閔長綱，又遲遲未到，他臉色凝重，驀地一聲長笑，站起身來，雙目烱烱，望着展元仁道：「展老哥，今日之會，原是咱們了斷私人恩怨，不想兄弟尚未交代，却另生枝節，兄弟不才，就想趁此討教展老哥幾手高招。」

八臂劍客展元仁微微一笑，說道：「公孫老哥吩咐，展某敢不捨命奉陪。」

「阿彌陀佛！」花彌勒宣了一聲佛號，忽然起身道：「小僧久仰八臂劍客大名，這一陣還是讓給小僧罷！」

公孫無忌對花彌勒的武功，知之甚稔。在一般江湖上，固然算得一流高手，但要他單獨和八臂劍客動手過招，可實在沒有把握，因而不想他和對方動手，以免挫了銳氣，這就回頭說道：「今日兄弟和展老哥撇開秦嶺崆峒兩派淵源，純以私人身份，作一次徹底了斷，花大師還是暫請稍待。」

說到這裡，就從鬼影子何異手中接過長劍，隨手一按吞口，抽了出來，濃眉軒動，大踏步走到空處，洪聲道：「展老哥請！」

展元仁緩步而出，長袍未卸，也從身邊掣出長劍，含笑說道：「公孫老哥請！」

公孫無忌冷嘿一聲，長劍疾振，「鬼箭飛燐」，一點寒星當胸點去。八臂劍客劍起「拱雲托月」，硬封公孫無忌一招點刺。

兩劍交接，響起一片龍吟虎嘯之聲，一接之下，彼此都覺右臂一震。獨角獸再次冷嘿，推腕錯劍，招化「排風蕩雲」，猛劈展元仁執劍右腕。

展元仁見他變招迅速，來勢沉猛，立即往後退出半步，舉劍一撩，架開對方劍勢。那知身形才動，公孫無忌倏然跟進，刷刷刷！一連三招，疾攻而至。這三招迅猛無匹，但見劍光驟湧，有若滿天銀雨，飛洒而來。

終南劍法素以沉猛著稱，一着領先，劍招就會像長江大河，傾瀉出去。八臂劍客展元仁焉有不知之理，他心頭一震，急忙揮劍護身，長劍漾處，七八道劍光交互而起，化成一片光幕。

只聽鏘鏘幾聲，已把公孫無忌三劍封開，這回他可不再客氣，「通天劍法」振腕還攻，雙劍並舉，四週風生，這秦嶺崆峒兩派高手，各出絕學，在大廳一角展開激戰！

陰陽扇白秀山、鐵筆季子清、通臂猿侯長勝、花彌勒、鬼影子何異等人，早已站在一邊觀戰。

眼看大廳上八個人分成四對，打得十分激烈，其中功力之高，威勢之猛，自然首推天狠符奇立；但他的對手黑衣崑崙摩勒，手上雖是一柄木劍，避重就輕，乘隙進招，居然十分滑溜，逗得天狠兇睛凸出，不住的狠嗥。

三眼比丘沈師太和天狐這一對，兩人功力相若，勝負難分，但三眼比丘似乎稍落下風。她此時敢情打出火來，右手仗劍，左手執拂，已把一身本領全使了出來，才堪堪敵住天狐。

若論情急拚命，那該是小的一對，柳琪和面目黝黑的瘦小個子，當然就是蘭兒，她們情敵見面，小心眼中的一股怨氣，不！醋氣，這會全部發洩到對方身上。

一長一短兩柄利劍，宛如兩條矯龍，匝地盤空，疾轉如輪，那裡還分得清人影，只是叮叮鏘鏘，響個沒完。這一場龍爭虎鬥，江湖上當眞很少看到。

但王屋散人祁天行却依然高踞座上，毫不在意，只不時的回頭指點着侍立在他身旁的寶貝徒兒辣手郎君溫璜。這一轉眼之間，獨角獸和八臂劍客已彼此互攻了四五十招。以沉猛著稱的終南劍法，對上了輕靈奇疾的「通天劍法」，正好各有短長，攻守各半，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

看來決不是一兩百招，就可分出勝負。兩人功力精深，經驗老到，心念轉動，不約而同的劍法一變，剎那之間，精虹掣電，各自展開生平最爲擅長的劍法。

只見兩道劍光逐漸擴大，一丈方圓之內盡是侵肌寒風。他們孤注一擲，竟然各自使出內家眞氣，貫注到劍身，發招互拚！公孫無忌在秦嶺之中，素以劍見長，功力之深，還在三眼比丘之上。尤其終南劍法，本以沉猛著稱，他精力充沛，劍招愈打愈猛，攻勢也愈來愈見凌厲。

展元仁十八年前，即以八臂劍客名馳江湖，自然也是以劍術成名，何況韜光養晦了一十八年，內力修爲更臻上乘。

這兩人功力相若，劍法又各有所長，打到百招以上，更見精彩！名家交手，死生之判，優劣之分，原只在毫厘之間。兩人都想搶制先機，爭取勝算，就各自捨去整套劍法，以求因勢制宜，出奇制勝。

是以劍劍俱含奇妙變化，招招全是連綿殺手，雙劍盤旋，當眞有目眩神迷之慨！驀地一陣金鐵大震，嗆郎暴響，劍光倏斂，兩條人影，霍然分開。但見兩人手上，都只

剩下半截斷劍！這一來，使得觀戰的人更爲觸目驚心，緊張起來。但獨角獸公孫無忌在江湖上的身份，高過陰陽扇白秀山等人，此時他沒有出聲，誰敢魯莽下手？

「公孫老哥劍法精妙，展某甘拜下風。」

八臂劍客展元仁身形後躍，想藉機收手。

「嘿嘿！」獨角獸臉色凝重，冷笑了兩聲，才道：「展老哥何必太謙，雙劍同折，勝負未分，怎能就此罷手？咱們換過長劍，再戰好了。」

展元仁見他神色桀傲，不禁豪氣頓生，暗想難道自己眞還怕你不成？這就接口笑道：「公孫老哥定欲再戰，展某自是捨命奉陪，咱們何必再易兵刃，就是這半截斷劍，也足可應用。」

公孫無忌沉聲應「好」，雙肩微晃，長衫飄動，右手一掄，半截斷劍已向展元仁「心坎」點到，他說戰就戰，當眞快若電掣！

八臂劍客朗朗一笑，輕風起處，身形乍轉，半截斷劍向外封出，鏘！又是一招硬接，兩柄斷劍，火星四迸，劍身突然黏在一起。公孫無忌收劍不及，驟遇膠着，不由驀然大驚，趕緊貫注眞氣，往斷劍上源源輸去。

但終因遲了一着，使得他虬髯無風自動，頂門上熱氣直冒。公孫無忌與八臂劍客這一比拚上內力，雙方誰也不敢絲毫大意，貫注全副精神在半截斷劍之上。

因爲此時的兩柄斷劍，凝聚了兩人畢生修爲之力，毫厘之差，出生入死，豈同小可？兩人相持不下，約摸過了半盞茶光景，彼此頭上都綻出了一粒粒的汗珠，向下直滾。

但誰也不敢分心，沒有時間騰出手來，去拂拭一下。陰陽扇白秀山等人，全都屏息凝神的望着兩人，眼看這樣下去，非兩敗俱傷，同歸於盡不可，但又沒法幫忙。因他們自知功力不及兩人，即使出手，也未能把兩人的耗拚解開。

正當此時，大廳前面，忽然飛落一條青影！那是一個玉面朱唇，劍眉星目的少年書生，青衫飄忽，腰懸長劍。他身形落地，兩道寒光似電的目光早已掃過全場，落到展元仁和公孫無忌兩人身上，臉色一變，立刻往兩人飛來。

花彌勒站處和兩人最近，他一眼瞧清來人，驀地一聲長笑，人已迎着上前，喝道：「小子，你也趕來了？來來！花大師成全你罷！」

喝聲中，大袖一拂，雙掌一錯，正待出手，驀覺頭頂上輕風颯然，耳中聽到有人大喝了聲：「滾開！」一陣勁風向自己憑空推來。花彌勒莫名其妙，他身不由己的打橫裡跌撞出去！

「嘿嘿！姓江的小子，你命倒眞長！」

一輪青影，精光四射，像泰山壓頂般往少年書生當頭罩下！

「嗆！」一道銀虹，帶起一片龍吟，青光暴漲，散出朵朵銀花，其快無比的由少年書生身前湧起！王屋散人自然識得這一招的厲害，驟然飛來，倏然暴退，當眞快若閃電，令人無法看清他的身形。

少年書生手上這時却多了一柄青虹吞吐，七星耀眼的長劍，他面含怒容，大聲喝道：「祁天行，小生身有要事，你我過節，任你劃下道來，只等此間事了，小生無不奉陪！」

王屋散人獰笑道：「好！老夫等你就是！」

少年書生嘴角上微噙冷笑，並不理他，轉身就往八臂劍客和獨角獸兩人中間走去！

原來這少年書生，正是在峭山絕頂被王屋散人、析城雙兇聯手合擊，推下懸崖的江青嵐！

他當日被三人掌風所滙合的無比狂飆，震出崖外，驀覺腳下懸空，那是陡壁如削的百丈深壑，心中一驚，要想收勢，已是不及！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忽然想起黑衣崑崙假扮白吃老頭引着自己飛躍上十二紫羅大師藏骨石窟陡壁，曾施展過一種凌空迴翔的身法——雲龍三折，自己何不一試？

這時候，江青嵐他求生的念頭，閃電般掠過，他毫不怠慢立即猛吸一口眞氣，雙手一張，神龍掉尾，整個身子居然凌空而起。他玄關已通，身輕若絮，再加悟性特强，此時身臨危境，當眞無師自通，一學就會，心頭大喜。

連忙蹬腿折腰，順勢盤旋，再次上升，往崖上飛去。這一下隨機應變，迅速絕倫，眼看業已撲近崖岸！

耳中驀聽一聲冷嘿，崖左突然現出一條人影，身材高大，滿臉虬鬚，江青嵐當然認識，他正是峭山之會的主人，獨角獸公孫無忌。此時自己未脫險境，又遇勁敵，心知要糟，果然只見公孫無忌雙掌疾拍，一股强猛勁風，業已當頭蓋下！

「這回完了！」

壓頂勁力，重逾千鈞，他那敢硬碰，只覺身上一陣巨震，差幸自己有「離合神功」護體，不致受傷。但身子已像殞星般往下直落，他心中明白，目前距離崖頂已越來越遠，再要騰空躍起，已是無望。何況崖上還有四個一流高手，守伺在側，也決不放過自己。那麼只有順勢下落，到了崖底再說，心中想着，運目四顧，只見陡壁如削，自己下

沉的身子正在直線下墮，四面陰寒之氣也越來越重，暗自估計，這瞬息之間，離崖頂最少也在數十丈以上。

當下猛吸一口眞氣，把身體儘量放鬆，凝聚目光，緊緊地往下瞧去！

這一着果然生效，他玄關已通，氣機流轉，自可控制，此時全身一鬆，當眞輕若鴻毛，下墮之勢不覺爲之稍緩。同時也瞧清谷底情形，那是一個亂石嶙峋的乾壑，距離自己已只有二三十丈光景。江清嵐心中沉着，隨着下墮之勢，驀地雙掌一翻，使出十成力道，往谷底拍去，兩股離合神功滙成的狂飆，宛若兩股風柱，疾逾奔雷，透掌而出。

就在雙掌拍出之際，他毫不怠慢，雙腳凌空一蹬，打橫裡一個盤旋，使出自己無師自通，從黑衣崑崙的身法上領悟而來的雲龍三折，提着一口氣，緩緩向谷底縱落。他仗着絕世輕功和冷靜頭腦，隨機應變，從百丈懸崖直墮下來，能夠安然無損，在武林中人而言，也該算是奇跡。

站定身軀，縱目四顧，不由又暗暗吃驚！原來這壑底，只是一條狹長的山溝，敢情乾涸已久，亂石嶙峋，高低不平。兩邊是壁立千仞的陡壁，直上青冥，高聳入雲。江青嵐略事休息，就整了整衣衫，順着谷底往前面走去。可是這狹谷並不太長，不到一盞茶時光，便已到了盡頭。

糟！山窮水盡疑無路，他應該發現柳暗花明才對。但堵在前面的，恰好和他心思相反，狹谷盡頭，又是一座聳天陡壁！擋住去路。

「完了，這是一座死谷！」

即使自己輕功再好，要想用壁虎游牆的身法，也無法攀登百丈懸崖，人終究是人，處此絕境，已非人力所能克服。他失望之餘，口中不期喃喃自語，那知就在這偶一抬頭之際，目光掠過，心頭更是陡然一驚。

只見對面峭壁上，離地十丈之處，赫然鐫着「死谷」兩個擘窠大字。遠望過去，約有一丈見方，寫得龍飛鳳舞，不類人工！

這裡當眞叫做「死谷」！陡壁千仞，飛鳥難渡的絕壑之下，有誰會在壁上鐫字？啊！那兩個大字左邊，還有一行小字，字體逕尺，也不算小，那是：「墮谷不死，即爲有緣，後退三百步，石筍幽洞，係老夫潛修之處，以師禮叩謁，當得千秋秘學，傳我衣鉢。死谷殘叟！」

死谷殘叟！這名字好怪！原來果然有人隱居在這裡，而且瞧他口氣，只要墮谷不死之人，以師禮叩謁，即可得他千秋秘學，此人好大的口氣！

不！他口氣却也眞不算大，光瞧他能在陡壁十丈之上，躡空題字，這份功力又豈同小可！自己遇上了，倒要去見識見識！

不！「以師禮叩謁」，「傳我衣鉢」，自己蒙大師伯垂青，恩准列入崆峒門牆，師恩浩蕩，又豈能見異思遷？何況此人自號「死谷殘叟」，武林之中，用這種古怪名號的人，多半是邪魔外道，自己還是不去招惹的好。

想到這裡，好奇之心立告泯滅，同時仰頭四矚，籌思出谷之法。天色漸漸的昏黑下來，尤其在天井似的深壑之底，早已暮氣沉沉，連歸林飛鳥，草間鳴蟲，敢情都不喜歡這裡，聽不到半點聲音。

死谷，當眞陰森死寂得可怕！江青嵐尋思，今晚看來就得在這裡露宿一宵，且等天明之後，再作計較。當下找了一塊較爲平穩的大石，坐下身子。

方想運功調息，但一陣思潮，襲上心頭，竟然使他無法平靜！紅線、蘭兒、柳琪，一個個倩影，從他腦海之中，不停地浮起！

「善自珍重」……這句話，雖是紅線姑娘托黑大俠寄語，又從崔文蔚口中轉告，但自己却彷彿從她親口中說出一樣，縈耳不絕……

她爲了擺脫情緣，用心良苦，但從這一句話中，就可體會到她是如何的關切自己？可是茫茫天涯，芳蹤何處？

「哼！」這是一聲重重的哼聲，突然把自己驚覺。

蘭兒！她臉色蒼白，兩行清淚由粉頰上直掛下來，搖搖欲倒的身形，顫聲吐出一個「你」……字，就像小鳥般投入林中，自己一直把她當作小妹子看待，但她……

琪妹也不別而去了，這是誤會，誤會就能刺傷少女的心……

自己……自己……他突然雙手掩面，心中感到一陣激動。內疚！空虛！一齊湧上心頭。人生的花朵，是需要愛情來滋潤的，可是他此時心中，却迷惘得像一張白紙。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來，仰望着狹長如帶的蒼穹。似乎有無限心聲，要向天傾訴。

當他目光再和石壁上那兩個大字「死谷」相接之際，全身不由驀地一震。端陽！端陽節只剩下了兩天。峭山之會，恩師八臂劍客只是隻身赴會，大師伯空空老人，替自己打通生死玄關，傳以本門無上絕學「離合神功」。

就是因爲他老人家不便出面，才要自己加倍努力，屆時趕往，而且自己又幸遇天痴上人，承蒙親賜佩玉，化解峭山之會，可說全在自己一人身上。

目前離會期只剩下兩天，自己却身困壁立千仞的死谷之中。他眼望着光滑如鏡！矗立如屛的石壁，越想越急，但這是人力無法克服的困難，除非出現奇跡，否則只好活活餓死，也難有出困之望。

除非去找死谷殘叟，他也許能幫助自己，離開這裡。不！那決不可能，這百丈深谷，有誰會無故下來？如果失足墮落，又有誰能不死？他立下「墮谷不死，即爲有緣」的條件，可說無人能夠遇上，自己貿然前往，他那肯輕易放過，那時豈非弄巧成拙？

夜色漸漸深了，他兀自想不出出困之法。天明，黑夜，又由天明到傍晚，這已是端午前一天的黃昏時候。

江青嵐來回躑躅在死谷砂石之上，已經足足兩天，沒進飲食。他雖然感到饑餓，但內功精深的人，兩天不吃東西，還沒甚麼緊要，最使他惶急不安的，自然是端陽已在目前，自身尚未脫困。

篤！一塊石頭，忽然由上面凌空下墮，落在身前不遠。江青嵐微微一怔。刷！又是一粒石頭，由崖頂上落下。

這會，他聽風辨位，應聲飛身，分光捉影，迎着石頭縱去，右掌一抄，早把石塊握到手中。石塊外面，還包着一片小小布條，打開一瞧，不禁喜出望外！

那是用木炭寫着的一行小字，第一個似乎是「急」字，但寫了又用木炭塗去，接着是：「我才不理你呢，大師兄要我來的，我正在結山藤，你等着好了。」

字跡寫得極爲潦草，但歪歪倒倒之中，又有點娟秀，敢情還出於女子之手。這又是誰呢？瞧口氣好像是自己極熟之人，可是想來想去，想不出有這麼一個人來。

且不去管她，反正等她結好山藤，自己上去了，就會知道。唉！要從百丈懸崖上，用山藤結着垂下來，可並不是一時半刻就能辦得到的事，他心中雖然焦急，但此時總算有了希望，等待，是最令人心焦的事兒。他知道崖頂上那個不知名的她，正在結着山藤，他只有耐心等待。

時光一點一滴的過去，由傍晚到黑夜，由黑夜又到黎明，他等待着的山藤，極目崖頂，還沒見動靜。今天已經是端陽了啊！他熱血沸騰，心情激動，簡直比熱鍋上的螞蟻還要難耐。

恩師的成敗，兩派的糾紛，都在等待着自己，但自己却在等待着山藤。崖頂上有了黑點，蠕蠕而動的黑點，他的心當眞要跳出來。那是山藤，一條垂直而下的山藤，這對他是多麼重要，多麼渴望啊！他忘記了因饑餓而產生的疲倦，抖擻精神，仰頭凝望。

山藤沿着峭壁，緩緩而降，三十丈，二十丈，十丈……

近了，他急不及待，右手一抄，正要撈往山藤……

彷彿聽到身後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既入死谷，怎可匆匆而去？」

聲音入耳，一股強大無比的吸力，像漁翁撒網般罩住全身，自己手指堪堪觸到山藤，身子已不由己地，硬生生地被牽了下來！

江青嵐心頭陡然一震，雙腳落地，自己業已分毫不差，回到了方才立身之處。趕緊回過頭去，向身後一瞧，這一條狹長的死谷，一覽無遺，沉寂如恒，那有半點異樣？

難道自己餓昏了，眞力不繼，發生錯覺，否則怎會無緣無故倒退回來？再瞧那條山藤不是好好的掛在崖壁之上，離地十丈，一動沒動？準是自己內力不繼，江青嵐凝神而立，默默運起「離合神功」，覷準山藤，微一吸氣，身形再次凌空拔起。

這會事先有了準備，身若電射，比前先更快，晃眼之間，已撲近山藤；但怪事却又在此時發生，那一股無聲無形的巨大吸力，同時像網罟般撒到身後，吸住身子，又有往下拉去之勢。

江青嵐身子懸空，心中忽然一動，趁着要落未落之際，往前抄出的右手，陡然向身後揮去。

離合神功原有接引和反彈之功，他滿以爲這一下足可消卸吸力，那知事實上却大謬不然，離合神功向後揮出，好像碰在虛無縹緲之間，不着邊際，而那股無形吸力，却依然牽着自己身子，往下拉去！

「小娃兒，你的離合神功，火候尚淺。」

一個蒼老的聲音，不徐不疾，清晰地鑽進耳朵！

江青嵐心中有數，發話之人敢情就是死谷殘叟，這如何是好？端陽之會，恩師可能已經動上了手，自己那能稍待？他念頭閃電般掠過，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猛吸一口眞氣，雙手驟分，雙腳一蹬，身子打橫裡竄出，一屈一躬，憑空一個迴翔，颯的又往山藤撲去！

「咦！雲龍三折，小娃兒原來還是崑崙傳人！唉！可惜呀可惜！」蒼老聲音，連聲叫着可惜，江青嵐突覺吸力一鬆，身子直線上騰，左手業已握住山藤。

他還認爲是自己衝破了死谷殘叟的無形吸力，此時那敢怠慢，雙手輪流交替，拚命往崖壁上疾揉而升，當眞快速，轉眼之間，已經揉上了二三十丈。

（未完・十九）

香脂寒劍

殺人兇手現眼前　竟是身旁至親人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杜一非見鐵府地道有幪面人自由進出却不被人發覺，懷疑其中有蹊蹺。通過金儀再逼伯雄說出其他幸存者姓名，原來其一的劉家雄本身雖已死，但他子女一對，姐弟倆深識鐵府地道中之地道，而鐵千舟却不知其秘。其女名叫劉沅娟，子名劉文賢。劉沅娟是莊穆夫之妻，却對文清章情有獨鍾，爲求得鐵千舟之武功，暗中又與之有曖昧之情……

「在下發現文清章也是深深愛你的，他在鐵千舟找上門時，對去過莊家一事矢口不說，寧願讓人懷疑他是殺人兇手。」杜一非問道：「照兩位這樣說，劉兄是殺人兇手此點，連文清章也不知道了？」

劉沅娟黯然道：「不知道。」

杜一非目注劉文賢。「劉兄偷鐵千舟之妻子，還要殺其兒女，未免太過份了吧？」

劉沅娟道：「你錯了，殺死鐵清宇的是我。」

杜一非微微一怔。「那是爲了何事？」

「哼，白子華無意中撞破我跟鐵千舟的事，他告訴了鐵清宇那賤人，她竟然要鐵千舟派人殺死莊穆夫，我一怒之下，便潛進鐵船幫內宅，殺了她，何況我還有意殺鐵千舟！」

杜一非再問：「她跟鐵千舟說的話，你如何知道？」

「鐵千舟那斷十分精明，只肯教我些粗淺的功夫，我說學武是爲了防身，他說那就索性殺了莊穆夫嫁給他吧，反正其女兒也知道此事……後來賤妾才套出口風。」

「正因爲白子華也知道此事，是以你也想殺死他？」

「我殺死鐵清宇只是一時氣憤，事後見事情越弄越大，也有點害怕，恐有一天會露出馬脚，是以最後還是放了他一馬，何況他當時亦是無意中撞到的，不能怪他。而且他十分乖巧，知道此事，一點也沒顯露出來。」

杜一非轉而望着劉文賢，問道：「看來，殺鐵元乾、傷沙摶浪的人是你了！」

劉文賢坦然道：「不錯，正是我幹的！」

杜一非問道：「有特別理由麼？」

劉文賢道：「我很敬愛家姐、又恐最後鐵千舟會懷疑到她頭上來，是以故意以五毒掌殺鐵元乾，迷惑鐵千舟，只料不到五毒教在鐵船幫面前如此不堪一擊。」一頓又道：「而且要殺他，也只能以文清章之武功，方足以制服，倒不是有心嫁禍他的。」

杜一非轉頭再問劉沅娟：「鐵千舟最近是不是去找你？」

「不錯，一來他跟我已很久沒見面了；二來，看來他對我也有一點疑心，懷疑我僱人殺死他女兒。不過我應付得體，又一改常態，刻意侍奉他幾天，才打發他走。」

杜一非再度轉頭問劉文賢：「劉兄又怎會跟駱雪花搞上？」

「雨露不均是一回事，鐵千舟只有一顆心，這麼多老婆，每個人能分到多少？」劉文賢嚴肅地道：「請不要以奸夫淫婦來看待咱們，

咱們認識已很多年。在她未嫁給鐵千舟時，已暗生情愫，鐵千舟可說是橫刀奪愛。」

杜一非再問：「那爲何文清章會先找上她？」

劉沅娟叫道：「杜一非，你問得太多，也說得太多了，此刻死應該瞑目！」她揮劍欲刺。

杜一非忽然抬頭喚道：「凌兄、鳳姑娘，話已說畢，你們可以下來了！」

劉沅娟姐弟想不到屋頂上還有伏兵，暗吃一驚，不由自主地退了兩步，抬頭望去。

杜一非正要他如此，只見他斜飛而起，手肘向後一撞，窗櫺破碎，他人已倒飛而出，笑聲傳了進來。「哈哈，兩位自己想辦法擺平這宗案子吧，相信鐵千舟不會放過你們兩個！」

劉文賢大怒，躍上牆頭，只見杜一非人已在對面屋頂上，他嘶聲大叫：「杜一非，你有種的便不要跑！」

杜一非大笑。「你還是留點精神去應付鐵千舟吧！」他去勢更快，因已知道眞相，是故改變主意，再返伯雄家，劉文賢自知追不上，也懶得追，立在寒風中，呆呆地望着其背影。

杜一非心頭一動，一個念頭突然竄上心間。「我一個人知道眞相有甚麼用？鐵千舟和金儀會相信文清章是無辜的麼？會知道劉沅娟才是眞兇麼？」

想至此，他雙脚不由放慢，與此同時，另一個念頭也升了上來。「不好，假如劉沅娟姐弟自殺，不是死無對證麼？」可是若回頭再去找劉氏姐弟，又恐寡不敵衆，他猶疑了一下，決定先到伯雄家，跟鳳千千等人商量之後，再作決定。

他幾個起落已躍落伯雄家院子裡，只聽有人喝問：「誰？」

杜一非忙道：「張兄，是小弟。凌兄和鳳姑娘呢？」鳳千千和凌展雲分別自灶房及卧室走出來。

鳳千千笑道：「你來得眞及時，剛煮好飯。」

「不吃了。我已經查出了眞相，請諸位跟小弟去見眞兇。因爲小弟恐他倆逃逸或自殺，則死無對證！」杜一非火燒眉毛地道：「快抓起兵器走！」

四人走出大屋外，張建急不及待地問道：「兇手到底是誰？」

「是莊穆夫之夫人及其弟弟。」

鳳千千脫口道：「眞是豈有此理！劉夫人怎會是兇手？你有沒有弄錯？」

杜一非嘆了一口氣。「我也希望自己是弄錯了，可惜這是他倆親口對我說的。」他一路領先，直至劉文賢居所外，回頭又道：「便是在這裡，你們先在外面埋伏，若有需要，我便發嘯召喚你們。」

杜一非躍落了天井，裡面便衝出一位蒙面人來，杜一非笑道：「是我，劉兄不必擔心！」

劉文賢冷笑一聲：「在下擔心甚麼？該擔心的是你！嘿嘿，咱們有心放你一條生路，想不到你竟然自己送上門來，那就別怪咱們心狠手辣了！」

杜一非毫不在意地問道：「令姐呢？在下有事找她。」

「我一個人便可以收拾你！」劉文賢揮動雙掌撲了上來。杜一非不敢大意，抽刀應戰。那劉文賢越鬥越精神，掌風呼呼，雙掌顏色隨着內功增强而越來越深，至後來，已黑如墨汁，連掌風亦帶着淡淡的腥氣。

杜一非一把寶刀動作十分快，嚴守門戶，先不求有功，只採取守勢，是以劉文賢攻勢更急更兇。轉眼間，兩人已鬥了五六十招，猶不見劉沅娟之芳踪，杜一非不由急了起來，心想打了弟弟，不怕姐姐不現身。

當下覷準劉文賢招與招之間的空隙，快刀一揮，展開反攻，他攻敵之必救，三招之後，已扳回劣勢，十招之後，刀光已緊緊將劉文賢罩住。

劉文賢心中忖道：「杜一非果然名不虛傳！想不到他武功居然如此高超！唉，我一心想練好武功，在武林中爭雄，如今連一個後生小子也鬥不過，做人還有甚麼意思？」

他鬥志一鬆懈，形勢更加惡劣。杜一非故意道：「再不呼令姐出來助陣，恐怕你已來不及了！」

劉文賢也不慢，冷笑道：「你若非找到幫拳的人，也不會回頭再來。要家姐現身也可以，除非你保證不找人助拳！」

杜一非反問：「若在下答應，不找人助拳，令姐便會現身？」

劉文賢不覺有點猶疑，半晌方道：「也許是……」

「也許？哼，殺了弟弟，我不相信做姐姐的，還龜縮在裡面！」杜一非刀法越來越凌厲，而且兇狠毒辣，劉文賢稍一疏忽，臂上已中了一刀，幸好入肉不深。「劉兄自信還能支持多久？」

劉文賢咬牙罵道：「你有種的便一刀殺了我吧！」

杜一非故意裝作兇狠。「你以爲杜某不敢，你是殺人兇手，殺你是替天行道。」

話音剛落，忽聽到一個怪笑聲：「好一句替天行道！」只見院子裡多了一個人，赫然是鐵千舟！

杜一非暗吃一驚，連忙收刀退了半步，含笑道：「鐵幫主來得眞

及時，看來幫主已知道誰是眞正之兇手了！」

鐵千舟哦了一聲。「本座尚不知道，請杜大俠相告，好教犬子小女大仇得償！」

杜一非伸手向劉文賢一指。「殺死令郎的便是這位劉文賢！」

「劉文賢？鐵某爲何從未聽過其名？」

「他便是莊穆夫的小舅子，與你還沾點親戚的關係。」杜一非雙目灼灼地盯着鐵千舟。「在下不相信鐵幫主會不認識他！」

「親戚又不是親兄弟，不認識他有何奇怪！」鐵千舟的態度看來頗爲誠懇。「他爲何要殺犬子？」

杜一非道：「你最好親自問他。」

劉文賢道：「正如你所說的，劉某與鐵幫主既然是親戚，我又怎會殺你兒子？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杜一非，我與你到底有何仇恨，你要這般陷害我？」

杜一非怔了一怔，隨即怒道：「剛才你親口說的，如今鐵幫主在場，你又翻臉不認了？哼，你不說，我替你說了吧！」

鐵千舟道：「不必了，這是他與我之間的事，先說你自己的事吧！本座要你在日落之前離開，你爲何還在？難道以爲鐵某是好欺侮的？」

杜一非冷笑一聲：「其實誰是兇手，你早已心中有數，只是一直有心包庇眞兇，而嫁禍給文清章而已！」

「放屁！鐵某是甚麼人，豈會做這種事？何況，死者是鐵某親生骨肉，老夫豈有放過他之理？」

杜一非不管他，自顧自說下去。「其實殺死魯白板及馬快的兇手也是你！只是杜某想不通，你爲何要嫁禍於我？難道你不知道杜某有鍥而不捨之精神？越是這樣，越要調查到底？」

鐵千舟臉無表情地道：「因爲鐵某早已知道，你是個好管閒事的人，爲了讓你爲自己的事而忙，只好略施小計……當然魯白板和馬快，本身有該死之道！」

「他們該不該死，可不是你一個人可以判決的！」杜一非嘆了一口氣。「鐵千舟，你的心也太狠了！」

鐵千舟縱聲大笑。「你說得不錯，我本就最看不起有婦人之仁的男人，是以今夜也不會放過你！」

杜一非亦大笑起來，鐵千舟訝然問答：「你死至臨頭，還笑得出來？」

「死到臨頭？哼，未必！就憑你一個，恐怕難遂你心願！」杜一非輕撫寶刀。「在下這口刀，面對奸惡狠毒之人，從來不會令人失望！」

鐵千舟亦大笑起來。「要殺你，雖然鐵某認爲一個人已足夠，但我絕對不會給你半點機會！」他話剛說畢，身子已滑前幾步，揮掌向杜一非面門擊去。杜一非持刀之右臂剛抬起，他手掌一沉，已改印向其胸腹。

杜一非暗呼一聲厲害，閃身錯開，寶刀自下向上一撩，急劈其手臂，鐵千舟喝一聲好，身手一變，連發三掌，虛實並用。

「鐵幫主爲何不請劉文賢助一臂之力？」

劉文賢也揮舞着雙掌自旁殺了上來。「我早就想殺你，只是以衆欺寡，有點不好意思，既然你有此意思，劉某恭敬不如從命！」

杜一非斜退一步，一把刀化作兩把，以快鬥快，分襲兩敵，只見刀光不見人影，鐵千舟喊道：「杜一非果然名不虛傳，可惜你遇到的是我！」他把內力提到七成，每發一掌，掌風呼呼，杜一非刀網逐漸鬆散，劉文賢趁此機會，尋縫抵隙。

杜一非武功再高亦難敵兩名高手聯手合擊，攻守均感困難。「天下雖大，世人雖多，却難覓一對仇家，合作得如此緊密的人，杜某眞是佩服得很！」

劉文賢怒道：「稍後恐怕你連屁也放不出！」

「想不到劉兄深諳喝茶之道，說話居然這般粗魯不文，眞教小弟失望！」杜一非雖落在下風，但情勢還不至於太過惡劣，猶能反唇相稽。

劉文賢雙頰居然微微發熱，正想還以顏色，不料牆頭上有人道：「堂堂鐵船幫幫主居然要請仇家助拳，傳將出去，不怕武林同道笑掉大牙！」劉文賢轉頭望去，只見那人年在二十五六左右，生得十分俊朗，手上提着一柄長劍，可不正是凌展雲？

凌展雲躍落地上，一個起落，已至戰場，他長劍一揮，居然一招便將他們三人分開。鐵千舟喝道：「凌展雲，你也要來淌渾水麼？」

凌展雲笑道：「凌某是來替鐵幫主洗刷惡名，以免貽笑武林，幫主不但不思報答，還給我臉色看，眞是惡劣之至，無可救藥。」

鐵千舟勃然大怒，揮掌欲打凌展雲，但却爲杜一非接下去，凌展雲手臂一拐，反手一劍，刺向劉文賢之心窩，硬生生將他逼開兩步，隨即轉身，展開猛烈之進攻。

劉文賢暗自忖道：「怎地武林有這許多年輕高手？」他爭强之心一起，寸步不讓，心想打不過杜一非，若連凌展雲也收拾不了，今生也白活了。可是凌展雲與杜一非齊

名，又豈是好吃的菓子？他一柄長劍吞吐不定，與對方互爭先機，毫不遜色。

杜一非只鬥鐵千舟一人，輕鬆多了，不過，鐵千舟能成爲一幫之主，而鐵船幫這幾年又能叱咤風雲，領袖黃河至長江一段之武林，又豈是僥倖的？杜一非氣勢雖盛，但若論功力和經驗，還是鐵千舟佔便宜，是以三十多招過後，鐵千舟又逐漸佔了上風。

鐵千舟心中想道：「不知這小子還埋伏了多少個人，若不立即將他斃於掌下，只怕夜長夢多。」想至此，又將內力增至八成。他出手越來越慢，但威力却更强。杜一非之寶刀碰上掌風，常失去準頭，逼得右臂亦注滿了眞力。

如此又鬥了三十招，杜一非暗叫一聲不好：「鐵千舟內力肯定比我雄渾，長此下去，我必要敗在其掌下。」心中雖知危險，奈何其勢已成，已無力改變局勢，一時之間並無良策，甚是焦急。

鐵千舟雙掌如山，掌風滾滾，把地上之沙石都刮了起來，杜一非雖然形勢惡劣，但鐵千舟採取這種打法，自己亦甚虛耗內力。

凌展雲見杜一非不敵，立即加緊進攻，劉文賢武功本與對方在伯仲之間，可惜一則他已受傷；二則已先鬥了兩場，體力有所損耗，只是一時之間，要取對方性命，還不容易。

激鬥中，凌展雲故意賣了個破綻，轉身作勢欲向鐵千舟撲去，口中呼道：「杜兄，讓小弟來鬥他！」

劉文賢那肯放棄這個良機？立即雙臂注滿眞力，猛力向凌展雲後背印去。

劉文賢武功雖然不俗，但他也有一個缺點，太缺乏經驗了。稍有經驗的人也會想到，在此種情況下，凌展雲將自己之後背，賣給敵人，必然有詐。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凌展雲身子一歪，同時反手一劍劈出。這一招十分怪異，以長劍使出刀招，劉文賢去勢太猛，招式已老，變換不及，但聞「卡察」一聲，左掌已掉落塵埃，痛得他怪叫一聲。

凌展雲一招得勢不讓人，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如狂風暴雨般急攻。劉文賢只餘單掌，況左掌血流未止，有何能力抵禦？只五六個照面，已被凌展雲一脚踢翻於地上，他再標前一步，猛一曲身，左手食中兩指，已封住其麻穴。

這邊廂的凌展雲已經得手，但杜一非那方却更加危險了，不過杜一非人甚聰明，知道對方這種打法，支持不了多久，是以不與對方硬碰，寶刀上下翻飛，守得嚴絲密縫的，再加上小巧挪騰功夫，是以表面上完全沒有反攻之力，實則他心中安穩得很。

凌展雲走了過來，道：「杜兄先歇一歇，讓小弟來會他，待小弟不行，杜兄再來接小弟！」他心高氣傲，不願以二敵一，只能採取車輪戰法。

杜一非急道：「小弟還能支持，凌兄先到裡面看看劉文賢姐姐是否還在，不能讓她溜掉！」

凌展雲看了幾眼，道：「那杜兄小心了！」他轉身進入內堂，杜一非又沉着氣，一聲不吭，盡力應付。

鐵千舟道：「姓杜的，你不是一向牙尖齒利麼？爲何成了啞巴了？」

杜一非淡淡地道：「鐵幫主明知誰是兇手，要殺文清章，在下尚可理解，因爲你早想剷除五毒敎之勢力，只是苦無藉口罷了，但爲甚麼連我也不放過？」

鐵千舟哈哈笑道：「你是聰明人，怎會想不通？」

杜一非心頭一動，問道：「因爲我知道秘密？」

「不錯，你果然聰明！這個秘密若讓你傳出去，鐵某便要招來惡名，是以你得死，劉文賢也得死！」

「劉文賢一死，他姐姐還肯與你苟且麼？」

鐵千舟臉色大變，厲聲道：「如此你就更加非死不可了！杜一非，你到底還知道些甚麼？」

「在下甚麼都知道，而且知道此事的人不止一個，你能全都殺掉麼？」杜一非冷笑道：「幫主還是面對現實吧！你兩位妻子還在文清章手中哩！」

「哼，老夫老婆不少，少了兩位算得了甚麼？大不了回頭再補充兩個！」

「在下想不到鐵幫主竟是個如此心狠手辣的人！」杜一非見對方掌力沒有剛才之凌厲雄渾，心頭稍鬆，話便多了，且有意以言詞來刺激對方。「鐵幫主可有想到文清章是如何混進貴幫內堂麼？」

鐵千舟輕哼一聲：「看來是你這小子暗中協助的！」

杜一非大笑。「你太抬舉在下了，其實協助他的，是你最親密的人。」

鐵千舟一怔，隨即罵道：「胡說！雪花沒有這個膽子，而且她也不知道甚麼。」

「哦，原來幫主認爲最親密的人，是四夫人駱雪花？在下還以爲是劉沅娟哩！」

鐵千舟再一怔，連出手也慢了幾分。杜一非隱忍不反攻。鐵千舟喝道：「胡說八道，沅娟怎會協助文清章，何況她來安陽，恐怕還在

我之後。」

杜一非哈哈笑道：「在下答應過她，不能洩漏她之秘密，話只能說到此爲止。因爲除了劉沅娟之外，還有誰知道地道中另有地道之秘？哈哈……」其實剛才劉沅娟認定姐弟聯手，必能殺杜一非，根本沒有顧慮到秘密會外洩。

「地道中另有地道？」鐵千舟神情大變，雙掌出招慢了一半。「杜一非，你得給我說清楚……」

話未說畢，杜一非已趁他說話分神，一刀自其雙掌之間切了進去。這一刀疾如閃電，鐵千舟直待刀刃加身，胸膛一陣冰涼，才知道死神降臨，幸虧他功力深厚，經驗豐富，臨危不亂，在千鈞一髮之際，縱身躍後。

杜一非那裡肯放過他？脚尖一點，如影隨形，寶刀將對方籠罩着。「鐵幫主，你雖是一方之雄，却還命令不了我！」

鐵千舟胸膛上那一刀不淺，鮮血霎時間便染紅了前襟。刹那間，他驚、怒、詫、急交集於胸，忙不迭道：「且慢，我有話說！」

杜一非對鐵千舟之性格已經了然於胸，怎肯放過他，是以冷冷地道：「待你倒在地上，在下自會告訴你，你放心，杜某不會殺你。」

鐵千舟暴喝一聲，賈起餘勇，揮掌再上，可是他一用力，鮮血又湧了出來。杜一非刀快，根本不讓他有空出手去封穴止血之機會。

「鐵幫主，你今日是輸定的了！」

鐵千舟第一次感覺到死亡之威脅，他再也顧不得甚麼身份了，急忙發出長嘯求救，杜一非喝道：「討救兵也來不及了！」

可是萬萬料不到，嘯聲剛落不久，牆外便跳進十來個人來，杜一非轉身瞥了幾眼，來者全是鐵千舟之親信、侍衛，心頭吃了一驚，道：「諸位知道了秘密，難道不怕鐵千舟殺人滅口？」

那十來個大漢一湧而上，接下了鐵千舟。「給本座將他碎屍萬段！」他邊說邊以指封穴，又問：「誰有帶金創藥來？」一個大漢撕下自己之衣襟，又替他上藥包紮，鐵千舟至此，一顆心才稍安定下來。

杜一非被十多個侍衛圍攻，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他憑刀快，砍倒兩個之後，便陷於苦鬥，他心驚之餘，忍不住也發嘯求救。

鐵千舟喝道：「快，這小子在討救兵！」

杜一非嘯聲連發三次，方見張建越牆進來，從旁殺過去。杜一非見只來了他一個，心頭涼了一半，忙問：「張兄，就只你一個？」

張建唔了一聲。「他們很快便會來！」杜一非猛吸一口氣，抖擻精神應戰。張建也重傷了一個敵人，但對方畢竟人多，形勢沒有多大轉變，當然比杜一非獨力支撐稍好。

鐵千舟包紮停當，喘過一口氣之後，又下命令。「你們聽着，今晚如果殺不了他倆，你們便都自裁吧！」

忽聞屋頂上有人嘆息道：「鐵千舟果然是個狠人，貧僧以前還把他當作英雄哩！眞是有眼無珠！」

另一個接腔道：「何止是佛兄一人有眼無珠？他女兒出嫁，頭陀還巴巴跑去湊熱鬧哩！」

鐵千舟抬頭望去，見屋脊上坐着兩個自己最不願意見到的人，了緣和尚和白頭陀，心頭不由吃了一驚，他不願自墜身份，冷笑道：「鐵某並無請兩位來，天下間，出家人雖多，但像你倆這般愛管閑事的，却不多見！」

白頭陀道：「佛兄，咱們本來欲袖手旁觀的，如今竟然落了個好管閑事之罪名，你看怎地？」

了緣嘆了一口氣。「反正管不管閑事，罪名都已派定了，何須吃人寃枉！」

「不錯，咱們便乾脆管管閑事吧！」白頭陀言畢便跳落院子裡，呼問道：「誰願意陪頭陀玩幾招？」

衆侍衛面面相覷，鐵千舟心頭更是一沉，冷聲問道：「兩位眞的要管閑事？」

了緣亦躍下。「笑話，咱們袖手旁觀已是多管閑事了，你還問這句話，豈不好笑！」

「難道咱們鐵船幫便害怕你兩個賊禿？」鐵千舟色厲內荏地道：「就是少林寺傾巢而出，敝幫也不怕！」

白頭陀冷笑一聲。「你別臭美了，甚麼鐵船幫的，根本只是你一個人，你自知所作所爲不能服衆，否則又怎會只帶貼身侍衛？」

了緣說得更狠。「貧僧也可告訴你，就算此處是鐵船幫總舵，也嚇不了咱們兩個！佛兄，咱們動手吧！否則人家還以爲咱是光說不練的呢！」他標前一步，沉聲道：「你們再不退開，便休怪貧僧出手無情了！」

有幾個侍衛悄悄退下，鐵千舟怒道：「你們不要命啦？」

白頭陀向他飄去。「他們就是還想活下去，才不聽命令。鐵幫主，你不是很凶的麼？咱們玩幾招吧！只要你勝得了頭陀，咱便拍拍屁股離開，再不管閑事！」

鐵千舟乾咳一聲。「你明知鐵某身受重傷，才說得那麼好聽！若想與某分勝負的，最好待某養好了傷，只怕你沒這個膽量！」

白頭陀哈哈大笑。「你不敢應戰，便乖乖給我站着！」他欺身進人叢中，掌打脚踢，刹那間便打倒

兩個侍衛，其他人一看形勢不妙，都紛紛住手。白頭陀仰頭大笑。

「鐵千舟，他們都不聽命，你是不是想把他們全殺掉？」

鐵千舟一張臉忽青忽白，他驚怒交集，傷口迸裂，鮮血又流了出來，喘着氣問道：「你們幾個想怎地？」

了緣轉頭望向杜一非，杜一非道：「咱們只想你把眞相公布出去，其他的，甚麼也不管！至於你殺死丐幫中人，那是另一回事！」

「公布甚麼眞相？」

杜一非道：「不必向武林公布，只須對貴幫弟子說清楚，讓別人不會懷疑咱們和文清章，於願已足！」

鐵千舟道：「你們的所謂眞相，根本是胡說八道，兇手明明就是文清章，包庇兇徒，顚倒是非，鐵某拚死不從！」

凌展雲恰在此時回來，低聲對杜一非道：「杜兄，小弟查了全屋和附近幾條街道，都沒有劉夫人之芳踪！」

杜一非忙問：「那鳳姑娘呢？」

「也不見了。」

杜一非失聲叫了起來：「莫非她先追劉沅娟去了？那女人十分歹毒，只怕千千她……」

話未說畢，已聞鳳千千之聲音傳來。「你們不必擔心，好戲還在後頭哩！」

杜一非喜而問道：「劉沅娟呢？」

「她就快到了！」

話音剛落，只見牆頭上多了四個人：金儀、劉沅娟、梁仲衡及郝睿。鐵千舟目光一及，登時臉色大變，喝道：「家裡發生變故，你們還來作甚？」

金儀道：「千舟，劉親家說杜一非已查到了眞兇，是以咱們便隨她趕來看看。」她轉頭四望，目光落在躺在地上之劉文賢身上，詫聲問道：「兇手便是這廝？」

劉沅娟已向乃弟跑過去，却爲杜一非所攔。劉沅娟道：「不許你爲難舍弟，我自會給你們一個公道。」

鐵千舟鐵靑着臉望着劉沅娟，目光神情十分複雜，心中忖道：「我怎會忘記她是我鐵家的親家，可自由出入內堂？完了，今夜看來要栽在她手中了！」他自知計劃已沒法實行，又無力挽大局，是以靜觀其變。

金儀轉頭問道：「杜大俠，兇手到底是誰？」杜一非笑而不答，梁仲衡及郝睿見了緣及白頭陀，一左一右暗中挾持着鐵千舟，心中亦十分驚詫，一時間猜不出原因，不敢亂動。

劉沅娟面對鐵千舟，問道：「鐵幫主，你明明已知道兇手是我及舍弟，爲何還要爲難文清章及杜一非？」

鐵千舟結結巴巴地道：「本座若……一早便知道眞相……還會讓你倆逍遙法外嗎？但所謂知道眞相，也只是杜一非片面之詞，本座憑甚麼相信他？」

場內幾個剛到的人，聽後臉色均是大變，只聞金儀尖叫一聲：「親……姓劉的潑婦，原來你才是眞兇，你好呀，還我女兒命來！」她舉步欲撲過去，却讓鳳千千攔着。「劉沅娟，你倒說來聽聽，爲甚麼要殺害我女兒？」

劉沅娟冷冷地道：「你急甚麼？我正想說出原因。」她頓了一頓方扼要地說出原由。

金儀怒道：「你與千舟有奸情既是事實，爲何要遷怒於我女兒？哼哼，這種事虧你還敢說出口！」

「原因我早已說過了，不再重複！」劉沅娟看也不看金儀一眼，只死死地瞪着鐵千舟。「鐵幫主，我求你一件事，希望你能辦得到。」

金儀恐丈夫念舊情，忘了女兒大仇，急道：「千舟，這女人十分惡毒，你千萬不可答應她任何條件！」

鐵千舟也不看她，淡淡地道：「你且說出來聽聽。」

「此事與文清章沒有一絲關係，希望你放過他，我敢保證他會放回你兩位妻子。」

鐵千舟聲音更是冰冷。「我也問你一件事，你爲何這般關心姓文的那傢伙？」

「問得好，我正想告訴你，我心中愛的是他，我只愛你的武功！」

鐵千舟大怒。「豈有此理，你這水性楊花，人盡可夫的淫婦，既然已跟了老夫，還敢去找其他男人！」

劉沅娟十分冷靜。「你說錯了！我跟他早在你之前，我來就你，只想得到你之武功，你也不想想，你有甚麼好，姑奶奶怎會看上你？」

鐵千舟張大了嘴巴，忽然罵道：「你這賤人，虧你還敢說出口！我眞是瞎了眼！」

劉沅娟不冷不熱地道：「鐵千舟，你認爲我很卑鄙麼？哼，比起你借這藉口，消滅五毒教，殺死丐幫長老，嫁禍給杜一非來，我眞是小巫見大巫。況且，我還有付出，不是白騙你的！你又教了我甚麼武功？佔了便宜還討乖！」

「老夫的事，你管不着！」

劉沅娟續道：「今日有武林高手，貴幫頭目在此，就算你不想放文清章，今後日子也不會好過！何

況，杜一非還要跟你算賬哩！」

「算甚麼賬？」

「你怎地這般善忘？是誰殺死魯白板，而嫁禍給他的？」劉沅娟提高聲音問：「鐵千舟，你到底放不放文清章？」

鐵千舟問道：「老夫若放了文清章，那小女及犬子之大仇又找誰報？」

「這根本是兩回事！」劉沅娟冷靜地道：「只要你們放了舍弟，我自會給你一個公道！事實上他一切均聽令於我的！他還未成親，讓他爲我劉家留個種，算起來，他還是你之親戚哩！」

鐵千舟轉頭望向梁仲衡及郝睿，見他倆都轉頭望向別處，心中不由猶疑起來。

了緣宣了一聲佛號。「鐵施主，你不能一錯再錯，否則必將身敗名裂！嗯，除非杜一非立即找你算賬！」

杜一非淡淡地道：「賬是一定要算的，但不是今日，杜某會將眞相告知丐幫弟子，只要丐幫要替他們長老報仇，杜某一定再來，這是杜某當日親口答應丐幫的！」

鐵千舟緊問一句。「你也可放過劉文賢？」

杜一非哈哈笑道：「杜某跟劉文賢根本無冤無仇，放不放過他，那是賢伉儷的事，至於你與劉夫人之私事，杜某等更不會多管！」

鐵千舟目光落在金儀之身上，金儀掩面而奔，鐵千舟咬一咬牙。「好，我答應你，你如何交代？如何給我公道？」

劉沅娟反問：「你要我如何交代？」

「哼，鐵某乃堂堂一幫之主，子女被殺，若輕易放過兇手，今後如何向同道解釋？」此刻他對她，心中只有恨，恨不得親手殺死她。

劉沅娟道：「且慢，你們還未放開舍弟！」鳳千千及凌展雲立即讓開。劉沅娟上前解開乃弟之穴，低聲道：「弟弟，你快走吧！」

劉文賢自地上爬了起來。「不，小弟生不如死，姐姐，走吧，留下小弟作交代！」

劉沅娟嘆了一口氣。「眞是傻弟弟，我活下去有甚麼用處？又不能替劉家傳宗接代？聽姐姐的話，出去之後，立即找個賢慧的姑娘，留下繼承之香燈，其他的姐姐都不管你了！」

劉文賢道：「不，要死咱姐弟一起死！要小弟偷生，今生有何快樂之日子過？」

劉沅娟走前一步，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只見劉文賢臉色一變，忽然咬咬牙，道：「好，弟弟聽你的，大姐大恩大德，小弟沒齒難忘！」

劉沅娟揮手道：「速去速去！」

劉文賢走了兩步，又回首對杜一非道：「素聞杜大俠大量，未知在下可否求你一件事？」

杜一非沉吟道：「你且說來聽聽。」

劉文賢道：「請杜大俠替家姐收屍，在下感恩不盡。」言畢忽然屈膝向杜一非跪拜下去。

杜一非忙道：「劉兄請起，在下答應你之要求！」劉文賢又謝了一聲，轉身奔前，越牆而去。一干人目光隨即落在劉沅娟身上。

劉沅娟緩緩地道：「鐵千舟，你還未答應我的條件，萬一你食言，又殺了文郞，我豈非白死？」

鐵千舟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揮手向梁仲衡道：「副幫主請回去傳達我之命令，放了文清章。」

梁仲衡轉身欲行，却爲劉沅娟喚住。「副幫主請勿告訴他眞相。」

白頭陀道：「女施主放心，鐵千舟若食言，咱們也不會放過他！」梁仲衡去後，劉沅娟仍然站着。

鐵千舟臉色一沉。「原來食言的是你！」

「笑話！你以爲我是貪生怕死之輩？」劉沅娟冷笑一聲。「還早着哩，梁仲衡尚未抵達貴幫總舵，面對天下英雄，難道我還飛得上天不成？」

夜漸深，杜一非等人忘記饑渴，雖然知道了眞相，不但沒有歡欣之情，相反還替劉沅娟擔心起來。

過了一陣，劉沅娟緩緩舉起劍來，道：「這柄劍曾經殺死過你女兒，今夜我以此劍自刎，你滿意否？」她說此話時，語氣出奇地平靜，就像在講述一件與她完全無關的事般。

饒得鐵千舟心狠手辣，想起從前種種風流恩愛，心頭亦不由一軟，轉頭垂首，不忍相見。

劉沅娟怪笑一聲。「鐵千舟，你存心逼死我，又何須假惺惺裝出一副慈悲相，我要你看着我斷氣！」

「且慢！」突然牆外傳來一道悲憤焦急之極之吆喝聲，緊接着一道人影越牆而來，赫然是文清章，只見他雙眼盡赤，髮鬚散亂，神情欲狂。「沅娟，你千萬別做傻事！」

劉沅娟急喝道：「文郞，你站住！」

文清章倒十分聽話，雙脚如鐵椿般，死死地釘在地上。「沅娟，這斷惡毒無耻，你何須爲他而死？」

劉沅娟轉頭面對梁仲衡。「副幫主，你已答應我，爲何又食言？」

梁仲衡忙道：「夫人誤會了！文教主非逼在下說出眞相不可，否

則他不肯放了敝幫主之兩位夫人，請見諒！」

文清章沙着聲道：「沅娟，你何必如此呢？」

劉沅娟道：「文郎，我對你不住，只能以此贖罪，你不要以我為念，另尋佳人吧！」

文清章欲縱前又不敢，聲音似哭地道：「沅娟，你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只要你不死，你跟我在一起，我也不要甚麼五毒教了！咱們找個無人的地方靜修去吧！以前你做過甚麼事，我全不會放在心上！」

鐵千舟桀桀笑道：「想不到文教主這般痴情，眞教人感動！」

劉沅娟嬌軀無風自動，垂淚道：「文郎，你越待我好，我越覺得對不起你！其實我並沒有那麼好，當時我跟你在一起，也是想得到你的武功！我更不應該打鐵千舟的主意，白白辱沒了自己的人格。文郎，咱們下生再結為夫婦吧！」言畢長劍用力一拉，脖子湧出一股鮮血，喉底呼出一口氣，「蓬」地一聲便仰天摔倒於地。

文清章怪叫一聲，推開鳳千千撲上前，抱起劉沅娟的屍體大哭。鐵千舟冷笑不已。文清章突然抬頭罵道：「鐵千舟，你記着，今生今世，姓文的跟你沒完沒了！就算你徹底剷掉我五毒教，也要教你吃不知味！」這幾句話，說得極其惡毒兇狠，這段樑子恐怕化解不了。文清章言畢，抱着劉沅娟之屍體，狂奔而去。

鐵千舟望着其背影，冷冷地道：「哼，恐怕今生莊穆夫父子都不會放過你，你還顧得上找老夫晦氣麼！」

鳳千千冷冷地道：「咱們正打算把眞相告訴莊穆夫，相信你跟你女兒，也都沒有好日子過。」

鐵千舟身子一抖，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了緣道：「眞相已明，貧僧也不想多管閑事，不過鐵幫主若再行不義，恐怕亦難以再在江湖立足！」

白頭陀接道：「不錯，從今以後，咱們之間再無朋友之情了。你做錯了事，頭陀必定伸手管一管！言盡於此，你好自為之吧！和尚，咱們走吧！」

白頭陀及了緣走後，杜一非道：「鐵幫主，在下必將眞相告知丐幫，他日自會再上門拜訪，今日就此別過！」

鐵千舟高聲道：「嘿嘿，鐵船幫還會害怕小小一個丐幫？屆時老夫倒履相迎！」言畢仰頭大笑，目光一瞥，見梁仲衡及郝睿木無表情，不由怒道：「你們兩位怎樣啦？你們害怕了？」

梁仲衡輕聲道：「幫主受傷不淺，咱們先回去吧！」

鐵千舟指着梁仲衡問道：「你說，你到底是害怕誰？怕文清章？怕杜一非還是怕丐幫？」

郝睿淡淡地道：「屬下只怕幫主一人，其他人全不放在眼中。」

鐵千舟又仰頭大笑。「這才是我鐵千舟的好兄弟！」他神情一激動，胸口又流出好些血來。郝睿和梁仲衡一左一右，架着他回去。

＊　＊　＊

杜一非四人重新返回伯雄家，鳳千千道：「菜都涼了，又得重新做，你們且稍候。」

張建叫道：「你不提猶自好，一提之下，肚子便咕咕地叫起來了！」

過了一陣，屋瓦上傳來一陣衣袂聲，杜一非和凌展雲立即抓起武器。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院子中已多了兩個人，正是了緣和白頭陀，他倆手上都提着酒。白頭陀道：「別緊張，頭陀不會白吃！」說着把一包醬牛肉拋在桌子上。

杜一非笑道：「兩位前輩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晚輩等心儀已久，就算白吃，咱們也覺得榮幸，請上坐！千千，菜燒好了沒有？」

白頭陀道：「這小子嘴甜，咱們就讓他榮幸榮幸吧！」了緣一笑入座，鳳千千把熱好的菜端了上來。白頭陀道：「丫頭，你也坐下來喝兩盅吧！」

三杯過後，了緣道：「這件事之始末貧僧其實還弄不清楚，須煩杜施主開開茅塞！」杜一非乃扼要地把經過說了一遍。了緣嘆息道：「想不到這件案子還這般複雜！」

白頭陀望望杜一非及鳳千千道：「不過還有一件事，咱們還得管管閑事！」

鳳千千訝然問道：「是甚麼事？」

「便是你跟杜一非之婚事，甚麼時候請咱們喝喜酒？」

廳內登時響起一片笑聲。杜一非大方地道：「時機一到，自然會公開宣布，屆時當不會少了諸位的份兒！」衆人又笑，却把鳳千千鬧得滿臉通紅。

（本文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燕雙雙拍賣寶珠　不醉樓高歌一曲

上文提要：魔鬼之音和神珠魔戒之光對壘，時間一久，對張人龍大為不利，他不甘就此死去，將神珠吞入腹中，滾下山坡，但仍難避免一死，臨死前遇到宋小飛，寫下遺書：神珠贈小飛，小飛娶夢月，同來剖腹取珠。可惜神珠被人剖腹取去，小飛發覺折回時，南巴、北趙、錦衣衛、西萬與百花公主吳小雲、浪子包天都在，取珠者已失踪影，衆人散去，到處尋踪。浪子消息最靈通，懷疑千杯不醉樓的歌女燕雙雙……

店小二客客氣氣的道：「兩位大爺吃什麼？」

包大膽道：「先來四個可口的小菜，打二斤狀元紅再說。」

「本樓的酒論杯不論斤。」

「別的酒樓都是論斤，你們怎麼論杯呀？」

「因為我們是千杯不醉樓，一向如此。」

「好了，先來十杯。」

「請先付帳。」

「多少？」

「一杯酒一兩，一個菜二兩，共是十八兩。」

乖乖，這簡直是吃人嘛，比黑店還黑，在別的地方總共不會超過一兩銀子，這裡却獅子大開口，要十八兩，浪子包天馬上吹鬍子瞪眼睛的道：「怎麼這麼貴，又不是吃人肉，喝人血，是不是存心想坑人？」

小二哥苦笑道：「歌女的身價太高，不得不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請大爺多擔待。」

宋小飛毫不遲疑，付了二十兩銀子，道：「不必找了，多餘的算是給你的小費，請問這位歌女的身價有多高？」

小二見錢眼開，早已笑彎了腰，滿臉堆笑的道：「高啊，一場二百兩，一天就要六百兩。」

豆腐大俠朝四下望一望，道：「捧場的歌迷這麼多，你們掌櫃的還是財源滾滾。」

「那當然，做生意嘛，將本求利，不然早就請她走路了。」

「這位燕雙雙姑娘你們是從那裡請來的？」

「是燕姑娘毛遂自荐自己找上門來的。」

「那裡人？住什麼地方？可有親人伴隨，芳齡幾何？是否仍待字閨中？」

疑團一大堆，一個也解不開，小二哥一概推說不知，藉詞躬身退走。

小二哥行沒多遠，被一位衣著甚是樸素，似是婢僕身份的少女叫住了。

二人講了幾句話，小二哥諾聲而去，那素衣少女也返回原來的餐桌。

這時候，豆腐大俠才注意到，這千杯不醉樓並非全是男客，也有女賓。

素衣女婢這一桌就有三個。除她之外，還有一位中年僕婦，像衆星拱月般陪伴着一位身穿紫色宮裝，年約十七、八歲，唇紅齒白，面如冠玉，長着一雙黑白分明而又會說話的大眼睛的大小姐。

這位大小姐的美與衆不同，給人一種雍容華貴，落落大方，神聖

不可侵犯，彷若一尊女神般的感覺。

宮裝大小姐紫衣少女已發現宋小飛在注視她，當即微微點首，淺淺一笑，以示回應。

這樣的表示，恰如其份，恰到好處，使豆腐大俠對她的風度、氣質更加激賞不已。

就在彼此顧盼之間，被包大膽從夢境中喚了回來。「喂，豆腐，別再看了，再看就會打破醋罈子，她眞的會離你遠去。」

這話沒頭沒腦，宋小飛摸不着頭腦，茫然道：「她？你在說誰呀？」

「除了吳小雲之外，誰會吃飛醋。」

「噢，她也來了，在那兒？」

順着包天手指之勢望過去，很快便發現，百花公主吳小雲果然也在千杯不醉樓，坐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裏。

身旁還有一位護花使者。

赫然是南巴卧龍堡的巴十八。

宋小飛覺得心裡好酸，眼裡幾乎要冒出火來，氣忿忿的道：「赫，出雙入對，同桌而飲，他們兩個是什麼時候搭上的？」

浪子包天笑道：「別吃醋，吳姑娘獨自一人剛到，巴十八那小子是從別桌湊過來的，美人嘛，那個小伙子不想一親芳澤，聞聞香味。」

包打聽所言非虛，鄰桌就坐滿了南巴的人。

百花公主已看見宋小飛，但當豆腐揚手跟她招呼時，吳小雲却突然別轉頭去，不理不睬。

看來，百花公主仍在吃張夢月的飛醋。

甚至連紫衣少女宮裝大小姐的醋也一併吃上了。

浪子包天逗笑道：「豆腐，你大概正在走桃花運，天下的美女似乎都對你有興趣，但不知這位尚未露面的千嬌百媚燕雙雙姑娘會不會也爲你傾倒？」

宋小飛不悅道：「浪子，別開玩笑，看吳小雲跟巴十八那副親熱的樣子，眞想給姓巴的飽餐一頓臭豆腐。」

包大膽津津有味的道：「對女人哪，我是專家，你還差得遠，百花公主用的是欲擒故縱法，故意氣你的，其實她心裡只有你一個人，跑不了的，用大炮也轟不走。」

豆腐大俠欲語未語，小二哥已領着兩名伙計，將酒菜送來。

古怪，明明點了四道小菜，現在却送來八個大菜。

邪門，僅僅叫了十杯酒，居然送來了兩大壺。

浪子包天嚷道：「你們有沒有弄錯，這酒菜好像不對吧？」

小二哥彎腰哈背的道：「沒有錯呀，八個菜，一百杯酒。」

「媽的，還嘴硬，老子只叫了四個菜，十杯酒，你小子大概是吃錯藥了。」

「另外的四道菜，九十杯酒是別人叫的。」

「誰？」

「那邊穿紫衣的那位大小姐，說是要請宋大俠的。」

宋小飛聽得一呆，臉色接連數變，道：「無功不受祿，本俠與她素昧平生，只是萍水相逢，這……」

小二哥陪笑道：「酒菜錢人家大小姐已經付過了，却之不恭，等一下打個招呼說聲謝就可以了，請大爺高抬貴手，別使小的作難。」

包大膽也在一旁猛敲邊鼓。

「是嘛，却之不恭，不吃白不吃，難得有美人請客，怎可推三阻四，這樣豈不有失英雄本色，會惹人譏笑的。」

豆腐大俠疑雲重重的道：「只怕宴無好宴，別忘徐州城那五條命是怎麼死的，誰敢保証這位大小姐不是害人的採蜂賊？」

浪子包天色眼一瞪，嘻皮笑臉的道：「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能跟這麼美的大美人上床睡覺，死而何怨？宋兄不是想爲徐州除害嗎，更不可放過這個大好機會。」

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要拔掉採蜂賊，就必須跟來路不明的女子打交道，宋小飛心念一轉，遂欣然接受下來，還笑意盎然的向紫衣少女拱拱手，以示謝忱。

包大膽是個色鬼，此來千杯不醉樓就是爲了一睹千嬌百媚燕雙雙的風采，兀自乾了三杯酒，咂一咂嘴唇，道：「怎麼搞的，歌迷坐得滿坑滿谷，燕姑娘爲何還不登台獻唱？」

小二哥道：「快了，快了，燕姑娘正在化粧，很快就會跟大家見面的。」

果然，小二哥去後不久，舞台上便有人大聲說道：「大家注意，千嬌百媚燕雙雙姑娘馬上就要出場，請肅靜！」

燕雙雙的魅力眞不小，本是喧囂的場面，立即肅靜下來，鴉雀無聲。

齊將目光投注在那個小舞台上。

小舞台本來一片漆黑，突然之間十二盞琉璃燈一齊大放光明，千嬌百媚燕雙雙已俏生生的立在那兒。

穿一身大紅色的，低得不能再低，短得不能再短，也緊得不能再緊的緊身衣。

酥胸半裸，是超級特大號的，又高又挺，楊柳細腰，線條勻稱而

優美，大屁股渾圓、結實而富有彈性，再配上一雙修長、畢直、肥瘦適中的玉腿，單看身材就足以令人神魂顚倒，欲仙欲死。

膚白勝雪，粉團兒似的臉蛋更是如詩如畫，目賽寒星，齒若編貝，櫻桃小口一點紅，確是上帝的傑作，更似魔鬼的化身，既嬌又媚，美若天仙。

全樓的人都傻了、呆了、瘋了、痴了、口哨聲不斷，讚美聲如縷。

燕雙雙不僅人美，全身每一寸肌膚，每一個動作，皆充滿嬌媚，充滿風情，彷若一位噴火女郎，歌聲也十分甜美、嘹亮、富有磁性，一曲唱完，大家都暈陶陶的、輕飄飄的，忘了時辰八字，忘了今夕何夕，好似置身太虛幻境一般。

難道是魔鬼之音？

或者是別種妖法？

不然怎會有這麼大的魔力？

燕雙雙很懂得表演技巧，明白大家最有興趣的是她迷人的身軀，第二首歌便捨棄舞台不用，大大方方的走入人羣中。

一邊唱歌，一邊擺着水蛇似的腰肢向前進，還不時猛拋媚眼，猛賣風騷。

情緒升到沸點。

秩序一塌糊塗。

如醉如狂，醜態百出。

有的人摸酥胸，有的人摸屁股。

有的人甚至趴在地上吻燕雙雙的脚。

燕雙雙邊走邊唱，一曲甫畢，正巧行至百花公主吳小雲附近，忽然發現，千嬌百媚戴在手上的一枚戒指很惹眼。

戒指本身並無任何奇特之處，奇特的是鑲在戒指上面的那顆貓眼大小的珠子，光采奪目，耀眼生輝。

吳小雲不禁心頭一震，很技巧的問道：「燕姑娘這枚戒指好漂亮，在那裡買的？」

燕雙雙生性豪放，毫無忸怩之態，嬌滴滴的道：「不是買的，是別人送的。」

「誰送的？」

「歌迷。」

「什麼時候送的？」

「昨天。」

巴十八接口道：「賣不賣？」

千嬌百媚的燕雙雙遲疑了一下，道：「如果價錢適合，可以考慮。」

卧龍堡六堡主巴通也在場，聞言立道：「就請燕姑娘開個價吧。」

燕雙雙想了想，高舉起右手，揮一揮，故意將戒指展示給大家看，銀鈴也似的聲音道：「二百兩，是底價，想要的人可以再加。」

這個小妮子好精明，很有生意頭腦，見有人想買，乾脆當衆拍賣。

巴十八也不是傻蛋，怕吃虧上當，道：「可否取下來讓大家瞧瞧？」

千嬌百媚不答應。「對不起，要買就買，要看免談。」

北趙也有人在現場，就隔着十幾張桌子，趙玉郎起身喊價道：「二百五十兩。」

巴通馬上加上去。「三百兩。」

「三百五十兩。」

「四百兩。」

「四百五十兩。」

南巴、北趙處處針鋒相對，爭長較短，此刻更是互不相讓，但價格並未一直加上去，四百五十兩以後，便開始一兩一兩的往上加，顯得很不踴躍，原因這顆珠子是否神珠，大有疑問，誰也不想做寃大頭。

有一個人情願做寃大頭。

是那位宮裝大小姐紫衣少女。

命素衣女婢花了五百兩銀子，將千嬌百媚燕雙雙手上的戒指買走了。

當場就戴在手上，不知怎麼一弄，突然發出一道耀眼生輝的光芒，人也隨即起身離座，領着一婢一僕步出千杯不醉樓。

臨出門時，忽又掉轉頭來，衝着豆腐大俠回眸一笑而別。

回眸一笑百媚生，楊玉環當年這一笑，曾使六宮粉黛無顏色，如今紫衣少女這一笑，也使宋小飛六神無主，心神爲之一蕩，跟在後面追出去。

並非被迷昏了頭，想入非非，而是想查清楚此女畢竟是何來歷？是否妖女採蜂賊？尤其那枚戒指是不是魔戒神珠？

* * *

那知，一出千杯不醉樓便失去了紫衣少女主僕三人的芳踪。

彼此只是前後脚之差，相信不會去遠，疾展「一陣風」輕功，如飛而去。

說怪眞怪，對方三女好像懂得隱身法，練成遁地術，東南西北亂尋一通，竟未再發現一影半踪。

返回千杯不醉樓時，燕雙雙的歌已唱完散場，與百花公主正面相逢，吳小雲好大的醋勁，一開口就沒好話。「怎麼又回來了，不是當跟屁蟲要做人家的入幕之賓嗎？」

宋小飛道：「別開玩笑，本俠是想探一下這小妮子的底細。」

「探清楚了吧？」

「說來慚愧，把人追丟了。」

「憑你豆腐大俠的身手會追不上？」

「我說的是實話，這小妮子不簡單，裡面的情形怎樣？」

「已經曲終人散。」

「燕雙雙呢？」

「大概在後台吧。」

「小雲，走，咱們到後台去。」

「去後台幹甚麼？」

「燕雙雙與那紫衣少女，必有一人是採蜂賊，人命關天，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百花公主吳小雲可不這樣想，小嘴一抿，酸溜溜的道：「你自己去查吧，這種事最合你宋大俠的胃口，可以找張夢月做伴呀，本公主不想做夾心餅乾，也沒興趣，沒時間，與巴十八有約，還要去喝茶哩。」

柳腰一擰，頭也不回的沒入沉沉夜色之中。

* * *

宋小飛無奈，只好獨自往後台跑。

後台早已擠滿了人，都是想吃天鵝肉的癩蝦蟆。

包大膽也在裡面，剛滿頭大汗的擠出來。

豆腐大俠好生納罕，道：「浪子，人家都往裡面擠，你跑出來作甚？」

浪子包天擦一下汗水，喘着大氣，道：「千嬌百媚不在後台。」

「到那裡去了？」

「從側門溜了。」

給宋小飛使個眼色，雙雙越牆而過，落在外面小巷內。

展目望去，果見有一對男女在前面不遠處，正相偎相依，踏月而行。

女的是千嬌百媚燕雙雙。

男的是一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

豆腐與浪子相視會心一笑，咬着尾巴追下去。

孰料，行沒三丈，後面又有人追了上來。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赫然正是宮裝大小姐身邊的那位素衣女婢。

宋小飛止步道：「姑娘意欲何往？」

素衣女婢的答覆只有兩個字。

「找你。」

「找我？妳可知咱家是誰？」

「豆腐大俠宋小飛。」

「有事？」

「我家小姐想請宋大俠過府一談。」

「貴府在什麼地方？」

「請隨小婢前去即可。」

「現在？」

「對，請立刻動身。」

「可知妳家大小姐欲談何事？」

「自然是好事。」

這話太籠統了，好事的種類多如牛毛。

行俠仗義，為民除害是好事。

扶危濟困，憐寡恤孤是好事。

男女苟且，興雲作雨是好事。

卿卿我我，談情說愛也是好事。

豆腐大俠一再追問，素衣女婢卻笑而不答，益增幾許神秘而又詭異的色彩。

包大膽碰了宋小飛一下，小聲道：「豆腐，去吧，既是好事，何必猶豫，美人相邀，怎可爽約，男子漢，大丈夫，水裡火裡都去得，床上床下有何懼？」

宋小飛無所懼，正想揭開紫衣少女的這個悶葫蘆，但又放心不下這邊的事，道：「浪子，燕雙雙就交給你了。」

「沒問題，包在我老包身上了。」

「可別亂來，當心玫瑰有刺。」

「我知道，老包自有分寸。」

「那麼，咱們明天再在此地見。」

「幾時？」

「不見不散。」

「好，不見不散！」

* * *

一輛馬車。

不是載貨的那一種。

而是專門載人的車轎。

很豪華，顯然不是普通人家所有。

也很神秘，因為窗帘低垂，密不透風，外面的人看不進去，裡面的人也看不出來。

駛進一處連車內之人都不知道是那裡的神秘所在。

馬車直駛腹地，停在一棟大樓前，下來了兩個人。

一個是領路的素衣女婢。

一個是豆腐大俠宋小飛。

宋小飛根本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心裡邊不免有點嘀咕，但表面上仍鎮靜異常，以敏銳的目光先將週遭的環境作一瞭解。

發現院子十分寬敞，有荷池亭台，小橋流水，四面全係宮殿式的建築，古色古香，總括而言，清幽、雅緻、宏偉、壯麗兼而有之。可惜四週有高牆圍着，不知是何景象？

令宋小飛駭異的是，此處看似戒備鬆懈，實則暗中鬼影幢幢，極其嚴密，幾乎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卻無從判斷是那一個門派的巢穴。

宋小飛狀至從容的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素衣女婢答得很含混。「是我家大小姐的香閨。」

「你們大小姐好大的氣派，一個人住這麼大的地方？」

「不大，不大，以我家大小姐的身份，應該再大一些才對。」

「你們大小姐究竟是誰？」

「這件事還是由我家大小姐親自回答比較好。」

「大小姐此刻何在？」

「正在裡面候着。」

「那就請帶路吧。」

「請！」

「請！」

女婢執禮甚恭，側着身子，帶領豆腐大俠步入大樓，走進一間擺滿了鮮花的花廳。

花廳內宮燈高挑，早已端整好一桌豐盛的酒席。

菜乃佳餚。

酒亦極品。

還熱騰騰的冒着氣哩。

卻不見宮裝少女紫衣大小姐的芳駕。

豆腐大俠面有慍色，似頗不悅。

女婢善體人意，不待宋小飛開口責難，便搶先恭恭敬敬的道：「宋大俠已到，有請大小姐。」

餘音未落，香風先至，陡覺眼前一亮，大小姐已在四名女婢的簇擁下從側門內姍姍而出。

依舊身着宮裝，只是換了顏色，其白勝雪，益顯尊貴而又聖潔。

那枚以五百兩銀子購自千嬌百媚燕雙雙的戒指，仍然戴在手上，光芒四射，璀璨耀眼。

大小姐面如春花，笑臉相迎，福了一禮，嬌柔不勝的道：「宋大俠不嫌鄙陋，肯光臨蝸居，小女子銘感五中，實感榮幸之至。」

豆腐大俠最討厭這種繁文褥節，但又不得不勉爲應對一番，也咬文嚼字的道：「那裡，有美人相召，敢不從命，感到榮幸的應該是本俠。」

大小姐笑盈盈的招呼宋小飛入座，偌大的一張食桌就他們兩個人對面而坐。

食具全部是銀質製品，潔淨亮麗，光可鑑人，氣派的確不小，彷若侯門相府，甚至帝王之家。

早有婢女斟滿了兩杯琥珀色的佳釀。

宮裝少女雙手舉杯，聲若燕語鶯啼。「敬宋大俠，為了表示歡迎之意，小女子先乾為敬！」

這小妮子的酒量真好，飲下了一大杯酒，居然面不改色。

宋小飛陪着她乾了一杯，道：「就我們兩個人？怎不見令尊或貴掌門？」

大小姐避重就輕的道：「是啊，兩個人說話更清靜，免得人多口雜。」

「不知芳駕究竟有何見教？」

「見教不敢，只是想跟宋大俠交個朋友。」

「我們現在已經是朋友，還沒有請教大小姐貴姓？」

宮裝少女好淘氣，說了一句令人發笑的調皮話。「與家父同姓。」

豆腐大俠不肯放鬆，咬着她的話頭追問道：「令尊大人是那位？」

大小姐還是不肯正面作答，道：「等一下你們有見面的機會，到時自會分曉，現在且先請宋大俠幫個小忙，鑑定一下這枚戒指的眞假。」

說着，立將手上的戒指取下來，交在宋小飛面前。

豆腐大俠心中一陣悸動，表面上則故意跟她裝糊塗，道：「大小姐是行家，肯花五百兩銀子買下，想必定非凡品。」

「我的意思是，不知是否魔戒神珠？」

「噢，芳駕也知道神珠魔戒？」

「魔戒神珠乃武林至寶，早已轟動江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樣說大小姐也是武林人物？」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什麼意思？」

「我們父女粗通武學，卻並未開宗立派。」

宋小飛有理由相信，眼前的這位千金大小姐身懷絕技，絕非泛泛之輩，卻弄不懂武林中有一位氣派這麼大，家世顯赫，又美若天仙的女俠，自己居然會毫無所知，對她的身份來歷乃至意圖，越發疑雲重重。

拿起神珠，審視一陣，豆腐大俠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道：「欲知眞假，須戴在手上測試，大小姐意下如何？」

宮裝少女嫣然一笑，大大方方的道：「好啊，怎麼方便就怎麼來，一切隨宋大俠之意，只要能辨出眞偽即可。」

宋小飛立即採取行動，將戒指戴在右手中指上，氣提丹田，功行右臂，力貫中指，對準了牆腳，猛力一逼。

* * *

目送豆腐大俠遠去後，浪子包天這才專心一意的去盯千嬌百媚燕雙雙的梢。

還好燕雙雙與那年輕小伙子邊走邊談，相偎而行，不時還會做出一些火辣辣的親熱小動作，是以走得很慢，尚未在包大膽的視線內完全消失。

此刻，忽然在一個拐角處，大樹下停下來，相擁而吻。

看得浪子心癢癢的，在喉嚨裡嘟喃喃道：「媽的，騷啊，賤啊，爛啊，當眞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臭婊子。」

包大膽心裡更明白，煮飯洗衣，相夫教子，固然需要賢婦淑女，上床睡覺，興雲作雨，則只有蕩婦神女，艷姬妖狐才夠刺激，有味

道。

眞有點羨慕那年輕小伙子，很想上去分一杯羹。

但又怕遇上採蜂賊，偷香不成把小命賠進去。

熱吻片刻，更加猴急，快步轉入一條橫巷內。

橫巷內只有一戶人家，包打聽親眼目睹他倆推門而入。

可不敢馬上接踵進入，等了片刻之後，才悄沒聲息的溜進去。

裡面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小院子，只有破屋一間。

屋內有燈。

床上有人。

想必是一張破床，吱吱作響。還不時發出哼哼哈哈的聲音。

豆腐大俠宋小飛用力一逼，結果却大失所望，既未見耀眼的光芒，亦未見駭人的神力，顯然並非失踪的魔戒神珠。

將戒指還給宮裝少女，宋小飛淡淡一笑，道：「大小姐的那五百兩銀子看來是白花了，白白的便宜了千嬌百媚燕雙雙。」

紫衣大小姐的表現很大方，笑盈盈的道：「沒有關係，就當是一件紀念品吧。」

說着，立又將戒指戴回手上，衝着豆腐大俠報以一個深情的微笑。

宋小飛愕然一楞，道：「紀念品？這有甚麼好紀念的？」

宮裝少女笑靨如花的道：「有，當然有，紀念我們在千杯不醉樓初識乍見，萍水相逢。」

素衣女婢添油加醋的道：「這就叫做有緣千里來相會，是宋大俠前世修來的福，別人擠破了頭也休想成爲我家大小姐的座上客。」

豆腐大俠舉杯一晃，敬了宮裝少女一杯酒，笑容滿面的道：「能與大小姐同桌而飲，是本俠的榮幸，但不知除了鑑定神珠眞僞外，是否還有別事見教？」

紫衣大小姐沉吟一下，道：「見教不敢，有一個人想見見宋大俠。」

「那位？」

「家父。」

「令尊大人是……」

「別急，酒足飯飽之後你們便會見面的。」

「在這裡？」

「不，在金鑾殿上。」

「金鑾殿？這……」

「不錯，家父決定在金鑾殿上召見你。」

一句金鑾殿，使宋小飛疑竇叢生，蹙眉道：「大小姐姓朱？」

宮裝少女一揚柳眉兒，含糊其詞的道：「嗯，差不多啦。」

豆腐大俠心頭猛一震，道：「莫非是當今的聖上永樂皇帝朱棣？」

紫衣大小姐嫣然一笑，未置可否：「也許是，也許不是，反正到時自知，何必瞎疑猜，快請飮酒用菜吧。」

素衣女婢隨聲附和道：「是嘛，這些菜餚都是我家大小姐親手做的，宋公子如不大快朵頤，就未免太辜負公主的一片苦心了。」

事情發展至此，已大致理出一個頭緒來，眼前這位雍容而又高貴的少女果然大有來歷，乃是公主的身份，却不知是廢帝朱允炆之女？還是永樂皇帝朱棣的掌上明珠？

＊　＊　＊

這種聲音，包大膽耳熟能詳，料定是千嬌百媚燕雙雙與那個年輕小伙子，一進門便急不及待的上床辦起事來。

包天是個登徒子，隨着屋內的異聲，眼前彷彿出現了一幅戲春圖，不禁爲之心猿意馬，慾火陡升，連口水都流出來了。

但，一轉念間，馬上想到了宋小飛臨去前的警語，深恐玫瑰有刺，遇上了採蜂賊，未敢存非分之想，當下做了一個深呼吸，猛地擧腳一踹，破門而入。

色歸色，這小子可精明得很，一掌護胸，一掌蓄勢待發，隨時準備應付突發的狀況。

豈料，純屬多餘，白忙一場，床上根本無戰事。

沒見千嬌百媚燕雙雙。

亦未見那個年輕小伙子。

躺在床上的只是一個病懨懨的，瘦巴巴的，風燭殘年的黃臉老太婆，兀自輾轉床第，呻吟不已，發出一連串怪異的聲響。

直看得包打聽雙眼發呆，展目四顧一週後道：「這兒只有妳一個人？」

老太婆一臉驚悸的點點頭，不曾答腔。

「可曾見到一男一女跑進來？」

「沒有。」

「這裡一共有幾間房？」

「只此一間。」

「就妳一個人住嗎？」

「是的。」

「是否聽到有人在門外走動？」

老太婆乾咳幾聲，上氣不接下氣的道：「我老婆子身患重病，自顧不暇，外面的事甚麼也沒聽見。」

不錯，老太婆之言非虛，的確病得不輕，除了藥罎藥罐之外，家徒四壁，別無長物，燕雙雙再怎麼猴急也不會把這種鬼地方當作歡樂窩，與雲作雨。

唯一的解釋是，入門之後他二人又轉往別處。

（未完．十）

慾海五壯士

平太得湖江此從　多年積怨一旦消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可飛・圖

上文提要：張天艮等五人在江大姐家中飮宴歡樂。突然來了李老闆，代表汪幫主請五殺手出力殺猪野雄剛，江大姐幫腔說服。五殺手加上丁八、江大姐一起聯手出擊，終於打敗了東洋人，大家吐氣揚眉。汪玉人受重傷，從此收斂霸氣，改變方針，願將全部財產平分給大家。並決定在上海經營大生意。滿天星回龍幫找他的白鳳姑娘，方中天得到善艮眞心的阿玉，江大姐也和張天艮成了一對……

龍幫立刻由兩翼的船迎上去。

就在這些快船相距不到二十丈處，三光門的快船上忽然一聲尖哨傳來，那些伏在船舷下的漢子們立刻擧箭便射，一簇簇箭雨往龍幫快船射來。

可是，龍幫也早有準備，弓箭手立刻迎擊，而且還比三光門的多一倍。

霎時間，就聽得有人中箭尖聲叫，雙方還眞倒下不少的人。

「轟隆」之聲響起，隨之喊殺之聲再起，雙方快船碰上了，雙方的弓箭也不射了，立刻擧刀往上衝，就這麼便混戰起來了。

站在龍幫主帥船上的古風和尚抬頭看，他立刻對白氏兄弟建議道：「趕快把三個大龍堂的大船與主帥大船連結在一起。」因爲他發現三光門又請來了能人在船上，如果兵力分散開來，就不容易全盤掌握了。

白龍只一擧手間，船中央的大漢便吹起牛角號，附近的大船，很快便往主帥船靠攏過來了。

就在龍幫大船全部攏在一起的時候，三光門的三條大船，從三個方向衝過來，這光景就如同在湖面上擺擂台，就等着玩命斷殺了。

＊　＊　＊

「彭彭」之聲響起，三光門的大船已圍上來了，只見古月靈擧着蝎尾刀大叱：「兄弟們，狠宰啊。」

「殺！」

白氏兄弟迎上去，眞叫寃家路窄，他二人遇上文浩大了，那白蛟對白龍道：「哥，這小子是我的了！」

白龍知道這幾天兄弟二人又由和尚舅舅指點了幾手，早已不是過去那「大少爺只會叫，看到刀子回頭跑」的窩囊模樣了。

白蛟迎上文浩大，誰還再費唇舌，殺吧！

再看白龍，他也已奔向于在山殺過去，兩個人照上面，但聞叮噹刀聲與咒罵，恨不得一刀砍死對手。

另一面，古月靈剛奔上龍幫的大船，就遇上了古風和尚，他一瞪眼，叱道：「和尚也插手俗事？」

古風和尚嘿嘿笑道：「我這個和尚不同於一般，我是個專管閒事的和尚！」

一邊傳來張天艮的聲音，道：「和尚，別廢話了，和這傢伙少囉嗦！」

他的話剛完，古月靈擧刀便殺，口中厲吼：「老子砍了你這禿驢。」

古風和尚暴閃，唸珠斜打中吼道：「厲害！」

那古月靈發覺這和尚招式怪，立刻使出一套刀法來，一時間二人

搶攻起來。

隨在古月靈這條大船上的兩個厲害人物，只一上了船便發現仇人在眼前，滿天星與丁當祥，曾把武成光的漁鷹射殺兩隻，如今再照上面，那武成光與任斗二人不由分說便往丁當祥與滿天星面前躍去。

丁當祥呵呵笑，道：「操他娘！仇人見面免不了要幹一場了，小滿呀，你挑一個，餘下的我打發。」

滿天星已奔向任斗了，他嘿嘿冷笑，道：「錢如命，小心那小子肩頭上的鷹！」

他才剛說完，武成光的鷹已往丁當祥撲擊過來，那武成光便隨着鷹撲而攻殺上來了。

丁當祥豈有不知武成光的這套殺法，他打出三枚制錢，身子疾閃又旋，又一枚制錢打向武成光。

「啾」的一聲，那鷹落下一撮羽毛，從丁當祥的左面一飛沖天。而武成光却在屁股上挨了一鏢，他火大了。

梭子鏢舞得「咻咻」的，長攻短打他全用上了，只不過他遇上了丁當祥，想佔便宜實在不易。

再看叫吼得最厲害的三光門七煞中的五個人，他們找上龍幫三大堂的人馬，何三元攔住張萬年，李大膽狂殺季方與劉全，桂老八與巴洪大兜緊了白孝天與李長庚，雙方正是將對將，只殺得鮮血濺洒在船面上，而不見哪個閃退半步的。

於是，方中天與席人鳳攔住後面衝來的那艘大船去。

大船上還眞站了不少的人，只一看好像要吃人。

方中天與席人鳳併肩站，他二人只看對方的那個紅毛巨漢。

方中天道：「見過此人嗎？」

席人鳳道：「聽也未聽過。」

方中天道：「你看這傢伙扛的巨斧有多重？」

席人鳳道：「別管多重，能砍中人才是最重要。」

方中天剛點頭，對方的巨漢開口了。

巨漢正是鐵和尚，他戟指方中天與席人鳳二人，道：「你二人一齊上吧！」

席人鳳哈哈一笑，道：「好大口氣！」

鐵和尚道：「你馬上就知道老子的斧頭厲害！」

站在鐵和尚後面的五十個怒漢，一個個舉刀欲跳上龍幫的大船了，而龍幫的大船上也有幾十人躍躍欲撲。

却是鐵和尚橫手攔住了。

他的想法也有理，只要砍翻敵船上的主帥，這場戰鬥就勝一半。

鐵和尚向席人鳳以食指指着，道：「小子，你要不要先嚐嚐鐵大爺斧頭的滋味？」

席人鳳對方中天笑笑，道：「方兄，我就不客氣了？」

方中天一笑，道：「席兄請！」

席人鳳轉而對鐵和尚一笑，道：「紅毛老兄，我先提醒你，我出刀是十分快的，你且莫過份大意呀！」

鐵和尚大怒，咒罵道：「操那娘老皮，你敢目中無人呀，把你家鐵大爺視爲無物呀，老子砍了。」

鐵和尚舉步又舉刀，一怒便往席人鳳砍去。

他砍了個空，席人鳳就在他舉斧的時候已站在鐵和尚的背後，他冲着兩個矮漢露齒笑。

兩個矮漢正是尤大可與王太平。

「彭！」

好大的巨軀跌在船板上，鐵和尚的鮮血濺起三尺高，他被席人鳳一刀抹過肚皮，被開膛了。

鐵和尚臨死手中仍握緊着那支巨斧。

尤大可厲叫：「大哥！」

王太平更是舉刀狂烈的大喊：「弟兄們，爲寨主報仇呀，殺！」

「殺！」

「啊！」

方中天出手眞快，尤大可剛衝上來，他已掠過尤大可而殺到王太平。

王太平舉刀格個空，脖子頓覺一涼，他與尤大可便倒斃在一起了。

於是，雙方便殺在一起了。

再看雙方的快船，龍幫的多出三光門的兩倍，不旋踵間便把三光門的六艘快船包圍在中央了。

立刻狂殺怒斬，刀光血影，凄厲的喊叫聲接連傳來，聽得人膽戰心驚，看得人怵然，光景這還是一場殲滅戰！

＊　＊　＊

方中天與席人鳳拔身便到了大船中央，正遇上滿天星與任斗二人狠幹着。

那任斗的肩上在冒血，耳下方還中了一支星子鏢，但姓任的狠角色，一聲也不吭，舞動着他那霸道的護手鈎，也在滿天星的身上開了口。

方中天一看要出手，滿天星厲吼：「不許出手！」

方中天一怔，他明白滿天星的意思，就轉向古月靈去了。

席人鳳不多言，他見半空中黑影出現，而丁當祥的頭上在流血，立刻暗中取出一把尖刀。

於是，空中那頭獵鷹又往丁當祥頭上抓來了。

「咻！」

「啾！彭！」

席人鳳認得準，尖刀打入那鷹

的肚子上，立刻把鷹擊落下來。

武成光怒罵：「你娘的使暗手呀！」

他只罵了這麼一句，一把制錢迎面打，武成光大叫一聲兩手去掩面，鮮血從他的指縫往外溢，丁當祥突然出腿暴踢，「噗通」一聲直把武成光踢落在湖裡！

這麼冷的天，武成光顯然活不成了。

＊　＊　＊

方中天站在一邊看，張天艮也在看，這二人看古風和尚與古月靈二人對幹，只見古風和尚往往在遇險時候却怪模怪樣的躲開了，有幾次氣得古月靈咒罵出口。

忽然，老酒鬼張天艮對方中天道：「小方呀，咱們這是幹甚麼來的。」

方中天笑笑，道：「助拳呀！」

張天艮又指着自己半邊被轟成焦黑的面，道：「小方呀，你看我這傷如此之痛苦，你覺得怎麼樣？」

方中天道：「雖然變成陰陽面，不過你放百二十個心，我的江大姐更愛你！」

張天艮道：「此時休提江大妹子，你還不快快去把這傢伙送上天，咱們也快快的回上海呀！」

方中天道：「說了半天是這個意思呀，那簡單，你坐着，我只要一出手就叫他難堪。」

人死的樣子不好看，挨刀死的模樣更難堪。

方中天往上走一步，他對着正拚殺得忘了形的古月靈打起招呼了。

「喂，大個子，你小心要挨刀了。」

古月靈往外閃，側面看向方中天。

方中天立刻又道：「我出刀切你肚皮了。」

他一頭便往古月靈撞去，這光景就是拚老命，反正是出刀，就看誰的本事高，又好像賭牌九，一翻兩瞪眼，何必一招一式的比劃個沒完沒了。

刀聲似乎輕响了一下，方中天已橫裡往外閃，有一股鮮血差一點標在他背上，而古月靈却單手用力按脖子，他還有一口氣在低罵：「操那娘的老皮，你……說要……切老子肚皮，却……切上爺的脖子。」

方中天哈哈笑，道：「你呀，怎麼聽我的呀，我是你的敵人呀！」

「氣……死我也……」

緊接着古月靈雙手抱着他的蝎尾刀高舉過頂，標着鮮血衝向方中天。

方中天站在船邊動也未動，刀更未舉，他只怒視着殺過來的古月靈。

古月靈硬是刀未能落下，他舉着蝎尾刀瞪着眼珠子，一副煞神似的倒到湖裡了……

方中天這才冷冷道：「就不相信你沒死。」

就在這時候，只聽得好尖銳的一聲凄嗥，抬頭看去，滿天星的身上有個人慢慢的往下滑，那正是「大天二」任斗，他的護手鈎不見了，前額中了一支星子鏢，而要命的乃是他抱向滿天星正欲往湖心滾去，却被滿天星在下面戳了一刀，紮入他的肚皮裡半尺深。

任斗的吼叫是嚇人的，他的模樣更嚇人，他不想往下倒，却瞪着眼睛慢慢的滑。

滿天星不動，他冷漠的看向附近丁當祥，因爲丁當祥的身上在流血。

丁當祥背的錢搭褳好像也破了，「海裡蹦」武成光還眞是個不簡單人物。

於是，方中天與席人鳳二人不約而同的來了。

不常開口的席人鳳說話了。

「錢如命，你要錢不要命呀，命沒有了錢再多又有甚麼用？」

丁當祥乾澀的應道：「小席呀，我開竅了！」

他話聲落，忽身法一變，一把制錢打出手。

武成光還以爲他只有剛才那幾支金錢鏢，打完了他才放心的逼近了去殺他，怎麼又是一把金錢鏢打來，他怔了一下往外閃，這一閃之間先機盡失，那丁當祥便立刻撲上去，金錢鏢又是一把疾打。

這時候武成光才知道這傢伙的搭褳裡裝的盡是大制錢，他吃驚了！

「颯」聲起處，武成光身上中了兩支金錢鏢，反而殺得他賊性大起，突的拔身迎上幾支金錢鏢，口中厲烈的狂吼，「你奶奶的，咱們一起上路吧！」

只見梭子鏢寒星一現，就在二人快碰上的刹那間出手，「叮」的一聲紮中丁當祥的右肩胸上，這二人就要打在一起了，一邊的方中天出手了。

「殺！」

方中天暴吼如虎，武成光的人頭拋飛入湖中了。

丁當祥旋腿暴踢，生生把武成光的身子踢落湖中，却也帶去丁當祥身上一塊肉。

「噢！」

滿天星已扶住丁當祥，道：「老丁，你……」

丁當祥哈哈笑，道：「咱們二人都流血了，哈……」

挨了刀還會笑，這樣的漢子還

眞少，張天艮開口了。

「小方，小席，去，三光門七煞還在發狠呐，快幹完了咱們回上海。」

他坐在一邊喝酒指揮，而古風和尚却奔向他那兩個外甥支援去了。

三光門邀請來的高手死光了，三光門新門主古月靈也已死了，但三光門仍然未退逃。

他們不是不逃，是逃不了啦，就以外圍的快船而言，不少人已跳入冰涼的湖中狠幹着，這光景就是要殺出個結果，否則決不罷手。

方中天與席人鳳迎過去了。

只見與白蛟拚殺的文浩大，他雙手抱刀已十分遲緩，白蛟也一樣，這二人你一刀我一刀，好像鐵匠在打鐵，就在後舵邊誰也不饒誰。

方中天不開口，一刀刺進文浩大的後背上，殺得文浩大口吐鮮血爬在船邊上……

白蛟還在用刀砍呐，他殺紅了眼。

* * *

郭永與白龍二人就在主桅附近幹，古風和尚剛走到，一團人影閃過，那郭永抱住桅杆吸大氣，他的右邊肚子開了個半尺長的血口。

猛回身，方中天對古風和尚一笑，道：「和尚，方某代你操刀了，你出家人不方便。」

古風和尚楞然，道：「施主的刀要多修行呀！」

他也覺得方中天出刀辛辣過火，而方中天不只出刀似火燒，他同阿紅在床上的那種勁道也一樣的似火燒，他天天看日出啊！

那面，冷面的「八臂快刀」席人鳳也出手了。

到了這時候，三光門才有人大吼：「門主死了啊！」

「殺！」

「殺光三光門呀！」

一時間太湖龍幫的人們精神大了，他們集中力量圍堵着，不叫三光門有逃走機會。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大聲喊叫：「集中，集中呀，三光門弟兄們集中呀！」

三艘大船上原本近百人，單只鐵和尚就帶來五十名，如今一聽集中，他們便往古月靈的主船躍去，大家一看，喊叫的人是于在山。

于在山發現方中天，而方中天也認識于在山，當初江大姐與方中天潛來太湖行刺白長江，湖面上就遇到了于在山的快船。

于在山把人集中在主帥船上，只見不過三十幾個人，所有的人全受了傷，他自己也在流血，三光門的七煞只餘三煞了，除了于在山，也只有巴洪太與桂老八二人，餘下的永遠也回不了杭州灣的家。

三光門的人只一集中，刹時被龍幫圍住。

於是于在山站在高處開了腔。

「龍幫哥們，你們勝了。」

他吼着，抖手拋下手中傢伙，又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咱們三光門輸了也要輸得服氣，如果各位不放過，那就出刀吧，咱們不回手！」

他這麼一吼，龍幫的兄弟們有的開口駡，有的還要殺，但白龍站在高處，道：「喂，龍幫不是强盜，只不過有句心裡話要明說。」

于在山一聽，命是保住了，但光棍話不能不講。

「是新上任的幫主嗎？請明說吧！」

白龍道：「你們的錢幫主不是咱們下的毒手，這段樑子就此結束。」

于在山道：「好，咱們信得過，這眞是一場誤會了，不值得的誤會呀！」

白龍道：「爲了厚道，我太湖留條路，三光門的貨船可以駛往無錫。」

于在山想不到對方勝了還讓步，不由大聲回應，道：「從此兩家不動刀。」

白龍傳令，道：「吹收兵牛角號，咱們讓道，叫三光門的船開走吧！」

於是，湖面上响起嗚嗚之聲，三支牛角號吹起來了。

於是，三光門的大小船隻慢慢的集中，于在山對巴洪太與桂老八，道：「咱們就快全軍覆沒了。」

桂老八道：「奶奶的，甚麼時候龍幫請來那些殺手，他們出刀法和咱們的不一樣。」

巴洪太道：「咱們估計錯了，龍幫如果不是請來那幾個人，這場斷殺勝者是咱們。」

三人再看六艘快船，加起來只不過三十幾人了，這眞是一場殘敗，來時的氣派完全消失了。

這以後，三光門的船反而不再走太湖了，多沒面子。

* * *

有一艘小船飛一般的駛過來了，小船上站着一位美姑娘，她雙掌按在嫩臉上，好像淚汪汪。

她就是白鳳。

就快迎上大船了，船上已有人開口叫：「大小姐，咱們贏了，三光門全完了。」

小船已靠近大船了，白鳳一躍而上，她才不管勝敗，她只關心她的滿天星。

滿天星的身上有傷在流血，但滿天星站在那兒微微笑，張天艮與丁當祥二人也笑。

白鳳立刻投入滿天星的懷中了。

「你……傷了……」

「刀槍總是無眼。」

「我不要你再離開我……」

滿天星未回答，他看向丁當祥與張天艮。

張天艮哈哈一笑，道：「白姑娘，滿天星是妳的了！」

他站起來了。

「錢如命，咱們還不快回上海呀，天大的事情還在等我們去辦呐。」

丁當祥一驚，道：「天大的事情？」

不料張天艮已跳到白鳳的小船上了。

隨之，方中天與席人鳳二人也跳落在小船上。

丁當祥一看傻了眼，道：「你們都走了，我也走啦。」呼的一聲也落在小船上。

白氏兄弟欲挽留，古風和尚笑了：「沒聽說嗎？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趕去辦呐！」

說完，他仰天大笑。

張天艮也笑道：「和尚，休忘了紹興正記酒館呀，免費老酒你吃個夠，哈……」

於是，小船往東方向駛去，却見滿天星一手摟住懷中的白鳳在發楞。

丁當祥大叫：「小滿呀，咱們上海發了財，少不了你那一份的，哈……」

滿天星道：「我會去找你們的！」

小船漸漸的去遠了。

船上面，丁當祥向張天艮道：「老酒鬼，你剛才說上海還有天大的事情等我們去辦，甚麼事？」

張天艮哈哈笑了。

方中天却笑笑，道：「甚麼天大的事，他在想他的心中情人江大姐罷了，不是嗎？」

張天艮笑得聲音更大了。

* * *

江大姐住的小屋內，如今也眞熱鬧，已經兩天了，方中天與席人鳳、張天艮與丁當祥，四個人夜裡就擠着睡，白天女人姑娘便由船上回來，吃喝逗趣好愉快。

江大姐親自替張天艮與丁當祥二人塗葯療傷，江大姐果然更愛張天艮。

江大姐口中的張天艮是壯士，她也叫方中天幾人是壯士，因爲他們打敗了東洋浪人的那夥人。

江大姐說的好，只等張天艮的面皮傷脫了皮，她就是張天艮的女人了。

只不過第四天剛過一半，錢通陪着李老闆二人又找上江大姐這兒來了，這時候丁八也回來了。

方中天一見李老闆，立刻問道：「東家的傷怎樣啦？」

李老闆黯然一嘆，道：「此生怕是癱了！」

方中天道：「人呢？」

李老闆道：「我已把她移入先施賭坊後院，如今特來找幾位前去一叙的。」

張天艮道：「不會再有陰謀吧！」

錢通搖搖頭，道：「張大俠，甚麼時候了，還提過去事，多令人心酸呀！」

方中天道：「走，至少從前一家人，總該去安慰東家幾句話。」

這些人匆匆的走了，錢通邊走還拭眼淚，好像傷透了心似的。

六個人走進先施賭坊，一直來到後院裡，正屋裡的床上躺着的是汪玉人，而床邊的玉面方桌上，帳簿子放了一大堆。

方中天當先走進房，只見汪玉人面色蒼白的冲着他微微點了頭。

六個人床邊站，汪玉人伸手指指桌上，道：「老錢呀，把帳目唸給他們聽！」

錢通去取帳簿，張天艮道：「東家，別這樣，只要你能好起來，咱們不計較！」

汪玉人看見丁當祥在抹淚水，她慘笑了。

「我要利用這些銀子，咱們在上海開大字號，人呐，一生之中不就是爲了銀子而拚命嗎？」

方中天道：「這些年快活幫賺的銀子也足夠了。」

張天艮道：「如何進行，咱們外行，一切由東家做主，咱們沒意見。」

汪玉人道：「滿天星呢？」

方中天道：「滿天星在太湖當上龍幫的嬌客了。」

汪玉人道：「那也得送他一份厚禮，他應得的。」

她看看方中天四人，又道：「咱們開四個大買賣，洋人叫甚麼公司的，你們每人負責一家，你們當老闆，我叫錢通請會做生意的人幫助你們。」

席人鳳少說話，他此刻忍不住問道：「甚麼叫公司？」

丁當祥道：「這是新名詞，你要多學學。」

席人鳳靦覥的笑了。

方中天道：「咱們當老闆，那妳就是東家，我們請最好的人侍候妳！」

不料丁當祥道：「由我侍候就夠了。」

他此言一出，大伙怔住了，汪玉人笑了，因爲汪玉人初遇上丁當祥的時候，她就從丁當祥的眸子裡看到了。

張天艮道：「東家，妳安養吧，咱們把事情辦完了就會回來妳這邊的。」

汪玉人點點頭，她太累了，便也閉上兩眼。

＊　＊　＊

永安客棧貼出紅紙條子，客棧歇業三天！

為甚麼歇業，因為永安客棧大喜了，要舉辦「集體結婚」了。

甚麼叫「集體結婚」？那就是幾個新郎和幾個新娘同在一個禮堂行婚禮。

永安客棧的正廳上一片喜洋洋，有四對新人站中央，這四對新人非別人，乃方中天配小玉；席人鳳與江小青；張天艮配上江青，還有一對乃滿天星配白鳳。

早兩天古風和尚就和白鳳乘大船來到了黃浦灘，那白鳳一聽集體結婚新鮮，拉着滿天星也來參加了。

主婚的不是甚麼大人物，古風和尚是也。

古風和尚的賀詞笑死人，聽得客人直噴飯。

「江湖兒女不為財，結婚一起來。

有老的有少的，好像都迫不及待。

親舅主婚外甥女，此事不稀奇。

母親女兒同拜堂，才叫笑死人。」

大夥都發笑，那江大姐在黃浦灘混得久，來的賀客三教九流全都有，加上太湖來的一幫人，永安客棧一百桌酒席之外，還有幾十個站着的。

古風和尚笑着又道：「別管怎麼的，最後還是祝賀他們每對新人都早生貴子，年老的就老蚌生珠吧！」

於是，又是一陣大笑。

如果仔細看，賀客中少了一個人，那人就是「錢如命」丁當祥。

丁當祥去了那裡？

他如今正坐在先施賭坊後院正屋內，在汪玉人的床邊升炭火。

他不時的看看汪玉人，而汪玉人卻只能微微笑。

汪玉人這一輩子就別再騎馬跑路了。

＊　＊　＊

火爐的炭火旺盛，照得丁當祥的面頰一片紅，好像抹上了一層胭脂紅。

暖着的酒也冒出酒沫來，丁當祥斟了一碗熱酒，小心翼翼的送到大床前。

「東家，妳趁熱喝，我加了人參。」

汪玉人笑笑，她把身子撐起來，用背靠着床柱。

她接過酒，先是看看丁當祥，嘆口氣，道：「大半個月了吧！我不見方中天幾個人的面了。」

丁當祥道：「東家，自你受傷以後，他們幾個人不知為甚麼，好像忙得不可開交，便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甚麼。」

他把小桌移近床邊，又道：「東家愛吃的點心，吶，我都早就準備着。」

汪玉人道：「老丁呀，你有時候比女人還細心，唉，你的這些表現令我感動了……」

丁當祥把肩上的錢搭子移了一下，道：「東家，只是令你感到無奈，我又不想別人來侍候妳。」

他把聲音放低，又道：「東家，上海不少東洋浪人，他們很陰，我不想叫他們得逞！」

汪玉人道：「我已經這樣了，他們還想怎樣？叫他們來吧！」

丁當祥道：「東家，他們再也不會知道這裡，如果他們知道而找來，嘿！那得先把我錢如命打倒，否則他們連邊也別想沾！」

汪玉人很感動的道：「日久見人心，老丁呀，你令我真的感動了！」

她伸出一手，一條左臂，那僅有的左臂，五指張開，道：「老丁，我們拉拉手吧！」

丁當祥一怔間，立刻把手送上去，於是，汪玉人握住了，而且她用力的握着。

「老丁，如今我有三個最親近的人，李、錢之外，就是老丁你了！」

丁當祥道：「不，妳還有他們四個，張天艮、滿天星、方中天與席人鳳。」

汪玉人道：「他們卻許久未來了。」

丁當祥道：「我以為會的，他們如果絕情義，我丁當祥就不饒他們。」

汪玉人卻笑笑，道：「我如今還有甚麼威風？」

丁當祥道：「你如今仍然是坐在馬轎上的小公主呀！」

汪玉人雙目一亮，道：「快二十年了，你是怎麼知道我身份的？」

丁當祥道：「沒有二十年，只十七年多吧！」

汪玉人道：「在南京？」

丁當祥道：「不錯，那一年我二十三，我從北方奔到了南邊，不多久天朝也完了，唉，都是壞在謀權奪利上！」

汪玉人吃驚了，她楞然的看着丁當祥。

「你是幹甚麼到南京？」

丁當祥坐在火盆邊，他為汪玉人再斟上酒，又把汪玉人蓋的棉被蓋好，之後，他才又嘆口氣，道：

「老實說，我出身在捻黨，家住豫魯交界附近黃汎區，咱們本來可以

成氣候的，也是壞在不團結又亂來。」

汪玉人也聽過北方鬧捻黨之事，那是農民造反，有個時期捻黨的勢力還眞大，只可惜未與南邊的太平天國搭好綫。

汪玉人道：「老丁，你在南邊混日子？」

「不錯，我在家鄉躭不住了，便獨自來到南方，南京城我見過天國的小公主坐在馬轎上逛大街，我被小公主的美麗吸引住了，可是我……」

汪玉人笑了。

丁當祥道：「我投入太平軍中幹事，很幸運的留在南京城中，我們那一營保護着天王一家出了城！」

汪玉人道：「出城不久被衝散了，我被救往深山中！」

丁當祥道：「有幾年時間未曾見到小公主，不知公主去了那裡，後來湊巧在山道上遇上了小公主，公主不認得我，我却永遠也忘不了小公主！」

他頓了一下，又道：「不料公主竟學了一身好本事，我老丁却已三十好幾了。」

汪玉人立刻吃吃笑。

她指着丁當祥道：「我只知道你視錢如命！」

丁當祥道：「我唯一的慾望就是銀子！」

「為甚麼？」

「因為我如果想娶一位像小公主這樣的女人，我必須要有大把銀子，我能不把每一個錢都存着嗎？」

汪玉人怔住了。

「你……早有娶我之心？」

丁當祥道：「却也自慚形穢，不敢表態。」

汪玉人坦然的道：「如是從前，你是不敢表白，而今却不同了……」

丁當祥忙搖手，道：「別誤會，老丁絕非趁小公主危難時候要小公主難堪！」

笑笑，汪玉人道：「我只有高興，怎生誤會？」

丁當祥愉快的笑了。

這時，李老闆與錢通二人奔進來了。

李老闆對汪玉人，道：「東家，都辦妥了。」

汪玉人道：「都妥了嗎？他們的婚事？」

李老闆道：「太湖來了個和尚，和尚主持大禮，東家，那和尚很風趣的。」

丁當祥道：「古風和尚？他給哪個主持婚禮？」

他還不知道方中天幾個人均已結婚了。

汪玉人也不知道，她只交代李、錢二人，如果方中天他們結婚，要把婚事辦得隆重體面的。

錢通哈哈笑了。

「錢如命，古風和尚主持的是集體結婚吶，哈哈……眞是新鮮事。」

這還眞是鮮事，那年頭誰也不會多家聯婚，那眞的會笑死人！

錢通與李老闆又忍不住的笑着。

汪玉人也驚訝的道：「甚麼叫集體結婚？」

錢通道：「幾個新娘加上幾個新郎在一個地方拜花堂，這就叫集體結婚！」

丁當祥道：「為省幾個錢子呀，比我還愛錢不是？」

李老闆道：「東家，應該回來向東家報告。」

汪玉人道：「你說吧！」

李老闆道：「方中天娶的新娘叫小玉！」

汪玉人忙問：「比阿紅怎樣？」

李老闆道：「方中天的臉上一直笑。」

汪玉人道：「方中天找到一位比阿紅還妙的女人了！」

李老闆道：「席人鳳娶了個漂亮的女子叫……」

他不想再說下去，因為他與錢通二人早就知道江小青同汪玉人曾在一起三年了。

但汪玉人却問：「席人鳳的女人是甚麼人吶？」

錢通乾咳一聲，道：「東家，那姑娘你……認識。」

「誰呀？」

「是……小青姑娘。」

汪玉人先是楞然，但又微微笑了。

「小青人很溫順，她應該有個好歸宿的，嫁給席人鳳還眞的配一對，好！」

錢通與李老闆對望着，二人心中却也為汪玉人悲哀。

丁當祥道：「滿天星那小子躲進太湖不出來，哼，我知道他喜歡上龍幫的大小姐白鳳了。」

李老闆哈哈一笑，道：「這個婚禮也有他兩個。」

丁當祥撫掌笑道：「啊，他們也趕來湊熱鬧了！」

錢通笑道：「便老酒鬼也結婚了。」

他此言一出，丁當祥喝入口中的酒噴出一半來。

汪玉人笑問：「老酒鬼娶了誰？」

李老闆道：「小青她娘，江青嫁了張天艮！」

汪玉人笑道：「母女同拜堂呀，千古奇聞！」

錢通笑道：「雖是奇聞，可也

引得一團高興，大夥盡歡而散。」

汪玉人發覺丁當祥面無表情了。

他應該高興的。

汪玉人對錢通與李老闆吩咐了。

「快去，爲他們每一對購一個窩，要安靜的，裡面的裝璜也要一流的。」

錢通已搖手了。

「東家呀，妳就別多操心了。」

「怎麼說？」汪玉人不解。

錢通道：「四對新人早有了窩，那滿天星帶着新人夥同那古風和尚回太湖了。」

李老闆接道：「方中天與他的新娘回西山他那小屋去了，他去得匆匆，一路發笑，他不想離開小屋了。」

錢通笑道：「席人鳳回了東山坡地的小屋，那席人鳳還對大伙說，你們要常去看看老東家，他們都同意了。」

汪玉人淡淡的道：「老酒鬼呢？」

錢通道：「老酒鬼同江青回江青住的小屋去，他說了，江青到那兒，他也到那兒！」

丁當祥叱道：「你個老酒鬼！和我丁當祥一樣癡情！」

他看向汪玉人。

汪玉人伸手了。

她又拉住丁當祥的手，道：「老丁，我都殘了，你……你找個好的吧！」

錢通與李老闆吃驚了。

丁當祥卻不在乎的道：「東家，老丁此生情不渝，便是妳死我也陪妳去見閻王爺！」

汪玉人忽然落淚了。

她用力的拉過丁當祥，把丁當祥的手放在她的面頰上磨，磨了許多淚水。

汪玉人帶着淚眼，看着丁當祥木訥的樣子，道：「老丁，我終於明白了！」

丁當祥不開口，他似乎在咬牙。

咬牙並非生氣，咬牙是忍住淚水別流出來。

汪玉人道：「問世間情爲何物，寧叫人生死相許！」

錢通看看李老闆，二人緩緩的退出去了。

＊ ＊ ＊

汪玉人舉杯，他笑對丁當祥道：「一個多月都由你侍候我，來，碰一杯。」

丁當祥很高興，他舉杯與汪玉人對乾。

這二人在這豪華的屋子裡喝到二更天。

汪玉人對丁當祥道：「老丁，你要我嗎？」

丁當祥吃驚的開不了口。

汪玉人再問：「老丁，我這樣子還能結婚？」

丁當祥道：「爲甚麼不能？」

「你娶我？」

「我爲妳狂呀！」

「那麼，今夜就是咱們的花燭洞房夜吧！」

「就在今夜？」

「我已決定了！」

丁當祥道：「好，我叫錢胖子備酒！」

汪玉人道：「剛才喝的就是交杯酒！」

丁當祥哈哈笑了。

一條腿的女人，也是一條臂的女人，那就是他的女人，丁當祥回身關上房門，他把煤油燈也捻暗了。

汪玉人道：「我應該爲我的丈夫解衣寬帶的，對不起……」

丁當祥一笑，道：「誰規定的？」

他走到床邊，汪玉人已把身子往床裡面移！

於是，丁當祥往被中伸腿了，只不過他伸了一半又縮回，倒令汪玉人吃驚。

丁當祥笑笑，道：「東家……」

「你應改口叫我玉人！」

「是，玉人，我得洗個乾淨，這一身酸臭薰死人！」

汪玉人笑笑，道：「是呀，你最少在這一生之中洗三次澡，出生，結婚與死亡，嘻嘻……」

她笑，仍然那麼迷人！

丁當祥快步奔出去，他笑開懷了，如果他不是長了兩隻大耳朵阻擋住，怕是大嘴開到後面了。

＊ ＊ ＊

洗澡、修面、整髮、修指甲，上海澡堂全是揚州人開設的，揚州師父會捏腳，丁當祥幾乎變成少年郎了。

丁當祥喜氣洋洋的進了汪玉人的房，又上了汪玉人的床，汪玉人笑了。

「你原來是個倜儻風流的美男子呀！」

丁當祥更愉快了。

丁當祥摟住汪玉人先是個吻，然後，汪玉人把腿翹起來了，只可惜她只翹起一條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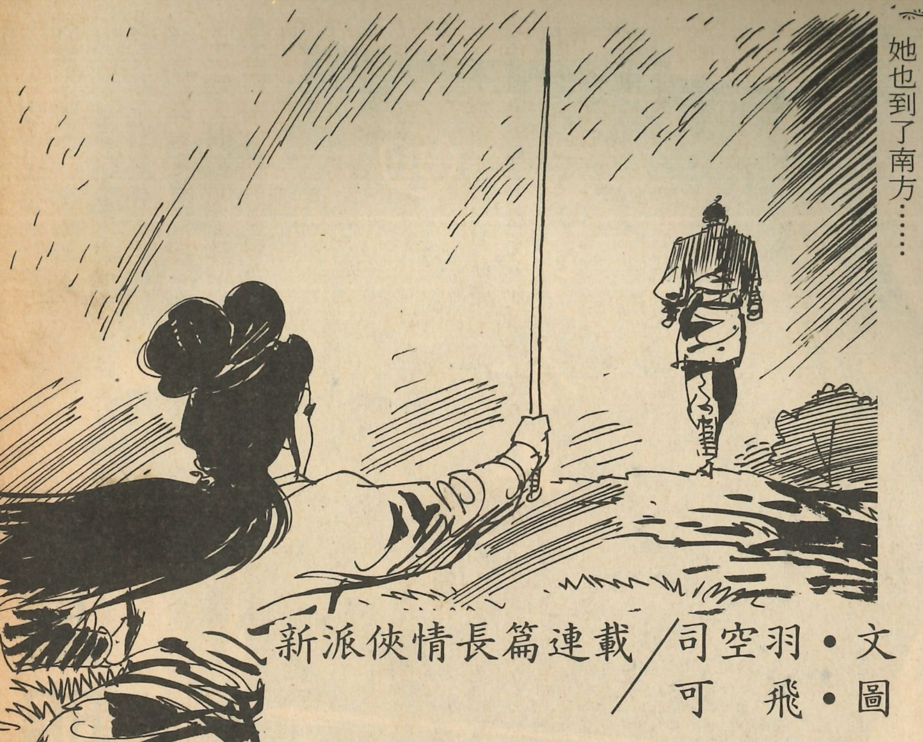
雖然一條腿，丁當祥仍然高興。

雖然一條臂，丁當祥臉上一片喜。

至於二人在被子下面的情景，何需再多述？想也知道他二人正在製造快樂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魚得水被余抱香、南宮遠、白雨亭矇騙，將自己的「梅花操」傳授給余抱香，南宮遠暗中又將白雨亭打至重傷，不讓白學得「梅」的絕招，白知無望生存，便將「竹」的精粹傳給魚，並告知他們三人騙學「梅」招的奸計，希望為他復仇，白死前助魚將南宮、余打傷，余藉溫泉療傷，被張鑫強姦後，他冒認是司徒勝，此事被小熊和李悔在旁看清楚。白芝、李雙喜被巴圖魯挫敗失散，她也到了南方……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可飛・圖

霧夜快刀

菊夫子受襲不治　墓誌銘記述此仇

魚得水喃喃地道：「『菊夫子』已經去世了……一些傻瓜，居然還以為他活着而到處找他……」

「小珠……這名字……卻有點耳熟……」

就在這時，背後有人道：「魚得水，你也能發現此一秘密！」

魚得水立刻聽出，是南宮遠的口音，回頭望去，南宮遠和余抱香站在墓地之外，他發現余抱香目蘊仇芒。

魚得水以為，余抱香那眼神十分冷厲，以前沒有過。

余抱香一字字地道：「魚得水，你去過一個石穴？」

「火球」自稱是白雨亭之徒司徒勝，她不大相信。

如果玷污她的人肯說出名字，又何必遮住她的眼睛？

魚得水道：「甚麼石穴？」

她相信不是魚得水，越是找不到那個玩過她的人，越是心如火焚，因為她不是一個隨便的女人。

可以說，在此之前，她還是個處子，她和白芝不同。

南宮遠道：「抱香，甚麼石穴？」

余抱香當然不會說出來，道：「師叔，一切皆由此人而起，今天一定要生擒姓魚的……」

南宮遠早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兩人撲上。

三人都不用兵刃，大概是南宮遠怕用兵刃有聲音會招來別人，他們兩人合擊一人，傳出去可不好聽。

魚得水得了白雨亭的五招絕招後，下過苦功，已經可以充分領悟發揮了，所以以一敵二，暫時可以應付。

當然，時間久了，還是力不從心。

百招之後，他又開始挨打了。不過他挨打和打他的人都不好過。

尤其是余抱香，她的粉拳打在魚得水身上，像打在石頭上一樣，她相信魚得水絕對沒有她痛。

不是魚得水，必是小熊玩了她！

余抱香不能不懷疑小熊，當時李悔曾問小熊，如他有興趣，可以把余抱香賜給他。

小熊說要余抱香點頭才行。余抱香未必相信小熊會堅守此言。

就在這時，有人大喝一聲道：「住手！」

魚得水不住手，南宮遠和余抱香也沒住手。

他們都聽出是小熊的口音。

小熊道：「魚大哥，請你過來一下，我要告訴你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包你聽了會大叫『好極』！」

魚得水退了下來，小熊道：「這件事要小聲說，萬一被南宮遠聽到了，只怕不大合適……」

余抱香以為他們要說的必是石穴中的事。

此刻她以為玩弄她的八成是小熊。

其實她應該想到，如果小熊玩弄了她，而且蒙了她的臉，絕對不希望別人知道，此刻自不會自動公開的。

只不過人在激動時，思維是不會如此細密的。

余抱香厲聲道：「姓熊的！你……」

小熊道：「這有甚麼關係，妳能洗溫泉，別人也能，那溫泉又不是妳們余家的私產！」

余抱香一聽，似乎不是談石穴中的事。

只不過說溫泉中的事，當着師叔的面也十分尷尬。

她厲聲道：「你敢胡扯，我和你沒有完。」

小熊道：「好哇！沒有完就是永遠糾纏不清，反正是陰天打孩子——閑着也是閑着！」

余抱香要撲上去，李悔道：「站住！」

「還有妳這個壞女人！」余抱香切齒道：「更不是好東西。」

李悔道：「當然，當然，我怎麼會是好東西？」

南宮遠道：「闖賊會有甚麼好的後代！」

余抱香道：「賊女，妳願意和我分個高下嗎？」

李悔道：「妳沒有甚麼了不起，我為甚麼不敢？只是我現在趕路很累，沒有工夫陪你玩！」

「你不敢？」

「敢不敢以後自知。既然妳對我這麼重視，我也不能不予以回報，喏！接着……」丟出一件小東西。

看來像個小香包，也像個裝古龍水小瓶。

余抱香知道她的花梢多，那敢去接？急忙一閃，此物立刻落地，「波」地一聲，冒出白烟。

南宮遠道：「快到上風頭……」

兩人才到上風頭，「波」地一聲，他們的上風頭又爆了。

兩人大驚，急忙閉氣逃離了現場。

李、熊兩人大笑不已，這些火器都是唬人的。

魚得水道：「你們自何處弄來的火器？」

兩人說了「雷神」岳父當舖中的事。

魚得水道：「小熊，這一手太不高明了！」

小熊道：「魚大哥，他們賺李悔就應該嗎？」

「當然不應該。他們可能還是吳三桂的人。」

「正是，所以恨李闖入骨，可是李悔畢竟不是李闖。」

魚得水道：「使張鑫和他師父的女人胡來……」

小熊道：「苗奎和那女人只是同床睡覺，並沒有婚姻關係，再說我們讓那女人躺在床上，把臉蒙起來，只以為苗奎會上，那知居然是他的徒弟……」

李悔道：「找到『菊夫子』沒有？」

「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這是甚麼話？」

魚得水一指那墓碑，道：「這就是答案。」

兩小一看，不由大為驚異，道：「死了？」

魚得水道：「是的，但也可以說沒有死！」

小熊道：「這話又怎麼說？」

「看到沒有？『菊夫子』是死了，但他的女兒小珠未死，這個小珠能為父立碑，至少也在十六七歲以上吧？」

「對對！」李悔道：「可以說『菊夫子』未死。」

魚得水道：「至少他的武功還留在世上。」

小熊道：「萬一這個徐小珠沒有學他父親的絕學呢？」

魚得水道：「那可能性極少。」

這工夫李悔忽然大聲道：「看，碑後還有『墓誌銘』哩！」這一點魚得水還未注意到。

他仔細一看，這墓誌銘大意是「菊夫子」被人所襲，傷重不治。施襲之人，必是「松竹梅」之一，此仇必報。

李悔道：「這下子可不用找了！」

小熊道：「不，這麼一來更該找！」

魚得水道：「的確，我們還是要找！但也不是急在一時，反而把其他重要的事都擱在一邊了。」

於是，魚等離開了終南山。

南宮遠師叔姪也走了。

這個徐小珠是誰？她在何處？沒有人知道。

白雨亭說得沒錯，至少「菊」是個女人，他似乎知道一點。

＊　＊　＊

「火球」張鑫一身華服進入一家勾欄院中。

大茶壺急忙上前招呼，道：「少爺有相好的嗎？」

張鑫道：「沒有。」

「小的給少爺介紹一位，包您滿意。」

張鑫道：「你們這兒最美的是那一位姑娘？」

龜奴道：「玉英姑娘。」

「最年輕的呢？」

「紅豆姑娘，才二八年華！」

張鑫道：「以這兩位姑娘來說，那一位更美些？」

龜奴道：「這箇……」他接受過紅姑娘的好處，說話自然要思孜一下，雖然這一個對他好，但另一個對他更好些。

他正要說出另一個的名字，正好門前有一個三十出頭，風韻不惡的美婦走過。張鑫道：「這一個怎麼樣？」

龜奴臉一板，道：「貴客開玩笑了。」

「開玩笑？不會，我以爲中年女人更體貼，更成熟！」

龜奴冷冷地道：「那是老闆娘！」

「老闆娘？老闆呢？」

「老闆娘也就是老闆，由於她是女人，所以不稱老闆而稱老闆娘。」

張鑫道：「那好極了，就是她，價碼由她出，少爺別的沒有，就是有銀子……」立刻塞給他一張銀票。

龜奴一看，乖乖！眞大方，居然是一百兩。

這兒的紅姑娘「打茶圍」是三十兩，關門八十兩，過夜是一百五十兩到二百兩，這比關門還多二十兩。

本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看在銀票份上，故作不知！

他抬抬下顎，道：「就在樓上後面，少爺，你可別說是我指點你的。老闆娘只接一個客人，別人不接。」

張鑫沒聽清，要是聽清了，他一定會問她接的那個客人是誰？

張鑫上了樓一直往後走。

後面是個單獨的大房間，到了門口，正好門內探出一個頭來，道：「甚麼人？」原來正是老闆娘。

這位徐娘，瓜子臉，柳葉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風情萬種，張鑫伸手捏了她的粉頰一下。

她叫了起來，道：「X你格娘！你以爲老娘也賣？」

張鑫道：「怎麼？妳不賣？」

「X你格娘，我要是賣，你娘也賣！」

小張一脚插了進來，道：「越是不賣，我越有興趣！」

屋中很豪華，老闆娘嚷嚷着罵道：「X你格娘，你以爲老娘好欺負是不是？嘿嘿！包你豎着進來，橫着出去！」

床上放下了蚊帳，帳內有人在睡。

老闆娘一嚷嚷，這個人也就醒了，坐了起來。

小張以爲，明明接客却說不接客，未免瞧不起他。道：「老梆子！妳放心！爺們有的是銀子，玩得起妳！」

就在這時，蚊帳突然撩了起來。

小張驚極，嗓中發出一聲怪叫。

原來這帳中之人竟是他的師父——「雷神」苗奎。

世上眞有這種巧合的事。太巧合了吧！

也可以說小張的運氣太差了。他魂飛天外，知道逃走不易，立刻跪了下去，道：「師父，徒兒不知是您，徒兒該死……」說着就自摑耳光。

老闆娘道：「老苗，這小子是你的徒弟呀？」

「這是我苗奎瞎了眼，他竟敢一犯再犯。」

他的意思是說，上次把當鋪的女人玩弄了，今夜又要玩弄這一個，這徒弟眞是踏着頭頂拉屎，欺人太甚了！

老闆娘道：「甚麼一犯再犯？」

苗奎殺機頓起，由床邊站起來，提起手掌。

張鑫知道到了生死關頭，只有閉目等死。

那知這工夫突然有人自後窗射入，向苗奎猛攻一脚。

這當然是意外的事，苗奎的注意力全在小張身上。

這一脚凌空踩到，又準又快，只不過苗奎畢竟是老油子，臨危發現有人施襲，急扭身子一閃。

這一脚太快，而他閃得也稍遲了些，「蓬」地一聲，左肩仍被踩中，後退了五六步之多。

小張那會放過這機會，躍起竄出門外溜了。

如他還有師徒之情，就該留下對付敵人。

來人是李雙喜，他們是勢不兩立的。

「雷神」是吳三桂的人，吳恨透了李闖。

李雙喜是李闖的義子，自是他們獵取的目標。

「原來是你這個小賊！」

「老賊，你眞有出息，師徒兩人幾乎走了同一條『水路』。」

「雷神」也知道，李雙喜身手了得，本想立刻使用火器，但李雙喜已經攻了上來，他只好接着。

這屋子很寬敞，兩人激烈地打鬥，一些古玩都打破了，老闆娘在外面哭鬧，似乎她的恩客並沒有那些古玩重要。

李雙喜自然也知道他的火器厲害，更知道，論武功，苗奎也不遜他，剛才主要是想施襲而已。

一擊不成，他就要撤退。

李雙喜穿窗而出，在屋內苗奎不敢用火器，怕燬了老闆娘的陳設，到了外面就不客氣了。

連續使用兩種火器，炸傷了李雙喜。

只不過仍然被李雙喜逃脫了。

李雙喜的腰、腿上都被炸傷，他必須找個地方療治。

在附近鎭上，李雙喜有一幢瓦房，他越牆而入。

他這才知道，「雷神」非比等閑。

要不是閃得快，一件威力更大的火器足能炸斷他的雙腿。

亮了燈一看，炸得很厲害，立刻找出藥物自療。

這時他忽然聽到了異聲，駭然抬頭，發現門外站立着個人，竟是「千手秀士」賈笙，噙着一副獰笑。

李雙喜道：「賈笙，你是君子，不會乘人之危吧？」

賈笙道：「今夜我寧願作小人！」

李雙喜「嗆」地一聲撤刀在手，道：「爺們受了傷，也不會在乎你！」

賈笙道：「交出一樣東西，我留你的活口。」

「甚麼東西？」

「你一向引以自豪的東西！」

李雙喜冷笑道：「的確引爲自豪，因爲你這輩子……」

賈笙撤劍攻上，狠快無比。

賈笙今夜決定要帶走那件東西。

李雙喜不受傷是不會怕賈笙的，目前他接不下他的五六十招，很可能就會流血過多倒地不起。

只不過要脫身却也很難。

此刻有一雙眼睛在注視屋中的火併。

她稍一籌思，就作了決定，立刻撤出伸縮短棒。

只要看到這「乾坤棒」，就知她的來歷了！

用此棒的人，只有白雨亭父女和徒弟三人。

賈笙一看白芝到了，立刻破門而出，李雙喜要追，白芝道：「算了，你的傷不輕，我來爲你療傷。」

李雙喜很感激，道：「白芝，妳遲來一步，我就完了。」

白芝道：「你們兩人怎會結下樑子？」

李雙喜自不能說出懷疑白、賈兩人有一手之事，就以謊言搪過。於是白芝爲他療傷，道：「雙喜，似乎目前要捉你的人不少。」

「我知道，吳三桂絕不會放過我的。」

「清廷的『巴圖魯』也在找你！」

「當然。」李雙喜道：「其實南明的人也不會放過我的。」

「雙喜，我們可以到邊陲去。」

「哪裡？」

「比喻說，塞外和西域等處，沒有人認識我們。」

「白芝，妳眞的願意和我一道去廝守一生？」

「怎麼？你不信任我？」

「白芝，當今武林中，除了妳，我是誰也不信任了！」

白芝道：「雙喜，你在中原太危險了！」

「要帶走那些寶藏可就太難了！」

「把它一處一處地掘出，一處一處地出手賣掉，變成銀票帶走，再多也不用發愁了吧？」

李雙喜道：「白芝，這主意很好，在我養傷期間，就由妳來處理，挖一處賣掉一處……」

白芝道：「雙喜，你信任我嗎？」

「白芝，妳說這話就不對了。」

「好，我來辦，你的傷痊癒後，咱們差不多可以離開中原了。」

「到那時候，手中有幾輩子花不完的財富，身邊又有一位世界上最美好的女人，我不是變成神仙了？」

* * *

司徒勝聽說師父白雨亭歿於終南山，兼程趕往。

這天在飯館中吃飯，忽然有人招呼。

「小伙子，你不是司徒勝嗎？」

這年輕人身材高挑，頗爲英俊。他連忙抱拳道：「在下正是司徒勝，這位前輩是……」

「我是『魔鈎』龐大元……」

「原來是家師的故交，失敬，失敬！」

龐大元道：「看你行色匆匆，要去何處？」

司徒勝道：「家師去世，晚輩要趕往終南山爲家師料理後事。」

龐大元愕然道：「這消息正確嗎？」

「是友人告知，諒不會假。」

龐大元道：「眞想不到，白兄會走得如此之早！不知是甚麼人有此身手？你知道嗎？」

「聽說是『天邊一朵雲』南宮遠和他的師姪女施襲。」

「卑鄙！」龐大元道：「好老賊，我有機會也會爲白兄報仇。」二人談了一會，龐大元先走，稍後司徒勝也離開此鎭。

那知出鎭才七八里，天色還未黑，就被人擋住去路。

這居然也是個年輕人。

「你是司徒勝？」

「是……是的，請問姑娘是……」

「王八蛋！你少裝糊塗！」

「姑娘怎可罵人，在下和你又素不相識。」

「你要去終南山是不？」

「姑娘怎麼知道？」

「這你就不要管，去收白雨亭的屍對不？」

「對對，莫非姑娘聽到了不久前在下與龐大元的交談？」

「不錯。」

「姑娘找在下何事？」

「我要宰了你！」

司徒勝見她無理取鬧，不由大怒道：「你行嗎？」

「宰你這淫徒還不是手到擒來！」

「你是甚麼人？」

「如你能不死，我會告訴你的！」

兩人就在山中小徑上打起來。

這姑娘當然就是余抱香了，她只知道玷污她的叫司徒勝。

她怎知道是張鑫信口胡扯的？

余抱香的劍勢凌厲絕倫。

司徒勝的乾坤棒也絕妙無匹。

兩人都是「四絕」之後，功力差不多。

七、八十招之後，勝敗不分，一百五十招也是一樣。

「慢着！」「嗆」地一聲，司徒勝格開一劍，道：「我到底和你有甚麼仇恨？」

「你是狗，豬……」

司徒勝一字字地道：「我却以爲你是個瘋子，我自信與你從未見過，你却一見面就動手。」

余抱香當然也不是沒懷疑過。

如果玩她的人是司徒勝，就不會說出自己的姓名。

設若他眞是司徒勝，人長得又不錯，爲何要蒙住她的面孔，使她看不到他？這當然大有疑問。

「你沒作壞事玷污一個女人？」

「玷污女人？那個女人被玷污了？」

「不要你管！」

司徒勝道：「不是你被玷污，干你何事？」

余抱香道：「你有沒有去過終南山？」

「沒有，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未去過終南山，你怎能找到白雨亭的埋身之處？」

「友人畫了詳細的路線圖。」

「你眞的沒有佔過一個女人的便宜？」

司徒勝大聲道：「你怎可這樣隨便猜忌別人？」

老實說，司徒勝的口音和張鑫也不同，一個是河北人，一個是山西人，這口音相差很多。

余抱香在外面也跑了五七年，江湖經驗也不差。

她一看司徒勝的神態，就不像個淫徒。

司徒勝並沒有被他的師父帶壞了，原因可能是他很少在白雨亭身邊，要不，只怕也早被污染了。

余抱香回頭就走，也沒道歉一聲。

司徒勝心道：「果然是個瘋女人，莫名其妙！」

余抱香心情不好，奔行了一會實在累了，就在山壁下一個山洞裡休息，她現在眞正是心灰意冷。

正因爲如此，和她的師叔暫時分了手。

南宮遠不知道她發生了甚麼事，只以爲女人的性情多變。

那知和司徒勝打了一百五十多招，又奔行了十餘里路，竟然不知不覺沉沉入睡了。

這眞是太危險的事，而且危機立臨。

突然，她被點了穴道。

人已醒，但却不能動彈，因爲點穴是要很用力的。

不久，她的臉上又被蒙了一塊手帕。

爲甚麼這個人的舉措和上次那個一樣？

當然，是因爲此人只想玷污她，却不想被她看到。

她感到絕望，怎麼會如此倒楣？

要不是此人仍在暗暗盯着她，怎會這麼巧？

余抱香恨極，但是，恨是無濟於事的。

她必須設法不使這淫賊得逞。

她覺得有些動作似曾相識。這怎麼可能？眞的又是上次那個淫賊嗎？她眞是欲哭無淚了！

於是她收拾起悲絕的情緒，全神貫注而開始解穴。

嚴格的說，人在作這種事時是不能解穴的。

只不過稍有不同的是，她是被姦污而非在合作。

這淫賊也合該倒楣，他非常貪。

大約近一個時辰時，他突然身子大震，翻落地上。

余抱香已經坐了起來。

他看清了來人，居然是「雷神」之徒「火球」張鑫。

瞬間，余抱香氣得渾身發抖。

她要一塊一塊地把他割成千萬塊。

小張知道這一次八成是完了。只不過未到最後關頭，總要盡量設法，他道：「香妹，我是太愛你，才出此下策的。」

她一言不發，在他小腹上踩了兩脚。

「香妹，我知道我犯的錯不值得原諒，可是你我已有夫妻之實，你可以殺了我，只不過你能再嫁別人嗎？」

的確也是事實，如何再嫁別人？

「從現在開始，到你六十歲好

了，至少還有三十五年，合計一萬多個日子，你能單獨熬過去嗎？」

一個處子可能以爲可以單獨熬過，但一個已經有過男女經驗的女人，則以爲不大可能了。

除了人之大慾外，還有傳宗接代，綿延香煙的問題。

他們余家本就只有她這個女兒，她不能不成家。

她能和這個小賊成家嗎？

「香妹，我雖不肖，但也是火器名家『雷神』之徒，也是來自世家，如果妹子能饒了我，我從此改過向善，我們可以回到原籍，白頭偕老……」

「你作夢！」

「香妹，我以爲人生在世，能和愛你的人在一起生活才是幸福的，再說，你今生能再嫁別人嗎？」

「那是我的事。」

張鑫心眼很多，聽出她的口氣，似乎氣已消了一半。

於是他淌着淚道：「香妹，我張鑫死有餘辜，也無顏再苟活人世，你就馬上動手吧！越快越好！」

「你以爲我不敢？」

「你怎麼會不敢？我害過你兩次，賠上一命也是罪有應得的。香妹，求求你，給我個痛快吧！」

余抱香以爲，殺了他，能不能嫁別人呢？

也不是不能，因爲殺了他，別人並不知道她失身於小張的事，自然可以再嫁別人，但是，自己總有點窩囊。

即使別人不知道，自己的艮知總是知道的。

她非嫁此人不可，要不就殺了他，終生不嫁。

她不出聲，張鑫道：「香妹，我死之後，你也不必埋我，讓野狼吃掉算了，但我的靈魂一定會隨時在你身邊保佑你的，香妹，就請你快點動手吧！」

余抱香的心動了，人就是這麼矛盾的。他越是要她殺他，她越是不殺，事實上是小張的話擊中了她的弱點。

這弱點就是她不能再嫁別人。因爲她不是不重視貞操的人，她冷冷地道：「你眞能改邪歸正嗎？」

「香妹，你把我殺了吧！」

「怎麼？不能？」

「不是不能，而是改邪歸正了，還是對不起你！」

余抱香餘恨未消，實在忍不下這口氣。

如果僅是一次，還則罷了，居然又有這第二次，而且完全一樣，把她的臉蒙起來，必然是玩完了再揚長而去。

想到這裏，她又動了殺機。

張鑫也知道，此刻仍是九死一生，又道：「香妹，你殺了我，反正這件事我也沒有對任何人說過，你仍可嫁人。我眞的是死有餘辜！」

余抱香提掌運勁，但是，她眞能嫁給別人嗎？

他雖是强暴過她，在另一方面，總是有了夫妻之實，如他眞能痛悟前非，不也可以考慮嗎？

她出手逾電，解了他的穴道，道：「對天發重誓，如果你故態復萌，必會受到天譴，立刻發誓！」

張鑫心中大喊，道：「天老爺，謝謝您！」

他不敢怠慢，跪下磕了三個響頭，道：「皇天及過往神明在上，小民張鑫，如再犯此錯，就叫我曝死荒山，屍骨不全！」

余抱香這才叫他起來。

張鑫道：「我想來想去，對不起你，也配不上你，乾脆今後拾鞭隨鐙，作你的奴隸好了。」

「你只要眞的改頭換面了，就不必自餒，因爲正如你所說的，此事你知我知，別人並不知道。」

「香妹，我只想作你的奴隸來回報你。」

「我能原諒你就不須回報。」

「香妹，你眞的願意和我廝守一生？」

「當然！」

「那我們應該舉行個儀式。」

「將來一定要，現在不必。」

「不舉行儀式，我們在一起，別人會不會說閒話？」

「我們可以說只是朋友。」

二人有了這種關係，一個女人就很難抗拒這種誘惑和他的花言巧語。於是他們自然地就像夫妻一樣了。

可以說是夜夜春宵，從不虛渡。

余抱香過膩了這種江湖生涯，以爲將來不會有好的結局，和小張商量，決定回到原籍雲南去過田園生活，這本是個很　的建議，而且余抱香手頭也有三五萬兩銀子。後半世的生活不成問題了，小張也答應了。

但就在這一夜纏綿之後的第二天早晨，小張失踪了。

最初余抱香還以爲他早起練功或外出買早點，起床四處找尋，知道小張溜了，她差點氣昏。

這顯示小張根本沒有誠意和她廝守一生。

他不過是爲了保命而敷衍她，和她在一起半個月，也不過是爲了在她的身上得到些樂趣而已。

她眞後悔，居然會相信這淫賊能改過自新。

她發下重誓，不殺此賊誓不爲人。

* * *

李雙喜的傷差不多全好了。

白芝的挖寶工作也已接近尾聲，一共九處寶藏，已挖了八處。

「白芝，我們到了西域，可以建一城堡，成立一個王國，統治一些子民，那將是我們永久的天下。」

白芝道：「到了那裏再說吧！只有一處了，我先挖挖再說。」

「要不要我幫你？」

「不必了，八處我都自己挖了，何差這一處？你要把傷完全養好，也好長途跋涉，好，我去了。」

李雙喜心滿意足，他相信自己和養父不同。

他的養父闖王只知道殺掠，不知守成。有所謂能攻不如能守，他以爲他比義父多福，黃金美人都已到手，這世上還有甚麼遺憾的事呢？

大約是晚膳時分，他估計白芝也該回來了。

他一定要等到她回來，好好喝幾杯來慶賀這最後一筆財寶到手，明天就可以上路了，心情眞是愉快極了。

只不過白芝沒有回來，院中却站着三個漢子。

由這三人的輕功看來，絕非庸手。

也可以說，即使一對一也非敵手，三人聯手，他更不成。

甚至他可以隱隱看出這三人的辮子和服飾，是滿人。

這必是清廷的「巴圖魯」。

是白芝挖寶洩密，一切都已泡湯，因爲所有的寶藏換成的銀票都在白芝的手中。李雙喜前後兩人，剛才他還以爲自己是世上相當幸運的人呢！

「三位是……」

「大清帝國的『巴圖魯』！」

「找在下有甚麼事？」

「你是李闖的義子李雙喜沒有錯吧？」

「沒有錯！」

「那就跟咱們走吧！」

李雙喜不必問爲甚麼。

清廷雖不如吳三桂那麼恨他們義父子，却也十分忌諱他們，絕對不能再讓他漏網，逍遙法外的。

李雙喜道：「你們怎知在下在此處？」

三人同時一笑，道：「有人告密！」

李雙喜一驚，是魚、湯、熊、郭四人？

這四人絕對不在附近，那是誰？他道：「是甚麼人告密？」

「我們也不知道，只接到一張告密的紙條。」

「我能不能看看那張紙條？」

「不必了，但我們可以告訴你，是個女人寫的。」

李雙喜陡然一震，女人？會是白芝嗎？

不，絕不是她，他知道白芝對他十分熱情，可以說永遠也離不開他，猜忌她是絕對不公平的。

「跟我們走還是要我們硬請？」

李雙喜撤刀道：「試試看吧！」

一出手就是殺着，刀燄如雪崩冰濺，寒光刺目。

三個「巴圖魯」一人用刀，兩人用斧。

用刀的稍差，兩個用斧的招術精奇狠辣。

李雙喜估計，自己不可能擊敗三人，既無可能取勝，就必須早作打算，現在清廷鷹犬到處都有。

李雙喜也知道，要撤退也需要技巧。

他冷笑一聲道：「怎麼？三人聯手還不夠，背後又來了兩個，你們到底還有多少？一齊上嘛！」

他說着，就向三人的後面望去。

三人自然會回頭觀望，李雙喜竄入屋中，却自側窗溜了。現在，他要弄清告密人是不是白芝？

於是他去了最後一處埋金處。

他發現坑穴還在，寶藏已取走，白芝也不見踪影。

是白芝嗎？他不敢相信。

如果不是她，告密的女人會是誰？三個「巴圖魯」實在沒有必要說謊。

* * *

魚得水上床很久，但未睡着。

他近來聽到的國家大事都是極不利的。

清軍消滅了李闖和四川的張憲忠兩巨寇，接着就大舉南下，目前河北、山東一帶都已落入清兵之手了。

明眼人可以看出，弘光帝身邊的人，不大可能對付近百萬清兵的壓力。有心人那個不憂民憂國？

就在這時，忽然隱隱看到一個淡淡的影子在窗外一閃。

魚得水心頭一驚，這份輕動，簡直形同鬼魅。

甚麼人有此身手，甚至他以爲，連白雨亭及南宮遠都辦不到。

魚得水追出時，落下一片紙條，隱隱發現那人影已在對面屋上一閃而沒，僅僅看到了個下身。

是個女人！

魚得水的目力過人，在月光下他看得眞切。

這女人可能還是一雙蓮足(小脚)。

蓮足女人會武功的大不乏人，但武功如此高的眞是絕無僅有了。

追了一會就追丟了人。

他想了一會，想不出這女人的來歷。

回到屋中看看那字條，上寫：「殺『菊』者，『四絕』中的一人，不是你們『梅』的上一代。」

原來是「菊夫子」之女徐小珠。

這想法就不會太離譜了。

李悔和小熊也被驚醒，二人忽然發現魚得水後窗外有人窺伺，小熊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對魚大哥不利的，他絕不客氣。

他怕此人暗算魚大哥，掏一件火器就擲了過去。

他和小郭差不多，點子雖多，却很莽撞。

李悔此刻已掩到這人身後附近，不由一驚。

他看出此人是誰，以爲不可能是要暗算魚得水的。

因此，緊急決定，把此人推倒，以她自己的屁股來擋小熊這一個威力不算太小的火器，「轟」地一聲炸開。

這一幕魚得水正好看到了。

他大叫「小熊住手！」已撲了上來。

伏在窗外窺伺的是白芝。

她始終不忘魚得水，却又不能專一。

她在得到全部寶藏換取了銀票之後，向滿清的「巴圖魯」告密，然後南下去找魚得水。

她當然知道，身懷十億兩銀票，對魚得水有多大的吸引力，必然以上賓接待她。

她不知道魚得水已對她倒盡了胃口。

此刻李悔已被炸傷。

她之所以會被炸傷，主要是看出窗外窺伺者爲白芝，爲了魚得水，寧願自己受傷，也不能讓白芝被炸死。

所以她以屁股爲白芝擋了這一枚火器。

李悔的下衣被炸得血漬斑斑，尤其是臀部。

魚得水抱起李悔，道：「李悔，妳這是幹甚麼？爲甚麼這麼傻？以血肉之軀擋火器。」

「魚大哥……我怕白芝被炸死……」

「妳何必管別人的事？」

「因爲白雨亭死前已覺悟，且成全過你，所以我以爲……只要白芝未包藏禍心，就不該傷她……」

「妳眞是太傻了。」抱入屋中，立刻叫小熊拿葯箱來，似乎根本不重視白芝的存在。

本來，李悔的屁股上受傷，白芝來治療最好。

只不過魚得水不放心，却道：「李悔，這傷處我不便爲妳治療。」

李悔道：「魚大哥，我信任你……」

於是小熊把葯箱取來，連連道歉，退出屋外。魚得水開始爲她療傷，她的臀部被炸得傷痕纍纍。

還有大腿根處，但是，其他部位却沒有受傷。

「李悔，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不重是不是？」

「不是重不重的問題，而是這部位受傷，將來留下疤痕，對一位小姐來說，根本沒有妨礙，其他部位一點也沒有。」

「那就好，魚大哥，白姑娘未受傷嗎？」

白芝被冷落在一邊，臉上像結了一層冰。

她身上有十億兩，本要來獻殷勤的，想不到魚得水根本未看她一眼，好像她根本不存在似的。

白芝道：「我就是死了，與他何干！」

魚得水道：「妳爹臨死之前，都對妳失去了信心，妳要是還有作人子者的心腸，就到終南山去把他的遺骸運回中原，重行好好安葬！」

白芝道：「他有個好女婿，我算甚麼？」

「我們已不是岳婿關係，我葬他，他授我武功，都是以朋友的關係進行，因爲他說他已經沒有女兒了！」

白芝忽然笑了起來，那笑比哭還難聽。

李悔道：「白姑娘別介意，魚大哥也沒有甚麼別的意思，只是以爲妳應該在白前輩身邊。」

白芝道：「妳少賣弄，我不領情！」

魚得水冷冷地道：「她以血肉之軀爲妳擋火器，妳却不領情，像妳這種女人，領情又如何？」

「我這種女人又如何？」

「問別人總不如問問自己吧。」

「我覺得自己很不錯，至少對你是够有情的了！」

魚得水在地上吐了口唾沫，道：「妳的恩情，我們魚家的人存歿均感，這未免太『偉大』了！」

「『偉大』二字我的確當之無愧！」

魚得水連說話也以爲是多餘了，門外的小熊道：「妳他媽的臉皮有多厚，難道仍以爲別人不知道妳和李雙喜狗皮倒灶的事，都搞爛了還要裝節烈女？」

白芝冷冷一笑道：「本來我是來獻寶的。」

小熊道：「獻寶？我看妳是來要寶的！」

白芝道：「李闖生前埋藏的金銀財寶共幾處，我全部挖出，本來李雙喜以爲我會陪他到西域去建立一個王國，我却把全部寶藏換了銀票帶來，本打算交給你，由你獻給史大人的。」她說完取出一大卷銀票亮了一下。

(未完・十三)